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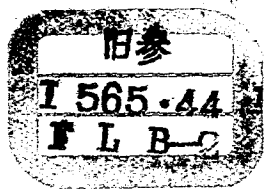
1565.44  
P.L.B-2  
104

馬丹波娃利  
**Madame Bovary**

Gustave Flaubert 原著

李劫人譯

838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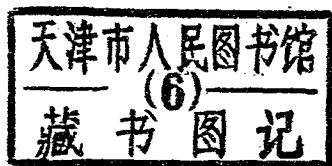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馬丹波娃利

**Madame Bovary**

Gustave Flaubert 原著

李劫人譯



中華書局印行

1925

本書譯者其他譯著目錄

人 心 (改版中)

定價一元二角

小 物 件

定價一元二角

達 哈 士 孔 的 狒 狒

定價七角

婦 人 書 簡

定價七角

同 情

定價三角五分

以上各書均中華書局出版

# 馬丹波娃利 (Madame Bovary)

## 第一部

### (一)

校長進來的時候，我們都在自修室裏，他後面隨了一個穿中等人衣服的新學生，和一個揹着一張大書桌的校役。那般打盹的學生遂都醒了，並且各個站起來時都像正在用功而方驚覺的一樣。

校長做個手式叫我們坐下，隨即轉向學監走去。

他低聲的向他說道：『麥歇羅熱，我把這新學生托給你了，他現在進的是第五班。假若他功課和品行都還好時，便讓他加入與他年齡相當的那般大學生中去罷。』

這時留着在門後一隅，使我們僅能看得見的那個新學生，是個十五歲光景的鄉間小孩子，他的身材比我們各個人都要高些。他的頭髮剪得筆直的貼在額上，就像鄉村裏唱聖歌的孩子，帶一種又謹慎而又極其爲難的神情。他的肩膀雖不很寬，但那件黑鈕的綠呢外衣却將他縛得緊緊的，並且從袖縫中露出那一雙裸露慣了的紅手腕。他那穿藍色長襪的兩腿，從一條用背帶繫得極高的暗黃袴管中伸出來。腳上登着一雙磨刷得不很好而又釘了許多鐵釘的結實鞋子。

大家動手背起功課來了。他便耳不旁用的聽着，好像聽教士說法時那樣注意，甚至於腿也不敢交叉，肘也不敢支撐；到兩點鐘，鐘聲響了時，學監不得已才去通知他，叫他同我們去列隊。

一進課堂，我們都習慣了要將我們的遮陽帽丟在地上，免得占住我們的手，應該從門口把牠們拋到坐櫈下去，用着對牆打去的姿式，弄起許多塵埃來才對；大家都是這樣幹的。但是，或者他不會注意這種舉動，或者他不敢這樣做，祈禱畢後，那新學生仍舊把他的遮

陽帽放在膝頭上，這是一頂雜湊而成的頭巾，在那上面可以尋得出毛胄，軍盔，圓筒冠，獾皮遮陽，和睡帽的各種原料，總而言之，就是這些可憐物之一種，所以那不說話的醜態就和笨人的面孔一樣帶着一種深切的表情。其實牠仍是鯨魚骨撑起而做成橢圓形的，一動手就盤了三道絲縷；其次是天鵝絨與兔皮的斜方材料相間拚合，而中間又界以紅棉帶子；再次方用了一片八方形繡有複雜花邊的布壳，末尾成就了一個口袋樣子，就在頂端便懸了一根很細的長繩，繫着一枚金綫纏的小十字架做墜兒。那帽是新的；帽搭雪亮。

教習道：『站起來。』

他一抬身，他的遮陽帽就落在地下，全課堂都笑了起來。

他俯身去拾起。一個隣坐的學生一肘又把牠打落，使他又拾了一次。教習是個漂亮人，便道：『把你的帽兒放下好了。』

衆學生更狂笑起來，這一笑便把這個可憐的孩子越發難住了，使得他不知道把這遮陽帽還是拿在手上的好，還是讓他落在地上的好，或是戴在頭上的好。他依舊坐下把來放在

雙膝上。

教習又道：『站起來，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那新學生使用着一種急促的聲音說出一個聽不清楚的名字。

『再說一遍！』

但那拼音聽起來總是一樣的急促不清，況又被全課堂譏笑咭咭的鬧聲掩住了。

『大聲說！』教習這樣叫道：『大聲說！』

那新學生於是就下了決心，大張着口，好像呼喚別一個人似的，從肺腑中喊出這個字來：

沙爾波哇里。(註1)

(註1)本是 Charles Bovary，因讀音不清而且急促，遂將二字拼為一字，讀成 Charbovari，在原文中可以形容出孩子聲口，在譯文中便難為力，只好將沙兒波娃利寫作沙爾波哇里，聊示區別。

這簡直是一種絕大的喧譁，突然的便爆發起來，越鬧越高，還夾着許多尖銳的呼號（因為大家又在狂嘶，又在學狗叫，又在頓腳，又在連連念說：沙爾波哇里！沙爾波哇里！）其後這

喧譁又轉成斷斷續續的音響，好容易才平靜了，不過坐凳間有時又突然洶湧，這中間就如不會全熄的爆竹一樣，東一處西一處往往還迸出一些掩着口的笑聲。

但是在一陣罰課的嚴命之下，那秩序方漸漸的在課堂中恢復了，並且教習到此也才弄清楚了這個沙兒波娃利的名字，叫他把這名字默寫出來，拼讀出來，複念出來，於是立刻就罰這可憐的小子往講台下懶惰凳上坐去。他動了一下，但在走出坐位之前，却遲疑起來。

教習問道：『你尋找甚麼？』

那新學生把他那不安寧的眼光向四周遊移着，怯生生的說道：『我的遮……』

『罰全班抄詩五百句！』那教習拿一種暴怒的聲口喊了這一句，彷彿 *Quos ego*（咒語）似的，方把這一場新風暴壓住了。生氣的教習接着又說道：『安靜些罷！』並把他剛從方冠中取出的手巾拿來拭着額頭道：『至於你，新學生，給我把拉丁動詞 *ridiculus sum*（我笑）抄二十次。』（註二）

（註二）*Quos ego* 是拉丁文，紀元前七〇年有名的拉丁詩人 *Virgilio* 最初用之於他的名著 *Énéide* 內，意思



只是發怒時的口語；在 *Inde* 內，是 *Indigne* 用來叱罵風與海的，此處係借用，故譯者在括弧中註「語」二字。

接着又用一種極溫和的聲音道：「**嚶！你自然會尋得着牠的，你那遮陽帽；人家不會給你偷去的！**」

一切都安靜了。腦袋俱折下去向着課本，那新學生在兩小時內都保持着一種堪爲模範的態度，只管時時刻刻頗有一些從筆管端上射出的小紙團飛來黏在他的臉上。但他只用手把牠抹了就是，依然不動，兩眼低垂着。

晚間在自修室裏，他便從書桌中取出他的套袖，將他的小物件整理好，小小心的把他的紙張畫起格子。我們看見他勤勤懇懇的工作起來，翻着字典去尋找那些字，並費了許多的辛苦。自然是全賴他所表現的這種毅力，方不會降到低級班去；因爲他雖勉強強強曉得文規，而構造的詞句總不雅潔。這由於開始教他拉丁文的是他村裏的教士，他父母由於經濟情形，只能極晚的送他到公學來。

他父親，麥歇沙兒，德里士，巴爾多羅麥，波娃利，原是軍醫助手，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因為牽連在徵募受賄的事件內，便在此時被迫着離了職，遂利用他的品貌，毫不思量的便獲得了一筆六萬佛郎的嫁費，這嫁費是一個帽子店的女兒愛上了他的外觀帶來給他的。好體面的男子，又豪於言談，走路時又常將刺馬距弄得一片響，又濃髯連着八字鬚，手指上又常飾着許多戒指，並穿着鮮艷衣服，帶一種正人君子的模樣，並生就一副當掬客的輕浮精神。結婚之後，足有兩三年是靠着婦人的財產來生活，吃得很好，起得很晚，抽着磁器大煙斗，夜裏總在戲園閉門後方回家，又常在咖啡店中出入。及至他岳父死了，剩下的財產並不多；他便生了氣，遂自己投身工場，却在這中間損失了好些銀錢，其後方移到鄉間，打算從鄉下來重興家業。可是他對於耕耘的事比那商場的事尤為不明白，他不把馬拿去耕田，却用來自己騎，果子酒不拿去賣，却一瓶一瓶的自己喝，鷄鵝欄裏頂肥美的家禽自家吃，自家出產的豬脂用來塗抹自家的獵靴，不多久他便覺得所有這些事業最好是放着不必再幹。

於是，平均每年兩百佛郎，他遂在果克斯與比喀爾底兩個地方交界處的一個鄉村裏個

了一所半農民半地主的房子；（註三）於是便愁苦的，懊悔的，怨天尤人的隱居在那裏，他常說，從四十五歲起就厭惡人事了。並決意平平靜靜的來過活。

（註三）果克斯 Oaux 是法國北部羅爾芬底 Normandie（此字，國內有人從英文轉譯為腦門豆）區內的一片

地方在色倫河 Seine 北岸。比喀爾底 Picardie 也是法北一省，土地肥腴，與羅爾芬底並稱為法國的農業寶藏。

他的婦人以前極愛了他；她會千般委曲着來愛他，而這委曲却越發把他從她身邊分了開去。就是她，以前也多麼的快活，也多麼的舒適，多麼的可愛，一到老來，遂變成（彷彿劣酒變醋的光景）一種頑固的，饒舌的，神經質的脾氣。起初，當其看見他追隨着一般鄉村裏下賤女子時，以及當他夜裏經歷了二十來處壞地方，萎靡不振，酒臭撲人的回來時，她痛苦極了，還不抱怨！嗣後那自尊心遂使她不服起來。她便居心自苦，把她的狂情按納在一種隱忍的克慾主義之下，到死不變。她遂不停的奔走，操作。一時走往代認人那里去，一時走往裁判員那裏去，想起債券到了期，但偏偏要很晚的才還帳；在家裏便補綴，縫紉，洗濯，管理工人，把

他們作工的日子記在帳簿上，至於麥歇哩，無憂無慮的，依然沈溺在一種惹事的麻醉中，惟有向他說些無責任的話時才清醒一下，只勾留在火跟前去抽煙，一面咳唾在煤灰裏。

當她有了這個孩子的時候，當然交給乳母養去了。等到領回他們家裏，便嬌慣得和皇太子一樣。母親哩拿果子醬喂他；父親哩任憑他不穿鞋子在地上亂走，甚至說要使他成一個哲學家，他很可以同小畜生一樣赤條條的。特爲要反對做母親的趨勢，他遂在腦筋中蓄了一種強壯兒童的理想，他就依法來造就他的兒子，意欲人家嚴厲的照着斯巴達式來撫育他，使他得有一種良好的體質。他打發他去睡在沒有火的房間裏，又教他大口大口的來喝火酒，以及侮慢那些迎神賽會的事。但是，天然的便安靜了，這因爲小孩子實在受不住他這些暴力。母親因而就常常將他攜帶在身邊；給他裁剪了許多紙版，又給他講了許多故事，並在那無止息的獨角戲中來同他交談，其間充滿了憂鬱的歡愉與溫柔的言語。於她孤獨的生活中，遂將她所有散亂了的，破碎了的虛榮心，都一齊爲這孩子而重生出來。她夢想着那種高等地位，似乎業已看見他生得又高大，又漂亮，又伶俐，已在橋岸工程或高等官職中有

所建樹了。她又教他念書，又在她舊有的一具老鋼絲琴上教他來唱兩三曲短短的情歌。但是對於這些事，麥歇波娃利，因他不甚注意文學，便說何必勞神啊！他們簡直沒有財力供給他在官立學校中的用費嗎，簡直沒有財力爲他購備一種職業和商務上的基本嗎？而且一個男子總得要有些膽量，方能在社會中成功的。馬丹波娃利却咬着嘴唇不開口，孩子便在村裏流蕩起來。

他便跟着一般農人們去遊戲，拿起泥丸去獵飛鴉。又沿着溪溝去採食桑葚，拿着長竿去看守火雞，或是翻晒乾草，或是在森林中奔走，或是在教堂大門下跳經界盤，（註四）若逢雨天或大節日，便要求教堂裏的僕役讓他去打鐘，好把身體墜在粗繩端上，覺得繩子飛動時就把他帶了去。

（註四）經界盤是法國兒戲的一種，以白粉在地上畫正方，斜方，三角形，之格子數個，依法，或並脚一跳，或分脚一跳，終局不誤者爲勝。

他便這樣同一株橡樹似的發育起來。長了一雙粗壯的手，一種漂亮的顏色。

到十二歲上，他母親方得了許可請人教他讀書。大家便把此事托了教士。但那些功課又短少，又不常繼續，所以受不着大益。這多是在行洗禮和送殯的一點閒時，在更衣室中，站着，急急忙忙教一會兒完事的；或者當教士不出門時，晚禱鐘後，始遣人把他學生尋來。但是上樓到了房裏，大家安坐定了；偏那蚊蟲和夜蛾又在蠟燭四周亂飛。天氣又熱，孩子便睡着；那長老把手放在肚子上假寐，不久也就張開口打起鼾聲來。有時，碰着麥歇教士從左近地方一些病人家裏行了臨終懺悔禮回來，望見沙兒在田野間胡鬧時，便喚近身旁，教訓他刻許鐘，並乘機就在一株樹下來配合他的動詞。或者被天雨打斷了，或者被過路的相知打斷。他畢竟很滿意他，甚至說這個年輕人記性很好。

沙兒斷不能永遠如此。馬丹很堅決的。麥歇方生了愧心，其實可以說是疲倦了，才毫不反抗的讓了步，大家又等了一年，方給孩子行了他第一次謁聖禮。（註五）

（註五）謁聖禮法文爲 Communion，有心與神會之意，不知國內譯作何名，姑譯此三字。此係天主教中一種大典禮，每年在耶穌復活節後若干日舉行；是日凡教徒子女——大約在十二三歲之間，男孩衣新衣，女子全身

皆白，頭戴花冠，披白紗，如新娘裝束，在教堂內，手執燭炬隨教士行禮，繼而繞行列柱間，且走且歌頌聖詩。

又過了六個月；即是一學年之後，沙兒始決然被送到魯昂公學，（註六）正是十月的末尾，聖羅馬節場的時候，他父親親自將他引了來。

（註六）魯昂 Rouen 是羅爾茅底舊都，現爲下色倫省之省會，在巴黎東北一百四十基羅邁當遠處，橫跨色倫河上，爲法國北部之名城。就是作者弗洛貝爾的故里。

現在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若要把他忘記這斷乎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一個氣質溫和的少年，他休息時便遊戲，自修時便用功，上課時便聽講，在寢室中便睡得極安，在食堂內便吃得極好。他所來往的只有港特利街一個肥碩鐵匠，這人每月禮拜日來喚他出去一次，待店門閉後，便遣他到碼頭上去散步，看船隻，跟着在晚湯之前，七點鐘時仍送他回學校來。每禮拜四的晚間，必用紅墨水給他母親寫一封長信，信封上還要蓋三顆蜡章；其次便溫習他的歷史課，或是讀一本陳舊的亞納喀爾斯哲學，這書是隨便放在自修室內的。散步時，他只同那僕役談天，因爲那僕役也同他一樣是來自田間的人。

得虧他的專心，方能常常得着一班的中等分數；有一次，居然得了一張自然史第一名的獎狀。但是，在他第三年的末尾，他父母却把他招出公學叫他去學醫，深信他儘能够獨自一人考得中學畢業的學位。

他母親給他在一個相熟的染匠家裏，羅伯克水岸上，第四層樓中，選佃了一間房子。她把這寄宿舍的價錢，起居，飲食等都講得很妥當，自己又供給一些傢具；一張桌子，兩張椅子，又從自己家中搬來一張櫻桃木的老床，還加買一具鐵爐，和許多木柴，這兩件東西定可以將她可憐的孩子溫暖着了。一禮拜後她方走了，臨時時還千言萬語叮嚀他好生自處，現在他是自己交給自己的了。

他在告白上所念過的課堂目錄簡直把他弄得昏頭眩腦的；比如解剖學的課程，病理學的課程，物理學的課程，藥物學的課程，化學的課程，以及植物學的，臨床學的，治療學的，至於衛生學和藥料配合法還不計算在內，所有這些名詞的字義他一點不知道，彷彿聖堂裏的若干小門，各門之內都充滿了黑暗的尊嚴。



這些課程他絲毫不懂；他徒然聽着講而一點也無所得。然而他很用功，他有不會間斷的課本，所有的課堂他都去上，不會缺過一次。他是用着磨房裏的馬只管蒙着兩眼在那里盤旋却並不懂得牠所磨研之事的狀況來完成他日常的工作。

爲替他省儉用費起見，他母親每禮拜必由轉運處給他寄一塊在灶裏炙熟的乳牛肉來，當他飛步從醫院中回來時，便拿這東西來做早餐。跟着，當然就奔往課堂，奔往實驗室，奔往救濟院去，總是跑了許多街道然後回來。夜裏吃了他房東的淡薄晚餐後，便上樓到他房裏重新用功，穿着潮濕的衣服，那衣服靠着燒紅的火爐遂在他身上薰蒸起來。

在夏日美好的黃昏中，其時清涼的街道都杳無行人，只有一般女僕在各家門口頑弄毬子，他便啟窗憑倚在那里。那條把魯昂城這一區彷彿構成一段尋常小威尼斯模樣的河，便在他下面平橋鐵欄之間，或黃或紫或綠的流着。工人們都蹲踞岸邊在水裏洗他們的手臂。在一些從樓頂高處翹出來的長竿上，一束一束的晾了許多棉線在空中。正對面在屋頂之上，展出一片空闊乾淨的藍天，帶着鮮紅的夕陽。家裏當然是很好的天氣，桐陰下可多麼的

涼爽！他遂掀起鼻孔，特爲來呼吸一點田野間的妙香，而這妙香却絕不到他的身邊來。

他瘦了，他的身材也頗長了，並且他的臉上也帶了一種悲哀的表情，這表情遂將他的面目幾乎弄得很有趣的。

天然的，由於倦怠，遂弄到把他以前所下的決心都取消了。第二天的課他便缺了一次，於是嘗着了懶惰的滋味，漸漸的，就再不去上課了。

他公然帶起那打骨牌的嗜好，習慣坐起酒店來。每夜都藏身在一所醜陋的公共廳子裏，在大理石桌上去摩挲那些記有黑點子的小羊骨頭，這彷彿就是他可貴的自由行爲，而這行爲還相對的增高了他的身價。這就是一切淫樂的初基，也和社會的入門一樣；所以當他進門之際，總帶着一種差不多就是肉感之樂的趣味，將手摸着那門鈕。於是若干抑制在他心上的東西都開張起來；他默記了許多小曲早晨起來就唱，又最歡喜白杭熱的歌謠。註七

又曉得調烈酒的方法，末後並懂得愛情了。

（註七）白杭熱 Pierre-Jean Béranger 是法國著名歌曲家，生於一七八〇年，死於一八五七年。

全虧這種實習工夫，所以到醫官考試時，才完全的失敗了。那一晚大家尙聚在他家裏候着慶賀他的成功哩。

他便步行回去，站在村子入口處，叫人將他母親請來，把前後的事通通告訴了她。她寬恕了他，把這次的失敗一齊歸罪於試官的不公道，並且特爲要安他的心，還把對付一切的事都自任了。五年之後，麥歇波娃利才知道了真象；但是事已過去，他也不再追究，而且只能揣量他所生的人原來是一個呆子。

沙兒又用起功來，無間斷的來預備他考試的材料，因而，凡那些問題他心裏都先爲記熟了。他竟以一種次優的考語被取上了。在他母親這是何等的一個好日子！大家透用了一餐盛筵。

在何處去施展他的藝術呢？往多司特去罷。那里只有一個老醫生。許久以來，馬丹波娃利就窺探起他的死耗，偏偏這位老先生却毫無收拾行李的消息，沙兒便安置在他的對門，彷彿就是他的承繼者一樣。

她雖是把她兒子撫養成立，又令他學了醫生，又開拓了多司特做他發展的地方，但還算不得全功；還應該有一個婦人才行。她便替他尋覓了一個；是一個底下法庭傳達吏的寡婦，

(註八) 有四十五歲，每年有一千二百佛郎的入款。

(註八) 底下 Dieppe 是法國北部一個有名的海港，界於大西洋與英法海峽間，也是下色倫省的省會，在魯昂之北三十五基羅邁當遠處。

縱然這位馬丹都比克很醜，枯瘠得和乾柴一樣，面疤發得和春天的草木一樣，然而她却不少的待選之人。特爲要弄她到手，凡那般待選者都被波娃利老娘排揜開了，乃至很巧妙的把一個爲衆教士所照顧的屠戶的計畫也破壞了。

沙兒把結婚這件事當作佳境的降臨，擬想他必定更爲自由，必定可以隨便處置他個人和他銀錢的了。但是他的婦人却做了主人翁；他在衆人跟前有些話該說，有些話便不該說，每禮拜五吃得總很菲薄，(註九) 穿的衣服也得合她的意思，凡是那般不付醫金的主顧，俱得奉她的命令去窘辱人家。她並可以折閱他的信件，窺察他的行爲，當其他診病室有婦女

來問病時，可以隔着壁子來竊聽他。

(註九)天主教規每逢禮拜五皆不肉食，只吃魚蔬，法人呼此日爲瘦日，此日之餐爲瘦餐。

每早還應該侍奉她的早點朱古律，供給她無量數的諛詞。她尙且無時不訴說她神經上的痛苦，胸上的痛苦，氣血上的痛苦。脚步的聲音也會令她不安；男子走了時，寂寞又可以使她生曠；必須男子回來依傍着她，不消說一定要看守她到死的。夜間，沙兒進房時，她便從被單下伸出她那一雙又長又瘦的手腕，挽着他的頸項，令他坐在床沿上，向他訴說她的苦惱；說他忘記了她，說他另外愛了別人！非得男子好好的說她是可憐的人兒；末後，便爲她的健康起見向他要求一點果子露，並且要求多給一點兒愛情。

(二)

一晚，將近十一點鐘時，他們忽被一種恰恰停在門前的馬蹄聲攪醒了。女僕便打開頂樓的天窗，和站在下面街中的一個男子互談了一些時。他是來請醫生的，帶有一封信。納斯打斯遂打着寒戰下了樓梯，走去將鎖門一層一層的打開。那男子丟下他的馬，隨着女僕，猛的

就從她後面走進來。由他灰色織絨煖帽中取出一封用布片包裹的信，恭恭敬敬遞給沙兒，沙兒便倚在枕頭上來讀牠。納斯打斯拿着燈站在床側。馬丹不好意思，仍舊向着床裏，把背露在外面。

這封蓋有一顆藍色蠟章的信懇求麥歇波娃利即刻就到白爾多農莊，去給一個人接治一隻跌折了的腿。從多司特到白爾多足有六法里的路程，中間尚須經過龍格威爾和聖威克多爾兩個地方。夜色是很黑暗的。年輕的馬丹波娃利很爲她丈夫懸心那些不虞之災。因才決定叫那馬夫先動身回去。沙兒等月光上來，三點鐘時方走。再叫那家遣一個孩子在途中來迎接，以便指點往農莊去的路，並在前頭去給他開圍柵門。

正當早晨四點鐘時，沙兒嚴嚴密密的裹了一件外套，上路往白爾多來。因爲還是被睡眠的暖氣弄得惺惺忪忪的，所以便讓自己顛顛在他牲口的安穩小跑上。等到那牲口自己走來停在一些荆棘圍繞的窟穴前，這是別人在溪溝畔掘下的窟穴，沙兒方猛然警覺了，很快的就想起那條跌折的腿，於是便強勉把他所知道的接骨法從事回憶起來。雨已不曾落了；

晨光初動，無葉的平果樹枝上許多猶未動作的鳥兒都凌着清曉寒風竦起牠們的小毛羽。漠漠的平田展開來一望無際，而那些圍繞農莊的樹叢，遠遠的間隔着，在那片灰色的大平面上，做就了一種紫黑色的斑痕，這平面一直接到天際和那黯淡的天光混在一塊。沙兒有時把眼睛張一張；跟着，他的精神疲倦了，渴睡便又走了來，立刻他就陷入一種朦朧狀態中，於是新近的感觸遂與舊事混合起來，自家覺得是兩個人，一時之間又像是學生，又像是妻了妻的，又像睡在床中和剛才一樣，又像打從解剖室經過和從前一樣。治傷末藥的熱香在他腦筋中也和露水的清香混和成一片；他猶聽見床帷的鐵環在鐵絲上滑動的聲音而他婦人睡着……因爲他已走過哇松威爾了，遂望見一個年輕孩子正坐在溝沿的青草上。

那孩子問道：『你是醫生麼？』

沙兒答應了，他就把木屐提在手上，在他前面跑了去。

行路之間，醫官從他引導人的言語中知道麥歇魯阿爾原來是一個最適意的農人。昨晚，從他隣人家裏起了王糕節回來時，才把腿子跌斷的。他的婦人已死了兩年。現在在他跟前

的，只有一個幫他支持家務的女兒。

路上的車轍當然越深了。因已走近了白爾多。那孩子遂從圍柵的一個孔穴中鑽進去，沒見了，接着便走到一個院子的端上將柵門打開。那馬從濕草地上奔了進去；沙兒伏在鞍上由樹枝下鑽過。幾條看家的狗早拖着鏈子在狗柵中大吠起來。他剛剛走入白爾多，他的馬害怕起來便大驚了一跳。

這是一個很體面的農家，在馬廐中，從打開的門上，可以望得見幾頭耕馬，靜靜的喂養在幾具新馬槽中。房沿邊放了一大堆肥料，獸糞直堆了起來，在許多母雞和火雞的中間還有五六隻小孔雀也在那上面啄食，顯出果克斯地地方畜欄的富庶來。羊欄是長的，倉廩是高的，牆更光滑得同手掌一樣。車房中有兩乘大四輪車，四乘二輪輕車，以及馬鞭，車輓，全付行頭，藍色的羊毛氈被一些從樓頂落下的纖塵流污了。院子微斜，種了許多行列整齊的樹木，而鵝羣的歡聲直從水沼邊響徹過來。

一個年輕女人，穿一件三道花邊的藍絨袍子，走到門前來迎接麥歇波娃利，因就請他到



廚房裏來，此處正燒着火。人們的早湯都在一些不同式樣的小碗中周遭蒸騰。一些濕衣服也都烘在壁爐的上面。火鏟，火鉗，吹火管，所有這些博大的東西，都爛如磨光的鋼板，牆沿上展列着一行大大小小的精銅傢俱，在那些傢俱底上便參參差差反射出一種火爐裏的火光，以及從玻璃窗上射入的朝陽初光。

沙兒走上第一層樓去看視病人。見他睡在床中，通身汗漬的蓋在被單下面，睡帽拋得遠遠的。這是一位四十五歲，白皮膚，藍眼睛，前頂已禿，並帶有耳環的肥胖而短小的男子。身旁一張椅子上，放了一天玻璃罇燒酒，他時時刻刻傾着以便安定心神；但是，一看見醫生，他的狂熱便退了，十二小時以來所發的惡言語都沒有了，換了一種微弱的呻吟。

治法極其簡單，只須一種不很複雜的手術。沙兒也不敢希望比這更爲容易的治法。於是，想起他先生們在受傷者床前的行爲，他便用着種種好言語來鼓舞病人的忍耐，這言語即是外科的愛撫，猶之人家塗在解剖刀上的脂油一般。大家又在車房中尋了幾片木板來做夾板。沙兒選了一片，砍成小塊子，並拿玻璃碎片來將牠磨光，女僕哩，把一床被單撕成碎條

子來做綳帶，愛瑪姑娘也趕着來縫小墊褥。因為事前尋找她的針筒耽擱了一些時候，她父親便耐不得了；她並不回口；不過縫紉時却把指頭刺傷了，遂忙放在口裏去吮吸。

沙兒好生驚詫她那指甲的白淨。並且甲光緻緻，通尖纖細，比底下的象牙還洗得乾淨，而且修成一種杏仁式樣。但是她的手並不算體面，因為不很淡白，或者是的，而且指節也不甚豐潤；那手又過於長一點，周圍又沒有柔軟的屈折綫。她所有的美，都在眼睛上；縱然那眼睛是棕色，因為睫毛關係却又像是黑的，並且眼光中還帶着一種天真的豪氣老老實實的向着你們哩。

敷藥包紮完了後，麥歇魯阿爾便親自請醫生稍為吃點飲食再回去。

沙兒便下樓到平地一層的廳子內來。兩份刀叉幾個銀盞已擺在一張小桌上，小桌安在一張有寶蓋的床前，床上懸着印有土耳其人像的花布帷子。又聞着一種蝴蝶花和濕布被的氣息，這是從那與窗子對面一具高大橡木衣厨中發出來的。地下哩，在屋角上豎着堆了許多麥袋。這是屋旁倉房裏堆不下的東西，就是那要走三步石梯才能上去的倉房。因為

要裝飾這間廳子，在那被鹽硝把綠漆剝蝕了的牆中間，一根長釘上懸了一副黑鉛筆畫的米倫爾夫的肖像，（註十）裝在鍍金的木框內，並且在畫紙下面用着一種古體字寫道：『呈我親愛的爸爸。』

（註十）米倫爾夫 Minerva 是代表藝術與智慧的女神名。

大家起初談病人，其次談天氣，談嚴寒，談夜裏在田野間跑的狼。魯阿爾姑娘不甚愜意她的田家生活，尤其不愜意的，便是現在這農莊所有應該注意的事幾乎是她一個人擔任了。因為這廳子過於涼爽，用餐時她只是寒戰，這才將她豐腴的嘴唇稍稍打開了一點，因為在她不說話的時候，總習慣把嘴唇咬着的。

她的頸項從一片反卷的白領中伸出。她的頭髮，從腦頂分開，中間顯出一條隨着腦頂骨起伏的細痕，分梳成兩片漆黑的鬍頭，彷彿是各不相連，然而都很光滑；那頭髮便從兩鬢上以一種波紋樣子梳到後面挽成一個繁密的髻子，僅僅露出一點耳尖，這位鄉下醫生尙算是平生第一次注意到這樣的打扮哩。她的兩頰是玫瑰色的。她也像男子一樣，在上衣的兩

鈕間帶着一副玳瑁夾鼻眼鏡。

沙兒上樓去，向魯阿爾老爹告別後，要走之前再到廳子來時，見她正把額頭靠在窗子上站着，對着園裏觀看，園裏的豆架已被風吹倒了。她便轉過身來。

她問道：『閣下尋找甚麼東西嗎？』

他回答道：『費心，我的短鞭。』

於是他就向床上，門後，椅子下面，到處搜尋；原來那短鞭却落在地上的，正當麥袋與牆的中間。被愛瑪姑娘望見了；她便對着麥袋俯身下去。沙兒哩，因為從舉止流利上着想，便趨向前去，又因他也在同樣動作中伸下他的手臂，就覺得他的胸部正輕觸在這位年輕女郎的背上，她恰恰俯在他的下面。她站起來時滿臉通紅，一面把那牛筋鞭子遞給他，一面便從肩頭上將他看着。

原該三天後再到白爾多的，因為他早已說過，然而第二天他就跑了去，從此總是每禮拜去兩次，但那種似乎出於無心時時不速而至的拜訪，還不算在裏頭。

不過一切都很順遂；傷痕竟自依着規矩好了，四十六天之末，大家便看見魯阿爾老爹獨自一人強勉走得了，於是大家方開始把麥歇波娃利看成一位極有才幹的人物。魯阿爾老爹也說若是依歪妥或者就是魯昂的頭等醫生來，他也不會好得這樣快的。

至於沙兒，他自己並不算自省一下何以這樣喜歡到白爾多來。或者他尋思起來這自然因為他要把那熱忱用到這重大的病情上，以及用到他所希冀之醫金上的原故。然而在他那可憐的忙迫生活中間，把他到農莊來的這件事當作一種有趣味的例外行爲，豈是果真爲的病情與醫金麼？在這些日子裏他總是絕早就起來了，急忙的便動了身，馳騁着他的牲口，跟着便下馬來把鞋底在草上擦乾淨，進門之前除去他的黑手套。他所喜歡的是相信到了院子中間，覺得把肩頭碰在那道轉動的柵門上，他所喜歡的是那站在牆上高唱的雄雞，是那走來引導他的少年們。他也愛那倉廩和馬廐；他也愛那位拍着他的手喚他做救命恩人的魯阿爾老爹；他也愛那在廚房洗淨的磚石上的愛瑪姑娘的小木屐；木屐的高跟把她顯得更高大一點，並且當她在他前頭走時，舉腳太快，木底便將裏面套的小皮鞋的皮子

磨擦得吱吱的響。

她常常都把他送到簷階最末一級上。當人家尙不會把他的馬牽來時，她便滯留在那里。彼此道着別，並不說別的話；大氣旋轉着她，將她後腦上一些蓬鬆的短髮擦亂的吹起來，或是將垂在腰間的套衣帶子搖動着扭在一處，就如小尖角旗一樣。有一次，是解凍的時候，院中的樹皮都淋淋漓漓的，而屋上的冰也都化了。她來到門前，便走去尋了一把陽傘，把牠打開。那鴿頸色的綢傘衣被太陽一透過，傘上的回光遂輝映在她面孔的白肌膚上。她含笑站在那溫清的暖氣下；只聽見水珠一點一滴的打在那黑傘衣上。

當沙兒最初往來於白爾多的一些時候，年輕的馬丹波娃利便不住的來問詢那病人，並且在她聯二簿上特爲麥歇魯阿爾選了一張又白又好的篇頁來記下。但是及至她一曉得那人有一個女兒時，她便走去打聽；於是她就曉得了魯阿爾姑娘原是在爾爾須里倫修道院養大的，如大家所說的一樣，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以她又知道跳舞，又知道地理，又知道圖畫，又知道刺繡，又知道撫鋼絲琴。簡直是個尤物！

他便自言自語道：『一定爲的是這個人，所以他要去，看他時臉色多麼的光輝，所以他才穿着新半臂，險些被雨淋壞了！哈！這女人！這女人！……』

於是因爲本能作用，他便憎惡起她來。起初還用着一些隱語來自慰。沙兒却不懂得這些隱語；其次便用着一些矯揉造作的反感來自慰，沙兒却一言不發，讓那惡風暴雨走過；末了遂用着一些迅雷般的醜詆之詞來自慰，而沙兒也只唯唯否否，爲甚麼他要常往白爾多去，既然麥歇魯阿爾已經好了，既然這般人尙未付醫金哈？就因爲那兒有一個女人，有一個知道談論的人，有一個刺繡的人，有一個伶俐的人。他愛的就是此事。他理應要有一些城內的姑娘們才行呀！於是她便說：

『魯阿爾老爹的女兒，城內的姑娘麼？算了罷，他們的祖父不過是個牧羊人，而且他們的一個堂兄弟因爲口角打傷人幾乎弄到刑庭上去。也不勞那樣的誇張，也不勞禮拜日穿着一件綢袍子就如男爵夫人一樣到教堂去自炫的。況且那可憐的老頭子去年因爲不會收穫油菜，還帳時可受了多少的作難！』

沙兒因爲厭倦了，便中止了往白爾多之行。於是他的婦人赫羅旖司便在一種愛情勃發的情形中，哭了多少回，接了多少吻，強迫着他把手放在彌撒經本上發誓不要再去。他竟順從了；但是他那大胆的心願却很不服他那自卑的行爲，於是從一種虛僞上着想來，他便把這不許去看她的禁令當作一種愈加愛她的權力。嗣後那寡婦也瘦了；牙齒也特別長了；隨時都披着一條黑幘巾，幘巾的頭子總深深的垂在肩膀骨下；她畏寒的身軀包裹在許多鑲皮的衣服裏，衣服很短，露出她的腳脛，和那交纏在灰色襪子上的大鞋帶子。

沙兒母親時時來看視他們；幾天之後，那媳婦好似把她的鋒鏘磨礪了出來；於是便和兩柄尖刀一樣，用着她們的反感與她們的觀察來向他亂刺。他不宜吃得太多，何以常常見人就敬一盃酒去，爲甚麼要如此固執的不穿那弗蘭絨半臂！

到了春初，一個安姑威爾的保產律師，也就是那寡婦都比克的財產保管人，忽然登舟逃走，把他替人保管的銀錢通通捲了去。赫羅旖司除了被捲的一部份約值六千佛郎外，聖弗郎沙街上委實還有她一所房子；然而她的聲譽本是靠着這點財產的，如今假若不稍稍翻



得一點傢具和幾件裝飾品時，便甚麼都沒有了。事情當然會鬧穿的。因為底下的房子還被蛀木蟲蛀空；她放在律師那里的，上帝知道，並不會超過一千埃舉。(註十二)原來這位良善太太她是撒了謊的！麥歇波娃利老爹便大為生氣，把一張椅子向石板上擲了個稀爛，責備他婦人將他們的兒子害了，給他駕了一會駑馬，所有的馬具值不上一張皮子的價錢。他們便跑到多司特來。大家吵鬧做一團。扮了許多戲。赫羅濟司遂哭着投在她丈夫手臂中，懇求替她阻着他的父母。沙兒很願意替她說幾句話。他父母生了氣，因才起身走了。

(註十一) 埃舉是法國古幣名，一埃舉值現幣三佛郎。

但是這打擊終受下了。八天之後，當她正在院子中晒衣服時，忽然吐了一口血，於是第二天，沙兒正轉身去掩閉窗帷時，她便說道：『哈！我的上帝！』跟着長歎一聲便暈了過去。她死了！何等可驚的事！

墓地上的事情一切完畢後，沙兒便走回家來。樓下尋不着一個人；走上第一層樓，到了房間裏，看見她的衣服還懸掛在床窠脚下；於是他便靠着書案，一直到夜晚都昏迷在一種愁

苦的夢想中。無論如何她會愛過他的。

(三)

一天早晨，魯阿爾老爹特爲給沙兒送他接腿的醫金來；七十五佛郎都是每枚值四十蘇的現金，和一隻母火雞。(註十二)方才曉得他的不幸，於是便盡其所能的來安慰他。

(註十二)法幣一佛郎值一百生丁，五生丁爲一蘇，二十蘇爲一佛郎；現在都以蘇爲單位，生丁只存此名。

他拍着他的肩頭道：「我知道這些事的！我從前也和你一樣，是過來人！當我失了我那可憐的死者時，我便獨自走到田野間去；倒在一株樹腳下，我哭了，我又呼着上帝，咒罵他；我甚願如樹枝上我所看見的鼯鼠一樣，許多蛆蟲在牠那破裂的肚子裏洶動，便完了事。於是我一想到別的人們，這時候正把他們體面嬌小的老婆緊緊摟着，我便拿起我的手杖重重的在地上打了一下，我幾乎成了瘋子，甚麼東西也不吃；就是走向咖啡店去的想頭也令我覺得沒味，說起來也許不相信的。可是，緩緩的一天追着一天，春天隨後就是夏天，秋天過了又是冬天，逐漸逐漸那件事便消滅了；便過去了，便離開了，便平伏了，我打算說，牠既然常在你

心上放了一點事情，如像誰說過的……一塊鐵錘壓在胸上！不過，既然這是我們與衆相同的命運，我們就不應該妄自戕賊，因為別的人已死了，又是願意死的……麥歇波娃利，你應該振作起來；這事快就過去了！來看我們，我的女兒時時都想念着你，你自然知道的，並且她常這樣說你竟忘記了她。你瞧春天也快來了；我們將爲你在兔欄裏殺一隻兔兒來給你解一解憂。』

沙兒便依從了他的勸告。他又到白爾多來；他覺得諸事都和從前一樣，即是說，就如五個月前的一樣。平果樹已滿開了花，而且長厚的魯阿爾現在也忙起來了，走來走去，使得那農莊越發的生動起來。

他以爲對於這醫生實應該盡力的禮遇他，因為他境遇太可悲，又請他不必脫帽，又低聲的和他說話，如像他患病的時候一樣，乃至做得很發氣的，因為人家沒有體貼醫生的心意多預備幾樣比較精製的東西，比如那些奶油碟子和那些柔好的胡椒之類。他又談了許多故事。沙兒不禁也喜逐顏開；但是猛然想起他的婦人，又令他神傷起來。咖啡端來了；他方不

再思念了。

他習慣了獨身生活時，也不很想了。那獨立的新樂趣不久的就使得他很可以忍耐那種寂寞了。現在他竟可以改變他用餐的時間，回來出去也不必說甚麼理由，而且疲乏時竟能把他的四肢橫攤在他的大床中。於是他便自憐自重起來，並且接受衆人給他的一些安慰。別一方面，他老婆的死亡在他事業上也並沒有壞影響，因爲足有一個月大家都在說：『這位可憐的少年！何等的不幸！』他的聲名反傳播開了，他的主顧反增加了；其次他又可以隨心所欲的走往白爾多去。他懷一種無目的的希望，一種模糊的幸福；在鏡子前剃着他頰上鬚髻時也自覺得面孔越是可愛。

有一天三點鐘時他走將來；所有的人都往田間去了；他走進了廚房，起初並未看見愛瑪；因窗板是閉着的。那太陽又長又細的光綫從木板破裂縫中直伸在地上，又被傢具的稜角將牠折斷，倒映在天花板上。桌上幾隻用過的玻璃盃，許多蒼蠅都貼在盃沿上，並且浸在盃底剩下的果子酒裏。面嗡嗡的亂鳴，由壁爐間射下的陽光，把鐵板上的烟煤烘托得生了絨

毛似的，把冰冷的灰微微變成了青色。在窗子與壁爐之間，愛瑪正在那里縫紉；她並未披着圍巾，在她那裸露的肩峯上，可以看見一點小汗珠。

依田家的規矩，她便請問他要喝點甚麼東西。他雖是擧謝了，但她却不答應，含着笑竟自強着他允許和她用一盃飲料。於是她便在玻璃廚裏尋了一瓶規哈梭酒，扳下兩隻小盃子，一隻內斟滿到盃簷，一隻內僅僅傾了一點，碰了盃後，便把酒盃拿到口邊。因為那盃子幾乎是空的，她便揚着身子來喝他；腦袋傾在後面，嘴唇伸在前頭，頸項延得長長的，她毫不經意的含着笑，將舌尖從那細白牙齒縫中伸出，輕輕的來吮那盃底。

她又坐了下來，並又拿起她的女紅，這是一雙白綾長襪，她正在織補牠；她只低頭做活；她並不說話，沙兒也不言語。空氣從門隙中吹入，吹了一點點塵土在石板上；他很爲難的將她看着。只聽見自己頭腦內部的跳動，同着遠遠的一些母雞在院子裏生了蛋的啼聲。愛瑪時時把手心放在臉頰上熨着，熨後又把手放在大火爐橋的鐵球上去取涼。

她遂訴說自從這一季開始以來所感受的那種暈病；便問海水浴對於她有沒有益處；她

又談起修道院來，沙兒也說起公學，於是他們就有了言語了。他們便一起上樓到她房裏，她把那些舊音樂課本給他看，還有那些受獎時的小書以及橡葉冠，凡是這些拋棄在衣廚裏面的東西。她又向他談及她的母親，談及墓地，同時並把花園裏的花壇指給他看，說每月第一個禮拜五日她便在那里採許多花拿到她母親墳墓上去。但他們雇用的園丁們不了解這件事，所以總把花壇治得不很得法！她最願意住在城裏，豈只當冬天的時候，便是春天天氣長了或者也把鄉間弄得很有討厭，還有夏日也如此；——於是，依着她所說的話，她的聲音便時而清澈，時而尖銳，或者猛然生了倦意，便拖起尾音，到後來幾乎成了在耳畔說的悄語，——有時快樂起來便睜開她那天真爛熳的眼睛，其後眼簾半閉着，目光浸在倦態中，思路也遞移了起來。

晚間，沙兒一回去時，便把她所說的話努力的追憶，努力的補足那意思，以便把他尚不知道之時候中她所生活的片段組織出來。但是在他思想中從沒有看見她有異於第一次所見的她，或剛才離開時的她。其後她便自問她將怎樣的變化，她究竟嫁不嫁人，嫁給誰呢？阿

那魯阿爾老爹是極有錢的，而她……又如此的體面！但是愛瑪的面目總常常走來位置在他眼前，並且幾句不變調子的話彷彿地響黃一樣，只在他耳邊嗡嗡的響道：『或許，假使你娶了她！假使你娶了她！』夜裏，他竟睡不着，他的咽喉緊逼，他渴了；遂起來把水鉢裏的水喝了些，又把窗子打開；天上佈滿了的星宿，一陣熱風吹過，遠遠的有點犬吠聲。他遂掉頭望着白爾多那一方。

想來總不會有甚麼危險的，沙兒便決定待機會一到就去求婚；但是每逢那機會來了時，而那生怕尋不着適當言語的恐怖又將他的嘴唇膠住了。

魯阿爾老爹對於人家取去他女兒這件事倒並不煩惱，因他女兒在家庭中於他很少用處。雖是他覺得她對於耕耘，對於這靠天的壞職業，很有精神，但是這種職業既造不成甚麼百萬富翁，他心裏也便原諒了她。這位長者曾在田事上損失了多少年的光陰，但離發財還遠得很；因為，他倒儘能在貿易上顯名的，他是最喜歡來幹這些狡猾事的，至於特別所謂的莊稼和田莊的內政，倒再沒有人比他更不相宜的了。因他並不甘心把手伸出口袋來做事，

而且凡與他生活有關的用費又素不省儉，只想吃得好，煖得好，睡得好。他愛的是濃厚的果子酒，帶血的羊腿，調得極長久的燒酒茶。他總是在廚房裏火跟前，一張小桌子上獨自一人用他的飲食，人家把桌子擺好了給他端去，就如演戲一樣。

當他覺得沙兒紅着兩頰在他女兒身畔時，這卽是表示說總有一天，人家要向他要求娶他女兒的，他便把一切的事預先熟思起來。他覺得他太瘦弱了一點，不如他所希望的女婿；但是大家都說他品行也好，經濟也充裕，又很有教育，不消說他對於嫁費這事斷不會過事挑剔的了。因爲魯阿爾老爹欠了泥水匠許多錢，欠了馬具商許多錢，迫不得已正要把他那二十二頃田產售去，因此那榨木便架起了。（譯者按：末一句的意思是說魯阿爾老爹爲債務所迫，希圖波娃利不挑剔嫁費之故，勢不能不將女兒嫁與之，就如置身於榨油的榨木之下，因而才榨出下面兩句話來。）

他自言自語道：『若果他來向我要求她，我只有將她給了他罷。』

在聖密舍爾節日中，沙兒到白爾多來住了三天。最後一天的光陰逝得也和前兩天一樣，



一刻一刻的過去了。魯阿爾老爹做着他的向導；他們正在一條凹凸不平的路上走着，他們快要分手了；時間已到。沙兒忍耐着直至籬柵角上，末後，當其跨過籬柵時，他方悄聲說道：『魯阿爾老爹，我打算向你說幾句話。』

他們便站住了。沙兒却不作聲。

魯阿爾老爹和藹的笑着說道：『但是把你的故事告訴我！我還沒有詳知盡曉嗎？』

沙兒結結訥訥的道：『魯阿爾老爹……魯阿爾老爹……』

這農人接着說道：『我哩，倒不求甚麼了，雖說那小人兒自然也是我這種思想，然而總應該去問問她的意見。你請走罷；我就回去。若其答應了，務請聽我的話，不必再來，因為我那里人很多，而且，這事不免使她難受。但是不使你懸心，我可以把那大窗板貼着牆放下來；你只須走到籬柵旁邊，便可以從後面看見了。』

他遂分手走了。

沙兒將馬繫在一株樹上。跑到小逕中來等着。半點鐘過去了，接着又在他的錶上數了十

九分鐘。忽然一種打着牆壁的大聲發了出來；窗板已經撲下，上面的制輪機尙在往下落哩。

第二天九點鐘他便到了農莊。他一進門愛瑪便紅了臉，在神氣上勉爲笑了一笑。魯阿爾老爹將這未來的女婿抱吻了一下。大家便談起那高興待辦的事業；既然在沙兒喪期終了以前，這婚事照規矩不能舉行，那嗎，前途便還有很長的時間，即是說結婚一事須到明年春間去了。

一個冬期便在這種等待中間過去了，魯阿爾姑娘忙着她的嫁粧。一部份的東西是在魯昂辦的，她自家又借了一些時裝樣本來照着做了許多襯衫睡帽之類。沙兒往往一到農莊來時，大家便談起婚禮的預備，商量在那一間房裏來設筵；夢想着許多應該備辦的肴饌以及頭道菜是甚麼。

愛瑪立在反對方面，意欲在夜半火把光中來行婚禮；但魯阿爾老爹簡直不懂得這個意思。這一次婚禮，請了四十三個人，用了十六點鐘的餐，第二天還吃了一次，並且隨後還熱鬧了幾天。

## (四)

那般作客的絕早便坐着各種車子來到了，也有一匹馬拉的輕車，也有兩個輪子的板凳車，也有沒有車篷的半截車，也有懸着皮帷的遊覽車，而最近村中的少年們便都成列的站在貨車中，把手支在車欄上免得跌下來，飛馳而又顛播的走着。都是從十法里之遠，如哥德威爾，羅爾莽威爾，喀里等處來的。請的是兩家的親戚，或是那般失了歡的朋友，或是多時不見的相知們。

時時刻刻都聽見籬柵外面的鞭聲；立刻柵門一開，進來的便是一輛輕車。那車一直飛馳到簷階下方猛然停止，並將上面的人們卸了下來，這般人是從四面彎着膝頭，揚着手臂的跳下。女人們都戴着頭巾，穿着城市式樣的袍子，掛着金鍊鍊子，將肩褂的兩端交叉在腰帶中，或是將那顏色的領巾繫到背上，用一根鎖針撇着，將她們的頸項從背後露出來。孩子們穿得和他們的爹爹一樣，彷彿都被新衣拘束得很不方便（有許多自有生以來在這一地方穿他們第一雙半截靴。）並且在他們左右還有幾位十四歲或十六歲成了人的女郎，

自然是他們的姐姐和他們的堂姊妹了，都因為作客才穿着她們第一次行謁聖禮時所穿的白衣服，一言不吐的，通紅的臉頰，慌慌張張的態度，頭髮上抹着玫瑰香油，並且生恐弄污了她們的手套。因為沒有許多馬夫來卸車子，麥歇們便捲起袖子，自來動手。他們都是依着在社會上的身分來穿衣服的，也有穿禮服的，也有穿大氅的，也有穿外衣的，也有穿短褂的；——好衣服，都是舉家所寶貴的東西，並且非逢大故是不出衣廚的；大氅哩，廣大的衣襟飄拂在風裏頭，配着圓領，荷包大得同口袋一樣；外衣哩，是粗呢製的，尋常總配着一種在帽搭上鑲有銅邊的遮陽帽；短褂哩，很短，背後並排釘的兩個鈕子就像一雙眼睛，衣裾挺直得猶如被木匠的斧頭削成的一樣。還有些人（這些人實應該在桌子最下端去用餐的）穿的是一種行禮的套衫，即是說衣領是反轉在肩頭上的，背上揉了許多小皺紋，而正身上又極低的縫着一條腰帶。

而且襯衫在胸部上張得圓圓的彷彿是着的鐵甲！衆人都是新近剪的頭髮，兩隻耳朵都分張在腦袋上；有些人黎明以前就起來，剃鬚時尚看不見天光，所以鼻子下面竟畫了好些

對角綫的傷痕，或者在腮頰上刮起一些浮皮幾乎有埃舉一樣大小，並且在路上經大氣一渲染，所有這般肥大悅目的白臉都一搭一搭的着上了一点玫瑰色。

村長辦公室在農莊半法里外，大家步行去，步行回來，並一同在教堂裏行禮。那儀仗起初聯合起來竟像彩色肩巾，在田野中，沿着青麥中間蜿蜒的小徑上波動，後來便展開了並切做成不同樣的幾段，各段之中都忙着在談論。村樂工拿着他飾有蚌蛤形彩帶的四絃琴走在前頭；其次就是新夫婦，兩家的父母，老少不等的朋友們，最後便是一般小孩子，因為沒有人看見他們，便摘了許多蕎麥穗來頑耍，或是彼此嬉戲。愛瑪的袍子太長，微微拖了一點在地上時時停步把牠挽起來，並且仔仔細細的用她帶手套的指頭，將那生有小刺的硬草拔去，沙兒空着兩手，站着等她做完了同走。魯阿爾老爹頭上戴一頂新絲禮帽，禮服的袖子一直蓋到他的手指，用手扶着波娃利老娘。至於麥歌波娃利老爹，他是瞧不起這夥人的，只簡簡單單的穿了一件大氅，釘着一行武裝上用的大鈕扣，用着許多下流吸烟店中的俏皮話向一個年輕棕髮的女鄉下人言談。那女人只是恭恭敬敬的，面紅耳赤的，唯唯否否的答應

着。其餘一般參與婚禮的人也各自談各自的事，或彼此在背上搔着癢，早就與高采烈起來了；並且只一傾耳，常常都聽見那個在田野間仍在奏樂的村樂工的琴聲。當他覺得大家落在他後面太遠時，他便停着步來調一調呼吸，並用松香將他的弓絃擦抹一會，以便琴絃響得更要清脆些，其後他又走了起來，將他四絃琴的長柄一轉一轉的揚抑着，使自己更能將音符按得清楚一點。那樂器的聲音遠遠的就將一些小雀兒趕走了。

筵席的桌子支在大車棚下。桌上有四樣牛腰肉，六樣小炒，如子雞，饋乳牛肉之類，三樣羊腿，並且中間還有一樣體面的燒烤奶豬，旁邊鑲着四盤羊蹄草臘腸。桌子角上放了一罇燒酒。瓶子裝的甜果子酒，瓶塞四周都噴着厚沫，盆子早就斟滿了溢到盃簷。盛黃油的大盤，油浮出來至少也要碰着桌子，也端了上來，並且在那光平的表面上，用着不等的亞刺伯體的鈎連字畫着新夫婦名字的字母。他們又在依歪安特別請了一位做點心的來做蒸餅和杏仁糕。因為他在這地方是初次做生意，所以他各事都很當心的；到用糖果時，他親自端上一樣重台點心博得衆人都叫了起來。在點心底上開始便是一種藍紙版做的小寺字的

樣子，帶着一些門樓，列柱，以及周遭都是散着鍍金紙所做的列星文壁龕着的假漆小彫刻；第二層上豎起一座撒阿瓦糕做的碉樓，四周一道用戟草，杏仁，乾葡萄，橙瓢做的巧妙的炮臺；末後，在最上一層平頂上是做成綠色草原的樣子，其間有一些崖石，一些果醬做的湖沼，一些樣子亮做的船，還看得見一個小小的愛神在一架朱古律糖做的秋千架上打秋千，兩隻秋千架的粗柱上各插一朵天然的玫瑰以代柱頂。

大家一直吃到下午。大家坐倦了時，便在院子中間來散步，或到倉樓上去頑木球，一會兒又到桌上來了。有一般人，到末後竟自睡着打起鼾聲來了。但是，到喝咖啡時，大家又振作起來；於是也有唱的，也有賽力的，也有舉鐵權的，也有跳鑽臂圈的，也有試着把一部輕車扛到肩頭上的，也有說笑話的，也有抱吻婦女的。傍晚時，要走了，那些馬都被草料填飽到了鼻孔，進車輓去時很是費事；牠們又跳又蹴，馬具也弄壞了，牠們的主人都又笑又罵的；終夕，都有載滿人的車子就着月光在大路上飛馳，或是跳進排水溝裏，或是在幾碼長的石子路上震躍，時而挂着田邊的鐵網，車內婦女們都從車門上探身出來把馬韁抓住。

那些留在白爾多過夜的，便都在廚房裏喝酒。孩子們俱滑在長凳底下睡着了。

新娘懇求她父親請大家把那鬧頑笑的習俗免了。然而他們一位賣海魚的表兄弟（這人因為送婚禮，曾拿了一對比目魚來）剛剛含了一口水從鎖孔中噴進房裏去時，恰巧魯阿爾老爹便走來阻住他，並向他解說他女婿的身分是不許做這些不合理的事的。這位老表很為難的服了這番道理。心裏頭却懷恨魯阿爾老爹太驕傲，遂走往屋角上同那四五個別的來客閒談去了，這幾位客都是曾吃了幾次連墊碗底的肉俱吃完了的，然而還覺得人家將他們招待得不好，嘴悄的數說主人刻薄，暗暗祝他傾家破產。

馬丹波娃利老娘這一天俱不會啟過齒。對於她媳婦的裝飾，對於筵席的次序大家都不請教她；她很早的便走了。她丈夫哩，並不跟着她去，却遣人到聖威克多爾去買了許多紙烟來一直抽到第二天，一面喝着櫻實混合酒，這種酒的調和法是為他伴侶們所不知道的，因而這手藝之於他遂成爲一種最高讚頌的源頭。

沙兒簡直沒有一點滑稽性質，在婚禮中毫不出色。對於那些戲言，雅謔，雙關話，頌詞，以及



從嚼肉羹時起大家向他所作的一些豪放的演說，他回答得都很平常。

第二天恰恰相反，他好像另自變了一個人。大家倒將他看作了夜來的處女，至於新娘反轉不露絲毫令人能够窺探的樣子。那般最狡猾的人也只有唯唯否否的，並且當她打從他們身邊走過時，他們都專心一致的瞅着她。但沙兒並不掩飾。他稱她做吾妻，又和她爾汝相呼，又逢人便談論她，又到處找她，而且還屢屢把她挽到院子中，大家遠遠的望得見他在樹子中間把手臂攬着她的腰肢，半傾在她身上走着，並用頭把她上衣的白卷領也揉皺了。

婚禮兩日之後，新夫婦便走了；沙兒因為他的那些病人不能離家太久。魯阿爾老爹親自御着輕車把他們一直陪到哇松威爾。到了那兒，最後抱吻了他女兒一次，便跳下車來，步行回去。他約摸走有一百步，便站住了，看那車子走得很遠，只是兩個輪子在塵土中滾轉時，他便長歎了一聲。跟着他就回想起他的婚禮，他從前的光陰，他婦人第一次懷妊的時候；他那時也好生快活，就是當他將他婦人從她父親處引到他家裏，將她載在馬後從雪上飛奔的那天；因為那時已逼近聖誕節，田野間一白無際，她一隻手挽着他，一隻手攜了個籃子；那風

把果克斯式女帽上的長紗搖着，有時吹來從她口邊拂過，當他一回過頭去，便看見肩頭上一張玫瑰色的小臉，在她那煖帽的金邊下靜靜的含着笑。時時她又將手指放在他懷中煖着。這些事情都多麼的陳舊了！他們的兒子到現在當有三十歲了！於是他又向他背後一望，漫漫大道上一無所見。他自己只覺得很愁苦如同把傢具搬走了的房子一樣，於是那溫柔的舊影遂在他被酒食氣味薰暗的腦筋裏和那黑越越的思想混合在一塊，他打算往教堂那畔去閒踱一會。但他又害怕那里的光景將更引起他的愁思，他遂一直走回他家中去了。麥歇與馬丹沙兒六點鐘時方到了多司特。鄰居們都跑到窗子跟前來看他們醫生的新婦。

老女僕出來，給他們行了敬禮，便自責說晚餐還不曾預備，並請馬丹趁着等餐的時候去認一認她的房子。

(五)

磚的大門正臨着街邊，或者寧可說是大路邊。門後挂了一件淺領外套，一副轆頭，一頂黑

皮遮陽帽，屋角地上放了一雙，還染有乾泥的套鞋。向右便是廳子，即是一間又在此處用餐，又在此處起居的房子。一片淡黃紙，頂上印有一種淡白色的花瓣子，因為模糊得不好，全都活動起來；緣着紅縵子的白棉紗窗帷交叉在窗沿上，窄窄的壁爐臺上，兩隻都蓋得有橢圓玻璃罩的鍍銀燭臺之間，一座衣波克納頭式的時鐘正放在那地方發光。註十三過道的  
那一畔是沙兒的辦事室，大約只有六步寬窄的一間小房子，有一張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鋼  
弦椅。那些醫學詞典的卷帙，雖然不會裁開，但是在販賣處已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差不多  
單是這部書就把那松木書架裝了六行。燒肉的焦氣可以從壁隙間透過來，當其看病的時  
候，人家一樣的也能在廚房裏聽見病人的咳嗽聲以及述說他們的故事。跟着，只須把通往  
院中去的門一打開，便看得見馬廐，一間蓋得不很好的大房子，裏面有一具鐵爐，現在更將  
這里做成放柴草的地方，做成儲藏室，做成堆集雜貨的所在，滿裝着舊鐵器，空酒桶，廢了的  
耕具，還有許多灰塵漬滿的別種東西，竟不能猜出牠們用處來的。

註十三 衣波克納 Hippocrate 是古代有名的醫生，生於耶穌紀元前四六〇年。

花園裏，長度比寬度大些，兩面土是黏牆，牆上附着杏子壁樹，後面是一列刺籬將田疇隔斷。園中央有一具青石日晷安在泥座上；四片花壇栽了些瘦薔薇，四圍整整齊齊幾方極有用處的菜蔬。深處，小松之下，一個石膏的教士像正在念他的日課經。

愛瑪上樓到房間裏來，第一間沒有傢具，第二間是夫婦合居之室，有一張桃心木床，安放在懸有紅呢帷的床篷中。一具螺鈿匣子陳設在衣櫃上；挨近窗子處，寫字桌上，一只水晶瓶內插有一束用白綢帶子束着的橙花。這是一種婚禮中用的花球，是另外那人的！她便將牠瞅着。沙兒覺得了，便拿去放在頂樓上，愛瑪坐在一張鋼弦椅中（她身旁放的都是她的東西），想着她結婚用的花球，這東西正裝在一個紙盒內，便迷迷離離的自問假若她偶然死了，人家對於這東西將拿來怎樣處置。

頭幾天她只忙着來研究變更她的房子。先將銀燭臺的玻璃罩除去，重裱糊了一層新紙，樓梯也重新漆過，並在花園裏繞着青石日晷做了幾條長凳；並且還研究當如何才可以安一個噴水池並養一點魚兒。末了，她丈夫知道她喜歡坐着車子遊散，便廉價買了一輛剎克

車，這車子一樣也有幾盞新車燈，幾片覆在車輪上用刺皮做的障呢，差不多竟和一輛輕馬車一樣。

他好生有幸福，並且對於世界上毫無一絲罣慮的事，覺得他一天之中同她相偕着用餐，下午同她在大路上去散步，把手放在她鬢頭上撫摩着，以及看見她那頂草帽挂在窗鎖上的樣子，此外還有許多事都爲沙兒從不曾想着可以悅心的，現在都合成了他的無限幸福了。清晨在床中並頭睡在枕上時，他看着那日光在她那豔頰的纖毛中移過，她那打結子的睡帽鬆鬆將她豔頰半掩着。逼近看起來，覺得她的眼睛更顯得大了，尤其是在初醒時，她那眼皮接連開闔幾次的時候，那眼睛在陰影裏是黑的，在陽光中是深藍的，彷彿地層一樣，帶一種相聯的色彩，並且在瞳人底上顏色愈深，同時在瑛瑛質的表面上便發出一種明光來。他的眼睛遂專注在這最深處，於是把自己也看見了小小的一直齊到肩頭，頭上戴着睡巾，以及上半截半掩的汗衣。他起來了。她便到窗子跟前來看他動身；她將兩肘撐在窗沿上，兩盃風呂草當中，穿着她的浴衣，那衣只是鬆鬆的裹着她。沙兒在街中界碑上縛他的刺馬距；

她依舊站在樓上同他談着話，一面把些花葉的瓣子嚼在口裏向他噴來，那花瓣遂跳盪着，盤旋着，在空中先打了一個半圈和鳥兒一樣，落下之前便黏在那白色老牝馬刷得不很好的鬃毛上，那馬正巍然站在門前。沙兒在馬上向她送一個吻來；她也揮手回答他，她關了窗子後，他方走了。於是便在那綿綿無盡展着一條塵帶的大路上，在那地面凹凸不平而樹枝彎屈得成了穹窿的道路中，在那麥苗遮至膝頭上的小徑裏，日光照着他的肩頭，晨風拂着他的鼻端，心裏滿盛着夜來的福樂，精神是安閑的，肌肉是爽快的，於是他就細細咀嚼起他的幸福來，猶之有一般人在餐後還不住將那已經消化的菌子味道放在口裏回味的一樣。

一直到現在，他可會在他生涯中得過甚麼幸福。難道還是在公學的時候，將他閉在高牆內，獨自混在那些比他富比他強的同學當中，任憑那般人笑他的口音，譏誚他的衣裳，只看見別人的母親們在手筒內帶着點心到會客室來的時候嗎？難道是後來他學醫時，從不會有過裝得稍爲飽滿的錢袋，來給予已經做過他的情婦而又時時和他跳舞的那幾個玲瓏嬌小的女工人的時候嗎？末了，也會和那寡婦生活過十四個月，然而那雙腳在床上總冷得

同冰块一樣。現在哩，在生活上他却得着了這個爲他所敬愛的美婦人了。對於他，所謂宇宙絕不會超過她絹裙以外去的；於是他便自責太不愛她了，很想再看她一下子；他便趕快的走了回來，上樓梯時心裏不住的跳。愛瑪正穿着便衣在梳洗；他一點聲音沒有的走攏，猛向她背上吻去，她便驚得發出一聲喊來。

他禁不住便接連連的去摸她的梳子，她的戒指，她的肩巾；有幾次又在她臉頰上大口的吻了她幾下，有幾次又在她裸臂上從指尖直到肩頭，用一種輕微的吻一路吻了去；於是她就半笑半嗔的推開他，一如人家玩弄撒嬌的孩子一樣。

在她結婚以前，她相信是有了愛情的；但是那應該結束愛情的幸福却不曾來，她尋思來，當然是她弄差了。於是愛瑪便尋方設計要知道大家聽見用那福樂，情愛，醉迷等字在生活中的所說的事情，這些字在書籍上對她表現得多麼的好。

(七)

她曾經讀過保爾與尼爾這部小說，(註十四) 她便夢想着那竹子小屋，那黑人多禮

哥，那忠心的狗，尤其夢想的便是那小哥哥的一種甜蜜的友愛，他能够攀到比鐘樓還高的大樹上去爲你們尋找紅果子，或者赤脚跑到沙磧上去爲你們覓取鳥巢。

(註十四)保爾與尾爾綺里 Paul et Virginie 是法國十八世紀之末一個私淑盧梭的文人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所著的一部小說名，在法國文學史上稱爲第一部寫自然風物的作品，即是商務印書館譯行的離恨天。保爾是書中男孩子的名字，愛瑪所夢想的小哥哥便是他。

她十三歲時，她父親親自引她到城裏來，要把她送到修道院學校去。他們下宿在聖日耳歪區的一家客寓裏，用晚餐時，他們所用的磁盤正畫的是娃里野爾姑娘的故事。(註十五)雖然這種聖蹟畫好多地方都被刀痕搔傷了，不過還看得出那畫意所尊崇的種種，如宗教，如玲瓏的心情，如朝廷的榮華等。

(註十五)娃里野爾 Louise-Françoise de la Baume-la-Blanc de la Vallière 是一個貴家女子，生於一六

四四年，死於一七一〇年。其母再嫁與王后侍臣，故她亦得爲王后女侍。十七歲時監傾宮中，爲魯意十四所愛。爲王生三子皆早夭，只遺一女。娃里野爾愛王最孽，但王內寵過多，不能專於一人；娃里野爾曾然而



逃於聖亮羅，後復爲王召歸宮中，與王后馬利，馬丹蒙特司邦稱爲三王后。哇里野猶雖貴極一時，但內德終不已，竟於一六七四年別王出家於聖傑克街之修道院。曾自著有對於上帝慈悲的自省 *Reflections sur la miséricorde de Dieu*。至其入道之時，馬丹色雜俎 *de Sevigne* 猶謂其美如少女云。

初進修道院的一些時她並不生厭，她很喜歡置身在這等良善女修道的社會中，那般女修道因爲要令她開心，便將她引到聖堂中來，從這里一條長廊穿去便是餐室。休息時她並不很遊戲，她極其了解那教義問答書，麥歇副主教常常發出許多難題，能够答得上的總是她。於是她就不再走出課堂的溫和氣候，而在這般白淨面色，手上持着繫有銅十字念珠的婦女當中過活起來，漸漸因爲由祭壇香氣中，聖水瓶涼味中，蜡燭火焰中所發生的神秘倦意，她遂假寐着了。她並不念甚麼彌撒，只是看那書上所印的一些繡着藍邊的起信花，她最喜歡那書上的病羊，和那被利箭穿透的聖心，以及那正向十字架跌撲走去的可憐耶穌。爲苦行起見，她也曾試着一天不用飲食。並在她腦筋裏搜尋出一些酬神的願心來。

當其她做懺悔時，便捏造一點小罪過，以便在教士低語之下，跪在暗隙裏，兩手捧着，面對

鐵欄，多留一些時候。凡是那些說法中所引證的未婚夫，已婚夫，天堂的情人，永遠的婚姻等，並在她靈魂深處引起了許多意外的溫柔。

夜間，在晚禱之前，還要在自修室中做一種宗教功課。即是一禮拜內總要節略幾次聖史和福來西祿院長的演說，（註十六）禮拜休息的時候便節幾段沙多補里養做的那教特性。前幾次，她是怎麼樣的在細聆那傳入人間世與永久天籟的浪漫悲涼之歎息啊！假若她的童年是在一家市商店裏過活的，或者竟可打開她的肺腑來迎受那天籟的侵入，因為這種天籟大抵多是一般文人轉譯給我們的，但她却過於知道田間的生活；她曉得畜羣的鳴聲，曉得奶做的食品，曉得犁鋤。習慣了那種靜境，她轉而向着動的方面走去了。所以她之愛海只由於狂風大浪，她之愛青翠只由於亂生在頽垣中的野草。她自然能够從事於事物中把利於她個人的一部份好取出來；不過那不能直接幫助着發揮她心情的她就以為無益而拋棄了——這由於她感情的性質超過了藝術的性質，但曉得尋覓情緒，便顧不到風景了。

（註十六）福來西祿 Dani, Comte de-Frayssinous 是 Hermopolis 的大主教。生於一七六五年，死於一八

四一年，以保衛天主教的演說詞著名。中間雖被拿破崙的命令禁止發表演說，但至一八一四年依然繼續演說。

修道院中有一個老姑娘每月總有八天到縫紉所來工作。她托庇於總主教的宇下，一如隸屬於那種在大革命後零落了的世家一樣，同着一般女修道在食堂中一桌上用餐，餐後再去作活計之前必和她們小談一會。一般女學生們便常常躲出自修室來看她。她記得許多古昔的豔歌，一面抽着針，一面就低聲唱了起來。她又常常談點故事，或是給你們報告一點新聞，或是到城裏給你們買點東西，並且又把她常裝在套衫袋裏的小說，悄悄的借給一般年紀大的姑娘們。這些小說都是這位良善姑娘在工作之暇整章整章囫圇吞棗的東西。上面說的不過是些愛情，情婦，情夫，受逼的女人們暈倒在寂寞的院宇中，在驛站上被人殺害的御者，每一頁上都有狂奔而死的馬，陰森的野林，悸動的心，咀咒，咽哽，眼淚和接吻，月光下的短艇，小樹叢中的黃鸝，勇如獅，馴如羊，德行過人，華裝麗服，並且哭起來如瀉瓶一樣的麥歌們。愛瑪十五歲時，有六個月，便被這等舊書的塵埃把手染醜的了。後來，一讀了司各

德的書，她使懂得了歷史上的東西，夢想着那大衣廚，武裝室，遊行詩人等。她很想生活在一種古代的老第宅中，如像那般曳長裾的諸侯夫人一樣，在三葉式的飛臺下過她們的光陰，將兩肘倚在石頭上，拿手掌托着下頷，看那跨黑馬簪白纓的騎士打從曠野中馳來。在這時，她所敬仰的是馬利斯塔（註十七）所崇拜的是那等有名而又不幸的婦人。所以貞德，赫羅衣師，亞尼瑣勒爾，美人費羅里野，克列莽司衣所爾等（註十八）對於她都好像是在歷史黯淡天空中光芒四射的彗星一樣，至於聖魯意與他的橡樹，伯牙爾之死，魯意第十一的暴虐，聖巴爾特勒米的屠殺，北鴉爾人的駝羽翎，以及繪有魯意第十四肖像和銘語的畫盤等（註十九）雖也東一下西一下在那天空中放光，但是很容易的就消沈在黑暗裏而且在他們中間也並無何等聯絡。

（註十七）馬利斯塔 Marie Stuart 生於一五四二年，死於一五八七年。是蘇格蘭王傑克第五之女，初為蘇格蘭

王后，後與法王弗郎沙第二結婚。一五六〇年寡居，回蘇格蘭，為蘇英統一事與英女王腓麗沙白爭鬪甚

烈。在蘇格蘭復與包特威爾結婚，後因第二情人達林頓謀殺包特威爾之故，引起內亂，馬利遂逃往英倫，

爲旖麗沙白囚之獄中，十八年後被殺。

(註十八) 貞德 Jeanne d'Arc 是法國救國的女英雄，知者已衆，勿庸細註。赫羅衣師 Héloïse 是法國十一世紀有名的情女，與神學家 Pierre Abéard 愛情甚濃，後爲女修道而終。亞尼瓊勒爾 Agnes Sorel 是十五世紀法王沙兒第七的寵婦，沙兒稱之爲美神。美人費羅里野 La Belle Ferronnière 是古代巴黎有名的美人，曾爲法王弗郎沙第一所愛。克列菲司衣所爾 Oliemance Isauru 是十五世紀法國女作家。

(註十九) 聖魯意 Saint Louis 是法國十三世紀時的名王，政尚簡單，曾在萬色倫橡樹下判人民訴訟。伯牙爾 Bayard 是十六世紀法國有名大佐，稱爲無畏無責騎士，一五二四年某夕曾以一身當西班牙騎兵三百人，重傷墜馬，臨死時曾去責布爾奔叛帥：「我雖死不恤，蓋我猶是善人，獨惜爾旣叛爾王，復引外寇躡爾鄉，且食爾善。」魯意第十一 Louis XI 是十五世紀的法王。聖巴爾特勒米的屠殺是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法王沙兒第六乘亨利第四結婚請貴來朝之機，受其母所譁，大殺新教貴人三百餘人於宮中的名詞。傳言沙兒第六回答他母親的話：「你願意這樣做嗎？好罷就把他們殺了罷，不過一個不留。」

『果然，自王宮的殺戮動了手，全法國都染了血腥，婦孺不免，這便是法國第五次內亂之源，也是歐洲宗教戰爭史上最可怖的一頁。北鴉爾人的訛羽翎是十五世紀法王亨利第四的故事，因會請部下北鴉爾地方之兵士：『隨我盛上訛羽翎所在而行。』』

音樂班上，在她所歌誦的樂曲中，雖只是那生有金翅的小神仙的問題，聖母像的問題，小湖的問題，篙師的問題，但這類無害的文章却被她穿過了遊戲的文筆，和高揚的琴韻，瞥見那種實際情感中醉人的幻想。加之有一般同學們又把過年時所得來做贈品的精製書籍帶到修道院中來。理應要把這些書隱藏着才行，這是犯禁的事，大家便在寢室裏讀牠。愛瑪謹謹慎慎一摩着牠們用體面緞子裝璜的書脊時，便把她撩亂的眼光定定注在那般不著名的作者名字上，這些名字署在書脊下面往往都是伯爵子爵之類。

她一面打着寒戰，一面就噓着氣把那有繡像的綢紙吹起來，那些紙微微的翻開，又輕輕的落下去闔在書上。這些繡像或者畫的是一段窗欄的欄杆之後，一個少年男子穿着短外套，手臂上摟着一個穿白衣，帶上佩有荷包的少女；或者是一些黃色捲髮的英國無名的

貴婦人，她們都是從那圓草冠下，用着她們又大又明的眼睛將你們睨着。這般貴婦人也都輪在車子內，正遊到大公園的中央，一頭獵狗在馬前跳着，御馬的是兩個穿白色短袴的小御者。也有癡坐在沙發上，身邊放一封已經拆開的情書，從那懸着半截黑呢帷子的半開窗中，瞻望天邊的明月。更有一些天真爛熳的婦人臉上染着淚痕，正從一個古式鳥籠的鐵欄間，哺那馴擾的野鴿，還有一些，把頭偏在肩上微笑着，拿起她們的纖指撕着一朵馬加利花，指頭高高翹起同古代的尖頭靴子一樣。並且在這書上你們又一樣的看得見那含着長烟管，暈倒在涼棚底下舞伎臂上的蘇丹門，以及亞刺伯的惡魔，土耳其的腰刀，希臘人的頭巾，更可看見那極可歌頌之地方的青白色風景，牠往往能一齊表現給我們，凡那熱帶的棕，寒帶的松，羣虎在右，獨獅在左，巍聳天際的是韃靼的回教塔，相距最近的平面上是羅馬人的遺跡，遠一點便是蹲踞的駱駝；——所有這些都被圈在一片極清潔的荒林，和那直射入水的太陽烈光之中，而且就在那灰銅色的水裏，遠遠許多天鵝在中間游泳，好像點染了若干白痕似的。

燈台的羅罩正挂在愛瑪頭上的牆間，恰好照着這些人物的畫幅，牠們遂從這寢室的岑寂中以及晚馬車還在大街上遠遠驅行的輪聲中在她眼前一幅一幅的翻過。

她母親死時，前幾天她也哭得好生利害。她曾用死者的頭髮做了一幅誌哀的圖畫，並且在她寄回白爾多的信中也滿紙寫的是對於生命的悲哀反感，她還要求人家將來把她葬在她母親的墳墓中。她那位忠厚父親以為她病了，便走來看她。愛瑪心裏倒因為這個打擊就可以達到那尋常心境斷難料到的浪漫生涯裏稀有的理想而自喜哩。因此，她遂讓自己走入那浪漫詩人的曲徑裏，去聽湖上的琴韻，聽將死天鵝的啼聲，聽落葉，聽入天堂的貞女，以及聽山谷的天籟。她雖是討厭這種行為，雖是不願意照着做，但從習慣上却不能不繼續下去，從虛榮上也不能不繼續下去，末了自己也很驚訝，覺得感情竟平靜了，只是面上做得很悲傷而心裏却毫無哀感。

那般慈祥的女信徒原本推測着她的命運以為她定會入道的，現在都大為驚異，覺得這魯阿爾姑娘好像並不如她們所料的一樣。實實在在在她們倒特別為她做了許多禮拜，許多



彌撒，許多九日經，許多講演，又說了許多凡人對於聖徒對於犧牲所應有的敬意，又費了多  
少忠告叫把軀壳看輕些，把靈魂看重些，以致把她弄得就如被人捉住韁繩的馬一樣；牠突  
然站住把嚼鐵也吐棄了。而她那實證在安樂中的精神也就在這神秘的信仰前狂悖起來，  
這原因就由她之愛教堂不過因為教堂的花，愛音樂不過因為那情歌的言詞，愛文學不過  
因為文學上有情感的奮興，因此，她更惱恨起院中的規則來，因為規則上很有些地方是和  
她身體相反的。所以她父親來引她出學校時，大家都毫無惜別之意的看着她走。修道院長  
還更覺得她在最近一些時對於同院諸人都變得很不客氣的。

愛瑪回到她家裏，初時倒很為高興的去管理奴僕，後來便覺得鄉間無味，因就渴想起她  
的修道院來。當沙兒初次到白爾多來時，她也不懂得為甚麼，也不覺得為甚麼，便自以為非  
常解悟起來。

但是那種新境遇的煩惱，或者是由這男子之露面而發生的忿怒，就足以使她相信她到  
底是具有這種高尚愛情的，這愛情直至那時猶堅持未動，就如一頭在詩情天光中翱翔的

玫瑰色羽毛的大鳥一樣；——所以現在她只能夠想像她所生活於其間的靜境卽是她以前夢想的幸福。

## (七)

有時她也尋思來，如同衆人所說的一樣，蜜月便是她生活中最好的光陰。那嗎，要嘗試那甜蜜的味道，不消說，自應走往那名都大邦的地方去，結婚以後的日月也才有最甜美的逸樂！比如坐在旅行轎內，垂着藍絲活落帷，從崎嶇的路頭走上去，一面聽着與人的歌唱，這歌在山上便與山羊的項鈴，飛瀑的潺湲互相應和。到夕陽西下時，便往深潭邊上去呼吸檸檬花香；夜裏哩，只兩個人互握着手站在前墅的露台上，望着明星來談種種計畫。她看來地球上有些所在是應該產生幸福的，就如那特別地土的植物一樣，移到別的地方生得便不好了。難道她竟不能支肘在瑞士山村的遊欄上，不能埋愁於蘇格蘭的田家內，偕着一個穿大裾黑氈衣，着軟靴，戴尖頂帽，繡袖套的丈夫在一處麼！（仲蘇按：此係隱指司各德小說中人物。劫人按：從第六章起是作者正式描寫愛瑪浪漫的性情，以及這性情之來源去路，以後的

文章皆建基於此，爲全書最緊要的地方。卽如本章首段，愛瑪之所尋思的，全與現實生活相背，只算是她浪漫想像的反影，而又加以司各德小說影響的烘托，留心的閱者當然看得出的。譯者本不應在半路多嘴，却因校者既有一按，遂不覺手癢，也來按一按，點醒眉目而已。

或者她希望把她這種心腹話告訴給一個人。但是這一種不可捉摸的怪想，變幻如雲，回旋如風，却怎樣說呢？而且她又缺乏這些字句機會，勇敢。

然而假設沙兒實在願意她，假設他竟因此懷了疑，假設只要一次他的眼光碰見了她的思想，她看來她的心情一定要湧現的，就如附壁而生的果樹一樣，只須人家用手一搖，樹上果子都會落下來。不過，正當他們親密生涯加緊密切之際，一種內心的破裂却早已構成，這破裂遂把他那邊分了開來。

沙兒的言談平坦得和街上的石板一樣，凡是常人應有的思想都彷彿穿着家常衣服在街上走過似的，激不起一點感情，一點笑意，一點夢想來。他說他從前住在魯昂時，從不曾因爲好奇的原故往戲園去看過巴黎的戲子。他也不知道游泳，也不知道擊刺，也不知道打手

槍，並且有一天她在小說上看見幾句騎馬的術語，他也不能給她解釋出來。

反過來說，一個男子豈不應該甚麼都知道嗎，豈不應該以種種能幹來顯揚嗎，豈不應該把你們導向那鮮活的愛情上去，導向精緻的生命上去，導向一切神秘上去的嗎？然而這個人却一點說不出，一點不知道，一點不希望。他以為她是有幸福的了；並且以為她所希圖於他的就是這種穩坐不動的閒暇，這種冥頑不靈的靜穆，這種她所給與他的福樂。

有時她也畫幾筆；對於沙兒這真是一樁最可開心的事，他必定站在那裏，看她傾身對着紙版，覷着兩眼，以便把她的作品看得更清楚一點，或是在她指頭上揉着擦筆痕的麵包心。說到鋼絲琴，只要指頭揮送得越快，他越是讚不絕口。她於是就亂撫着鍵子，從左至右無間斷的擊起那音鎖來。那老樂器因她這樣撼搖着，於是那絃索都爭鳴了，如其窗子開着，便一直聽得到村子的那一端，所以那個光着頭，穿着短襪，在大路上經過的傳達吏的助手常常都把公文握在手上站着來聽。

從他方面說來，愛瑪也知道經理她的家務。她將診病單送給病家去時，必裝在一封措詞

極巧的信內毫不像是索債的帳單。禮拜日，若他們請有隣居來用餐，她一定要想方法弄出一樣好看的菜來，她也知道在葡萄葉上把酸梅堆成一個三角塔，她也能把果醬從罈子中傾在盤子裏面，乃至她也常說要去買幾個嗽口盃來以備吃糖果後之用。以此種種，沙兒便得了許多的諛詞。

末後，沙兒還特爲表示他得有這樣一個婦人。在他客廳裏，很驕矜的挂出她兩幅鉛筆草畫的小像，嵌在大鏡框內並以綵繩懸在牆上糊的花紙面上。做了彌撒出來時，大家都看得見他穿着編繡的拖鞋站在他的門邊。

他回家很晚，總在十點鐘，有時在半夜。於是他需要飲食時，因爲女僕已睡，便是愛瑪服伺他。他把外衣脫了，因爲吃得更自在些。他遂逐一談起他所遇見的人，他所到的鄉村，他所開的藥方，他自家很滿意的，吃完了那剩餘的葱燒牛肉，揀完了他的奶餅，嚼完了他的蘋果，傾空了他的酒瓶，接着便上了床，仰面睡下，打起鼾聲來了。

因爲他許久以來都帶慣了睡帽的，所以他的包頭巾總不能保持在耳朵上；因此他的頭

髮早晨起來總是烏七八糟的倒披在他臉上，並且被枕頭內的絨毛弄白了，因繫枕索在夜間鬆開了的原故。他常穿着一雙很結實的靴子，靴面上兩條厚褶痕斜對着腳脛，其餘的皮子都弄成了一條直綫，膨脹起來好像裝了一雙鞋楦似的。他說這正好用來走鄉下的路。

他的母親倒很贊成他這種經濟辦法；因為她仍和從前一樣的來看他，每當她家裏有一點利害的暴動時；不過馬丹波娃利老娘對於她媳婦總像懷有成見似的。她覺得她對於他們這種產業的人家費用未免太大；柴草，白糖，蠟燭，消費得和一個富家似的，廚下所燒的炭量足以做二十五盤菜！又在衣廚裏給她把衣服理好，又教她屠戶送肉來時當如何的過稱。愛瑪謹受着這些教訓；馬丹波娃利說得更多了；這些『吾女』『吾母』的名詞終日鬧個不清，嘴唇上都帶着一種小小的顫動，因為各人都是用着一種怒極而戰的聲音在說那溫柔的言詞的。

在馬丹都比克的時候，這老婦人覺得還是個被取的人，但現在沙兒對於愛瑪的愛情好像是她溫情中一個脫黨的人，好像是她隸屬下的一種侵略；她遂帶着一種寂寞的愁思來

觀察她兒子的幸福，直似一個式微之子從他玻璃上看見別人在他老家內歡宴一樣。她不禁便細想起來，想起她的辛苦，她的犧牲，拿來和愛瑪的疏懶一比較，她遂斷定他沒有一點理由用着一種這樣過分的舉動去敬愛她。

沙兒只是唯唯否否的，他既尊敬他母親，却又無涯際的愛他的婦人；他既是敬信這一個人的斷語是不可辯詰的，却又覺得那一個入也不可嗔責。當馬丹波娃利走後，他遂怯生生的在同樣的言詞中強勉來說一兩句最可止痛的話，就是他曾經向他母親說過的話；但愛瑪一語就給他證明出來說他弄錯了，遂把他遣往病人家去。

然而，由於她相信是良好的學理，她也深願給自己一點愛情。於是她就坐在花園中的月光下把她所記得的動情韻語背誦起來，並特爲他把那淒涼的曲子一詠三歎的歌唱着；不過不久她又覺得和從前一樣的平靜了，而沙兒也不見得更憐愛，更動心。

當她既這樣的在心坎上把火石敲了一下而激不出一點火星來時，她就懂得到底凡未經她試驗過的事是不能够了解的，就如未經合宜形式表示過的東西是難於相信的一般。

因而她便深信沙兒是再不會過度的了。他心情的流露已變得很有規矩；在某種時候他才抱吻她。在別人中間這本是一種習慣，比如在無變更的晚餐之後，早就料到是有一樣糖果的。

有一個獵場監守人因為請麥歇把他的胸部腫脹病醫好了，遂送了馬丹一條意大利小獵狗；她散步時便帶了去，因為她有時也出去，以便求得片刻的孤寂，並使那一成不變的花園和軟塵十丈的大路皆暫時離開眼睛。

她一直走到巴勒威爾的桐樹林下，傍着一個廢院，那廢院的牆角正接着田野。在荒塚當中的亂草裏有幾叢折葉的長蘆葦。

她一動手就先把四周瀏覽一遭，看看自她上次來後有沒有別的變更。凡那枯菌鮮苔，凡那繞着巨石而生的蕨叢，凡那三堵窗沿上的木耳，她依然在原來的地方尋見牠們，那掩閉的窗板已在鏽鐵的瑣闌上朽落了。他的思想，起初並沒有目的，隨意遊動，彷彿她的小獵犬一樣，那狗正在田野中跑着圈子，或是看着黃蝴蝶亂吠，或是獵趕鼯鼠，或是在麥堆邊去嚼



咬蝸牛。隨後她的思想漸漸的就定住了，便坐在青草地上，拿着她的傘柄尖輕輕在地上戳着，愛瑪於是便反復說道：『我的上帝！爲甚麼我嫁了人呢？』

她便自問有沒有方法，由於別的巧遇，來邂逅一個別的男子；於是她就在意像中凝想着這種未曾實現的佳遇，凝想着這種不同的生活，凝想着這個爲她所不認識的丈夫。實則所有的男子都未必像現在這一個。理想中的他一定又體面，又聰明，又出衆，又惹人，不消說她修道院學校中那般舊同學所嫁的必定就是這類的人了。她們現在做些甚麼呢？不消說一定在城內，因爲街上的市聲，戲園的喧譁，跳舞場的光明，她們自有那舒心愜意的境遇的。然而她，她的生活却冷得和天窗向北開的頂樓一樣，而且倦意，就是悄然無聲的蜘蛛，暗地裏把牠的網張遍了她的心房。她遂想起那給獎的一些日子，她走上高台去接收那小花冠的日子。帶起她那打辮子的頭髮，白袍子，露腳背的鞋，好一種可人的樣子，所以當她走回她坐位去時，一般麥歇都俯着身子來恭維她；院子中放滿了四輪車，大家都在大門穹窿之下給她告別，音樂師拿着他的四絃琴匣，走過時一路行着禮。好久了，種種的事情！多麼的久了！

她便喚過底亞里來，（狗名）將牠抱在兩膝之間，在牠細長的頭上撫摩着，並向牠說：『罷啊，吻你的女主人，你倒無憂無慮的。』

其後，端詳着那靈敏動物的悲戚模樣，牠正懶懶的打着呵欠，她便好生感觸，遂將這動物來和她自己比着，高聲的和牠說起話來，如像安慰那愁苦的人一樣。

有時一陣海上的暴風吹來，那海水也一跳的滾入果克斯的平原，那海風一直吹到最遠的田野內都帶着一種鹽質的涼氣。燈心草在短草地上打着哨子，桐葉也亂戰着響個不住，至於樹杪更是擺來擺去不斷的嗚咽。愛瑪便將圍巾緊緊抄在肩上站了起來。

在大道中，從樹葉上倒映下來的綠光，照着她脚下蘇蘇作響的草根。太陽也西下了；天色便在樹枝中紅成一片，那大小一樣的樹幹成列的直豎着，恰似一種棕色石柱在黃金地上散開的一樣，於是一種恐怖念頭便侵入她的心裏，她遂喚着底亞里，從大路上趕快走回多司特來，偃臥在鋼絲椅上，終夕都不言談。

可是，在九月的末尾，竟有一種非常的事故落到她生活中來了；便是她被請往阿拍撒爾

德地方，昂德爾威里野侯爵家赴宴的一件事。

這侯爵是帝政復古時的國務秘書長，現時打算重入政界，正用着長臂在運動做 議院 的候選員。冬天時，便俵散許多柴草給窮人們，並且又在市政會議席上常常熱烈的爲他郡區提倡道路。因爲受了熱毒，在口裏長了一顆熱瘡，於是沙兒用着竹葉尖刀輕輕給他花破，好像靈丹妙藥，便將他治好了。那差遣的人，因到多司特來送醫金，當夜便說起他在醫生花園裏看見幾株很繁茂的櫻桃樹。恰逢阿拍撒爾德的櫻桃樹長得很壞，麥歇侯爵因向波娃利要了幾枝去栽種，便親自來給他道謝，遂看見了愛瑪，覺得她身裁很體面，並且禮節上也毫無一點鄉村婦女的氣習，所以人家決不會以爲爵府大方得過了界限，他方面也決不會相信是幹了笨事，才請了這家年輕夫婦。

禮拜三，三點鐘時，麥歇和馬丹波娃利便上他們的剎克車起身向阿拍撒爾德來，車後繫了一口衣箱，車前放了一個帽盒。沙兒兩腿間尙放了一個紙匣子。

他們到夜色下來時方走到，因爲人家已動手在點園裏的燈籠，以便光照車馬了。

(八)

那府第是意大利近代建築式樣，兩翼突前，有三道石階，下面一片廣大的青草地，幾頭牝牛便在那裏並立的大樹林中吃草，至於那小樹叢，若紅躑躅，臭梧桐，雪繡球等也向着那屈折的沙徑上，垂下他們參差不齊的綠蔭。一道小河從橋下流過，穿過那濛濛的薄霧便分辨得出散立在牧場上的茅屋，那牧場被兩片樹木森森的山岡界成了一片斜坡，並且就在後面叢林中，兩行並列的車室同馬廐之間，那零落的老府第尙保留在那裏。

沙兒家的剎克車停在中間一道石階之前；僕人們都走了出來；侯爵便進前將手臂遞給醫生的婦人，將她引入了前廳。

前廳很高朗，地下鋪着大理石，脚步的聲音和說話的聲音回震起來好像在教堂裏一樣。迎面是一道直梯，左邊是一條走廊向着花園一直引到彈子房，此時從那道門口正聽見象牙彈子互撞的聲音。因為她在客廳去時須從彈子房穿過，於是愛瑪便看見圍着球台的一般男子，都生就一副勇毅的面目，下頷壓在高領上，大家都佩有裝飾品，並且都靜靜的笑着。

在揮送他們的球竿。護壁的黑暗木板上，很有些畫像裝在鍍金的大木框中，畫像的下方都用濃黑的字題着名字。她便念道：『釀昂多瓦倫、當德威理野士、底衛耳緬威爾、阿拍撒爾德的伯爵，弗來士納的男爵，一千五百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戰歿於古特納戰場。』又向別一幅念道：『釀昂多瓦倫、亨利、紀當德威理野士、阿拍撒爾德的，法蘭西水師提督，聖密舍爾的騎隊司令，一千六百九十二年受傷於烏格聖娃士特之戰，一千六百九十三年歿於阿拍撒爾德。』其餘的僅能辨識，因為燈光從球台的綠呢上反映過來，僅有一點黑影蕩漾在廣室中的原故。橫抹着的畫布都變成了棕色，而且依着油漆的龜裂紋，燈光照在上面都成了一種纖細的魚骨花；從那所有鍍金的大黑方框內，東一點西一點的，只照見畫像上一些最清楚的部份，如像一片白額，一雙正看着人的眼睛，一些亂拂在穿着紅衣的粉肩上的假髮，或是在那肥腴腿肚上的一枚繫襪帶的環子。

侯爵將客廳門打開，便有一位太太站了起來（就是侯爵夫人），走來接着愛瑪，並引她到一張二人並坐的椅上，坐在她的身畔，親親熱熱的和她言談，彷彿許久就認識她的了。這

是一位年約四十的婦人，肩頭生得很美，鼻子彎彎的，聲音很柔曳，這夜在頭髮上戴了一片簡單的花紗頭巾，倒搭在腦後，成一個三角形。一位年輕體面的女子坐在她旁邊的一張高背椅中；還有一些麥歇鈕孔中都插着一朶小花，圍着壁爐台正和一般太太們在言談。

七點鐘，大家用晚餐了。一般男子們，很不少，都坐在前廳裏第一張桌上，太太們便在餐室裏，同着侯爵和侯爵夫人坐在第二張桌上。

一走進去，愛瑪就覺得被一派熱氣包裹着了，這中間還混有一些花香，桌布香，肉的香氣，菌子的香氣。燭架上的蠟燭，熊熊的火焰伸入銀罩鏡內，水晶盞的面上籠着一層不透光的，水蒸氣都射出縷縷淡白色的光線來；沿着桌邊，花球擺成了行，食巾都疊做大僧正帽子的樣式，放在極大的餐盤中，而且就在牠展開的兩片摺痕上，各放一塊橢圓形的小麪包。海蝦的紅爪伸到盤子外面；花籃中的大水果更重重疊疊的堆在苔草上；連毛的鵝鶉端上來時，尚熱氣騰騰；大管家們都穿着長絲襪，短袴，白領，繫着胸飾，樣子嚴整得和裁判官一樣，從衆客的肩膀上傳着那已經縷切了的飲食盤子，以便客人儘意選擇後便用羹匙撥一塊去。在

那銅欄磁火爐上，有一個雕刻的婦人，呢絨包至額下，定定的看着這間以人裝飾滿了的餐室。

馬丹波娃利注意有幾位太太並不把她們的手套放在她們盃子裏。

可是，在這些婦人們中間，只有一個老頭子，坐在桌子上端，俯身向着他那盛滿飲食的盤子，把食巾結在背後，同小孩子一樣，一面吃，一面讓那醬油珠子從他口邊滴了下來。他的眼睛已昏瞶了，頭上用黑緞帶把頭髮結了一個小尾巴。這就是侯爵的岳父，納歪底野爾的老公爵，阿爾多瓦伯爵的老密友，就是在公防的侯爵家，在峨得乃依打獵的時候，人家並且說他在麥歇果瓦尼和麥歇羅染之間，也是馬利昂多瓦倫特后的情人（註二十）他過了一輩子的酒色生活，在他生活中充滿了的決鬪，充滿了的賭博，充滿了的強霸婦女的故事，浪費了他的產業，恐駭着他的家人。在他椅後有一個僕人，凡飲食上來便在他耳邊高聲報着，他願意時便吃吃的拿指頭指着；愛瑪的眼睛便不斷的看着這位唇角下垂的老頭子，好像看見一種又奇特又可敬的東西一樣。他曾在宮廷中生活過，而且曾在皇后們的床上睡過的呀！

(註二十)馬利王后即是魯意十六的王后。

人家又將那浸在冰裏的香檳酒斟上。愛瑪覺得這冷東西一到口中全身的皮膚都起了寒戰。她從未看見過榴實，也沒有吃過香蕉。就是那白糖粉在她看來似乎也比別處的又白又細。

隨後那般太太們都上樓到她們的房裏去預備跳舞裝束了。

愛瑪用着一種初登舞台的女伶人的冀冀小心來打扮一切。依着理髮匠人教授的方法來梳裹她的頭髮，身上穿着放在床上的那件輕布梳粧服。沙兒的褲子哩，直勒到他的肚子上。

他說：『這鞋底對於跳舞很不方便。』

愛瑪驚訝道：『跳舞？』

『是的呀！』

她遂說道：『你敢是發了昏了！人家要笑你的，不要亂動罷。況且這樣也才更像一位醫生。』



沙兒便住了口。只大步徘徊着等候愛瑪穿衣服。

他於兩燭之間，玻璃鏡內，從後面把她看着。她的眼睛好像越是黑了。她的鬍頭輕輕的蓬鬆在耳朵上，放出一種藍光來；她髮髻上的一朵玫瑰花，葉端有幾點假水珠，只在一根不動的莖上亂戰。她穿上一件淡白沙弗郎袍子，衣裾是用三簇玫瑰花和一些綠葉高蹶起來的。沙兒便在肩頭上將她抱吻了一下。

她說：『放了我罷！你把我衣服揉皺了。』

大家已聽見四絃琴的複音和小喇叭的鳴聲了。她便下了樓梯，強勉忍着緩緩的走。

四人對舞曲已開始了。衆人都到齊了。紛紛擁擠起來。她便坐在門邊一張絨凳上。

對舞一場畢了後，跳舞室中遂空閒了，男子們都各自站着言談，而那般穿制服的僕人都端過大茶盤來。在婦人們列坐的那一行上，畫扇都在搖動，花球半掩着臉上的笑容，而那盛防暈藥的金頭瓶子也都在半開的手上轉着，白手套顯出指頭的形狀，緊緊勒着腕上的肌膚。那花紗的胸襖，金鋼石的撇針，帶有墜子的手鐲，都在上衣上作響，胸前輝耀，裸臂上發光。

頭髮都整整齊齊的膠貼在額上，並盤在腦後，許多紫草花，茉莉花，石榴花，麥花及矢車菊，也有圍在頭髮上的，也有簇堆在頭髮上的，也有散插在頭髮上的。帶着蹙眉樣子的母親們，頭上戴着紅頭巾，都安安閒閒的坐在那裏。

當那對舞的男子來將愛瑪指尖握着時，她心上便微微跳了起來，她遂走入行列中，等候那四絃琴的絃弓拉動了便動手。但是不久她的情緒就平伏了；她遂帶起頸項間一點輕輕的運動，轉向前去，和着樂聲的韻味擺動起來。有時，衆樂齊停只剩四絃琴獨奏時候，於這種動人心魄的樂聲中，一點巧笑不禁就呈上她的唇間；大家並聽得見旁邊老年人打牌的地方一些金魯意傾在桌氈上的清脆聲音；跟着衆樂齊鳴，來復管小喇叭嗚嗚吹起，所有的脚步又押着音韻落了下去，所有的裙子又飛揚拂旋起來，所有的手也時而分開時而聯合；乃至所有的眼睛也時而對着你們低垂下去，時而又舉起來定定的向着你們的眼睛。

一般二十五至四十歲的男子們（約有十五個）也有分散在跳舞隊中的，也有在各進口處談話的，都隨着家風很爲出衆，雖然各有各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裝飾，不同的面目。

他們的衣服都縫得很好，好像是一種最輕柔的呢片做的，他們的頭髮都成環的捲在鬚角上，用最講究的頭油抹得異常光滑。他們都帶着富貴人的容色，即是白磁面上，花綴面上，美漆傢具面上所量的那種白色，也是在健康裏一種精製飲食所保養出來的白色。他們的頸項隨意的在低領上轉着；他們的長髻飄拂在反捲的領上；他們抹嘴用的是一種繡有大字母的手巾，一派甜美的香氣便從這手巾上散出。在他們中年人的臉上都帶着少年人的神情，少年人的臉上反帶着老成樣子。他們冷淡的眼光裏浮着一種成日墜足情慾的不安；並且因為慣於幹那不甚困難之事而得來的特別蠻性也一齊露在他們溫馴的態度之外，他們的氣力就在這等不甚困難的事中來練習，便是馳馬，他們的矜誇之情也就在這些不甚困難的中來取樂，便是狎妓。

離愛瑪三步遠處，有一個穿藍衣服的少年同着一個帶珍珠項圈，淡白臉色的婦人正在談說意大利。他們極其讚歎聖比野爾教堂列柱的粗大，以及底烏里城，維爾奎火山，加司特納馬爾的大理石，加斯倫的風景，熱倫的玫瑰，月光下的哥里色。愛瑪便側着耳朵來聽這一

席滿合着她所不懂的字的言談。別的人便圍着一個年輕男子，聽他述說上禮拜與阿伯納爾姑娘和羅米呂在英國賽馬，並爲跳一道壕溝博得兩千魯意的事。(註二十一)於是這一個便埋怨他的賽馬騎士長得太肥；那一個也埋怨報紙印刷太壞將他馬的名字弄錯了。

(註二十一)魯意是法國金幣名，鑄自魯意時代，故名，猶拿破崙所鑄之金幣即名拿破崙，兩種金幣每枚都價值二十佛郎。

跳舞場的空氣太重濁；燈光都變成青白色了。一般人遂潮湧到彈子房來。一個僕人便跳在一張椅子上打碎了兩扇玻璃窗；於玻璃破碎聲中，馬丹波娃利回轉頭來，便望見許多鄉下人的面孔，原來那些人都站在花園裏，正對着窗子向裏面看哩。於是白爾多的舊影便來到她的腦中。她彷彿重看見了那農莊，重看見了那泥污的水潭，重看見了她父親穿着套衫在平果樹下，並且又彷彿重看了她自己，仍同從前一樣，正用着她的指尖在奶盆內去搗奶皮。雖是處於現在這種光華燦爛的時候，而她過去的生活却清清楚楚的在她眼前放起花來，她便疑惑幾乎又重過起那種生活來了。但她却在這裏；其後回到跳舞場便甚麼都沒有

了，只剩一點黑影展在那過去生涯上。於是她便取了一份香櫻冰忌林來吃，這東西是盛在她左手所執的一枚朱紅蚌蛤內的，並且半閉着眼睛，羹匙放在牙齒間。

在她身畔，有一個太太讓她的扇子落了下去。一個跳舞男子正從那裏走過。

那太太便說：『麥歇，你一定很願意將我的扇子拾起來的，牠正落在安樂椅的後面！』

那麥歇便彎腰下去，於是當他剛剛伸手的時候，愛瑪遂看見那位年輕太太用手擲了一件白色東西，折成三角形的，在他的帽子裏。那麥歇拾起扇子，恭恭敬敬的呈與那太太；她只點了一點頭道謝他，一面把她的花球嗅着。

吃過晚湯，這中間有許多的西班牙酒，萊茵酒，海老羹，杏仁酪，特納發爾喀式的布丁，以及各種帶有凍汗放在盤子裏尙動搖不止的冷肉，晚湯之後，許多車子便一乘一乘的開始走了。掀開一角棉紗窗帷，遂看得見那車子上的燈光都在黑影中走過。但這裏的絨條凳仍還照得雪亮；一般尋樂的人還留着未走；那般樂師們又在他們的舌尖和手指上吹彈起來；沙兒用背支在一道門上，已是朦朧欲睡的了。

到早晨三點鐘，回旋舞便動了手。愛瑪不懂得日耳曼的回旋舞。衆人都舞了起來，昂德爾威里野小姐和侯爵夫人也都加入了；只是府第中的賓客就有十二個人的光景。

然而却有一個回旋舞者衆人都親親切切喚他做子爵的，他的半臂大張着好像纏在胸上的一樣，偏偏第二次又來邀請馬丹波娃利去共舞，並安她的心說他可以指導她，因此她方高高興興的加入了。

他們起初還緩緩的，其後便加快了。他們轉動起來：所有的東西也都在他們四周轉動，比如燈燭，傢具，花壁，地板，都像一種貫在軸上的圓球。轉過幾道門後，愛瑪袍子的下半截，竟裹在子爵的褲子上；他們的腿便彼此交叉着；他遂把眼光向她垂下，她也把她的眼光仰望着他；她昏迷了，便止了步。他們又重新動手；用一種最迅速的動作，子爵引着她直走到遊廊的那一端上，到了那里，她便喘息不已，幾乎要跌倒了，因此便有好一會，把她的頭倚在他的胸上。末後，雖然還有點暈，不過很輕微，他遂把她重引到她的坐位上；她遂把頭仰靠在牆上，並拿手把眼睛掩着。

當她睜開眼睛時，就看見客廳中間一位太太坐在一張矮凳上，在她的跟前跪了三個回旋舞者。她選中了子爵，於是四絃琴又重奏起來。

愛瑪瞅着他們。他們舞過去又舞過來，她的身體並不動，下頷低低垂着，而他也常在一種姿勢內，身體曲着，兩肘環着，嘴唇伸向前面。這個女人，原來她懂得回旋舞的！他們繼續舞了許久，別的人都疲乏了。

大家還談了幾分鐘，道了別，或者可以說是道了日安後，貴客們才都睡覺去了。

沙兒一撫着梯欄，兩隻膝頭才算是他的了。他曾經接連五點鐘站在別人桌子跟前去看打紙牌，其實一點也不懂得。及至他脫了靴子後，方快快樂樂的長歎了一口大氣。

愛瑪在肩頭上搭了一條圍巾，打開窗子倚在那裏。

夜色很黑。又落了幾點雨。她呼吸着那吹醒眼皮的濕風。跳舞場的音樂，似還轟轟隆隆的在她耳中，於是她便強勉支着不睡，以便把這繁華生活的幻影再引長一點，這生活當然立刻就要棄她而去的了。

曙光已現了。她將這府第的窗子久久的瞅着，試着去猜想她夜來所注意的人們，那一般人在那幾間房內。她很願意知道他們的生活，很願意從這中間經過，很願意自己也混在裏面去。

但她已冷得寒戰起來。她便脫了衣服，跣着在被單中背向着沙兒，沙兒已睡着了。

早餐時有不少的人。這一餐只經了十分鐘；大家並不會用酒，醫生很爲駭然。跟着，昂德爾威里野小姐便收集了許多蛋糕屑在一隻小籃子內，拿到水邊去喂天鵝，大家又到暖花室裏走了一遭，有許多毛刺森的稀奇植物，在懸着的花盆下面堆成了三角形，那盆就如裝滿了毒蛇的蛇巢一樣，許多合組的綠色長繩便從那盆沿上垂下來。暖花室那一端外的橙樹一直蔭蔽到府第的屬地上。侯爵特爲令這少婦歡喜，便引她去看馬廄。在那筐宮形的馬槽上端，俱釘有用黑色題着馬名的磁片。各頭牲口當人走近她時都在牠擺上搖擺着，一面舐着舌頭。馬房的地板也光明得照眼和客廳的地板一樣。拉車的馬具便架在中間兩根圓柱上，凡是那些嚼勒，鞭子，腳蹬，肚帶之屬都成列的挂在牆沿上。



但是沙兒已走去請僕人把他的剎克車駕好了。人家給他引到簷階前，所有的包裹都裝在車上，波娃利夫婦便向侯爵及侯爵夫人道了謝告了別，方動身回司特來。

愛瑪不言不語只瞅着那滾轉的車輪。沙兒坐在前轅的頂旁邊，張着兩臂來御車，那小馬便在轅中跳躍着奔走，因為那轅對於牠實在大了一點。兩條軟韁在馬的後股上打着，並因後股的汗漬浸濕了，繫在剎克後面的紙匣子也合乎規矩的一下一下敲着車箱。

他們正走上底補爾威爾的高處，忽然一般跳舞男子都笑談着從他們跟前走過，口裏含着雪茄烟。愛瑪相信會看見子爵也在中間；她便回過身去，但是在天際線上只能望見那些腦袋隨着馳騁中參差不齊的姿式一高一下而已。

走了四分之一法里遠處，因為後鞦斷了，當然要停着用繩子來接起才行。

沙兒把馬具最後又端詳了一次，忽看見在馬蹄間的地上有一件東西；他拾了起來，原來是一個繡綠絲的雪茄烟荷包，中間繡了一個徽章，如諸侯車上的車簾一樣。

他說：『裏面居然有兩隻烟，留着今夜晚餐後用罷。』

她問道：『你吸煙嗎？』

『有時，當有機會的時候。』

他遂把那拾得的東西放在衣袋裏，又鞭起那小馬來。

他們回到家時，晚餐尙一點沒有預備。馬丹發了氣，納斯打斯回答得又不恭敬。

愛瑪遂說：『走！居然同我鬧起頑笑來了，我驅逐了你。』

晚餐只是圓蔥麪包湯和一块羊蹄草燒的乳牛肉。沙兒坐在愛瑪跟前，拿起一種得意樣子揮着手道：『在各人家裏這總是舒服的！』

大家都聽見納斯打斯哭了起來。他稍稍有點愛這個可憐的女子。以前在鰥居寂寞的時候，她會伴過他許多夜。這是她在此地第一個主顧，又是最老的熟人。

末了他便道：『你真個要打發她走嗎？』

她回說道：『是的。誰來阻止我？』

當別人給他們整理房間時，他們便到廚房裏來取暖。沙兒遂吸起煙來。他吸起來的時候

嘴唇突向前面，隨時嗆咳，吸一口吐一口。

她瞧不起的說道：『你要自己害自己的。』

他遂放下他的雪茄烟，跑到水管前喝了一盃冷水。愛瑪便抓過烟荷包急忙丟在衣廚深處。

第二天，光陰太長。她便在她小花園閒步，在一條小溪上走來走去，時而又站在花壇前，時而又站在壁樹架前，時而又站在石膏教士前，凡是她以前認得清楚的東西，都好生驚訝的端詳起來。跳舞會對於她竟彷彿很久遠了！誰將從前天早晨到今天下午的光陰分出了如此其多的時間？她往阿拍撒爾德的旅行，在她生活中直是一個大孔穴，彷彿山嶺間有時被暴雨一夜之中就沖陷出許多大裂縫來了似的。然而她只好忍耐下；在衣廚中勤勤懇懇的理出她體面的衣服，一直理到她的緞子鞋，鞋底猶是在那蠟過的地板上磨黃了。她的心也和那鞋底一樣：一經富貴磨擦過，便在上留下了一些再也揩不去的東西。

跳舞會的回憶對於愛瑪竟成了一樁最繁心的事。每次禮拜三到了，她一睡醒必要說道：

「哈！八天了……十五天了……三個禮拜了，我之往那個地方！」漸漸的那些景像都記憶中混亂起來，她忘記了那些對舞曲的樂聲，她記不甚清楚了那些僕人的制服以及那些廣廳；許多零星事都離去了，只有那懊惱還給她留着在。

(九)

往往當沙兒出了門，她便在衣廚裏，衣物堆中，取出她丟在其間的那個綠絲烟荷包來。

她端詳牠，打開牠，又嗅聞那摺子中烟絲和馬鞭草相混的香氣。他是誰的東西……子爵的。這或者是他情人的一件贈品。想那人定是在那不要別人看見的靈巧紫檀繡架上繡成的，這東西占了多少時間，而那個沈思女工人的髮環也隨時低拂在上面。那細絹的經緯紋中一定吹得有一種愛情的氣息；每一針刺在那上面勢必都綻有一種希望和一種紀念，而這些合組的絲線算來只是綿綿不斷而悄悄無語的愛情。於是有一早晨，子爵便把這東西拿去了。但是當子爵倚佇在花瓶與珊巴都式的懸鐘間的巨框壁爐上時，他們却談些甚麼呢？（注二十二）現在她在多司特，（譯者按：這一句的她字，多半是指馬丹波娃利）而他却在

巴黎；那一方麼！巴黎到底是怎麼樣的？何等大的名聲呀！她便低低的將這名字念了幾遍來開心；那名字便在她耳中響得同大禮拜堂的洪鐘一樣，在她眼睛前火花四射一直射到頭油瓶的商標上。

（註二十一）彌巴都 Pompadour 是法王魯意十五的寵婦。

夜裏，當那賣海魚的駕着貨車，唱着豔歌打從她窗下走過時，她就醒了；聽着那鐵皮車輪的聲音，一到村口便在地上很快的墮了下去，她自言自語道：『明天他們還要來的！』

於是在她思想中她便追隨着這般漁人，上山下山，經過了許多村落，在一條星光照着的道路上飛走。直走到距離極長的末端，她往往看見一個不甚清楚的地方，於此她的夢便斷了。

她買了一張巴黎地圖，把指尖在圖上畫着，她就在这京城中奔走起來了。她走了許多通衢，每到一隻角上，必要在各街路線中間，一塊白方形的面前停一下，這白方形想必就是房子了。末後她眼睛疲倦了，把眼皮閉着，於是她就在黑影中看見許多瓦斯燈嘴在風裏搖曳，

以及那帶有脚踏的四輪馬車，這些車子都熱熱鬧鬧的排列在戲園大門外的圓柱前頭。

她又定了兩份婦女雜誌，一種叫做花籃，一種叫做沙龍之嬋娟女。一行不丟的，把所有初次開演的戲目，賽馬和晚會的報告都看了。對於那些新登舞台的歌女同那些新開張的商店也很生趣。她曉得了許多新式裝束，曉得了許多高明裁縫的住址，又曉得了許多森林大會和音樂會的日期。他又在歐惹倫須埃書中研究了許多傢具的圖樣；（註二十三）她又讀了許多巴爾扎克和喬治桑的小說，（註二十四）就在其間爲她個人的渴望上尋得了許多想像的滿足。乃至用餐時，也帶着她的書，當沙兒吃着同她談話之際，便拿來翻閱。但子爵的舊影却時時映在她所讀的書中。並且在他與那般理想的人物中間定了一種比較。但是以他做中心點的這個圓周却漸漸從他四圍推廣了，於是他所具的這個圓光，便從他臉上分闢，擴張到最遠的地方，光照着別的一些夢境。

（註二十三）歐惹倫須埃 Eugène Sue 是法國十九世紀一個平常的小說家。

（註二十四）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是法國最著名的小說家，是自然主義的先河，生於一七九九年，死於

一八五〇年。國內知者已衆，不必細註。喬治桑 George Sand 是與巴爾扎克同時，係最有名的法國女小說家，也是開自然主義中理想派的先河。曾與大詩人米塞生過戀愛關係。生於一八〇四年，死於一八七六年。國內知者已衆，不必細註。

巴黎，比海洋還寬廣，帶着一種殷紅的氣象映在愛瑪眼睛裏。然而那種在喧譁中動作的生活，原是依着各部份畫分，排列成許多明瞭的畫幅的。而愛瑪却只看見了兩三幅，其餘的都蔽而不見，而這兩三幅又單單代表着那全人類。比如那公使團中人在琉璃裝飾的客廳中，鋪有金流蘇毛氈的橢圓桌子四圍，安步於光滑的地板之上。像這種地方便包括得有若干的長裙，若干的大秘密，若干暗藏在笑顏之下的怨毒。再說到爵夫人的社會；大家都是浪漫的；都要睡至下午四點鐘才起來的；婦人們，可憐的安琪兒啊！都穿着下面滾有英國花邊的裙子，而男子們，都因在無益的外表之下顯不出甚麼才能來的，所快樂的便是跑死他們的馬，夏季便往巴德去避暑，註二十五。到四十歲時，方娶一個有遺產的女子。至於女優文人的這種各色的羣衆，他們總在半夜時方到餐館中，燭光之下，說說笑笑的吃晚餐。在那裏，他們

揮霍得同王子們一樣，心頭填滿了理想的奢望，同幻想的顛狂。高天厚地之內，世事擾攘之中，這便是一種在諸人以上的生活，便是一種最高尚的事了。至於別的社會，便不必論及，沒有一定的地位，彷彿原沒有牠一樣。而且越是許多身邊事，她的思想越沒有想到。所有緊緊包圍着她的那般事物，如像可厭的田野，愚陋的小紳士們，平庸的境遇，她都以為在世界中是一種例外，她所生活於其間的也像是一種特別的偶然，除此之外，便是那一望無際的福樂與愛情的曠野。在她願欲中間，直將那逸樂的豪華同愉快的心情，高雅的習慣，微妙的感情，混合在一塊。對於愛情，豈不應該像種印度植物一樣，須有一些預辦的土地，特別的氣候嗎？所以凡那些月光下的歎息，纏綿的摟抱，沿着別人授與之手邊流下的眼淚，以及一切肉體上的狂熱，疲勞的柔情都是不能和那藏有閒暇歲月的大府第的遊欄，和那鋪着厚地氈懸着活落絲帷的女客廳，和那繁華的花園，和那安放在寢台上的床分得開的，並且也和寶石的光明，也和僕人所穿制服上的絲片分不開的。

（註二十五）巴德 Bad 是萊茵河右岸德國的地方。



每天早晨，那驛站上的馬夫便來洗刷那匹馬，穿起他的木屐從過道上穿過；他的工衣已有了窟窿，他的腳在鞋子中是赤裸裸的。這就算是着短袴的小厮，也可聊以自慰的了！他的工作一完畢，白日裏便不再來；因為沙兒一回家便自己把他的馬牽入馬房，便自己取下鞍子，解去韁頭，女僕便拿一捆麥草，放在馬槽中，因為這是她可以做到的。

爲替代納斯打斯（她畢竟傾着如河之淚離去了多司特）愛瑪特雇用了一個面貌溫柔，又是孤女，又才十四歲的少女來服伺她。她不准她戴睡帽，教她向人說話時須用第三人稱呼，（註二十六）教她端盆子時須放在盤子裏，教她進門之前要先敲一敲門，並且又教她熨衣裳，上粉漿，以及如何穿衣，簡直想把她做成她的侍兒。這新女僕只求不開銷她，便無聲無響的遵命做去；因為馬丹的習慣，食廚的鑰匙常是留在鎖孔上的，所以這女僕菲里西德每晚可取得一點白糖放在她床上，祈禱之後，一個人悄悄的吃。

（註二十六）在法語中，凡人對上人說話不能直接用第二人稱，例如請主人用餐，須說：『先生，他的餐已備好了。』

『猶之中國行文中對第二人稱用閣下，足下，台前等代名詞一樣，皆以表示恭敬的意思。』

有些時候的下午，這女僕便去和那些牧人們談天。馬丹哩，只留在她樓上的房間裏。

她穿着一件便服，全身不扣，在上衣卷邊間，露出一件有摺痕又釘有三枚金鈕的小汗衣。她的腰帶是一條連有粗鬚的絲縲，她那水紅色的拖鞋上載有一簇寬絲帶，正正蓋在脚背上。她自家曾買了一張吸墨紙，一本信箋，一枝鋼筆，幾個信封，縱然她不必給一個人寫信；她又打掃淨了她的陳設架，在鏡子中顧了一回影，才取了一本書，其後因為沈思書中的事情，便一任那書落在她的膝頭上。她很想出外遊歷，又很想回復她修道院的生活，一時之間她又希望死，又希望到巴黎去住。

沙兒哩，落雪下雨中間，還是騎着馬在路上奔波。他雖是在農人家的桌上去吃點炒蛋，雖是把他的手臂伸入一些潮濕的床中，雖是拿着臉去迎受那種飛濺的熱血，雖是去考察便盆，雖是去翻檢髒衣服；但每晚間，他總要享受一派赤焰隆隆的火，陳設整齊的桌面，輕巧的傢具，以及一個氣息芬芳，妖豔迷人，輕裝細裹的婦人，她身上還帶有一種不知從何而來的香味，是不是她肌膚的香，從肌膚而看到汗衣的哩。

從許多細膩事情上她還很令他迷惘哩；比如有時把蠟燭台上的承蠟紙做一個新樣子，有時又把她袍子上的飛簷變更一下，或是特別弄出一種又簡單又出奇的菜蔬，爲女僕所不能做的，沙兒吃完還非常高興。她因在魯昂看見一些婦人在她們的錶上都懸得有一串寶石墜子；於是她就買了幾串來。她意欲在爐台上擺兩只藍玻璃大花瓶，過幾時又需要象牙的東西了，又需要鍍銀的頂針環了。沙兒縱不很懂得這些韻味，他却大大的受了誘惑。這些韻味對於他感覺的愉悅和他家庭的和美上增加了多少興會。這好比一種金塵舖在他生活小徑上的一樣。

他自己保養得很好，他的氣色很鮮明；他的名望已充分的建立起來了。那些鄉下人都很親熱他，因爲他並不驕傲。他不但撫愛孩子們，而且絕不會進過酒店，所以由於他的道德便很受人信任的。他特別在感冒病和胸胃病中得了成績。沙兒確是害怕殺害了他的病人，總是給人一點止痛藥，有時用點吐劑，用點洗腳藥水，用點螞蟥來放血就是了。外科的手術並不使他生長，他給你們放起血來就如給馬放血一樣，並且他頗有一種鐵腕來拔取牙齒。

末後，因要順適潮流，他便定了一份醫學雜誌叫醫生的蜂房，是新出的雜誌，是他在廣告上看見的。晚餐後他便讀一會，不過那房間裏的暖氣，連着那胃口的消化作用，五分鐘後就使他睡着了；於是他就睡在那裏，下頷支在兩手上，頭髮倒垂在燈盞脚下，同鬣毛一樣。愛瑪看着他只是聳肩頭。退一萬步說來，難道她竟得不到這等一個男子來做丈夫嗎？就是一個沈默寡言的熱心人，夜間只在書本上用工，而六十歲時，到了風濕病的時代，在他舊禮服上佩一副十字徽章。她是極希望波娃利這個名字，這也是她的名字，是有光輝的，看見牠陳設在書店裏，看見牠常在報紙上提說着，看見牠知名於全法國。可是沙兒却一點野心也沒有！有一個依歪妥的醫生最近同他在一處診病，在病人床上，一般擁擠不堪的親屬跟前，曾稍凌辱了他一次。當夜沙兒向她談起這件事時，愛瑪對於這同行的人好生發氣。沙兒轉而因之感動了，便帶着眼淚把她的額頭親了一下。但是她越發慚愧，很想打他一頓，於是便走到過道中去把窗子打開，呼吸了一點鮮空氣以自鎮靜。

她咬着嘴唇，低低的說道，『何等可憐的男子！何等可憐的男子！』

而且她自己覺得越是討厭他。因為年齡關係，他舉止也遲鈍了；用糖果時切着那空瓶子的木塞來開心；飲食之後總要把他的舌頭伸在牙齒上舐一舐；喝起羹湯之際，每吞一口總要做出一種母雞的叫聲；並且又因為他開始在發體了，他的眼睛業已很小，現在好像因為他額骨的腫脹便擠到鬢角邊去了。

有些時愛瑪也給他在半臂下穿一件她編織的紅邊衛生衣，整理一下他的領帶，或是把那褪了色的手套，他正預備要帶的，丟往一邊；然而他也相信這不是為的他；由於自私心的發露和神經的衝動，也只是為她自己。也有些時候，她向他談說一些她所讀過的東西，如一段小說，一節戲劇，或是別人在小冊子上業經說過的一種大人家的逸事；到底因為沙兒是這樣一個人，耳朵常常張着來聽，恭維的言語常常預備着來恭維。她倒是向她小獵狗談心的好啊！她還是對着火爐裏的柴，對着時鐘內的擺去訴說心曲的好啊！

然而在她心坎上，她却等着一件意外的事在。好像那般沈船落水的水手，在那生命的靜境中遊移着她失望的眼睛，遠遠的於那天邊霧際去尋覓那白帆的影子。她也不知道這個

然而來的是甚麼，風將那偶然吹到她身畔，而偶然却又將她引往甚麼樣的河岸上去，偶然而來的究竟是小船或是三層甲板的兵艦，載的是怨恨抑或一直到船壁的門邊俱載的是福樂。然而每天早晨，到她睡醒時必希望就是偶然來到的這一天，所以她只要聽見一點聲音，便一下翻身起來，却又驚訝那偶然並不會來；及至夕陽西下時，往往更是愁悶，便很想就到了明天。

春日又來了。當梨花滿樹時，她好生難受那初來的熱氣。

七月一起頭，她就在指頭上算着到十月還有好多禮拜，一面想着昂德爾威里野侯爵或者又要在阿拍撒爾德開一次跳舞會。但是九月過完竟沒一封信，也沒有人來拜訪。

於此種缺望的厭倦之後，她的心又重新沒有着落起來，於是那無謂的時日又次第的重行來到。

現在她只是隨着那常是一樣的，沒變動的，而且一無所得的光陰走了去！別的那些境遇，若她過去時雖是平順得很，但至少也有一樁意外的命運。往往一件意外事竟引出了許多

無限的變動，於是景物也跟着生了變更。但是這種事尚不會臨到她哩，上帝保佑她！未來是一條極黑的走廊而且廊端的門是關得極緊的。

她把音樂也拋棄了。爲甚麼要頑呢？誰人聽牠？因爲她既不能在一種音樂會中，穿着短袖絨衫，於埃哈爾的鋼絲琴上（註二十七）以她的纖指去觸那象牙鍵子，彷彿一縷清風似的，覺得在她周圍吹動了一番銷魂的悄語，然後研究起來方不致有那種厭倦。她的畫版和繡具都任牠丟在衣廚裏。有甚麼好處？有甚麼好處？縫紉一事直使她生氣罷了。

（註二十七）埃哈爾 *Sebastian Erard* 是法國有名的製樂器師，生於一七五二年，死於一八三一年。曾發明鋼

絲琴中重要的部份。

她自言自語道：『我甚麼都讀過了。』

於是她只是把火鉗在火爐裏燒紅，或是去看那紛紛落下的雨絲。

禮拜日，當人家打起那申正鐘來時，她多麼的愁苦！只在一種遲鈍的感覺中聽着鐘樓上一下一下打着那帶嘶聲的鐵鐘。幾隻貓兒在屋頂上緩緩走着，拱起牠們的背對着淡白色

的日光。風哩，把大路上的塵埃縷縷吹起。有時遠遠的一些犬吠，而那鐵鐘却於相等時間裏續發着牠無味的音響，遠沒於田野之內。

然而大家出了禮拜堂了。婦人們都穿着蠟過的木屐，男子們都穿着新工衣，小孩子們光着頭在他們前頭跳着，都一齊回往他們家去了。只有往常那五六個男子，還留着在客寓的大門前頑木球戲，一直頑到夜晚。

冬天很冷。每晨那玻璃窗上都敷着一層薄霜，慘白的天光從窗上透過，如像被毛玻璃隔着似的，有時竟辨不出是白晝來。從下午四點鐘起便要點燈了。

天氣好的時候，她便下樓到花園裏來。露水一顆一顆聯成許多透明的長線，染在白菜的銀沙葉上。聽不見一隻鳥兒，鳥兒們好似都睡着了，壁樹被麥草蓋着，葡萄藤在牆帽底下一如死蛇一般。走近時才看得見牠和那腳爪極多的地虱似的彼此勾連着。在小松樹下，捫近籬角，那戴三角冠念日課經的石膏司鐸，右脚已斷，乃至那些石膏都凍得一片一片的剝落下來，成了許多白瘡癬在他的面上。



於是她又上了樓，把門閉了，將爐火撥開，於是被壁爐的暖氣烘得四肢慵惰，遂覺得那最沈重的倦意又落到她的身上。她最好是下去和女僕談談話的，但一種放不下臉來的感情又把她挽留住了。

每天在同樣的時候，那小學校的教師必戴着黑絲頭巾把他的窗板打開，而那在套衫上佩着腰刀的田野警察也必打從那裏經過。一早一晚，驛站上的馬必三匹三匹的穿過那些街道，到野沼裏去飲水。一家酒店的門必時時刻刻把門鈴撞得很響，而且天若起了風便聽得見假髮店外用來做招牌的那只銅盆，在兩根鐵幹上軋軋的響。那店特為裝飾之用，有一幅做標本的舊圖畫貼在玻璃窗間，還有一個蠟製的半身婦人像，一頭的黃髮。那個賣假髮的，他也一樣常自歎他的命運是止了步，而未來是失了踪的，並且也一樣夢想開另店子在一處大城裏，例如就在魯昂，就在碼頭上，就在戲園旁，所以他天天都從市長署到教堂之間長長的散着步，鬱鬱不歡的等着買主們。馬丹波娃利每一舉眼，總看見他站在那裏，同步哨兵一樣，頭上戴着他的希臘頭巾，身上穿着羽緞外衣。

有時，下午，一個男子的腦袋在廳子的玻璃窗後露出，一個乾枯的腦袋，生有黑鬚的，並且用着一種露出白牙齒的溫柔笑法緩緩的笑着。立刻一個回旋跳舞便動了手，並且在那機器風琴箱上一個小客廳中，許多高僅一指的跳舞者，婦人們穿着紅衣裳，底羅勒舞者穿着短衫，猴子穿着禮服，麥歌們穿着短袴，都轉了起來，都在鋼紋椅，安樂椅，小桌子中間轉了起來，並且反映在許多小鏡子中間，鏡子的四角俱挂着一種金色紙條。那男子一面轉着那音樂機的曲柄，一面就向左，向右，或對着窗子張望。時時一面向着界石吐出一口棕色的痰，一面就在他膝頭上把樂器往上聳了聳，因為硬皮帶子把他的肩頭太累乏了的原故；並且有時哀而緩，有時樂而促的，匣子裏的樂聲便轟轟隆隆的直從那亞刺伯式的銅簷下穿過一層玫瑰色的絹簾。這樂聲很有點像人家在戲台上演戲，在客廳中唱歌，在雪亮燈球下跳舞時的樣子，於是交際場的回響便又傳到了愛瑪的耳中。那尚未完畢的西班牙跳舞遂在她腦筋裏旋轉起來，便如在花氈氈上的亞刺伯舞伎一樣，她的思想不禁就跟着曲譜跳動，並且還糊糊塗塗慘慘切切的搖擺起來。及至那男子在他遮陽帽中獲得了一些施舍後，方蓋

上那藍呢的舊蓋子，把機器風琴箱背在背上，踏着一種沈重的步履而去。她遂看着他走。

尤其是在用餐的時候，她更是無聊，在那平地一層的小廳子裏，爐子哩是烟薰的，門哩是響着的，墻哩是漏雨的，石板哩是潮濕的；所有這種生活的苦味彷彿都做了她盤中飲食，並且那肉湯的蒸氣從她心坎上昇上來，也如別一種淡而無味的氣息一樣。沙兒吃得很久，她便吃着一些榛子，或是把手肘支着，拿起她的刀尖在漆布上畫着一些紋路來消遣。

現在她已不管家務了，所以馬丹波娃利老娘，當她到多司特來過一部份封齋的日子時，  
(註二十八)很驚訝這種變態。實實在在以前她是何等的謹飭，何等的精細，現在她終日不着外衣，終日穿着一雙灰棉線襪子，終日點着蠟燭。她反反覆覆的說是應該經濟一點，既然他們不是有錢的，又說她很高興，很有幸福，並且說多司特地方很是使她歡喜，還有別的一些新議論用來塞住她婆婆的口的。到底愛瑪並不像安排來聽她的忠告的；所以有一次馬丹波娃利老娘發表意見說凡是當主婦的應該要監督她們僕人的宗教信仰才行，於是她使用着一種非常忿恚的眼睛和一種冷笑來回報她，使得那忠厚婦人便不再惹她了。

(註二十八)封齋，法文爲 Carême，爲舊教中一種節食的儀日，每年從三月間聖灰節日起至復活節前止，約四十

餘日；凡教徒於此等日中皆不肉食，猶之中國佛教居士們之齋日，故譯爲封齋。

愛瑪變得大不相同，變得很任性的。她只管爲她自家吩咐一些菜蔬，却一點不吃，有一天只喝了一點清牛奶，次日只喝十二盃清茶。往往堅持不肯出門，繼而悶氣得很，便打開窗子，穿着薄薄的衣服。及至把她女僕虐待後，又給與她多少東西，或是遣她往隣居家去散步，有時甚至把她錢袋裏一些白銀幣都丟給了窮人們，然而她却很不溫柔，又不很容易接近別人的情緒，好像大多數生在田間的人們，在他們的靈魂中都保存得有像他父親手上的糙皮一樣的特質的。

到二月的末了，魯阿爾老爹爲紀念他的痊愈，便親自拿了一隻肥火雞到他女婿家來，並在多司特住了三天，沙兒在他的病家去了時，只有愛瑪陪他。他遂在房間裏抽着烟，在爐檯上吐着痰，說些田事，乳牛，母牛，家禽，以及鄉政會議；以致他一走後，她便拿起一種得意的感情把門關上，這舉動就是她自己也覺得吃驚。而且，她絕不爲一個人爲一件事把她的輕蔑

樣子遮掩一點的；有時她竟發表一些奇特的意見，嗔責人家所贊許的，贊許那些不正當無道德的事情；這些話直將她丈夫的眼睛弄得大張起來。

這困苦便常是如此嗎？她竟出不了這困苦的境遇嗎？然而她比那般生於安樂的婦人們價值多了！她在阿拍撒爾德看見的那般爵夫人，她們的身材都極遲鈍，她們的樣子都很平常，於是她遂抱怨上帝不公道！把她的頭支在牆上哭了起來；她只涎想着那些雜亂的境遇，那些假裝跳舞的良宵，那些放蕩的娛樂，凡是為她不知道而牠們應該給與的那等令人心醉的樂事。

她臉色也變了，心房也跳得很。沙兒便用纈草與樟腦浴來醫她。凡是人家試用的藥好像越引起了她的氣。

有些日子裏，她帶着一種利害熱症的樣子不住口的言談；就在這等極熱的現象後又突然昏迷了，也不說，也不動。必用一小瓶哥羅尼香水倒在她手臂上，方能蘇醒轉來。

因為她不住的埋怨多司特，沙兒便揣量這病源定然是一種地土的影響，於是存了意見，

他遂正正經經的打算換一個地方來醫她。

從此，她更喝了些醋來把自家弄瘦，又染了一種輕微的乾咳，而且把胃口也完全弄壞了。  
沙兒之舍去多司特實在是很值價的。因為既旅居了四年，而是時又正要在此樹立基礎的時候。但他却應該舍去！他將她引到魯昂去請他舊日的教習診察。也說是一種神經病；應該令她換換空氣才好。

從各方面打聽之後，沙兒曉得在乃美沙特爾區內有一個大村落名叫依勇威爾修道院的，那裏的醫生本是一個波蘭逃人，在前禮拜剛剛走了。於是他便給這地方的藥劑師寫了一封信去打聽那裏的居民有多少，距最近的同行有多遠，他的前任在那裏一年可以得到多少醫金等等；回信很是滿意，他遂決定如果愛瑪的病尚無轉機，到春天便移家。

一天，因為預備起程，她便來清理一個抽屜，她的指頭忽被一件東西刺了一下原來是她婚結花球上的鐵絲。那些橙花已被塵埃弄黃了，滾着銀邊的緞帶已從邊上化了綠，她便拿來丟在火裏。比乾草還燃得快，跟着就如一束紅棘似的立在灰上，並且緩緩的縮做了一團。

她睜着牠焚燒，那些紙版做的小紅果子都爆開了，那些黃銅線都屈折了，那金鑲邊都鎔化了；而且那些焦硬的紙花萼好像黑蝴蝶一樣沿着鐵板飄蕩起來，末後遂從烟筒裏飛走了。

五月間大家離開多司特時，馬丹波娃利已懷了孕。

(第一部完)

## 第二部

## (一)

依勇威爾修道院（牠所以叫這個名字的原故，因為此處曾有一座加比散老修道院，不過遺址現已不存。）是一個距魯昂只八法里，在阿伯威爾與波歪兩條大路之間，深深坐落於一道被黑葉耳小河所灌溉的山谷之底的村落，這小河用牠的急流沖轉了三個水磨之後，遂會流在昂德耳江中，河裏出產鮎魚，禮拜日一般少年們都成列的在那里釣魚消遣。

凡人一離開了往薄瓦西野爾去的大路，跟着平原一直走到嫩克斯山坡的高處，從那里便望得見這小谷。河流穿過小谷時將這地方彷彿分做了兩片極不同類的地方：在左岸上的全是牧場，在右岸上的全是耕田。那草地在一帶矮山的叢薄下展放出去，抄到山後，一直連着布萊地方的牧場，至於東邊那片平原便漸趨漸高，並且擴大來一望無際，都是牠那棕黃色的麥田。水在草沿上流着，以一條白紋路分出牧地同田畝的顏色，於是那田野便好似一件展開的大外套，帶着一條綠絨領子，繡了一道銀縲子。



大家一走到天際線那一端，在他的面前便是阿爾格衣森林的橡樹，同着聖讓山腹間的絕壁，那絕壁從上至下都被一些參差不齊的紅色長條界畫着；都是雨痕，而且那拖在灰色山上的細線也無非是從許多含鐵質的泉水中來的，這泉水便從這里流入周圍一帶地方。此處是界在羅爾莽底，比喀爾底以及法蘭西島之間的一個簡陋地方（註一）那裏的話言沒有高音，一如那沒有特色的風景一樣。乃美沙特爾全區出產劣乳酪的地方也在這里，從別方面說來，耕耘的事也很值價的，因為要把那遍地石沙的瘠土滋培起來必需很多肥料的原故。

（註一）法蘭西島 Ile-de-France 是十五世紀法國一部地方的名稱，這地方包有現代法國的 Aisne，Oise，

Seine，Seine-et-Oise，Seine-et-Marne，Somme 諸省，首都仍為巴黎。

一直到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尚沒一條可走的大路通到依勇威爾；但是到近來大家已築了一條廣道從阿伯威爾大路聯絡到阿米烟的大路，轉運人有時居然可以利用這路從魯昂走入弗郎德爾一帶地方。（註二）不過依勇威爾修道院雖是有了這些新交通，却終不進

步。大家不去改良田畝，雖然牧畜不值價，仍一心去幹那件事情，但是這個由平原分出來的懶村落却也自然而然的在河邊上發展起來。大家遠遠就望見牠橫睡在河岸上，好像牧兒在水邊晝寢的一樣。

(註二)弗郎德爾 Flandre，也是從前一個地方的名字，這地方包在 le bas Escent，la mer du Nord，*Marais, le Hainant, le Brabant* 各地之間，是一處有名的瘠土。

從山坡下端起，傍着那橋，一起手即是一條嫩楊樹蔭蔽着的河沿，牠便可以引着你們筆直走到這地方的頭幾家房屋跟前。那些房屋俱繞以短籬，蹲在院子中間，院中復零零落落蓋了許多草棚，如榨床棚，車棚，製奶餅棚等，上面便蔭着叢密的樹木，樹旁又斜倚了一些短梯，長竿，枝條上還挂着一些大鐮刀。茅屋之頂彷彿倒戴在眼睛上的皮帽，低壓下來差不多把矮窗子遮了大半，巨大而拱起的玻璃窗，平中便是窗櫺，也彷彿高高凸起的瓶底。石膏牆上對角線架着黑木條，有時繫幾株瘦梨樹在上面，而且各家平地一層的門前都有小小一道轉得動的短欄用來防範那些在門限邊覓食浸過果子酒的殘剩麪包的小雞。然而庭院

都很窄，居室皆緊緊毗連着，籬柵俱看不見了；一大簇羊齒草遂在從窗下斜伸出的掃帚柄端上搖擺着；有一個釘馬蹄人的鐵爐和一個製車的，帶起兩三乘新車橫列在屋外大路旁邊。跟着，穿過一道後垣門，看得見一所白房子，跟前一片青草地，中間飾了一個愛神，手指放在口裏；兩枚鐵鑄的花鐘各立在簷階的一端；一些小銅招牌光耀在門上面，這是保產律師的房子，算得這地方上最體面的房子了。

教堂在街的那一端，二十步遠處，就在空場的入口上。圍着教堂是一個小小的墳園，繞以一道可以倚倚的短垣，裏面填滿了的墳墓，而許多老墓石竟在平地上聯成了一片鋪地石板，細草即在中間畫出了許多參差不齊的綠方格子。教堂是在沙兒第十末年重建的（註三）木穹窿已開始從高處在朽壞了，藍色中間已一搭一搭的現出了許多黑窪兒。大門的上部，即是放傳音管的地方，有一個特爲男子們而設的聽講座，有一道回旋梯，在木屐下響得很清脆的。

（註三）沙兒第十 Charles X 是法王魯意第十八的兄弟，繼魯意十八爲王，一八二四年即位，一八三〇年出奔。

雪亮的天光從十分平整的玻璃射入，歪歪斜斜照在兩牆之間成列的長凳上，好些凳子都縛有一塊草薦，上面題着大字：『麥歇某某之凳。』稍遠一點，一片漸縮漸小的地方，原來是懺悔座，上懸着一尊聖母雕像，穿一件緞袍，蒙一片散有銀星的沙巾，兩邊顴骨染得鮮紅，好像一尊桑尾曲島上的偶像；(註四)末後是一幅臨摹的聖家畫，是內務總長敬獻的，巍然臨於主壇之上，在四具燭架中間，最深處就是遠景畫了。歌經台的自在椅是松木做的，俱不會漆過。

(生四)桑尾曲 Sandwich 即美屬的夏威夷羣島。

那市場，換句話說便是一間支在二十根大柱上的瓦屋頂，單是牠便把那絕大的依勇威爾空場占去了一半。市長署，照着一位巴黎建築家的圖案建立的，是一種希臘廟宇的式樣，在藥店旁邊成了一角。平地一層有三根衣約里式的柱頭，第一層樓上有一道半圓形的長廊，門額上的拱壁裏巍然立着一隻高盧公雞，(註五)一爪支在自由之籍上，一爪抓着那公道之秤。

(註五)高盧是法國最古的土著民族，法人至今多以高盧為始祖，公雞是高盧人的軍徽，以表壯勇。

但是最惹人眼睛的還是金獅客寓對門麥歇何麥的那月藥店，最是在夜晚，當牠那雙蕊燈點燃時，凡那些裝璜門面的紅綠小瓶子便將牠，兩種彩光對地上照得很遠，於是穿過那彩光，就如穿過斑喀爾魔火一樣，(註六)就瞥見麥歇何麥的影兒正倚在他櫃台上。他這房子從上至下到處都貼着英國字，圓體字，印模字的廣告：『維西水，色爾慈水，巴乃日水，精濾的果汁，哈士巴一藥，亞刺伯滋補粉，達爾色丸，爾虐爾膏，(註七) 綑帶，洗滌藥水，健身朱古律等等，』招牌與門面一樣寬，題着金字：『何麥，藥劑師』店子的深處，在放於櫃台之上的那幾具蓋過火印的大天平後，這『配藥室』幾個大字便在一道玻璃門上標着，於那門的一半高處，又重題了一次何麥，也是金字題在黑地上。

(註六) 班喀爾 Bengale 是英領印度的一個城名，出產類於焰火的魔火。

(註七) 維西 Vichy 是法國 Allier 省的一區，出產礦泉，可以療肝氣病。色爾慈 Seltz 或寫作 Selters 是普魯士一個村落名，產瓦斯泉，可以療病。巴乃日 Bains 是法界上比赫勒斯山一個小市名，產硫磺泉。哈士

[2] François Raspail 生於一七九四年，死於一八七八年。又是法國的名醫，又是政治家，並且爲普通

選舉始創的一人。達爾色 Jean Darcey 是法國名化學家，生於一七二五年，死於一八〇一年。爾虐爾 [3]

ni-Victor Regnault 是法國名物理家，生於一八〇一年，死於一八七八年。

此外，在依勇威爾便沒有別的可觀了。那市街（只有一條）有一彈所及之遠，零零落落排列了一些鋪店，不多長便轉上了大路。如果大家一任那街向右出去，那嗎順着聖釀山坡的脚下登時就會走到公共墳園。

霍亂症盛行之時，因爲要擴充墳園，大家會將圍牆打開了一角又在旁邊買了三畝地；但這整段的新地却沒人去用，墳墓仍和從前一樣重重疊疊向着大門那方面充塞起來。那個看守人，同時又是葬墳的又是教堂的僕役（他公然在教區的死人身上獲得了兩份利益）便利用這片空地來種了許多洋芋。然而一年一年的他那片小田遂縮小了，並且當瘟疫蔓延而來時，他簡直不知道究竟應該因死人而樂嗎，或應該因葬事而悲呢。

有一天，麥歇教士曾向他道：『萊士底補塔，你簡直是靠死人而生活了！』

這句傷心話居然令他生了一點猛省；於是就中輟了一些時；但現在他仍舊種起他的節瘤植物來了，並且順順遂遂的牠們都天然長得很好。

除了下面就要說的這件事故外，依勇敢爾並沒有一點變更，白鐵的三色旗依然在教堂的鐘樓頂上旋轉；賣新貨的商店依然隨風飛舞起牠那兩柄粗布小旗；藥劑師的胎兒標本，好像白火絨的卷子一樣，已漸漸在污濁酒精內發了腐了，並且在客寓的大門上，那金獅子雖被風雨敗了色，還仍舊將牠的鬚毛向着過路客人表示出來。

波娃利夫婦到依勇敢爾的這一下午，馬丹賴弗郎沙寡婦，就是這客寓的女主人，好生忙碌，她正揮着汗珠在照料她的蒸鑽。因為明天就是這村落的場期。當然要預先把肉切出來，把雞腹挖空，把晚湯和咖啡做好。並且她還要預備她包餐客人的飲食，預備醫生和他婦人與女僕三個人的飲食；彈子房裏又傳出了一陣笑聲；三個磨工在一間小廳子內又大呼大叫的要人給他們拿燒酒去；柴哩熊熊的燃着，炭哩兵兵的爆着，而且廚房長案上，土產的大塊羊肉堆中，幾疊盤子正被砧板弄來亂戰，因為人家正在砧板上切菠菜。在畜欄中又聽見

家禽的叫聲，因為女僕正趕着要斷牠們的頸項。

一個男子穿着綠皮拖鞋，臉上有幾顆痘癩，戴一頂金墜絨帽，正把他的背向着壁爐前取暖。他的面目除了自適外並沒有別的表现，他那在生活中的神情也和懸在他頭上那只柳條籠內的金鶯的神情一樣安靜：這就是那位藥劑師了。

客寓的女主人叫道：『阿爾特密斯！把柴砍了，玻璃罇的水盛滿，來端燒酒去，趕快呀！』（譯者按：上幾句是女主人向她女僕阿爾特密斯吩咐的話。）至少我總應該知道用甚麼糖果來奉你所等候的那隊人！（譯者按：這一句是女主人向何麥說的。）仁慈的天主呀！那羣搬家的夥計們又在彈子房裏噪起來了！還有他們的二輪車仍然在大門下面嗎？燕兒到時定要撞壞牠的！叫以波里特把那車子挽去寄頓了罷……（譯者按：上幾句話是女主人泛泛吩咐她手下人的。）她手上拿着漏勺，一面遠遠的瞅着那般夥計們，接着說道：『你說呀，麥，何麥，從早晨以來，他們差不多竟打了十五台，喝了八鑽果子酒了……定會把我球台的氈子弄破的……』』



何麥答道：『這損失並不算大，你另自買一張就是了。』

那寡婦叫道：『買一張球台呀！』

『既然那球台已是不中用了，馬丹賴弗郎沙；我再給你說一遍，你做事確不對！你做事十分的不對！現在一般頑客們喜歡的是窄球孔重球竿。人家已不頑這種彈子；諸事都變更了！理應跟着時代走的！請看特里野……』

女主人的臉色已經氣憤紅了。藥劑師尙接着說：『他的球台，不管你怎樣說法，總比你的體面；因為現在的人都存有這種思想，就是打得的愛國頭錢必用來賑濟波蘭，或用來賑濟里昂的水災的……』

女主人把她的肥肩頭聳了聳打斷他的話道：『使我們害怕的並不是像他這樣的無賴漢！算了罷！算了罷！麥歇、何麥、金獅活一天，人家總會到這裏來一天的。我們是够敷衍的人了！就在這幾天內你總會看見法蘭西咖啡店關門而鋪板上貼着招帖的……』她接着又道：『把我的球台換了麼，我洗衣服時牠還很方便，並且到打獵的時候，我還可以睡六個客在

那上面哩……可是這個頑皮的依維爾他還不會到呀！』

藥劑師問道：『你敢是要等他到了才給你的麥歌們開晚餐嗎？』

『等他？可是麥歌比勒哩！六點鐘一響你看他就進來了，像他那樣講究時間的人地球上簡直沒有。他的位子還永遠要在那小廳子裏！要使他換一個位子用餐，寧可殺了他！並且他的飲食也難得伺候！挑剔起果子酒來也好生利害！却不像麥歌賴翁：他有時七點鐘來，或七點半鐘來；他所吃的東西看也不看。多麼好的少年！從沒有一句話說得比別人高的。』

『何消說哩，在一個會受過教育的人與一個老兵充當稅官的人兩人之間自然是很有區別的。』

六點鐘響了。比勒進來了。

他穿了一件藍外帳，筆直的垂下來包着他的瘦身軀，他的皮遮陽帽，帽沿是用繩子結住的，戴在腦頂上，在帽搭下面露出一片禿頂，是從前被軍盔壓成這個樣兒的。他穿了一件黑呢半臂，帶了一條毛領，穿了一條灰色褲子，並且終年四季都是一雙磨擦光了的靴子，這靴

向兩邊膨脹出去，因爲他的腳趾是突出的。沒有一根鬚鬚生過他棕色頸項上那一條痕跡，只是圍繞着他的腮骨，彷彿花壇的邊沿，框着他那張無光彩的長臉，眼睛哩是小的，鼻梁哩是彎的。又精於打牌，又長於打獵，又寫得一筆好字，他家裏有一具車床，沒事時便把些套餐巾的環子車着來自娛，所以他房裏就堆滿了這種環子，以及一般藝術家的嫉妒，與夫紳士們的自私心。

他對直就向小廳奔去；但是先應該把那三個磨工叫出來；及至人家給他擺設刀叉時，比勒只靜靜的坐在他位子上，挨着火爐；其後便把門關上，揭去他的遮陽帽，同平常一樣。

只是藥劑師同女主人在那里時，藥劑師便道：『他那舌頭是不用來談客氣話的！』

她回說道：『他從來便不會多談過一句話；前禮拜，這裏來了兩位穿呢衣的旅客，很有興趣的少年們，夜間，談了一大堆笑話，把我笑得哭了起來；你看，他坐在那裏，不說一句話，活像一尾鱗魚。』

藥劑師道：『不錯，既沒有理想，又沒有機趣，社會中人所應具備的一切品格他都沒有。』

女主人回駁他道：『但大家都說他很有心計哩。』

藥劑師回答道：『心計！他麼！心計？』他又用着一種安靜的聲口道：『在他那一類的人中，倒是可能的。』

他又說道：『哈！一般有重大關係的巨商，一般法學家，一般醫生，一般藥劑師，他們才應該這樣的匆忙，也只有他們才應該變得任性而且急遽，我懂得這椿事的人家在歷史中已談了不少的例！因為他們總是想着別的事在。比如我，許多次在寫字桌上，去尋找我的筆來寫標記，然而總在我耳朵上尋得，因我早就插在那裏的了。』

然而，馬丹頓弗郎沙却走往門邊去看燕兒究竟來了未。她很耽憂的，一個穿黑衣服的男子忽然的走進廚房裏。在夕陽的末光中，還辨得出他那副赤褐色的面孔和饒有氣力的軀體。

『你需要甚麼，麥歇教士？』客寓的女主人一面把爐台上成林的燭火吹滅了一座，一面這樣問道：『你可願意吃點東西麼？一點櫻子酒嗎？一盃葡萄酒嗎？』

教士很有禮貌的稱謝了。他是來尋找他的雨傘的，是那天他忘記在埃爾勒猛修道院的雨傘，他請馬丹賴弗郎沙許可於晚間給他送往教士私寓去，他遂翻身到教堂去了，那裏正在敲着晚禱鐘。

當藥劑師聽不見教士的鞋子在空場上的聲音時，他就覺得他剛才的舉動很不合式。這種不肯接受一種清涼的飲料在他看來好像是最可恨的事情中間一件作偽的舉動；教士們只要人不看見他時便沈湎了，並且尋方設計的來恢復古時教堂的什一稅。

女主人却衛着她的教士道：『只說別的，像你這樣的人，可以在他膝頭上放四個。去年他曾幫助我們的人去運馬草，一次他竟運至六捆，他多麼的有氣力！』

藥劑師道：『勇哉！那嗎就把你的女兒們送給這樣一種好氣體的漢子跟前，去懺悔罷！我麼，若我在政府裏，我定然要使人把這等教士每月給他放一次血。不錯，馬丹賴弗郎沙，爲治安與風俗起見，每月都須大大放一次血的！』

『請你住口，麥歇何麥！你是一個無忌憚的人！你不是信仰宗教的呀！』

藥劑師回說道：『我自有一種宗教，我的宗教比一切人的宗教還好些，不過沒有他們的矯僞，他們的詐欺罷了！其實，我極尊崇上帝，我相信那至高的主宰，相信那惟一的創造者，雖然他和我的關係很淺，但他究是把我們位置在世上來盡我們當市民當父親的職務的；然而我却不必到教堂去吻那銀盤，却不必傾我的荷包去供養那一堆輕薄子，實則他們自給得比我們高明多了！因為人們尊崇上帝，就是在森林中，在田野裏，或者只是望着蒼穹同古人一樣，也可以的。至於我個人，我的上帝即是蘇格拉底的上帝，富蘭克林的上帝，福祿特爾的上帝，白郎惹的上帝！我是最表同情於盧梭所做的那部撒阿瓦副主教的信誓和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大革命時那般英名永存的豪傑的！因此，我便不承認那般借上帝驅錢的人們，他只會拖着手杖在他私地內散步，把他的朋友住在鯨魚腹中，（註八）發一聲喊便死了，三天後又復活了；都是些不合道理的事，而且完全和物理定律相反；經過的事實指示給我們了，教士們都是沈酣在他們那種不識不知的渾沌中的，而他們還努力來把人民也同他們一樣，弄麻睡在這渾沌裏。』

(註八)據聖經說：在耶穌紀元前九世紀有一位先知，名叫若納士 *Jonah* 的曾在鯨魚腹中過了三天，後來很靈奇的又得了生命。何麥所祇的不知是否此事，姑爲闕疑。

他住了聲，一面便拿着眼睛來向他四圍尋找聽衆，這因爲他一時說得高興，在他慷慨激昂的感情中間，藥劑師竟以爲是在市政會議席上了。可是客寓的女主人並不會聽他的：她正傾耳在聽一種遠來的輪蹄聲。已辨別出一輛車子混着一種遲重的鐵器輾在地上的聲音，於是燕兒便在門前停下了。

這是一口被兩個大輪載着的黃箱子，那輪一直達到車帷上部，把旅客們皆妨礙着去瀏覽道路，並弄污他們的肩頭。窄窗眼上的小玻璃，當車門一關着時，便在窗格中亂動，並且到處都留着一些泥痕在宿塵中，即是暴雨來了也難將牠十分冲刷乾淨。車前駕着三匹馬，一匹在前兩匹在後成了一個弩形，下坡時車尾觸着地，於是全車都震動了起來。

幾個依勇威爾的紳士一齊來到空場上；一齊開了口，問新聞，問要緊事，問提籃：依維爾不知道答應那一個的是。因爲到城裏去給這地方當買辦的就是他。他走往幾家店裏去，帶回

了幾捲用繩子細着的皮卷子，又帶回一些釘馬蹄用的舊鐵，又爲他主婦帶了一桶鯊魚，又在帽店裏帶了些頭巾，理髮店裏帶了些覆額假髮；於是回來時，他便沿途散着他的包裹，拿來從圍牆上拋去，當他的馬獨自走了時，便站在他御者坐位上拼命的叫喊。

一件意外事將他耽擱了；因爲馬丹波娃利的小獵狗從田野間經過時忽然逃跑了。大家吹了一刻鐘的哨子。依維爾還把車回轉去半法里之遠，相信每分鐘俱望見那狗的；但是只得舍了趕路。愛瑪氣得哭了；便埋怨沙兒弄出這不幸的事來。麥歇萊赫爾是一個綢緞布帛商人，同着她在車裏，便強勉舉出許多失落過的狗的前例來勸慰她，說若干年後尙能尋得着牠們的主人。他說別人曾經談過有一條狗會從君士坦丁走回巴黎。還有一條狗筆直的了五十法里，泅泳過四條大江；就是他的父親也曾養過一條蟪毛狗，不在了十二年，有一晚，因爲他到城裏去赴宴，走到街上，那狗忽的就跳到他背上來。

## (二)

愛瑪最先下來，其次就是菲里西德，麥歇萊赫爾，和一個乳娘，大家不得不在車角上將沙



兒喚醒，自從夜色一來，他已在那裏睡着了。

何麥便自己介紹出來；將他的敬禮貢與馬丹，將他的雅儀貢與麥歇，說他榮幸極了能够伺候他們，跟着又用起一種親熱的神情說他敢於把自己請來的原故只因為他的婦人不在家。

馬丹波娃利，當她一走進廚房，便站近壁爐旁邊。拿她的指尖把袍子從膝上提着，於是那袍子便高高裹到腳脛以上，向着火光伸出她一隻穿着黑皮靴的腳來，燒烤的羊腿就在這火上轉着。火焰把她全身籠罩着，並帶着一種刺眼的光明穿透她衣服的經緯綫，穿透她雪膚上停勻的寒毛孔，乃至穿透她時時啓閉着的眼簾。隨着半開門上吹來的風，時有一大片紅光從她身上閃過。

一個棕色頭髮的少年男子靜悄悄的在火爐那一方將她看着。

他多麼的討厭這依勇威爾他是在此處威廉曼律師家研究法律的，往往麥歇賴翁都比衣（就是他，金獅客寓第二個包餐的客）把他餐時延緩一點，希望有些旅客到客寓中來

以便在晚間同他們談談。有些日子他的事情一做完了，迫不得已只好按時走來，耐煩着從吃晚湯起直至吃奶餅止都同着比勒在一處。所以他便很快活的答應了女主人的請求去陪她新來客人們用餐，於是大家都走進了大廳子，馬丹賴弗郎沙早在那裏很闊綽的擺了四份食具。

何麥要求衆人許可他戴着他的希臘頭巾，因為恐怕受感冒。

跟着便轉向他這位隣坐的女客道：「馬丹自然是有點疲倦罷？在我們這燕兒中，凡人都很要受些顛顛的！」

愛瑪答道：「當真的；不過煩雜的事倒也常令我高興；我最喜歡的是更換着地方。」

學律的歎了口氣道：「這果是一樁最可惡的事，就是那生涯只關在一個地方中！」

沙兒道：「如果你像我，不停的迫着騎在馬上時……」

賴翁仍舊對馬丹波娃利說道：「所以，我覺得，再沒有比更換地方這件事可愛的了。」他又道：「只要人家能够辦得到。」

那開藥店說：『其實醫生在我們地方上來行醫並不是很難堪的事；因為我們的大路滿可以容得二輪輕車，普通哩，大家的錢也付得不惡，一般農人都很小康的。在醫術上說來，我們遇見的只不過一些尋常的腸炎病，氣管脹，肝氣病等等，在收穫期間，時或有點間日一發的瘧疾，總之，很少重大的病症，一點不必特別注意的，只是瘰癧病很多，自然因為我們這般鄉人的居室衛生太不講究的原故。哈！麥歇波娃利，你將來定要遇着許多應該攻擊的成見哩；有許多固執不改的惡習，天天都要和你科學的勢力起衝突的；因為一般人偏不自自然然到醫生家和藥劑師家來，寧可去求救於九日經，求救於死人的遺骸，求救於教士。然而天氣却一點不壞，說老實話，在這一帶一個郡區內我們很可數出幾個活上九十歲的人來。寒暑表（我會造得有考察表的）在冬天降到四度，極熱時，頂多到二十五，三十度，以攝氏寒暑表說，最大點便是二十四度，照華氏寒暑表算（英國的百分法）是五十四度，便不能再進了！——實實在在我們這一方是屏蔽於由阿爾格衣森林吹來的北風之下，一方屏蔽於由聖讓山坡吹來的西風之下；並且那暑熱，可以說就是由於河身裏同牧場中一些畜生身上分

泌出來的蒸氣，這蒸氣，你知道的，遂發生了許多亞謨尼亞，質而言之就是淡氣，輕氣，養氣（不是淡氣，只是輕氣），於是那暑熱一面吸着土地上的腐質，一面綜合着許多不同的流質，將牠們聯成一片，這樣說好了，就是把牠自身同那在天空中散布的電氣，當天上有時，配合起來，久而久之很可以像熱帶地方釀出一種有礙衛生的瘟氣來的；——我說，這暑熱在牠所由來的地方原是清涼的，或者就說無論牠從何處來的也可以，比如就說從南方來，被東南風送來的，但這風的自身由色倫河上經過時已經涼爽，有時忽然吹到我們身上，就如俄羅斯的寒風一樣。」

馬丹波娃利繼續向那少年說道：「你可曾在左近一帶散過步麼？」

他回說：「啊！很少。在山坡高處，正對森林的邊界上，有一個地方大家都叫做芻抹場的。有時禮拜日，我便在那裏帶着一本書去看夕陽。」

她道：「我再也尋不出更可欣賞的了，如像夕陽的時候，尤其是在海岸上。」

麥歇賴翁道：「啊！我很喜歡海的。」

馬丹波娃刺道：『那嗎你豈不是以爲在那廣漠無邊的幅員上精神潮動得更自由，而眺望也可以把你的靈魂鼓盪起來，也可給你許多無盡的，高超的思想嗎？』

賴翁道：『這也同山間景緻一樣。我有一位表兄弟去年到瑞士去旅行過，他向我說，凡人簡直擬想不到那湖上的詩情，那瀑布的美麗，那冰原的偉大。人看得見一種難於相信的大松樹，穿過急流時，看得見許多虛懸深谷邊上的牧羊屋，當雲霧半開之際，看得見山谷的全身，在你脚下千丈深處。這些景緻當然悅目，當然要準備去拜禱，準備去銷魂的！因此我便再不驚異這種音樂名家，只爲好好的激揚他的理想，便習慣在一派佳境之前去撫弄他的鋼絲琴了。』

她問道：『你也頑音樂嗎？』

他回說：『不，我只是愛牠罷了。』

何麥正俯身向着盤子，便插口道：『哈！不要聽他的，馬丹波娃利，這不過是客氣話。——怎麼，我親愛的咳！那一天，在你房間裏，你會把保護的安琪兒一歌唱得何等的妙法。我在配藥

「室裏聽着你唱，你歌詠得就和一個戲子相似。」

賴翁原來寄住在藥劑師家裏，他在第二層樓上占了一間小房子，正對着空場。他對於他房東的諛詞很是慚愧，但他房東業經轉向醫生把依勇威爾的重要人一一的細數起來。他敘說了許多逸事，給與了許多指教。說大家都不能確切知道那律師的財產，並且底哇失這一家人很是障礙。

愛瑪又說道：「你最喜歡的是甚麼音樂？」

「啊！德意志音樂，也就是那使人纏綿於夢寐的音樂。」

「你可知道意大利音樂？」

「還不會；但我明年可以和牠見面，當我往巴黎去完畢我的法律時。」

藥劑師道：「說到那逃走的可憐亞羅達，我真有幸極了來和你的丈夫麥歌談論這件事；但也虧得他幹了這種蠢事，你們方來享受了依勇威爾一所最體面的房子。這房子特別便於一位醫生，就是對着小路有一道門，出入都可以不被人看見。況且家務間所必需的東西

牠都齊全：洗衣處，有儲藏室的廚房，起居室，收藏果子的地方等等。這是房主人毫不省錢的原故！花園的一角上，傍着水邊，他還建了一座特爲夏天喝啤酒用的涼棚，如果馬丹喜歡園藝時，還可以……」

沙兒道：「吾妻絕少需要這事，任憑人家叫她去練習下子身體，她總喜歡守在她房裏讀書。」

賴翁道：「這便同我一樣了；果然的，豈非最好的事情嗎？夜間拿一本書在火爐角上，當風擊着玻璃窗，而燈又燃着的時候？」

她大睜着她那一對純黑的大眼睛把他定定看着道：「可不是嗎？」

他接着說道：「沒有一點尋思的，時間續續的逝去。人只不動的在他相信目睹的地方上遊行着，於是一面讀着那虛構的書，而你們的思想就在那細小情節中扮演起來，或是隨着那希奇的事情走去。思想竟與書中的人物混合在一處；似乎在他們服裝之下活動的便是你們了。」

她道：『果然是的呀！果然是的呀！』

賴翁又道：『你有時可曾在一本書內遇着一種凡人都曾有過的模糊思想，或是那遠遠而來的朦朧肖像，如像把你那最細膩的感情全部展露出來的一樣？』

她回說道：『我感受過來的。』

他道：『這就是何以我最愛詩人的原故。我覺得詩句比散文還溫柔，牠們極能引出人家的眼淚來的。』

愛瑪道：『然而久而久之也就討厭了；所以我現在最喜歡歷史，牠後面常隨有一種感慨，而又有可怕的事。我恨的是那尋常的英雄與平庸的感情，就如自然中所有的一樣。』

那學律的尋思着道：『果然，這些不能動人心情的作品，彷彿都與那藝術的真目的不相關連似的。在生命的了悟中間，最甜蜜的就是在思想裏追憶着那高貴的性格，那純潔的愛情，那幸運的畫幅。至於我，生活在這裏，遠着世人，這就是我惟一的開心事；只是依勇敢爾太沒有供應的源頭了！』



愛瑪道：『自然也和多司特一樣，所以我便常在一個閱書室賃書看。』

藥劑師剛剛聽見末後這些話，便道：『只要馬丹願意給我以供應的光榮，我的書庫儘可以供馬丹之便的，其間收藏了許多最好作者的東西：福祿特爾，盧梭，德里爾，瓦爾特司各德，以及小書之回聲等等，我相信還有些不同的定期刊，中間便有魯昂之探海燈，是每日出版的，並且有我對於比西，阜爾惹，乃美沙特爾，依勇威爾以及周圍各地方的通信。』

大家直吃了兩點半鐘，那女僕阿爾特密斯在鋪地石上不經意的拖起她那毛邊舊鞋，來往往端着那些盤子，甚麼都忘記了，也一點不會聽見，讓那彈子房半開的門不停的將牠那門門的頭打在牆上。

一面談着話，賴翁不知不覺便把他的脚放在馬丹波娃利所坐的那張椅子的橫槓上。她帶着一條藍絲領巾，如像顯理第四時代的款式一樣，端端正正的繫着，又帶了一條扎孔細麻布的軟領；於是隨着她腦袋的動作，那臉蛋的下部便在衣領中一時藏進去，一時又輕輕的露出來。當沙兒和藥劑師正在懇談時，賴翁與愛瑪也就一個一個的加入這種泛談之中，

不過那言語總要把你們引到一種普通同情的中心點上的。就如巴黎的風景，小說的名目，時新的跳舞，以及他們所不認識的人，她曾經生活過的多司特，他們現處的依勇威爾，他們把甚麼都觀察遍了，把甚麼都說遍了，直到餐末。

當喝咖啡時，菲里西德便往新居裏去收拾房間，於是這般客人也就離了座。馬丹賴弗郎沙已在爐灰旁睡着了，馬夫把燈籠提在手上，等着麥歇馬丹波娃利，以便引他們家去。馬夫的紅頭髮上披着多少草梗，他左腿是跛的。及至他一隻手把麥歇教士的兩傘挾上時，大家便起身走了。

全村落都睡靜了。市場的石柱展出那很大的黑影。土地成了灰色和一個夏夜相似。

一進前廳，愛瑪就覺得有一件東西落在她肩膀上好像是一片濕布，原來是石膏的冷氣。牆壁都見了新，木頭的樓梯走得丁丁的響。進入房裏，在第一層樓上，一股青光從那沒有窗簾的窗上透入。人可以瞥見那樹巔，至於更遠處草地，半沈在濃霧中，隨着河身，在月光下生出烟來。房子中間，烏七八糟的堆着一些衣廚的抽屜，瓶子，挂帷幕的鐵竿，鍍金的手杖，椅子

上放着床褥，地板上放着洗臉盆，——都是那兩個運傢俱的人隨隨便便丟在那裏的。

這是第四次爲她睡在一個不認識的地方。第一次是她入修道院的那天，第二次是她到多司特的那天，第三次是在阿拍撒爾德，第四次便是這裏；每一次都像在她生涯內行了一番新生活的開幕禮似的。她不相信凡事都能在不同的地位上表現出同樣的現象，過去的生活既然是惡劣的，不消說那留待來成就的必然是最好的了。

(11)

次日她一醒了，便望見那學律的在空場上。她只穿着梳粧衣服在。他抬頭給她施了一個敬禮。她急忙把頭一點便把窗子關了。

賴翁那一整天都等着下午的六點鐘到來；但是走進客寓去用餐時，却只看見麥歇比勒在桌上。

昨晚的一餐，對於他直是一樁重大的事故；直到這時，他從不曾同一個女人接連談過兩點鐘。何以從前許多他說不好的事，竟自可以在如此一種言語裏對她表示出來呢？他平常

本是膽怯而且保持有這種拘謹的，就是又帶有一點羞愧又帶有一點矯飾的拘謹。大家在依勇威爾都覺得他有一種合乎身分的樣子。他很了解的去聽那般中年人的言談，凡少年人所應在政治上注意的事他也毫不留心。他又有許多技能，他會畫水彩畫，又懂得念樂譜，晚餐後若不打牌便專心從事文學。麥歇何麥因為他的教育很敬重他；馬丹何麥因為他的和氣很親熱他，因他常常伴着那些小何麥在花園裏，這般小孩子又不會說話，又教養得不好，又都粘粘滯滯同他們的母親一樣。他們特為照料這般孩子，除女僕外，還有藥店裏一個學徒雨士丹，是麥歇何麥的遠親，人家因為親誼關係才將他雇用在家裏，同時又算是僕人。那開藥店的對於他這隣居很是要好。他介紹了許多賣東西的人給馬丹波娃利，又特意把他那賣果子酒的叫來，親自嘗了味道，並且親自到地窖裏去看着把那些瓶子安置妥貼；他又指示了一種方法去買便宜奶油，末後並和那教堂司更衣所的人萊士底補塔訂了一個合同，因為這人除了在教士處和死人處的職務外，還依着衆人的脾氣包年包月來經理依勇威爾的一些重要花園。

只是爲別人操作的需要，斷不能把藥劑師引到這種近於諂媚的親切之情上來的，因爲其間還有點別的作用。

他曾犯過共和十一年風月十九日的法律第一條（註九）禁止沒有領着憑照的人行醫，所以經人祕密告發後，何麥就被傳到魯昂，在特別辦公室內，和王家麥歇司法官相見。那司法官穿着長袍，肩上披着黃鼠狼皮，頭上戴着方冠，站着問他。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早晨，在開審之前。聽見巡兵們沈重的靴聲在走廊中逡巡，又因爲遠遠傳來一種大鎖啟閉的聲音。於是藥劑師的耳朵便鳴了起來，相信就要中風而倒了；彷彿已在獄底看見他一家人都在啼哭，藥店也賣了，所有的小瓶子俱散失了；他迫不得已只好走進一家咖啡店，買了一盃烈酒和一盃色爾慈水來回復他的精神。

（註九）法國共和歷是百年前大革命時頒行的，後廢而不用；風月是第六月，自今通行歷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日。

這種懲戒的舊影漸漸微弱了，於是他仍和從前一樣繼續着在他店子後面給人看病。但

是市長很仇視他，同行的又嫉妒他，當然他就害怕起來；他所以這等恭敬的來迎合麥歇波娃利，便是要謀得他的報酬，堵住他將來不許說話，若他察見了一些事故時，因而每天早晨，何麥必要把日報給他送來，下午還往往要離開他的藥店到這官醫家來閒談一會兒。

沙兒很愁悶的沒一個顧客上門。成日的枯坐着，一句話不說，或者到他辦事室去睡覺，或者瞅着他婦人做女紅。特為消遣起見，便在他家裏方作起來如同那苦役一樣，甚至拿着油漆匠剩在那裏的油漆去漆頂樓。但是銀錢的事又很焦他的心。關於多司特的修理，關於馬丹的裝飾，關於移家，他費用得不少，那三千多埃舉的嫁費兩年中已用罄了。還有從多司特移到依勇威爾中間所受的若干損失，更不必計算那石膏教士，這東西被車子一個利害的顛頓跌落下來，在乾岡波娃克斯的街石上打成千把個碎片。

最好給他解憂的，便是曉得了他婦人的身孕。分娩期越近，他越是親愛她。這是建設肌肉關係的另一方法，就如用一種最完備的方法把感情繼續下去的一樣。當他遠遠的看着她那嬌慵的舉動，以及她的身軀在那不會繫有纏腰襠的腰肢上柔軟的扭動時，當彼此對面

他很舒服的望着她，以及她疲乏不勝的坐在鋼弦椅中時，於是他的幸福竟不能自持了；便起身來抱吻她，把手在她臉上摸着，喚她做小媽媽，很想使她跳舞一回，並且半哭半笑的談着種種有趣味的笑謔，這種笑謔都是從他精神上發生出來的。想着生產的事很是使他喜悅。現在他甚麼都不缺少。他已詳細的認識了人生，所以他心平氣靜手舞腳踏的來享受這人生。

愛瑪起初很吃了一驚，繼後因為要曉得做母親是一回甚麼事，便深願分娩了倒好。但她却不能如其所願的來花費，她想備一具短艇式的小搖籃，帶着玫瑰色的絲帷，同幾頂小兒繡帽，在一種苦腦的情形中，她把小兒用的東西都拋棄了，隨便交給一個村裏的女工人去做，也不選擇，也不講價。她再不拿這些預備的事情來消遣了，實則母親們的柔情原是在這種預備中間養成的，所以她的母誼從原根上或者就因此減了一些色。

然而，因為沙兒每餐都說着小孩在，登時她就沈沈的尋思起來。

她很希望得一個兒子；將來又強壯又體面，並且喚他做喬治；這種盼望男孩子的思想，衍

佛就是酬報她所有過去的那些無能的希望。至少，一個男子總是自由的；他可以在愛情和地域上任意周遊，他可以打破種種難關，他可以咬得着最遠的幸福。可是一個婦人便只有繼續去受拘禁的了。她又無力量又柔順，尤其反對她的就是那嬌弱的肌膚和法律的縛束。婦女的志願好像用繩索繫在她帽上的面網一樣，總是隨風飄蕩，也有願欲，但是被牽纏着的，也有利益，但是被限制住的。

某一禮拜日正六點鐘朝陽初起時，她便生產了。

沙兒道：「是一個女兒！」

她回過頭去暈倒了。

馬丹何麥差不多立刻就跑來抱吻她，金獅客寓的馬丹賴弗郎沙也如此。藥劑師是謹慎人，只從半掩的門上暫時致幾句賀詞給她。他願意看看孩子，覺得她長得很相稱。

當在調養的時候，她很用心的爲她女兒想了許多名字。起初翻開一本雜誌，所有的名字都是意大利字尾，比如克拉達，魯意撒，阿曼達，阿打納等等；她也喜歡加爾旋德這個名字，又



喜歡綺色爾特同萊阿加底這兩個名字。沙兒打算人家喚他的孩子同她母親一樣；愛瑪又不答應。大家遂把那題名的曆書從頭翻到尾，並請教到外人。

藥劑師說道：『有一天我同麥歇願翁談起這事，他很驚異你何不選取馬德乃倫這個名字，這名字現在是很時髦的。』

但是波娃利老娘又一定說這名字是一個罪人的。（註十）至於麥歇何麥却偏偏喜歡那些紀念一個偉人的名字，一件名物的名字，一種大智的名字，他已在此等學理中洗禮過了他的四個孩子。比如拿破崙便是，代表光榮，富蘭克便是代表自由，騰爾瑪或者是浪漫派中一個特別人物；至於阿達里却是法蘭西戲劇傑作中一個不死的戲中人。（譯在按：阿達里就是哈西倫所作的戲劇名字，這劇情是反對羅馬共和的，所以方有下面一番話，哈西倫另註於後。）這由於他哲理上的信仰，禁不住他藝術上的欣賞，所以他身上的思想家也抑制不住那多感之人；他又知道把那不同的事建設起來，使得也有理想的一部份，也有虛擬的一部份。比如就對於這部悲劇，他雖斥責那思想，却又贊賞那文筆；雖咒罵那概念，却又欣

賞那細膩的情節；雖怨恨戲中人物，却又滿意他的議論。當他讀着其間幾段長文時，不禁就神爲之移；可是當他一想着那般教會黨王黨爲他們的地位營求利益時，他又不快活了，所以在這種雜揉的感情中他自家很是爲難，他既打算躬自己去給哈西倫加冕，註十二然而又欲同他作一刻鐘的爭論。

(註十) 馬德乃倫 Sainte Marie-Madelaine 是七月二十二日被耶穌感化的一个蕩婦的名字。

(註十一) 哈西倫 Jean Racine 爲法國十七世紀一個偉大的悲劇家。

末後，愛瑪遂想起在阿拍撒爾德府第時，她會聽見侯爵夫人喚一個少婦的名字做白爾特；自從這名字選定後，因爲魯阿爾老爹不能來，大家便請麥歇何麥來做教父。他便把他家中的出產配了幾色來作贈品：六匣菓子，一整瓶滋補粉，二尖底瓶葵花膏，還有在壁廚中找出來的六條冰糖小杖。行禮的這晚，擺了一席華筵；教士也在那裏；大家很溫暖的。到飲酒時，麥歇何麥動手唱了一段忠厚人的上帝，麥歇賴翁唱了一隻笛工曲，馬丹波娃利老娘是教母，唱了一隻帝國時的短歌；末後麥歇波娃利老爹急催衆人把孩子抱下樓來，親自拿了一

盃香檳酒去洗禮孩子，從頭上給她淋下去。這件對於聖禮的戲侮舉動便惱怒了補爾里。院長波娃利老爹又背誦一段上帝之戰去回答他，教士遂決意要走；婦人們都哀求他不要走，何麥遂起來調處；於是大家又才把這位修道安坐下去，他也才安安靜靜在他碟子中端起他那喝了一半的半盃咖啡。

麥歇波娃利老爹尚在依勇威爾留住了一個月，一般居民對於他那頂美麗的銀墜軍帽很為眩目，便是他早晨戴了到空場上去抽他大烟斗的那頂帽子。他習慣了要喝很多的燒酒，便常常遣女僕到金獅客寓去爲他買一瓶，叫人把帳記在他兒子名下；又因爲要弄香他的頭巾，把他媳婦的一瓶哥羅尼香水也用完了。

愛瑪很高興陪伴他。他曾周遊過世界的，他便說起柏林，維也納，斯屠納斯堡，又說起他做軍官的時候，說起他曾經有過的那般情婦，說起他曾經吃過的那些美餐，跟着便做得極可愛的，甚至有些時，或在樓梯上，或在花園裏，把她的身軀抱着一面叫道：『沙兒你留點神罷！』於是波娃利老娘對於他兒子的幸福深爲耽憂，並且恐怕她丈夫久而久之的不免要發

生一種不道德的影響在這少婦的思想上，她便急急的催着他走了。她這挂慮或者是很對的。麥歇波娃利老爹實是個不可尊敬的男子。

有一天，愛瑪忽欲去看看她的女兒，她女兒寄乳在一個磨工婦人家裏，也不看看曆書，聖母的六個禮拜究竟過完了沒有，她即起身往羅勒住的地方來，羅勒的住處在村子盡頭，山坡脚下，大路與牧場之間。

天色正午；各家都關上了窗板，那些青石片蓋的屋頂輝耀於藍天酷熱的光綫下，彷彿從屋簷到屋脊都爆出了火星。一陣陣熱風吹來，愛瑪走着時很覺力乏；街邊的碎石頭很困苦她；她便遲疑起來如果不轉回她家去，便得尋個地方坐坐。

正這時候，麥歇賴翁忽從隣近一道門內走出，手臂下挾着一卷紙。他便過來敬禮了她，並站在麥歇萊赫爾店子前面撐出來的灰布幔子的影下。

馬丹波娃利便說要去看她的孩子，但她却已漸漸在疲勞了。

賴翁道：『如果……』却不敢說下去。

她便問道：『你別處有事嗎？』

於是，等學律的一回答了，她便請他陪伴。自從這晚，這事傳遍了依勇威爾後，市長的婦人馬丹底哇失便向她女僕聲言馬丹波娃利要自誤的。

到乳娘家，應該於走出街後，轉向左邊，照着往墳園去的路，在許多小屋和許多院子中間，順着一條界有冬青樹的小徑走。冬青樹開滿了的花，玄參草也一樣，還有從荆棘叢中迸出來的薔薇，苧麻，刺莓等也都著了花了。從籬隙中可以望見豕欄裏許多豬兒正在肥料上，或是一些肥脂的母牛正在樹幹上礪牠們的角。他們兩人並着肩頭緩緩走着，她哩便倚着他，他哩便縮着腳步來調和她的步法；他們跟前一羣蒼蠅在熱空氣中轟轟的飛來飛去。

他們認得乳娘的房子正蔽在一株老核桃樹下面。矮矮的蓋着一些棕色瓦，房子外面，在頂樓的天窗下，懸了一串圓葱，一些柴草靠着籬柵圈出了一畦生菜，幾步香草，還有若干正開花的豌豆纏繞在支撐樹身的小木條上。污穢的水漫流在草裏，周圍晒了許多看不分明的襪衣服，綫織的襪子，一件紅花布的裙襖，一床又厚又大的布被單攤在籬柵上。柵門響處，

乳娘便出來了，手臂上抱着一個正在吃奶的孩子。那一隻手又牽了一個瘦得可憐的小厮，頭面上生了許多瘰癧，這是魯昂一個帽商的兒子，他父母過於忙着生意，便將他丟在鄉間。她說：『請進來，你的小孩子正睡着了在那裏。』

那房間，便是平地一層一間惟一的房子，深處靠着牆，有一張沒有帷子的大床，調麪粉的器皿擺在窗畔，窗上有一扇玻璃補了一塊滾圓的藍紙。門後屋角上，有幾隻光輝耀眼的半截釘靴排列在青石與洗器下面，旁邊一只滿盛着油的油瓶，瓶頸上插一片羽毛，一幅馬底野郎士伯爾的肖像懸在蓋滿塵埃的壁爐台上，在幾塊火石，幾塊燭跋，和幾塊火絨的中間。末後這房裏剩下的便是一幅吹喇叭的天使，自然是從香水廣告上撕下來的，以及六枚釘在牆上挂木屐的鐵釘。

愛瑪的孩子睡在地上一張柳木搖籃中。她便連着裹她的襁褓一齊抱起，一面搖搖擺擺的低唱着。

賴翁在房裏散着步；在這種窮人窟中看見這樣一位穿紫花緞袍的體面太太，真覺得奇

怪。馬丹波娃利通紅了臉；他始回轉身去，相信他的眼睛或者有點無禮的樣子。跟着她便把那小人兒重睡下去，這孩子剛在她小衣襟上吐了一些奶。乳娘來給她拭了，連說不要緊的。她說道：『她還弄髒了我許多東西，我只好接連連的洗！你能不能給我一點方便去給喀密雜貨店招呼一聲，當我要用肥皂時讓我去取一點？這一樣於你也方便，因我遂沒有耽擱了。』

愛瑪道：『可以的，可以的！再會罷，羅勒老娘！』

她把腳在門限上擦了擦便出來了。

那良善的婦人一直把她伴到院子這端，一面述說她夜間起來的辛苦。

『有時我勞苦極了，竟睡在我的椅子上；因此，你似乎可以給我一斤熟咖啡够我一個月用的，以便我早間用來調牛奶。』

受了她的道謝後，馬丹波娃利遂走了；才在小路上走不多遠，聽見一陣木屐聲音，她回過頭去：原來仍是乳娘。

『甚麼事？』

於是這鄉下婦人將她拉在旁邊一株榆樹後，向她訴說她的丈夫，幹着那種職業，六個佛郎一年而主人……

愛瑪道：『請趕快說完罷。』

乳娘又說了起來，說一句歎一口氣：『好！我恐怕他看見我獨自一人喝咖啡難免不生煩惱，你知道的，男子們……』

愛瑪道：『既然你這樣恐怕，我多給你一些便了！……你太囉嗦了我！』

『阿那！我可憐的親愛太太，自從他受了傷後，他胸部便得了一種可怕的抽筋病。他說果子酒可以緩和他。』

『快些說罷，羅勒老娘！』

她一面行着敬禮道：『因此，這也不算過於要求你……』她又敬禮了一次：『甚麼時候你願意』——並用她的眼光懇求着——『一小釐燒酒，』末後她才說道：『我拿來給



你的小人兒洗洗脚，她的一雙脚嫩得和舌頭一樣的。」

把乳娘的糾纏擺脫了。愛瑪又挽着麥歇賴翁的手臂。初時她走得很快；其後便放緩了，並且她的眼光在當面游移着，往往碰着這少年的肩頭，他穿了一件帶有黑絨領的外氅。他栗色的頭髮又平整又梳得很好的垂下來披在領上。她又注意他的手指甲，蓄得很長，爲依爾威爾人所沒有的。這是那學律的最留心去保護的一件大事；因這原故所以他常帶着一把最特別的修指甲的小刀在他寫字桌上。

他們順着水邊取路回依爾威爾。在熱季中那最廣的河岸一直開拓到花園的牆根下，那花園都帶有一道幾步階級的梯子直降到河裏。那河看起來又冷又快，靜悄悄的流着；那些又長又細的草一齊折在水裏，隨着水勢將牠飄蕩着，很像許多委棄了的綠頭髮攤在那清水中的一樣。有時，在燈心草的梢端或菱葉的面上，一個細腳蟲或在上面行走，或在上面休息。太陽光線射透浪頭上一些小小的藍泡，而這小泡都繼續着在爆裂；翹了枝的老楊樹將牠們灰色樹皮倒映在水中；從那裏看去，周圍一帶的牧場都彷彿是空的。這正是農家餐時，

因此，這少婦同她伴侶走着時，只聽得見他們步履踏在小路土地上的韻聲，以及他們彼此交談的話，與夫愛瑪的袍子拂在她四周的響聲。

花園的牆，牆帽上俱插有許多玻璃瓶子的碎片的，熱得同煖花室的玻窗一樣。磚隙中生出了許多爬壁草；馬丹波娃利走過時就拿她張起的傘端把薙了之花心中的黃蕊剝了些出來，或是那倒垂在牆外的金銀花藤長春藤等又把傘衣勾住了，牽出一些絲來。

他們談起了一隊西班牙的跳舞女，正是不久大家要在魯昂戲園等候的。

她問道：『你去嗎？』

他答道：『如其我可以去時。』

他們便沒有別的事可說了嗎？然而他們的眼裏却裝滿了一種最要緊的言語；及至他們強勉尋得了些尋常言詞來時，但他們又覺有一種疲倦的感情浸入他們兩人的身中；這如像一種靈魂上的悄語，深深的，不斷的，而牠又駕馭着那聲音的悄語在他們固然驚訝這種新的溫柔，但他們却沒有想着去談述那感覺，或是去發現那原故。未來的幸福就如沙漠中

的層樓一樣，影射在天空，而在這層樓之前又橫梗得有容易引睡的魔窟，和縷縷的香風，所以人家便在這迷惘中酣眠着了，甚至連那望不見的天際也毫不放在心上。

那土地有一段地方被畜羣的蹄子踏陷了下去；理應把腳置在一些巨大的青石上，那青石皆散置在泥濘中。她往往一兩分鐘的站着來看放她的鞋子在甚麼地方，——一下站在那動搖的石頭上，便蹣跚起來了，兩肘張着，身軀俯着，眼睛躊躇不決的，於是她就笑了，又害怕跌在水蕩裏去。

及至他們一走到她花園門前，馬丹波娃利便推開小柵門，飛奔的跨上簷階，跟着就不見了。

賴翁走回他的辦公室去。他的師傅不在家；他只把案卷看了一眼，其後便修了一隻鉛筆，取了他的帽子，遂起身走了。

他走往森林的入口，阿爾格衣山坡的高處，莠抹場上；睡在松下的地上，從他指縫中把天看着。

『我多麼的厭倦啊！』他自家如此說道：『我多麼的厭倦啊！』

他很感慨生活在這個村落中，只以何麥爲友，麥歌威廉爲師。威廉是很忙的，帶着那金絲眼鏡，在白領上拂着紅髻，絲毫不了然精神上的風趣，可是雖然裝做一種英國人無情的樣子，但最初一些時候也深爲這學律的搖惑過。至於藥劑師的婦人，這是羅爾底最好的婦人，溫柔得同綿羊一樣，親愛她的孩子們，親愛她的父親，親愛她的母親，親愛她的一般表兄弟們，很憐憫別人的不幸，又不甚經理家務，又憎惡那胸襟——可是舉止非常的遲鈍，聽起話來也非常的討厭，一種極平常的樣子，一種極有限的言談，所以他從不會想着她，縱然她才三十歲，他已二十歲，他們的寢室門又緊緊毗連着，並且他每天都要同她言談一會，她又可以當一個人的婦人，也沒有想到她除了袍子外還具有別的東西在她女性上。

其次，還有甚麼人呢？比勒，別的一些商人，兩三個酒店主人，教士，末了還有市長麥歌底，失同他的兩個兒子，那是一種多財易怒而又拙笨的東西，親自耕耘着他們的田地，不但只是在家庭中供奔走，並且還極其信仰宗教，一個十分不可耐的社會。

然而在這般人面的通常底子上，獨有愛瑪的面孔是出類拔萃的，不過很遠；因為他覺得在她與他之間彷彿有一片模糊不清的深潭隔着似的。

起初，他曾經陪着藥劑師到她家去過幾次。沙兒招待他時並不覺得很奇怪；賴翁便在這又害怕做一個不謹慎的人，又想獲得那估量來差不多是不可能的親密之情的中間，不知道怎樣方好。

(四)

天氣初寒起來，愛瑪離了她的寢室到廳子內來起居，那廳是一間天花板很矮的長式房子，爐台上有一方珊瑚樹對鏡子放着。她遂傍着窗子坐在鋼弦椅中，看村中的人在那兩畔街石上來往。

賴翁是一天兩次要從他研究所到金獅客寓去的，愛瑪遠遠的就望見了他；她聽見他來時便俯下身子去；但那少年在窗帷外面走過之際，常都穿着那一身衣服，却從不會回過頭來。可是黃昏時當她把那剛動手繡的東西放在膝上，將下頷支於左手的時候，往往一看見

那影子忽的走過不禁就心動了。她遂站起來吩咐下人開晚餐。

用餐時麥歇何麥便走了來。希臘頭巾握在手上，進門時總是輕手輕脚的以免把人家擾着了，常常都打着一樣的招呼話：『晚安，伴侶們！』跟着就坐在他的位子上，對着桌子，在兩夫婦的中間，向醫生問詢一些病家的情形，醫生對於醫金上也請教他一些道理。其次，大家就談一點日報中的事件。何麥在這時候，對於這些事差不多都記得；於是他便用着那新聞記者的思考，把這些事完完全的談了出來，凡是那些私人的禍事或是在法國的或是在外國的。但是這題目一說罄後，立刻他又在他所見的那些菜蔬上發表出許多議論。有時半抬着身子把盤裏最嫩的肉細心指示給馬丹，或是回身向女僕把那做雜膾的調和法與衛生的開胃品告訴她；他又拿起一種令人迷目的樣子來述說那香味，肉質，羹湯，凍汁等。頭腦中所裝的方法比他藥店裏所裝的瓶子還多。何麥又精於做果子醬，做醋，做甜酒，他又知道新發明的經濟導熱方法，以及保存奶餅和儲藏劣酒的藝術。

到八點鐘雨士丹便來尋他去關藥店。於是麥歇何麥就用着一種好戲弄人的眼光把他

看着，尤其是菲里西德在那裏的時候，覺得他的學徒對於醫生的房子好生的親熱。

他說：『我的這個漢子有了思想了，我相信，若說錯了被鬼捉去，他定然是深愛你們女僕的！』

但一件大過失，他立刻便要詰責他的，即是久久在那裏來聽人談話。照例就是禮拜日，大家也不准他出客廳的，馬丹何麥只叫他在那裏留心着孩子們，孩子們那睡着在鋼弦椅中，一面用背把那極大的椅套揉成一團。

藥劑師的晚會是沒有許多人來的，因為他的訕謗和政治上的意見早把那般出衆的貴人們拒之門外了。惟有那學律的却沒一回不在那裏。只要他一聽見門鈴響，他便跑到馬丹波娃利的跟前，接了她的圍巾，當落雪時，她在鞋上套來的毛邊大拖鞋，便提去放在藥劑師的寫字桌下。

大家開始就頑一種名叫三十一的紙牌；其次就是麥歇何麥同愛瑪分開了來頑；賴翁遂在她背後時時給她一些意見。他站着把手放在她的椅背上，看她那梳齒緊銜在她的髮髻

上。她每次要發牌時，身軀一動，那右邊的衣服必往上一提。從她高裝的頭髮上垂下一種淡棕色彩在她背上，漸次變淡，漸次就混入了黑影中。她的衣服從她兩畔垂在椅子旁邊，膨脹着，堆滿了的摺痕，一直攤到地上。至於賴翁，有時覺得他鞋底踏着了她衣服，便趕快退開，彷彿踏着了一個人似的。

及至紙牌打完，開藥店的遂同醫生頑一種二十八張的骨牌，愛瑪換了位子把手肘支在桌上翻閱畫報。她的時裝報紙也帶在身邊的。賴翁便靠在她旁邊；他們一齊來看那圖畫，彼此等到一頁看完之後再翻。往往她又請他念幾首詩；賴翁即用着一種搖曳的聲音念來，並且特別吟哦了一些愛情詩。可是那骨牌聲音很令他不快；麥歇何麥偏偏弄得最響，他回回都拿着雙六在打沙兒。其次，三百戲也完了，他們兩個便倚坐在火爐前面，不久都睡着了。火也在灰中死了；茶壺也空了；賴翁尙未住口，愛瑪一面機械似的轉着那燈罩子，一面聽着他念，燈罩上畫了許多小丑坐在車子中，又畫了許多跳繩子的女郎，和搖繩子的。賴翁遂住了聲，一面做了個手式表示說聽衆都睡着了；他們遂低低的談起來，他們這種言談對於他們



好像甜蜜得很，因為旁人一點也聽不見。

因而在他們中間便組織了一個社會，組織了一個書籍與小說的交易社會，麥歇波娃利雖微微有點嫉妒，但也不很驚怪。

沙兒過生的這一天，收了一個最體面的研究腦筋的蠟人頭，一直到胸部都記有詳細的說明，並且是塗成藍色的。這便是那學律的一種手段。他還有許多別的手段哩，甚至特爲沙兒到魯昂去給他辦事；並且有一種曾在小說中說過的厚葉有刺的植物，賴翁便給馬丹買了，在燕兒中便把來放在膝頭上，手指時時刺着那硬刺。（譯者按：這就是仙人掌。）

她在她窗格外加了一塊有欄杆的木板來安放她的花瓶。那學律的一樣也有他那懸空的小花園；他們料理窗間的花時彼此都望得見。

在村子的各家窗子中間，還有一處最不空閒的窗子；因為禮拜日從早到晚，以及每天的下午，若是氣候晴朗，大家都從頂樓的天窗間望得見麥歇比勒的瘦影傾身在他的車床上，那單調的響聲一直到金獅客寓都聽得見。

有一晚上，賴翁一回去時，見他房裏有一張毛絨搭巾，淡白地上織有一些綠葉。他便拿去問馬丹何麥，麥歇何麥，雨士丹，孩子們，廚娘，並向他師傅說起；大家都願意來認認這搭巾；何以醫生的婦人竟送起學律的禮物來了呢？這事顯然是很奇特的，於是大家就決然尋思她定是他的膩友了。

他也很給了人許多可信的證據，一見了你們便不停口的誇說她的風韻，她的精神，所以有一次比勒遂很粗魯的回答他道：『干我甚麼事，我既不置身在她那社會裏！』

他很困苦的來思索，須用一種甚麼方法才可以把他的心意向她明白表示出來；因既常常徘徊於恐怖與慚愧的中間，恐怖是怕得罪了她，慚愧是恨自己太懦弱了，他遂又頹喪又情極的哭了起來。繼而他遂打定了主意；他寫了若干信但是都拿來撕了，緩了許多時候但是都枉自過了。往往他正在那大膽的計畫中從事進行之際；然而一到愛瑪面前便甚麼主意也沒有了，並且當沙兒忽然來請他坐上他的剎克車，同往左近去看一個病人時，他立刻便答應了，向馬丹告別上車而去。她的丈夫，是不是她的東西呢？

至於愛瑪，她並不問問自己，便知道她是否在愛他。她以為愛情這東西，必是帶起一種巨大的響聲，眩目的光華，忽然而來的——却不知天上的颶風業已落到她生命上，將她顛倒起來了，把她的志願一掃而光，如掃落葉一般，並且已把那整個的心吹落在深潭之中。她不明白屋頂平台上的雨水，因為溜筒污塞之故，停滯在那裏，及至她在屋內看見牆壁業已裂開，屋宇快要坍塌了，她猶太平無事的安坐不動。

(五)

這是二月中一個禮拜日，一個雪天的下午。

麥歇，馬丹波娃利，何麥同，麥歇，賴翁他們一同起身，往依勇威爾半法，里外一個山谷中來，看一所別人建築的織麻廠。開藥店的蔣拿破崙和阿達里也領了來，使他們廣廣見識，雨士丹伴着他們，肩頭上揹着許多傘。

其實並無可觀的。只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在沙石中間夾七夾八有許多業已生鏽的有齒的輪子，壅塞在一所開有許多小窗的四方屋子裏。建築還不會完工，穿過那屋頂的小梁可

以看得見天。屋脊上繫的一束帶有麥花的草在風中把牠的三色尖角旗搖得烈烈的響。

何麥不停口的說。向伴侶們來解釋這建築物將來的重要，又估量地板的力量，牆壁的厚度，並很歉然沒有帶着一根米突棍子，卽是和麥歌比勒因爲他的癖好而備的那一根米突棍子一樣。

愛瑪把手臂伸給何麥，並微微倚在他肩頭上，端詳那遠遠光芒四射的日輪，因在薄霧中遂變成了一種耀目的白色；但她一回過頭來：沙兒正在她身畔。他的遮陽帽低低蓋在眉毛上，他的兩片厚唇也微微的在發抖，這在他臉上更加了一些可厭的神情；他的背也是那樣的，他那安閒無事的背看起來真令人生氣，因而她就覺得凡一個平庸無能的人像是完全表示在他那外披上的。

她正在注視賴翁，並正這樣在她那忿怒中間咀嚼着一種墮落的淫樂時，賴翁便向前跨了一步。寒氣把他臉色變白了，好像在他面孔上放了一種最溫柔的倦態；在他領帶和頸項之間，襯衫的硬領稍微打開了一點，露出內面的皮膚；耳尖從一片髮結下伸出，而且他那大

而藍的眼睛，正舉起來向着天上的雲堆，愛瑪看來覺得比那山中湖水映着天光的還爲清  
澈還爲美麗。

那位開藥店的忽然叫了起來道：『好晦氣！』

跟着就向他兒子那邊奔了去，原來他兒子正跑在一堆石灰中間去染白他的鞋子。大家  
好生責罵他，拿破崙便拿了起來，雨士丹拿一把草來給他揩鞋子。但是要用刀子來刮，沙兒  
遂把他的拿了出來。

她便自言自語道：『哈！他原來帶有一把刀子在衣袋裏同鄉下人一樣！』

微霜下來了，大家方轉身回依勇威爾來。

這晚馬丹波娃利並不到她隣居家去，當沙兒走後，她覺得是獨自一人時，以前那番比較  
便又拿起記憶所授與事物的觀感在那差不多急速而起的清明感覺中動起手來。一面從  
她的床上瞅着那熊熊燒着的火光，彷彿看見賴翁還站在那畔，一隻手曲着他的小木杖，一  
隻手挽着阿達里，阿達里仍安安靜靜的蜇着一塊小冰在。她覺得他很是可人；她簡直不能

够把他撇開；遂想及他往日的樣子，往日所說的言語，說話的聲音，所有他身上的事；於是便撮着嘴唇好像特爲接吻似的，連連說道：『是呀！可人！可人！……』又自問道：『他不愛嗎？誰呢？……自然是我了！』

一時凡是這些憑證都展了開來，她的心便突突的亂跳。壁爐中的火光也在爐子裏搖動出一派快樂的光明；她遂仰臥着將兩臂伸開。

於是長長的歎了一聲：『啊！天公究竟願不願意這件事！何以不呢？誰不准許呢？……』到半夜沙兒回來時，她彷彿剛剛驚醒似的，因爲他脫衣時弄了一些聲響，她遂說她頭痛；跟着又有意無意的問探晚會中的情形。

他道：『麥歇賴翁很早就上樓去了。』

她不禁就笑了笑，靈魂中因就裝滿了一種新的快樂，安睡着了。

次日夜色下來時，那個賣新貨的商人，麥歇萊赫爾走來拜候她。這是一個最巧的生意人。他雖生在喀士恭，但已變成了維爾莽底的人了，用着果克斯人的狡猾倍加起南方人的

利口。又肥又軟又無鬚鬚的臉，好像甘草汁染過似的，他的白頭髮使得那雙小黑眼睛裏的粗暴光輝越發活潑。大家都不知道他從前是甚麼人；有些人說他是販雜貨的，有些人又說他是魯昂的銀行家。這倒是一定的，他可以在腦筋中默默計算那很複雜的數字，使比勤也望而生畏。因為他謙恭得至於諂媚，所以凡是別人敬禮他或招呼他，他的腰肢常都是半躬着的。

在門邊將他飾有繡紗的帽子一脫了時，便在桌上放下一個綠紙盒子，於是便非常有禮的來向着馬丹慨歎除非到她沒有可信的一天，他終不走的。本來如像他所開的那樣一間可憐店子，原不足以供應一位時髦太太之用的；他却全靠着這麼一句話。然而只須這時髦太太有甚麼吩咐，他總能擔任她的需要，凡是布帛店，帽子店，新貨店的東西他都辦得來的；因為他照規矩每月必往城內去四次。與許多大商店俱有關係。人家儘可以把他的名字說向三兄弟商店，金鬚商店，大野人商店等；那般麥歇們之認識他就和認識他們的錢袋一樣！今天過路時，特為進來把他趁着最少有的機會所覓得的幾樣東西來貢給馬丹。於是便在

匣子裏取出半打繡領來。

馬丹波娃利看後說道：『我用不着這個。』

於是麥歇萊赫爾又慎重重重拿出三匹阿爾及爾人織的圍巾，和幾包英國長針，和一雙草編的拖鞋來，末後更取出四枚可木的蒸蛋盃，是一般囚徒們雕鏤的。跟着便將兩手放在桌上，伸着頸項，傾着身軀，張着嘴唇，跟着愛瑪的眼光，因為她的眼光正在這些商品中間遲疑的徘徊不定。有時，好像特為揮去灰塵，他便在那圍巾的絲面上將指頭彈了彈，並將圍巾一齊展開；那東西便帶一種悉悉索索的響聲，在夕陽的青光中，把織紋上的金葉子炫露出來，便如無數的小星似的。

『牠值多少錢？』

『二十五佛郎。』他這樣答道：『二十五佛郎；但是毫不緊急的；儘你願意時給罷；我們並不是猶太人！』

她想了一些時，末後竟壁謝了麥歇萊赫爾，他毫不動感情的仍把東西疊折起道：『好罷！』



我們將來自會了解的；同着太太們我常是很和氣的，只是同着我的婦人便不然了！

愛瑪笑了笑。

他說了那句笑話後，又用着一種老實人的樣子道：『告訴你說，令我不放心的並非銀錢

……如果你需錢用，我儘可以借給你的。』

她吃了一驚。

他便低低的並且很活潑的道：『哈！我倒不必走多少遠來尋你；請想想！』

於是他又問了問特里野老爹的新聞，這是法蘭西咖啡店的主人，麥歇波娃利現刻正在

看他的病。

『他害的甚麼病呀，這特里野老爹……他咳得把全屋都鬧動了，近來我很恐怕他與其

穿弗蘭絨鞋子，不免穿松木鞋子罷。（譯者按：松木鞋子是棺材的隱語。）當他少年時，可多

麼的放蕩！這類的人，馬丹，他總是不安靜的！他簡直和燒酒化合在一處了！可是看着一個相

知的人忽然走了，到底是不高興的事。』

並且，將他的紙盒蓋好時，便這樣議論着醫生的主顧。

他拿起一種帶怒的面目，看着窗上說道：『不消說得，像這樣的天時，正是釀病的根由！我也一樣，簡直吃不出飲食的香味來；就在這幾天裏，我總得來請麥歌給我診察一下，看看我這背上的一種痛苦。好罷，請了馬丹波娃利隨你的便；我是你最恭順的用人！』

於是他便輕輕的把門閉上了。

愛瑪便在她房間裏，火旁一張平盤上用她的晚餐；她吃得很長久；彷彿甚麼對於她都好。她一面想着圍巾，一面自言自語道：『我多麼的謹慎呀！』

她聽見樓梯上有些步履聲；原來是賴翁。她就連忙起身，在衣櫥上許多有毛邊的布片中，把上面一塊取在手上。當他露面時，她好像很忙的樣子。

那言談好生沒味，馬丹波娃利說一句停一分鐘，使得他留在那里好不作難。他靠着壁爐，坐在一張矮椅上，手指間轉着那象牙針筒；她哩，只是抽着針，或者有時將手指把布面上的摺痕壓一壓。她不說話；他也不言語，雖然如此，可是被她緘默感動得也如被她言語感動的。

一樣。

她想到：『可憐的少年！』

他也自己問自己道：『我何由而使得她不高興呢？』

然而賴翁到末了却說就在近數日內，因為他研究所的一件事情，應往魯昂去走一趟。

『你樂譜的貸期已滿了，我可續訂麼？』

她應道：『不必。』

『爲甚麼呢？』

『因爲……』

但她只把嘴唇一撇，緩緩的抽着那根穿灰線的針。

這工作好生使賴翁生氣。愛瑪的指頭好像要刺破在針尖上的一般；他腦筋中忽想着了

一句媚詞，可是又不敢冒險。

他只道：『你拋棄了牠嗎？』

她很激動的道：『甚麼音樂嗎？！上帝是的呀！我豈不要經理家務，不要照管我的丈夫了麼，而且還有千百件事，都是從前做過的職務哩！』

她便把時鐘看了看。沙兒還未回來，她就做得很挂慮的樣子。兩三次俱這樣說：『他是多麼的好呀！』

這學律的固然親熱麥歇波娃利。但是這種傾向於他的柔情却不免拿着一種不可愛的樣子驚了他一下；不過他仍說着他的恭維話，每人都恭維幾句，尤其恭維的是藥劑師。

愛瑪遂道：『哈！這是一位正直人。』

學律的也道：『當然的。』

因而他便談及馬丹何麥，說她打扮得太懶散，尋常總令他們好笑。

愛瑪打斷他的話道：『打扮些甚麼？一位家庭的良母本來不留心在裝飾上的。』

接着她又不說話了。

此後許多日都如此；她的言論，她的態度，都完全改變了。大家俱看見她專心一意的去操

持家務，規規矩矩的走向教堂去，並且很方正的待遇她的女僕

她已從乳娘處把白爾特領回來了。凡有客來時，菲里西德便把孩子引來，馬丹波娃利即將孩子的衣服脫了來看她的肢體。她說她是極其喜歡孩子們的；這便是她的安慰，她的快樂，她的熱情，並且還在她愛撫上帶了許多詩情的流露，這種愛撫除了依勇威爾人外，在別人看來一定會想到巴黎之聖母教堂書中的沙舍特的。（註十二）

（註十二）巴黎之聖母教堂 *Notre Dame de Paris* 是十九世紀法國文豪雨果（或譯之爲蘇俄，爲虎哥的）所著的名小說，沙舍特即書中之女主人。

當沙兒回家時，拖鞋已早放在爐灰旁煖着了。現在他的半臂也不再會沒有裏子，他的襯衫也不再會沒有鈕扣，乃至衣櫥裏若干睡帽也理得整整齊齊，看來也令人喜歡了。她也再不似從前那樣說到花園裏散步便生氣的樣子；並且凡他建議的也常能得到同意，縱然她推測不到那心意，但是也毫無怨言的便甘心服從了；——因此，往往晚餐後賴翁一來就見沙兒坐在火旁，兩手放在肚子上，兩腳蹬着爐橋，兩頰被胃上的消化襯得紅紅的，一雙爲幸

福潤着的眼睛，孩子哩在地氈上爬走，那纖長身裁的婦人哩便從椅背上去吻他的額頭。

賴翁遂自言自語道：『何等的情趣！怎麼樣方可和她親近呀？』

在他看來她既是怎的正經，怎的不可親近，致令凡那些模糊已極的希望都只好拿來拋棄了。

但是由於這種拋棄，他遂把她位置在幾種特別的情形中。她對於他雖是從他未曾得到的肉慾關係裏脫身而去；但在他的心上，她 然還在上騰，並用着一種白日飛昇的希奇模樣解脫了一切。人看待修養的就是這種與生活無礙的純潔感情，因為這種感情很稀少，而其中的損失又比快活的占有更為惱人的原故。

愛瑪瘦了，她兩頰俱慘白了，她臉蛋兒狹長了。帶着她那黑色的鬚頭，她那巨大的眼睛，她那端正的鼻子，她那輕盈的動作，並且現在常常的沈默着，難道不像是由生命中經過時只是僅僅的與生命接觸了一下而臉上却撲堆着一種極端定命的印象嗎？她既怎的憂鬱，又怎的沈靜，又怎的溫柔，又怎的端莊，令人一到她身邊，就覺得被一種冷若冰霜的美感籠罩

住了，一如處在教堂，於那花香石列下的寒戰一樣。甚至別的一般人俱難於逃出這種引誘。所以藥劑師方說道：『這是一位有大家風範的婦人，就是在縣城裏也不會沒有地位的。』

鄉人們都欽仰她爲經濟，顧客們都欽仰她的禮儀，窮人們都欽仰她的慈悲。

但她却滿懷的奢望，滿懷的狂念，滿懷的怨尤。這件直褶的袍子下直藏了一顆狂亂的心，不過那極貞固的嘴唇却不肯談出那傷心之事罷了。她是愛悅賴翁的，所以她便要尋取那種寂境，以便更可隨意在她想像中去求樂。可是一看見了那人，這種玄想的快樂便紊亂了。愛瑪一聽見他的脚步声就心動起來；其後，但在他跟前，那感情便頗難自支，跟着，留在她心上的就只是一種廣漠的驚愕，末了，仍舊釀成了愁苦。

賴翁却不知道，每每從她家裏失望的出來後，她一定跟着就站了起來，以便看見他在街上。她很挂慮他的行動；她又常常窺察他面容；她又捏造了一種事故，以便可以借口到他房裏去。藥劑師的婦人，據她看來既同他睡在一幢屋頂之下，彷彿是很有幸福的；因此，她的思想便完全繫住在這所屋宇上，好像金獅客寓的鴿子，隨時都在那房上的蒼溝中去浴牠們。

的白翅紅爪。但是愛瑪，越是察覺了她的愛情，她越是蹂躪牠，要使牠不顯露出來，要使牠輕減下去。她很願意賴翁起點疑慮；並且她又擬想着一些偶然，一些災害可以去使他改變心腸。把她勾留住的自然就是那懶惰，驚恐，以及廉恥了。她尋思來她業已把他攘得很遠的了，業已不是時候了，一切也業已損失了。其後，那種自言：『我是有品行的人，』那種帶着強忍樣子在鏡裏自窺的驕氣與快樂，方把她相信所犧牲的感情安慰了一點兒。

於是，那肉慾的嗜好，銀錢的貪念，愛情的抑鬱，那一齊混合在一種痛苦中——不特不轉過她的思想，而且還加勁把這思想繫戀着，一面激起那苦惱，一面到處尋找機會。飲食不好，她要生氣，房門半開着她要生氣，又抱怨她沒有絨衣，又抱怨她缺少幸福，又抱怨她夢想太高，又抱怨房子太窄。

這也是使她動怒的，就是沙兒對於她的苦惱並沒有一點懷疑的樣兒。他一定以為是使得她有幸福的了，然而在她便以為這「一定」二字就是一種癡頑的侮辱，便以為他那太平無事的樣子就是無情義的表現。她這等自苦却為的誰他哩？是不是那福樂的障礙，痛苦



的源頭，並且是不是如同皮帶上的尖鎖針各方面都將她縛束着的呢？

因此，她遂把那促成她一切倦意的仇恨都一齊歸之於沙兒，並且凡是勉強要把那仇恨抑滅的力量末了總把牠加增起來，因為這種無益的辛苦尙加了許多別的希望原因，所以更助成了那分離的趨勢。就是她自己的那種特別溫柔也給了她的若干的反抗力。平庸的家政只將她驅向繁華的一方，夫婦的柔情只將她驅向淫蕩的一方。她極欲沙兒打她一回，她更可以彰明較著的來恨他，來報復他。有時她也驚訝這種殘忍的假設何以竟到了她思想中；可是却應該繼續歡笑下去，應該聽人家翻來覆去的說她是有幸福的人，應該做得像是有幸福的人，還應該讓他相信是真的！

然而對於這種虛偽的做作她也討厭起來。那誘惑的力量遂浸入她心裏，很想借賴翁逃往遠方去試一試那新命運；可是她靈魂中忽然就打開了一片深潭，充滿了黑暗。

她尋思道：『一旦他不愛我了；又如何呢？甚麼是等待着的援助，甚麼是安慰，甚麼是撫綏呢？』

她便任憑心碎，任憑傷感，任憑頹喪，任憑眼淚婆娑的低聲哭泣。

女僕進門時正逢着她病態在發作，便問她道：『何以再不把這病痛告訴麥歇呢？』

愛瑪答應道：『這是神經上的病，切不要向他說，你定會嚇壞他的。』

菲里西德道：『哈！是了，你恰恰像那個格里倫，便是波勒漁人格蘭老爹的女兒，我未到你家之前，在底下認識的。她也是愁苦極了，愁苦極了，以致站在她家門邊時，你們便相信喪悼已經挂在門上的了。她的痛楚一發作時，她腦裏就像罩了一層濃霧，醫生也治不好，教士也治不好。當那病情把她苦惱得太利害之際，她便獨自一人往海邊去，以致查關的少尉出來巡邏時，常見她伏在沙磧上啼哭。其後，結了婚，大家說那病便好了。』

愛瑪道：『但是我哩，這病却是結了婚後才得的。』

(六)

有一下午窗子開着，她剛走來坐在窗畔看那教堂裏的僕役萊士底補搭修剪黃楊樹時，猛的聽見晚禱鐘鳴了。

已是四月初間，櫻草已全蘇了；鋤治了的花壇上一般暖風拂着，於是花園也和婦女們一樣，都打扮起來過夏季的令節。由涼棚的玻璃窗上，看見牧場中間的小河在青草上蜿蜒的畫着。晚烟徐徐度入沒有葉子的楊樹間，拿一片紫色染在樹的周遭，比輕紗還黯淡比輕紗還透明的棲遲在繁條當中。畜牲們在遠處走着，也聽不見牠們的脚步聲，也聽不見牠們的鳴聲；只有那晚鐘依舊在空氣中續續發出牠那和平的歎聲。

就這鐘聲鞳鞳之際，那少婦的思想便沈迷在她幼小時與私塾的舊影中間。她想起了那巨大的燭台在祭壇上巍然超出於滿插香花的瓶子和帶有小柱的聖龕之上。她甚願仍和從前一樣的夾雜在那穿白帳的長隊伍中去，其間東一處西一處還點綴了些俯伏在各人祈禱凳上的慈祥女修道們的黑風兜；往往禮拜日，做彌撒時，當她一舉起頭來，便於香烟繚繞中望見那聖母溫和的面容。於是一種柔感便觸動了她；她遂覺得自家是柔懦而且完全被上天拋棄就同大風中旋轉的一片鳥羽似的；所以這時她便不知不覺的起身向教堂走來，安排起無論何種的誠虔，只求把她的靈魂折服在這裏，只求把那全生活隱沒在這裏就

是了。

一到空場上，她就遇着萊士底補搭，他正走回來；因為不要空費光陰，他寧肯暫時把事情放下，跟着又來做，所以他打晚禱鐘也是隨着他的方便的。而且鐘聲敲得早一點，也好早點通知那般頑童們說宣講的時候來了。

有一些頑童業已到了，都在墳園石頭上擲彈子頑，有一些跨坐在牆上，搖着他們的腿，拿他們的木屐把那在牆基與墓石後生長的一些苧麻刻了下來。這就是惟一生青草的地方；其餘盡是石頭，雖有雜役的掃帚打掃着，但總蓋了一片纖塵在上面。

穿短襪的孩子們便在那上面跑走，似乎是特為他們而設的地板一樣，並且聽見他們的喧譁直超在那隆隆的鐘聲之外。不過那鐘聲已漸漸同那由鐘樓高處垂下，一頭直拖到地上的粗繩的搖蕩而漸息了。許多燕子一面細碎的啼着，一面在天空中橫掠過來，飛入屋角瓦下的黃色巢裏。在教堂的深處，點了一盞燈，即是那一盞懸着的玻璃長明燈。那光，遠遠看去竟似一點在油面上搖擺不定的白痕。一縷太陽的斜光射入正殿，使得殿堂與屋角處更

加黑暗了。

一個小孩子正把那活動的短柵門在牠很鬆的窟窿中搖着耍；馬丹波娃利便問他道：『  
教士在那裏？』

他應道：『就要來了。』

果然，那教士住屋的門一響，補爾里西央院長便出來了；孩子們遂亂轟轟的躲往教堂裏  
而去。

這位修道咕嚕道：『這般小蕩子！常常這樣！』

因他正拾起了一本破布壳的經本，這東西剛剛撞在他腳上。

『這個真不恭敬了！』

但他一見了馬丹波娃利，便道：『恕我，我沒有看清楚你。』

完全射在他臉上的斜陽光線把他那件肘下已經磨光，下裾已經化絲的羽緞道袍照變  
了色。他廣胸前那行小鈕扣間隨處隨處染着脂油與鼻烟的痕跡，並且散在頸飾上的痕跡更是

多了，這頭飾就是他紅皮膚的豐折所安置之處，皮膚上又佈了許多黃汗漬，但都隱沒在他那灰白鬍鬚的硬鬚根下。他剛剛吃了晚餐，呼吸還很驟哩。

他又道：『你可好嗎？』

愛瑪道：『不呀，我很難受的。』

修道說：『哎！我也一樣。可是這初期的暑熱太把你疲憊了嗎？究竟，有甚麼辦法哩！我們生來原是爲的痛苦，也如聖保爾說的一樣。但麥歇波娃利，他對於你的痛苦却是怎樣着想呢？』

她做了一個輕蔑的態度道：『他麼！』

這長老很詫異的問道：『怎麼！他沒有給你藥吃嗎？』

愛瑪道：『哈！我需要的並不是世界上的藥物。』

但教士却時時刻刻向教堂裏瞅着，一般頑童們跪在那裏彼此拿肩頭互撞着，並且一齊跌倒在地上就同紙和尙一樣。（註十三）

(註十三) 紙和尙是一種遊戲的名字，是孩子們把紙牌折作人形，而並次立在桌上，作人々人々……形，觸其一而

一齊撲倒；中國孩子亦有此種遊戲，但易紙牌爲骨牌，不知牠喚甚麼名字。

她又道：『我願意知道……』

修道怒聲叫道：『等着，等着，里補德，我立刻就來撕你的耳朵，惡劣的孩子！』

跟着便轉向愛瑪：『這就是木匠補德的兒子；他父母還小康，所以才讓他去胡鬧，但是他一定學得很快，如果他安心學，因爲他還伶俐。並且有時說起笑來，我便叫他做里補德（同那往馬羅門去時所聽的山名一樣），並且我喚他做我的里補德。哈哈！里補德山！（註十四）有一天，我會將這個名字向主教說起，他竟笑了笑……他居然肯因此而笑。——到底麥歇波娃利，他也好嗎？』

(註十四) 法文占有形容詞第三人稱陽類單數：「我的」Mon 讀音與「山岡」Mont 一字相同；而法文的山名山

字又置於固有名詞之前，故教士說：我的里補德 Mon Ribouder；戲言之即是里補德山 Mont Ribou

adet

她好像沒有聽見。他接着說道：『不消說，常常都是很忙的了？因為我和他，我們都是教區中的人物，須有許多要做的。』他又濃笑說：『但是他哩，是肉體上的醫生，而我哩，却是靈魂上的醫生！』

她遂用着那哀懇的眼睛定定的向着教士道：『是呀……你可以輕減諸般煩惱的。』

『哈！不要說這話，馬丹波娃利！就在今晨，我曾因為一頭患臟脹病的母牛，便得往巴底阿威爾一行；鄉人們都以為這是命運使然。所有他們的母牛，我不知怎樣……可是，恕罪！（譯者按：這句是教士向馬丹波娃利說的。）龍格馬爾，補德！紙口袋！你們願意罷手麼！』（譯者按：紙口袋意思是不值錢的東西，是法北人罵人的口前語。）

於是一跳他就奔入教堂去了。

一般孩子們便趕快繞着那張大書案，攀上歌聖歌人坐的矮凳，打開彌撒經本；有一些，踏着脚尖，無意的竟走往懺悔座中而去。但教士却突然的每人給了幾巴掌，抓住他們的衣領，從地上把他們提起來，對着歌經台的石板將他們的膝頭頓下去，很用力的，好像要將他們



裁在那裏似的。

『所以說，』當他把一張大花布手巾的一角含在牙齒間，一面展開，一面重走到愛瑪旁邊來時便這樣說道：『農人們都是很可憐的！』

她回說道：『也還有別的人。』

『一定的呀！城裏的工人們，便是一個例。』

『並不是這般人……』

『恕罪恕罪！當真的我在這般工人家也曾看見許多可憐的主婦，我敢斷言都是些很有德行的婦人，真正的女賢人，然而她們竟沒有麪包吃。』

『可是她們，』愛瑪如此說：（說話時她的唇角彎着）『她們，麥歇教士，她們有的是麪包，她們只沒有……』

教士道：『冬日的火。』

『哈！甚麼關係？』

『怎麼！甚麼關係？在我，却以為當人很煖很飽時……其後方才……』  
她便歎道：『上帝！上帝！』

他遂帶着一種不安的樣子走上一步道：『你不舒服嗎？不消說是消化上的病了？馬丹波娃，理應回你家去喝一點清茶；這東西可以安定你，或者用一點和黃糖的涼水。』

『爲甚麼呢？』

並且她帶着一個人方從夢想中警覺的神情。

『因爲你拿手把額頭摸了摸，所以我相信你有點頭暈。』

跟着，便掉過話頭道：『但你却要問我一點事嗎？是甚麼？我尙不知道。』

愛瑪連連說道：『我嗎？一點沒有……一點沒有……』

於是把她向身畔遊移的眼光緩緩向這穿道袍的老人低垂下來。他們便面對面的彼此端詳着，一言不發。

末了他才說道：『好了，馬丹波娃利，請恕我，功課很緊，你是知道的；我須得去打發我的頑』

童們。因爲初期謁聖禮快來了。若不及早預備，我們不免又要吃驚，我害怕極了！所以從昇天禮以來，每禮拜三我總得及時管教他們一點多鐘。這些可憐的孩子！大家總不知道早點把他們導入上帝的途轍中，畢竟這途轍已由聖子的口吩咐過我們的了，……祝你健康，馬丹；你的丈夫，麥歇前致意。」

於是他就走入教堂去了，一到門口又單腿跪了跪。

愛瑪看見他把兩手半開的向前伸着，腦袋微微傾在肩頭上，大踏步走着，一直走入雙行的板凳中間看不見了才罷。

跟着她也轉了脚跟，彷彿一件雕刻品在機軸上轉動的一樣，遂取路回她家來。但是那教士的粗暴聲，頑童們的清脆聲猶然從她背後一陣一陣的傳到她耳朵裏來道：『你可是教徒？』是的，我是教徒。『甚麼是教徒？』是受過洗禮……洗禮……洗禮的人。（譯者按：這幾句便是初次謁聖時孩子們所用之教義問答書上的話。）

她扶着欄杆走上她的樓梯，並且，一進房間，便頹然倒在她鋼弦椅中。

那玻璃窗上淡白的陽光已緩緩的波動着沈了下去。那些傢具在牠們地位上好像變得越發固定，並且沒入暗影中猶之沒入了一片烏黑的大洋裏。壁爐已熄滅了，時鐘依然走着，愛瑪愕然的對着這些安靜的東西，至於牠心裏却紛亂極了。但是在窗子與作工桌之間，白爾特正在那裏，蹣跚着她那雙織絨鞋，強勉走到她母親身邊來握她套衫的帶子。

愛瑪拿手把她引開道：『放開我！』

那小女兒又走來挨着她的膝頭；把兩臂支着，把那大而且藍的眼睛舉起來向着她，一條清潔的口涎遂從她嘴唇邊直拖到綢套衫上。

這少婦很生氣的道：『放開我！』

她的臉色把孩子駭着了，便叫喚起來。

她更拿手肘將她一推道：『哈！放開我罷。』

白爾特遂滾去跌倒衣櫥脚下，撞在銅什件上；把臉頰跌破，那血直淌出來。馬丹波娃利忙走去將他抱起來，把叫人鈴的繩子也拉斷了，遂迸力喚她的女僕，而且沙兒走來時，她更自

已咒罵起自己來。這正是晚餐時，所以他回來了。

愛瑪用着一種安靜的聲口向他說道：『你看，好朋友，這小人兒正遊戲着便在地下跌傷了。』

沙兒安慰了她一會，傷處並不利害，於是他便去尋找膏藥。

馬丹波娃利不再下樓到廳子裏來了；她願意獨自留着去守護她的孩子。直看着她睡熟了，她所蓄的不安方逐漸輕減了一點，因為她自己便覺得適才因這一點點小事遂擾攘至此，也未免太笨太好了。果然，白爾特不再哭了。現在她的呼吸已不知不覺的將綿被單掀了起來。大點的淚珠猶停在她半閉的眼角上，睫毛間露出兩顆淡白的眼珠，深深的凹在裏面；貼在臉頰上的膏藥把那緊張的皮膚全拉斜了。

愛瑪尋思道：『這真是一件奇事，這孩子何以這樣醜！』

到晚間十一點鐘，沙兒從藥劑師家回來時（晚餐後他往這裏來還那剩餘之膏藥的），見他婦人還站在搖籃旁邊。

他一面吻着她的額頭，一面說道：『既然我已給你打了包票說一點不要緊，你就不要焦心，可憐的愛人，你會把你自己弄病的！』

他在開藥店的家裏會滯留了許久。縱然他未表現得怎生的動感情，但麥歇何麥仍極力的慰藉他，仍極力的給他講了多少道理。因而大家就談起幼小時所受的各種危險，以及奴僕們的疎虞來。馬丹何麥就知道這些事故，至今她胸前還留有一柄紅火鏟的傷痕，就是從前一個廚娘任憑落在她套衫上的那紅火鏟。從此她的父母便十分當心起來。刀子也不再磨快，院內的地板也再不擦光。窗子上安着鐵欄，火爐口也設着粗柵。即如那般小何，雖是能够獨立了，然而沒有管理人照料着，仍不能亂動的；稍稍有點感冒，他們的父親便拿許多醫傷風的藥糖塞在他們嘴裏，並且一直到四歲多，他們還戴着厚褲子似的毛頭巾。其實這只是馬丹何麥的一種怪脾氣；她丈夫暗暗的很生氣，恐怕那智慧官能不免會受這樣一種壓制的影響，他間或便向她說：『你意欲要造出一些喀哈以下蠻族和一些波多，蠻族來嗎？』

然而沙兒却強勉把這種談話打斷了好幾次。

因而當那學律的從他跟前上樓梯去時，他便低低在他耳邊說道：『我打算同你說幾句話。』

賴翁遂自問：『他起了疑心嗎？』他心裏便跳了起來，便胡亂猜度起來。

末後把門關上，沙兒遂說要請他親身到魯昂去看幾種銅板寫真器的價值；這是一種關於感情上要令人吃驚的贈品，因為他起了一個妙想，要把他穿禮服的小照給他婦人留一張。但他打算把這東西的價值先曉得；這樣的舉動當然難不着麥歇賴翁的，因為他差不多每禮拜都要往城裏去。

是甚麼目的呀？何麥對於賴翁常在魯昂來往這件事竟疑惑其間定有愛情的事，故有別種色迷的關係。可是他錯了；賴翁並不是幹那輕薄事的。況他歷來不曾像現在這樣愁過，馬丹賴弗郎沙對於他目前剩在盤子裏那麼多食物的原故就深知道了。還要再弄明白一點，她便去請教稅官；然而比勒却用着一種傲慢的聲口回說他並未受過警察的委托來調查賴

翁。

不過他的同伴似乎也太奇怪了；因為賴翁每每仰在椅子上，張着兩臂，只是抱怨那境遇。稅官道：『這由於你太不尋消遣的原故。』

『做甚麼呢？』

『我呀，若處在你的地位上，我便出去遊歷！』

學律的答道：『但我却不知道向那裏去。』

那一個摸着手巾，拿起一種輕蔑中又夾有滿意的神氣道：『呀！倒是真的！』

賴翁對於這無效果的愛確也厭倦了，其後他更開始感覺了這種煩悶，就是那反覆一樣的生活，既沒有一點與會去指導牠，又沒有一點希望去支持牠，致令你們難於過活的煩悶。因而他就非常厭惡起依勇威爾以及依勇威爾的人來，以致某些人的樣子，某些屋宇的外觀，都使他生氣而不能再留在此處；就是極其長厚的藥劑師在他看來也完全變得不可耐了。不過，那將來新位置之恐怖他却也和勾引他時是一樣的。



這憂懼很快的就轉成了不耐，於是，巴黎對於他遂遙遙的舞弄起他那假裝跳舞場的音樂以及那般蕩女的巧笑來。既然他應該到巴黎去完成他的法律，爲甚麼他不走呢？誰阻着他在？因此他心裏便預備起來；先就把他的居處安排好，在腦筋裏，他佈置了一所院宇。他將在這中間過一種藝術家的生活！他將在這中間學琵琶！他將做一件便衣，一頂巴斯格式的帽子，一雙藍絨拖鞋！似乎他已看見壁爐台上交叉懸了兩柄鈍劍，一個死人頭，而琵琶就在那上面。

困難的事就是要得他母親的同意；但又說不出一點道理來。他的師傅也勸他到別一處辦公室去，他可以在那裏加倍的發展。折中辦法，賴翁很想在魯昂去尋覓一種第二級學律者的位置，可是沒有尋着，末後，遂詳細給他母親寫了一封長信，信裏備述要速往巴黎去住的理由。她答應了。

他並不着急。直有一個月，那依維爾每天都爲他從依勇威爾到魯昂，又從魯昂到依勇威爾，運着那箱籠，提匣，包裹之類；而且，賴翁把他衣服添置了許多，將三張鋼弦椅也包了絨，又

買了若干領巾，一句話說完，彷彿是一種周遊世界的預備，他更一禮拜一禮拜的延緩下去，直至接到他母親第二封信，因為他既決意要在假期前考試，所以人家便催他動身走。

當着執手言別的時候來了，馬丹何麥便哭了起來；雨士丹也咽咽哽哽的；何麥是很堅強的男子，把他的感情抑制了下去；他決意親自將他朋友的外衣送到律師的鐵柵前，因為律師要用他的車子送賴翁往魯昂去。賴翁只有往麥歇波娃利家來告別的時候了。

他一走到樓梯頂上，遂站住了，覺得氣喘得很。他進去時，馬丹波娃利趕快就站了起來。

賴翁道：『還是我！』

『我早知道了！』

她咬着嘴唇，一陣血潮便在她皮膚下奔騰，從頭髮根上到領際，都染成了玫瑰顏色。她便站着把肩頭倚在板壁上。

他道：『麥歇不在家麼？』

『他出門去了。』

她又說了一遍道：『他出門去了。』

於是便緘默了。他們互相瞅着；並且他們那交混在同樣幽怨中的思想就如兩片悸動的胸部一般極親密的摟抱起來。

賴翁道：『我很願意抱吻一下白爾特。』

愛瑪便走下幾步樓梯去喚菲里西德。

他趕快向他周圍結實的看了一眼，這眼光把牆壁，陳設架，壁爐等都掃遍了，彷彿要把甚麼東西都刺穿，甚麼東西都携走似的。

但她又進來了，女僕也將白爾特引了來，白爾特在一根細繩端上倒牽着一具風車。

賴翁便在她頭上吻了幾遍道：『請了，可憐的孩子！請了，親愛的孩子，請了！』

他仍將她交給她母親。

她母親道：『將她引開去。』

又只是他們了。

馬丹波娃利遂轉過背去，將臉對着玻璃窗子；賴翁把遮陽帽捏在手上，向腿邊輕輕的拍着。

愛瑪道：『天要落雨了。』

他回說道：『我有雨衣。』

『哈！』

她又轉過身來，把下額低着，額頭伸向前面。光線從額上拂過，彷彿是從大理石像上拂過的一般，一直到她彎彎的眉下，竟令人不能知道愛瑪究竟是望着天邊在嗎，也不知道她心坎上想的是甚麼。

他歎道：『也罷，請了！』

她猛的舉起頭來道：『不錯，請了……請走罷！』

他們便彼此走向前來；他將手伸出去，她却遲遲疑疑的。

她只好伸出手來，強勉的笑道：『趕快走別使人家看見了你。』

賴翁在他自己手指上覺得握的那手燒極了，彷彿她全身的精力都降到這潤濕的手掌上來了。

其後他放開了手；他們的眼睛又交合了一次，於是他就走了。

他一走到市場下，便住了腳，躲在一根石柱後面，以便最後再將這四扇綠窗簾的白房子望一次。他相信看見一個人影在那房間的窗子後面；那窗帷從鈎上放下彷彿是沒有人觸過似的，然而牠那橫斜的褶子却徐徐動搖着，又是猛然放下來的樣子，直到那窗帷筆直的垂着，比那石灰牆還不動了，賴翁才奔了去。

在大路上遠遠就望見他師傅的兩輪輕車，旁邊一個穿粗布衣的人挽着馬。何麥同麥歇威廉曼正在談話。人家等着他在。

開藥店的噲着兩眶眼淚道：『抱吻我，這是你的外套，好友，不要受了寒！好生調養！好生保重！』

律師道：『好罷，賴翁，上車來！』

何麥伏在障泥板上，漱漱着斷斷續續吐了這四個愁字道：『一路平安！』

麥歇威廉曼答道：『晚安！把韁繩放開！』（譯者按：上一句是回答何麥的，下一句是吩咐那挽馬的。）

他們動了身，何麥也回家去了。

馬丹波娃利把向着花園的窗子打開，定睛瞅着那雲堆。

那雲在西方，靠着魯昂那方，重重疊疊的堆起來，並且把牠那烏黑的漩渦展得很快，一派太陽光線從雲後射出，就如懸弧中的金箭一般，而其餘無雲處的天便帶着一種磁器的白光。一陣暴風把楊樹俱吹彎了，那雨忽然就落了下來；雨點打得綠葉亂響。跟着太陽又出來了，母雞都唱了起來，鳥兒也在濕荊上拍着翅子，沙上流潦衝走了許多玫瑰色的槐花。

她想到：『哈！他當然走得遠了！』

麥歇何麥仍照平常一樣六點半鐘正晚餐時走來。

他一面坐下，一面便道：『可歎！適才我們便把我們的少年人送走了！』（譯者按：此句不是

問話，只是商量語，法文商量語也加問號。）

醫生答道：「誠然！」

跟着便在他椅上回過身來道：「但你家裏可有甚麼新鮮事故嗎？」

「不值甚麼。只是我婦人在今天下午稍稍動了點感情。你是懂得的，婦人們，最不要緊的事都足以震動她們的！我的婦人尤其如此！所以凡反對他對手的人直是大錯而特錯，既然她們的神經組織比我們的脆弱多了。」

沙兒道：「可憐的賴翁！在巴黎是怎樣的生活……他在那裏可習得慣麼？」

馬丹波娃利遂歎了一聲。

藥劑師掉着舌頭道：「有甚說的！自然是到飲食店吃好的了！假裝跳舞場了！香檳酒了！就是這些事，我敢打包票說。」

波娃利辨道：「我不相信他這樣胡幹。」

麥歌何麥慨然說道：「我也不呀！無如他既應該跟着別的人跑，差不多便算一個狡猾人

了。你尚不知道那般輕薄兒在拉丁區同下女們的生活情形哩！實實在在學生們在巴黎是極受恭維的。他們只須有一點尋樂的本領，人家就把他們招待入頂好的社會中去了，而且還有左近聖日耳曼地方的一般女人們來愛他們，逐漸的因就供給了他們許多美圓姻緣的機會。」

醫生說：『但我爲他耽心的是……那邊……』

開藥店的接口說道：『你有道理，這真是黑暗世界啊！所以大家只好常常把手按在荷包上了。因此，你在公園中，這是我假設的話；隨便看見一個人穿得很好，裝飾也講究，但這些都是特爲外交手段而設的；他走到你身邊：你們便交談起來；他徐徐浸潤，或是送你一撮鼻烟，或是替你拾帽子。其後大家更密切了；他便引你往咖啡店去，請你到他鄉居中去，使你在兩盞酒後認識了各種的人，於是，四分之三的時候只是騙你的錢，或引着你去幹壞事。』

沙兒答道：『倒是真的；但我尤其是想着病症在，例如傷寒症，便最容易侵犯外省學生的。』  
愛瑪遂寒戰起來。



藥劑師接着道：『這由於飲食的變動，以及在普通經濟情形中結果應有之恐慌情形的原故。而且，巴黎的水，你瞧呀！餐館中的肴饌，雜貨店的食物結果只是燒起你的血來，任憑人如何說法，總抵不得一碗家常的肉湯。至於我，我依然喜歡的是私家飲食；因為最衛生了！因此，當我在魯昂研究藥科時，我便在一處包餐人家去寄食；同教習們在一塊用餐。』

他接着又把他通常的意思和他個人同情提出了許多，一直到雨士丹因為一盃雞奶須得製造來尋找他時方罷。（譯者按：雞奶即是牛奶沖蛋花。）

他便叫道：『沒有一分時得閒的！常常都拖着鏈子在我！一分鐘都不能出來！同耕馬一樣，應該流着血汗！可惡的頂圈呀！』

其後，他剛走到門邊，又道：『還忘了，你知道那新聞麼？』

『甚麼新聞？』

何麥蹙起他的眉頭，做得很正經的樣子道：『便是今年下色倫省的農事改良會多半要到依勇敢爾修道院來舉行的。至少，風聲已傳播了。今晨，報紙對於這事已說了幾句話。在我

們這一區將成爲最近的重大事了！但我們將來再談牠好了。我看得見，多謝你們！雨士丹手上有燈籠。」（譯者按：末後三句大概是沙兒夫婦要執燈送何麥，所以他才如此云云。）

（七）

第二天的日子，在愛瑪看來直是一種黑暗無光的日子。在她看來不管甚麼似都裹了一種慘淡的氣象，這氣象凌亂不堪的浮在一般事物的外表上，於是那愁悶遂以着一種溫柔的悲斷深深陷在她靈魂裏，比如廢堡中冬日的悲風一樣。這簡直是那種凡人對於不能再來之事的夢想，也是那種每椿事情完成以後，所得的疲勞，老實說來便是習慣動作猛然中止時和一種綿延波動驟然打斷時你們所受的那種苦惱。

彷彿從阿拍撒爾德回家，跳舞影子還在她腦中旋轉，而她所有的那一種黯淡的幽鬱，一種貪慾的失望一樣。賴翁顯得越是壯偉，越是體面，越是溫和，越是杳茫；他雖是別了她，却未離開她，他一定仍在這裏，這房屋的牆壁好像留下了他的影子。她不能移開她的眼光對於他曾經踏過的地氈，對於他曾經坐過的椅子。那河仍然流着，仍然沿隄拍着他的小波紋。他

們曾在這裏散過多少次的步，和那在蓋有青苔石子上的浪音一樣的細語過。他們曾享受過多麼好的太陽！他們獨自蔭蔽在花園深處，消遣過多少的好下午！他光着頭，坐在那枯木支的矮凳上，高聲念着書；牧場上的涼風戰搖着那書上的篇頁以及涼棚上的凌霄花……哈！他去了，她生命中惟一的快樂，一種福樂上惟一可能的希望也去了！當他自獻的時節，她爲甚麼不將那幸福抓住呢？當他要逃遁時，何以不用兩手兩膝將他扭住呢？於是她就自己咒罵不會愛過賴翁；她渴想嘗嘗他的嘴唇。很打算奔去和他相會，投在他手臂中，向他道：『這就是我，我是你的人了！』但愛瑪却爲難的去犯那創始的難關，所以她那因懊悔而增加的願欲也只變得愈爲活動。

從此，賴翁的紀念彷彿就做了她厭倦的中心；那紀念光明得比俄羅斯荒原雪地上失路行旅的火光還利害。她又要對着他奔去，她又踟躕不定，她又小心翼翼地搖着這將近成灰的爐子，她又在她身旁去尋找可以將牠重燒起來的東西；愈遠的回想，好像愈近的機會，凡她拿起她理想來感證的便是她那四散的淫樂想頭，她那在風中鳴着枯枝的幸福成見，她那

無結果的德行，她那無成功的希望，以及家庭的事務，她把這種種感情一齊聚合攏來，一齊取在手上，一齊用來煖她的愁思。

然而那火炎竟微弱下去了，或因她自己的蓄積已銷耗完了，或因那堆積的東西太重了的原故。總之愛情哩因爲人去而漸漸熄滅，懊悔哩因爲習慣而越積越多；於是那種將她澆白天色俱映紫了的火災遂籠上了一層黑影並且漸次的拭抹乾淨。有時良心一昧，她便對她丈夫取了一種反感而熱烈的渴懇情人，遂將那怨恨的火焰來煖起柔情。可是，彷彿大風常常吹着，情慾一直燒成了灰，救者也不來，太陽也不出，四面八方都是沈沈的夜色，她便永遠沈淪在一種可怕的寒凍中，那寒氣直冷透了她的心臟。

因之，多司特的惡光陰又開始了。現在她估量起來更比以前還爲不幸；因爲她是已有過愁苦的經驗，以及那永無了期之信心的了。

凡是一個婦人，她既供獻了一種如此其大的犧牲，便能够隨心所欲的來過活。所以她遂買了一張古代的祈禱凳，一個月中花費了十四個佛郎的檸檬用來洗指甲；她又寫信往魯

昂，要買一件藍色細毛織的袍子；又到裘赫爾家把他最體面的圍巾選了一條；用來繫在便衣上；於是閉着窗板，手上拿着一本書，穿着這種奇裝，輪在一張安樂椅上。

往往她又把她的髮髻各式各樣的變化出來；或是梳成中國式的頭，做成軟環，打成辮子；或是在頭上分出紋路，將頭髮捲在下面同一個男子似的。

她又打算學意大利文；買了一本字典，一本文法，一本練習簿；她又試着來讀那難懂的文章，歷史，哲學。有時沙兒在夜裏駭然從夢中驚醒以為有人來尋他去看病，便訥訥的說道：『我去。』

原來這刮火柴的聲音却是愛瑪用來點燈的。不過她的讀品也和她的女紅一樣，都是有頭無尾的，塞滿了她的衣櫥；她取了這些，又丟過一邊，又摸着那些。

她的病勢發作了，別人很容易惹起她的暴怒來。有一天，因為反抗她的丈夫，她一定要喝大半盃燒酒，更因沙兒說了幾句笑話去挑撥她，她竟把燒酒喝個乾淨。

縱然她的樣子很輕浮（這是依勇威爾鄉人們的話），但愛瑪並不顯得快活，她的口輔

依然縮了進去，帶着一種老姑娘和失意野心家臉上的皺紋。她全身都是慘白的，如同白布一樣；鼻上的皮膚緊揪着鼻孔，眼睛用着一種茫昧的樣子看着你們。因在鬢上發見了三根灰髮，她便說她老了。

她又常常的發暈。有一天竟吐了一次血，因為沙兒過於殷勤，便露出他的不安來。

她回說道：『罷啣！做甚麼呀！』

沙兒便驟往他的書房裏；坐在鋼弦椅上，兩肘支着桌子，在那解剖蠟人頭下，哭了起來。

於是他就寫信給他母親，把她請來，他們把愛瑪的病情細細商量了一會。

怎樣的補救呢？既然她把各種治療法都拒絕了，却如何做呢？

波娃利老娘遂道：『你可知道怎樣醫治你的婦人麼？這或者須那操心的事，須那作手工的事罷！如果她也同別的人一樣被迫着去謀她的麪包，她便不會有這種憂鬱，因為這種憂鬱都是從填滿她腦中的一堆思想上來的，是從她無所事事的生活上來的。』

沙兒道：『然而她也很忙。』

「哈！她忙忙的甚麼忙着去讀小說，忙着去讀壞書，忙着去讀那反對宗教的作品，在這些東西裏都是摘取一些福祿特爾的演說來譏刺教士的。但這些都說遠了，我可憐的孩子，這是一個沒有宗教的人，結果只有回到痛苦上去的。」

於是決定了禁止愛瑪讀小說。動手好像很不容易。這位良善的太婆便自任了：待她從魯昂過時，當然親身到賃書店去，代表愛瑪把她的賃約截止。若果這書店再不改變他毒人的事業，人家豈不能報告警察嗎？

婆婆與媳婦的告別也很枯澀的。當着她們同居的三禮拜中，除了用餐時，和夜晚入寢前着，彼此的恭維話和尋常話沒有交換上四句的。

禮拜三的這一天，馬丹波娃利老娘便走了，這天正是依勇威爾的場期。

從早晨起，空場上就被一行車子填塞滿了，車尾豎在地上，前轆翹在空中，從教堂到客寓前沿着房子都是。那一面，便是一排布棚，賣綿布，被單，絨襪，以及拴馬的馬絡，藍綢帶，帶子的頭子飛揚在風中的都在這布棚下。粗重的鐵器攤在地上，一面是雞蛋堆，一面是奶餅籃，都

是從那膠粘的草中拿出來的；靠着打麥機旁邊，那角角而啼的母雞都在扁平的籠中，都從籠隙間把頸項伸出來。人羣擁擠在一處都不肯動，有時好像要把藥店的鋪門擠破似的。每禮拜三日，這藥店從不會空過，人們進進出出，待診的多，買藥餌的少，因為在四周隣村中麥歌何麥的聲望是非常之好的。他那種粗野的剛直很足以蠱惑鄉人們。一般鄉人都把他看作一個比一切醫生還高明的醫生。

愛瑪倚在她的窗子上（她常常倚在那裏；在外省，窗子便代替了戲園和散步場），正在看那團聚的鄉人們用以自娛的時候，忽望見一個身穿綠絨外帳的麥歌。雖是縛了一雙硬腿套，却帶了一雙黃手套；急急忙忙向醫生的房子走來，後面跟了一個鄉下人，帶着一種沈思的樣子低頭而行。

是時雨士丹正在門邊同菲里西德談話，他便問雨士丹道：『我可以見麥歌麼？』  
他竟把雨士丹當作了醫生的僕人。

『對他說雨舍特的麥歌羅多爾服布郎惹在這里。』



這個新來的客人在他名字上又加上這一句的原故並非炫耀地主的虛聲，只是使人容易認識罷了。不錯，雨舍特正是挨近依勇威爾的一區私人地方的名字，他剛在那裏買得了一所邸宅和他親自耕耘的兩個農莊，不過他自己並不很拘束。他獨身生活着，每年至少有一萬五千佛郎的收入。

沙兒走進廳子，麥歇布郎惹把他跟來的人介紹過來，說他願意來放一次血，因為他覺得周身似都有螞蟻在爬走的一般。

那人把一切理論都駁斥開了道：『這才足以清瀉我。』

沙兒遂吩咐拿一條帶子一個面盆來，請雨士丹把面盆端着。其後便向那業已無甚血色的村人道：『一點莫害怕，我的勇士。』

那一個答道：『決不，決不，只管動手！』

於是他就張起聲勢伸出他的粗胳膊來。竹葉刀一下，血液應手射出，對着鏡子迸去。

沙兒叫道：『把盆子拿近來一點。』

那鄉下人道：『啊！竟可以說是一道流水的小泉！我有這麼樣的紅血麼！這當然是好現象，可是嗎？』

官醫道：『有時，許多人起初並不感覺甚麼，跟着便發了昏暈，在那身體組織最好的人中，最爲特別，就如這樣的體格。』

就這幾句話上，那鄉下人手指間搓着的一個管子忽的便丟開了。肩頭上一陣暴動將他所坐的椅背也弄得格格格的響。他的帽子也落了。

波娃利將指頭切着他的脈管道：『我很懷疑。』

雨士丹雙手所捧的那個面盆也索索的打起戰來；他雙膝亂抖，臉上也變了顏色。

沙兒喚道：『吾妻！吾妻！』

一跳的她就下了樓梯。

他叫道：『酷哈！上帝，一來就是兩個！』

他的情緒好生衝動，縛紮帶時也很吃力。

麥歇布郎惹將雨士丹挽在兩臂之間，很安靜的道：『不要緊的。』跟着他就將雨士丹坐在桌上，將背靠着牆壁。

馬丹波娃利便來抽開他的領帶。有一道結子是繫在襯衫上的；因而就有好幾分鐘的時，問她的纖指都在這少年頸項上摩挲着；跟着她就將醋傾在她細麻布手巾上；一點一滴的把他兩鬢濡濕，一面小心翼翼的從上端吹着。

車夫倒醒過來了；雨士丹還是暈的，他那腫人仍隱沒在青白色的眼膜之下，彷彿牛奶中浸了兩朵藍花。

沙兒道：『應該把這東西給他藏過才好。』

馬丹波娃利遂取了那面盆。因為要放入桌下，就在她彎腰的這一動作中，她的袍子（是一件有四道飛簷，黃色，長腰身，寬裙的袍子），她的袍子便一齊籠在她四周的磚地上；並且因為愛瑪弓腰下去，張臂時稍稍動了一下，於是依着她上身的回旋那蓬鬆的幅而遂冰開了幾處。其後她走去取了一玻璃罇水來，及至藥劑師走來時她已溶化了幾塊白糖在

水中。這是那女僕突然去尋他來的；一望見他學徒睜開了眼睛，他才歎了一聲。跟着便站在  
他旁邊，從上至下把他學徒瞅着。

他道：『愚人小愚人！真正的三個字母拼成的愚人（註十五）放血也算大事麼？好漢子是甚麼都不怕的！有一種松鼠，就如你所看見過的，牠竟能昇到核桃樹眩目的高處落下來。哈！是的是的，說呀，你可歎賞麼！將來當藥劑師便要有這等好體質；然後你才能够在某種重大情形之下，於官府跟前，覺得理直氣壯，以便喚起法官們的良知；因此，便應該保持着藥劑師的冷靜，理解，自示是個大丈夫，不然便成了一個笨伯了。』

（註十五）愚人一字法文是**idiot**，故云三個字母拼成。

雨士丹並不回聲。開藥店的接着說道：『誰請你來的？你常常跑來囉嗶麥歇與馬丹，況且每禮拜三你斷不能離開我的。現在二十來個人在家裏，只因為照料你的原故，我都舍去了。好了，滾罷！快跑！等着我，並照料着那些瓶子！』

及至雨士丹穿起衣服走後，大家遂談了一陣昏暈的事。馬丹波娃利從不會看見過。

麥歌布郎惹道：『對於一位太太這却是非常的事！畢竟，也有些神經過敏的男子，即如在一處決鬪場裏我曾看見一個證人，裝上彈藥的手槍聲還不會響，他就失了知覺了。』

開藥店的道：『我麼，看着別人的血並不使我怎樣；不過一想着我自己的血像這樣時，倒會令我氣餒，假若我把這事多多的回想之後。』

於是麥歌布郎惹便將他僕人打發走了，勸他去養養精神，既然他的怪脾氣業已滿足了。他並且說道：『這怪脾氣倒給了我許多好處，便是認識了你。』

他說這句話時正把愛瑪瞅着在。

接着遂放了三個佛郎在桌子角上，隨便致了一禮便走了。

不久他就走到河的那邊（這是他回雨舍特去的路）愛瑪望着他在牧場中，在楊樹下走着，有時走得很快，彷彿一個人正在有所思的一般。

他自言自語道：『她好生的溫馴！她好生的溫馴，這個醫生的婦人！美齒，黑眼，玲瓏的步法，和巴黎女人一樣的語調。她是甚麼鬼生出來的？這個肥少年，又在何處將她得來的？』

麥歇羅多爾服布郎蓋有三十四歲；他的性情粗暴而又聰明，並長和婦人們來往，所以很知道婦人們的。只這個女人在他看來却好生美麗；他遂妄想起來並想及她丈夫。

『我相信他是個極笨的人。她自然是很厭倦的，他生着一些醜醜的指甲以及那三天沒有剃過的鬍子。及至他往病人家去了時，她便留在家裏補襪子。她定然很生厭的！她定然願意住在城內，每夜跳着波蘭跳舞！可憐這婦人愛情之後只是打着呵欠，好像出水後放在廚房桌上的鯉魚一樣。我決其只三句媚語她就可以愛你們了！就溫柔了！就可人了！……不錯，但是後來却怎樣來擺脫這困難呢？』

於是那賞心樂意的事情，一眼瞥着將來，轉而使他想起了他的情婦。這是魯昂一個女戲子，他供養着的；不過一想着這個人的樣子，他便覺得有點過於飽脹。

尋思道：『哈！馬丹波娃利確比她美麗，尤其比她鮮豔。準定的維爾日里快要長得很癡肥了。她又倦於尋樂。而且還有那青蝦的怪脾氣！』（譯者按：青蝦 *Salicogne* 是蝦子的一種，百煎不紅，此處借用的意思是說「任你如何烹製，俱將她莫奈何！」）

田野間很荒涼，羅多爾服只聽見他四周的草被靴子拂着時均勻的響聲，和那遠遠藏在蒼苔下面的青蟋蟀的吟聲；他似乎又看見愛瑪尚在那廳裏，穿着他所見的那一身衣服，彷彿他就給她脫了去。

他把手杖在他跟前一堆土上敲了一下，很堅強的叫道：『啊！我一定要將她弄到手上方罷！』

於是立刻他就尋思起那動手的方法來。他自問：『在何處相會呢？用甚麼方法呢？大概還須把那小蹻放在肩頭上罷，並且那女僕，隣居，丈夫，都是一種重大的障礙。』他又道：『罷啻，太把時間就攔久了！』

跟着他又開始尋思：『她那一雙眼睛，鑽進你們的心裏就如螺旋鑽一樣。而且這淡白的容顏……我哩，就最喜歡這般淡白臉色的婦人！』

一直走到阿爾格依山坡頂上，他便決了意。

『只有去尋找機會的一法罷了！我且先往那里去走幾次，把些獵品家禽去送他們；設或

該放血時，我就放一次；我們遂做了朋友，我便請他們到我家來……」他又道：「哈！還忘記了！農業改良會豈不快了；她一定在那裏，我一定看得見她。我們便大膽的從此動手，這倒是最可靠的。」

(八)

有名的改良會果然到了！從這盛日的清晨，所有的居民都在他們門前談論那些預備的東西；市長署的破風上用長春藤編成了花瓣子；草地中間特爲設筵之用立起了一架帳棚；教堂前面的空場內還安有一種火炮，是用來做省長和那受獎農人的名字到來時的信號。比比地方的國家衛兵（依勇威爾沒有）都來和消防隊聯合在一處，消防隊的隊長是比勒。這天比勒帶了一條領子比平常帶的更高；並且緊緊被縛在他的制服中，半截身子挺挺不動，彷彿全身的生氣都降到他兩條腿上，用着一種惟一無二的動作，大踏着步，兩腿的起落也押着音韻。在稅官和大佐中間彷彿存有一種競爭似的，彼此都要逞能，便各把他們的隊伍運動起來。大家都看得見那繫紅肩帶和穿黑胸甲的人們更番的走來走去。這並不是



收場，只是才起頭哩！從不會有過像這樣的操練！有幾家縉紳們從前夜就將他們的房屋洗乾淨了；三色旗早就懸在那半啓的窗間；所有的酒店都坐滿了的人；因為天氣又好，那些上了漿的布頭巾，金十字架，有顏色的肩巾，顯得比雪還白，鏡子似的映在日光中，並以牠們複雜的色彩高高顯露在一些外帳和藍色短工衣黯淡的顏色之上。（譯者按：雪樣白的布頭巾，鏡子似的金十字，色彩鮮明的肩巾都指的是女人的服飾，外帳與藍色短工衣指的是男子的服飾。）左近一帶地方的農家婦，一下了馬，就將那大撇針抽了，這撇針是用來把牠們衣服結在身上以免泥污的；而那般當丈夫的因為保護他們的帽子，反而把一條手巾任牠搭在上面，把一隻手巾角含在牙齒中間。

人羣從村子兩端來到大街上。凡是小巷，僻徑，人家門戶無一處不有人湧出來，時時都聽見門槌起落的響聲，因為那般帶絲手套的太太們都出門看佳節來了。尤其令人歎賞的，便是樹立在一座高台旁邊，掛滿了燈籠的兩個長燈架，那高台是用來待遇官府的；在市長署的四根柱上有四條長竿，各撐着一面綠布小旗，大大的題着金字。第一面旗上是『商業』

第二面是『農業』；第三面是『工業』；第四面是『美術』。

但那流露在衆人臉上的樂意似乎獨把客寓女主人馬丹賴弗郎沙的面孔弄得黑魃魃的。站在她廚房的簷階上，在腮巴內咕嚕着道：『多麼的笨呀！搭着那帳棚是多麼的笨啊！他們以爲省長在一片帳棚底下，同一個小丑似的，竟高高興興的來用餐麼？他們公然弄出這種可惡事來爲地方謀利益哩！本來在乃芙沙特爾去尋一個小厨子原不費甚麼事！但用來待誰？待放牛的待乞丐！』

那開藥店的正在門前走過。他穿着禮服，紫花褲，海狸皮的鞋子，特別戴了一頂帽子，——一頂低簷帽子。

他道：『得罪！請恕我，我很忙的。』

又因那胖寡婦問他往那裏去。

『這事在你看來像是很奇怪，可是嗎？我原來常常很忙亂的留在我配藥室裏，猶之鄉下人的老鼠在牠奶餅內的一般。』

客寓女主人道：『甚麼奶餅？』

何麥道：『不是，並不是奶餅呀！一點也不是的！我只是想給你表明，馬丹賴弗郎沙，表明我是常常關在我家裏的意思。然而今天看這情形，却很應該……』（譯者按：老鼠留在奶餅內是法國十七世紀大文豪拉風歹倫寓言中所詠的，何麥引用典故，所以馬丹賴弗郎沙便不懂了。）

她便帶着一種輕蔑的神情道：『哈！你要往那邊去嗎？』

這開藥店的吃着驚道：『是的，我往那邊去；難道我算不得是一個顧問員嗎？』

賴弗郎沙老娘把他估量了幾分鐘，末後才笑着回答道：『這是另外一件事！只問農事也和你有關嗎？你懂嗎？』

『自然，我懂，因我既是藥劑師，換言之，就是化學家！馬丹賴弗郎沙，所謂化學，便是要認識得出所有天然物類的分子和相互的關係，由此就可知道耕種這件事原也！包括在內的！實在實在，比如說肥料的收集，飲料的發酵，氣體的分析，瘴氣的影響，所有這些，我請教你，不都

是純粹化學嗎？」

客寓女主人並不應聲。何麥又接着說道：「你以為所謂農學就只是牠自身的鋤地以及飼育家禽便完了嗎？其實尙須知道那原料中相關的組織哩，比如地質學的地層，氣象學的關係，土地的性質，礦物的性質，水的性質，以及各種固體的密度和牠們的毛細管等！我豈數得完？還應該徹底具有那重要的衛生學，爲來指導，來批評房屋的建築，牲畜的管理，雇傭的養育！馬丹賴弗郎沙，還應該具有植物學哩；你可明白了，才能够區別那些植物，何者是有益的，何者是傷身的，何者是無用的，何者是養生的，也才好一方面拔除，一方面播種，那一些該繁殖，那一些該刈去；總而言之，應該多從各種小冊子和傳單上適應那科學的潮流，常常勉勵着，以便指示改良的事情……」

客寓女主人的眼睛從不會離開法蘭西咖啡店的門，藥劑師又接着道：「我的上帝，只願我們的農夫都是化學家，或者至少他們也能聽一點科學的指導啊！因此，新近我便做了一本小冊子，一本七十二頁，共六十多條的記錄，題目叫作：果子酒，及其製造和效驗，對於這問

題的淺段新思想，我已送往魯昂的農會去了；在他們會員中，就這東西便值得我有被選爲耕耘部果質班的光榮；而且，如果我那著作公布了……」

因爲馬丹賴弗郎沙顯然沒有聽他的話，於是這開藥店的便不說了。

她道：「瞧那般人！我真個不懂得！好像是一個廉價酒店似的！」

於是她就把手頭聳了聳，將她汗衣上的織紋也從懷中拉出來了，一面雙手指着她敵人的酒店，那裏正放出許多歌聲。

她道：「其實，他也開不久了，八天之內，便甚麼都沒有了。」

何麥驚駭得連往後退。她却走下了那三步階梯，在耳朵邊向他說道：「怎麼！你還不知道這件事嗎？這個禮拜內人家就要來逮捕他了。這是萊赫爾賣了他的。他拿債券把他殺了的。」

那開藥店的叫道：「何等驚人的禍災呀！」因爲何麥對於各種理想的情景常有若干適當的表示。

女主人遂向他談起這段故事，她是從麥歇威廉曼的僕人特阿多爾處知道的，縱然她憎惡德里野，尤其厭恨萊赫爾。這是一個驅子，一個卑污的人。

她道：哈！『瞧，他正在市場上，正向着馬丹波娃利致禮，她戴着一頂綠帽子。她更挽着麥歇布郎惹的手臂哩。』

何麥道：『馬丹波娃利呀！我須趕快去幫忙。或者她可以很舒服的在列柱下面，外郭中間得一個位子。』

於是便不再聽賴弗郎沙老娘的言語，她正喚着他要和他多談一些時，這藥劑師快步的就離開了，唇角上噙着笑，兩腿張着，左左右右揮灑着許多的敬禮，並把他禮服的長裾做着各種的樣子，那衣裾在他背後直飛了起來。

羅多爾服遠遠的望見了他，便急急的走開；但是馬丹波娃利氣喘起來，他方放緩了脚步，用着一種粗魯的聲口笑着向她道：『這是特爲要躲避那胖子：你知道的，那個開藥店的。』她便用手肘撐了他一下。

他遂自己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一面走着，他便用眼角去估量她。

但她的側面却非常安靜，一點窺探不出。並且那側面離開了陽光，陰在他橢圓形的帽子中，那帽子有幾條淡白緞帶好似幾片蘆葉一樣。她那帶着又長又彎的睫毛的眼睛只是看着前面，雖是張得很大，好像被顴骨稍稍約束住了一點，這由於緩緩在她柔肌下動蕩的血液的原故。一派玫瑰顏色從她鼻梁間透出。她將頭偏在肩頭上，可以從她嘴唇中間看得見她那白齒上真珠似的齒尖。

羅多爾服尋思道：『她譏誚我嗎？』

然而愛瑪這舉動只是一種告戒：因為萊赫爾正伴着他們，時時同他們談着，好像要加入談話中來的一樣。

『瞧這一個壯美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出來了！這風是向東方吹的！』

但是馬丹波娃利不甚回答他，羅多爾服也如此，及至他們稍有動作，他便挨攏來說道：

甚麼？並且把帽子拿在手上。

當其他他們走到釘馬蹄人的房子前，本應該跟着大路一直走到欄杆邊去的，然而羅多爾服忽然的便挽着馬丹波娃利取了一條小徑，他呼道：『晚安，麥歇萊赫爾！請便罷！』

她笑着道：『你便這樣拋撇了他！』

他道：『爲甚麼要讓別的人加入呢？既然今天我有幸福同着你……』

愛瑪紅了臉。他不能說完他的話。於是他遂說說好天氣，說說在草上走着快樂。有些野菊花已開了。

他便道：『照這些可愛的嫩菊花，很可供給這地方的愛人們去做花卜了。』（譯者按：口中念着一首謠歌，如他愛我，他恨我，他厭我……手中摘着馬加利花——即野菊花——至最末一瓣視謠歌念至何句，以占情人之或愛，或恨，或厭，法人謂之花卜。）

他又道：『如其我採了來，你以爲怎樣？』

她輕輕咳着道：『你愛得有人嗎？』



羅多爾服回答道：「屢屢誰料得定。」

草地上已擁擠起來了，一般女傭拿起她們的大雨傘，她們的籃子，她們的小孩子，只是向你們撞來。並且每每被阻在一條鄉下女人以及穿藍襪子，半底鞋，戴銀環子的女僕的行列跟前，當着打從她們身畔走過時，總聞着一點牛奶氣。她們多半挽着手走，並且在草地的各處，從大葉楊樹邊直到那設筵的帳棚前，都有這般女人。這時正是考驗的時候，一般農人，一隊一隊的都走入了一片用長繩繫在木樁上欄出來的運動場模樣的地方。

牲畜都在那裏，鼻子都對着繩邊，參參差差的並排在一處。豬哩把長嘴插在地上假寐着了；乳牛哩呼呼的鳴着；牝羊哩咩咩的鳴着；母牛哩曲着腿把肚子展在青草上，一面緩緩的反嚼着，一面擠着那遲鈍的眼皮，因為許多小蟲正噉噉的圍着牠們。犂夫們哩赤着臂挽着那跌蹄的種馬韁頭，那些馬正在牝馬羣邊張着鼻孔長嘶。牝馬倒安安靜靜的伸着頭垂着鬃毛，至於牠們的駒兒便休息在牠們的影子下，有時又來吮吮奶；在這一排長波濤形的體積上，便看得見，彷彿一種浪頭似的，一些白鬃毛高舉在風中，或者又突出一些尖角，突出一

些人頭，因爲人們正奔走着。就在運動場外，一百步的遠處，還有一條帶嘴套的雄牛，鼻孔上拴了一個鐵環，巍立不動，就似一條銅鑄的畜生一樣。一個穿破衣的孩子提着牛繩。

於是在這兩行中間，許多麥歇都緩步的前行着，到一個一個的畜生跟前來觀察了，跟着便低聲的商量起來。其中有一個，像是最重要的人，一面走，一面就在一本手簿上打着記號。這便是評判長：邦威爾的麥歇得羅色萊。猛然碰着羅多爾服，他便趕快走上前來，含着笑拿起一種親熱的樣子向他道：『麥歇布郎，惹何故撇開了我們？』

羅多爾服借口說他即刻就來。但是這評判長一走開後，他便道：『老實說，我並不來；當你的伴侶比當他的伴侶值得多了。』

於是羅多爾服隨意遊行着，一面譏刺那改良會，一面便把他的藍徽章指示給巡兵，以便通行無阻，有時停步在一些爲馬丹波娃利都不甚許可的佳物之前。他覺得了，因而就把依勇威爾的太太們拿來笑談，論到她們的裝飾；繼而便自己解釋起他所穿的那一身不講究的衣服。他這身衣服在通常和考較中間很有些不聯絡的地方，尋常人依着習慣上的見解，

便不免要以為看見了一種奇怪生活的表暴，看見了那凌亂的感情，看見了那專橫的藝術，因為尋常人多半為社會的約束所引誘所鼓盪，是不許人輕易來蔑視社會的約束的。這就是他的裝束了，他那帶有褶痕硬袖的細麻布襯衫在灰布半臂的半開地方被風鼓了起來，而他那件條紋褲子也只掩着腳脛，露出紫花布靴子，靴幫鑲的是漆皮。靴子漆得極好，映得見草色。他便將這種靴子來踩馬糞，一隻手插在他外衣的衣袋中，草帽挾在脅下。

他又道：『況且，當人住在鄉間時……』

愛瑪道：『甚麼裝飾之勞都勿須了。』

羅多爾服答道：『也是真的！請想竟沒有這樣一個正經人是能够懂得一件衣服的款式的！』

於是他們便說起了外省的一些尋常事，說起了她所難堪的生活，說起了那淪於生活中間的幻想。

羅多爾服道：『因此我便陷在一種愁苦的中間……』

她愕然道：『你呀！但我以為你很快活哩！』

『哈！是的，外面如此，因為處在社會中間，不能不把我的臉藏在一張別樣的面具之下；然而若干次，在月光之下，一看見了墓地，便自己問自己：若我去與這般長眠的人聚會了，是不是更要好些哩……』

她道：『啊！你的朋友呢？你竟不想想了。』

『我的朋友？甚麼人？我有朋友嗎？誰還顧念我？』

他說到末了一句話，唇間便吹了一口氣。

但他們却不得不要彼此分開，因為正有一個人端了一大堆椅子從他們背後走來。那人端得太多，只能望見他木屐的尖端同分開在兩邊的一點手臂。這是埋死人的萊士底補搭，他將教堂內的椅子搬了許多來。他滿腦袋的思想只想着於他有利的事，他發明了這個方法來利用這個改良會，他的思想居然成功，因為爭椅子的太多，他不知道聽誰的好。果然，一般村人們太熱了，便爭着分了這草墊上還帶有香氣的椅子，很舒服的倚靠在那蠟油弄

污的大椅背上。

馬丹波娃利重挽着羅多爾服的手臂；他仍繼續着好像向自己說的一樣道：『是呀！許多事我都沒分的！常是獨自一人哈！如果在生命中我早有了一個目的，如果我早遇合了一種愛情，如果我早尋見了一個人……啊！我當怎樣的施用我所能的氣力，我一定要超過一切，打破一切的！』

愛瑪道：『然而我覺得你很不必自怨自艾了。』

羅多爾服道：『哈，你覺得？』

她道：『因為……你是自由的。』

她又猶豫了一下道：『有錢的。』

他回答道：『不要譏笑我罷。』

她正發誓說她並不是譏笑的話時，一片炮聲便響了過來；登時，大家就紛紛擾擾的向着村裏走去。

這是一個假信號，麥歇省長並不會來；評判員等都覺得極其爲難，不知道應該將大會開場嗎，或再等一等。

末後，在空場的深處，忽顯出一輛租來的大四輪馬車，兩匹瘦馬拖着，一個戴白帽的車夫揮臂鞭着馬。比勒此刻只有大叫：『舉槍！』的時候，那大佐也只有舉着他做。人們都向着槍林邊奔來；跑得很快。有一些連他們的領子都忘記了。可是這省長的大車好像猜着了這件難事，於是那兩匹並駕的騫馬，在牠們細鏈子中搖搖擺擺的，便放着小跑直來至市長署的立柱前，恰好那時正是國家巡兵與消防隊打着鼓，整着步伐，排開的時候。

比勒叫道：『開步走！』

大佐叫道：『止步！向左成一行！』

跟着在那舉槍禮中鐵環的響聲響得就和一個小銅鍋從樓梯上滾下來的一樣之後，所有的槍又放了下來。

於是大家便看見從車上下來一位穿銀繡短衣的麥歇，前頂業已禿了，只腦後有一團頭

髮，青白臉色，模樣很是慈祥。他的眼睛本來很大，並蓋着一層厚眼皮，正半閉着來端詳大衆，同時又仰着他的鼻尖，在唇角上做出一點笑容。因爲市長佩着徽章帶在，他一眼就認識他，遂向市長說省長不能來。他哩是一位省署參事員；其次他又說了許多抱歉的話。底哇失回答得很恭敬，那一個却自承慚愧；於是他們便面對面的站在那裏，他們的額頭幾乎碰在一塊，四圍便是評判員，市政員，鄉貴人，國家巡兵與羣衆。麥歇參事員，胸前佩了一塊黑色小三角徽章，再施了他的敬禮，而底哇失却把腰肢彎得和弓一樣，也含着笑，詰詰訥訥的吐着他的言語，一面表明他對於君上的忠心，一面恭維貴客造福於依勇威爾的諛詞。

以波里特，客寓的用人，便來把韁繩握着牽去了那御車的馬，跛着他的脚，將馬引在金獅客寓的門下，那裏正有許多鄉下人羣聚着在看車子。軍鼓打着，大炮鳴着，麥歇們成列的走上高台，都坐在馬丹底哇失借出的雨禿來克紅皮鋼弦椅中。（註十六）

（註十六）雨禿來克 Virecht 是荷蘭一個省會的名字，此地包皮傢具最爲有名，盡產佳革故也。

那一般人都很相似。他們軟而乾淨的面孔，被太陽晒得都有一點微黑，都帶着甜果子酒

的顏色，他們蓬鬆的長髯都飄拂在那大而硬的領子外，這領子也都是用一條打成小玫瑰花式的領帶繫着的。所有的半臂都是絨的，都帶有圍巾的；所有的錶在長帶端上都墜有若干角質的橢圓圖章；並且大家的手都一律放在大腿上，都小心翼翼的張着那褲子的叉縫，而未失光澤的呢片燦然發光比那結實靴子的皮面還亮。

多社交的太太們便在後面帳棚下柱頭間，至於普通的羣衆便在對面，也有站的，也有坐在椅子上的。萊士底補搭已將搬往草地上的椅子運到這里來了，並且還每分鐘的跑往教堂去尋找其餘的，就由於他的生意太好，使得大家倒要費許多辛苦方能走到高台的小梯子前。

麥歇萊赫爾道（是向着藥劑師說的，藥劑師正走過去尋找他的座位：『照我想，我却覺得大家應該在這裏樹兩根威尼斯的高梳，上面繫一點稍爲莊重而富麗的東西作裝飾物，看來就很體面了。』）

何麥答道：『當然的，可是，你有甚麼方法哩！市長只是就他眼前的東西取用就是了。這可



憐的底哇失，他並沒有甚麼趣味，他還完全缺少所謂藝術的天才。」

然而羅多爾跟馬丹波娃利却走上市長署第一層樓，評判室裏，因為此處正是空的，他說這裏最便於來觀看了。他遂在君主的半身像下面，橢圓桌子的周圍，取了三張矮凳，安在一堵窗子前。他們便彼此傍着坐下。

高台上長久的低語商量了一會。末後麥歇參事員便站了起來。現在大家已知道他名字喚作里野旺，於是在人羣中，便把他的名字這個傳說給那個。及至他將幾頁校對過的稿紙，緊緊的放在眼睛下看明白了，他就開始演說起來。

——麥歇們，第一須允許我（在向各位談論今天這個團聚的目的之前，我決定這種感情都是公有的），我說，須允許我致敬於高等行政，於政府，於君上，麥歇們，就是於我們的陛下，於可愛的王，這王無論是公共的幸福是私人的幸福都是沒有差別的，而且這王更能以一種如此堅強如此賢明的手腕在一種波濤不斷的惡海之危難中指揮國政，況且又知道使人尊重和平就如尊重戰爭一樣，尊重工業，商業，農業，美術等等。

羅多爾服道：『我須向後退一點。』

愛瑪道：『爲甚麼呢？』

這時，那參事員的聲音又用着一種特別的調子高唱起來。他說的是：

——麥歇們，這樣的時代已沒有了，即是內訌的血污滿了公共場所的時代，即是有錢人，大商巨賈，工人們，正在夜間安安靜靜的睡着，忽爲一陣火警鐘聲驚醒的時代，即是最壞的流言大膽的將道德基礎皆顛覆了的時代……

羅多爾服道：『因爲大家能够在下面看見我；以後不免要費十五天的工夫去解釋，並且以我的壞聲名……』

愛瑪道：『啊！你自己誣蔑你自己了。』

『不然，不然，那壞聲名確是可惡的，我敢向你斷言。』

參事員仍接着在說：

——但是，麥歇們，姑且將我這些黑暗的舊影拋開，把我的眼睛放在我們近今的好鄉土

地位上：那我看見的是甚麼呢？我只見到處都是花團似的商業和藝術；到處都是新式交通的軌跡，好像許多新血管在這國家的身體中，建築起了一些新的關係；我們偉大製造的重心都恢復了牠們的敏捷；那最強固的宗教都含笑在衆人的心裏；我們的船埠沒有空的，信仰也重生了，法蘭西也重振了。

羅多爾服又道：『其實，或者，照世俗的眼光看來，他們就有道理嗎？』

她道：『這話是如何說的？』

他道：『怎麼！你還不知道有許多苦痛不已的靈魂嗎？對於這些靈魂應該要把夢想與行為，最純潔的愛情，最狂烈的享受一轉一轉付與牠們才行，並且大家也就得這樣的自投在那各樣的癡嗜，各樣的狂情中去。』

於是她便把他瞅着，好像別人之看一位曾經到過許多非常地方的旅行家一樣，因而她遂說道：『我們却沒有這樣的慰藉，我們是可憐的婦人！』

『愁苦的慰藉，因為在此中尋不出幸福來的。』

她便問道：『幸福可是永遠尋不着的麼？』

他答道：『不錯，也有碰着的一天。』

那參事員仍接着在說：

——這些事你們早已懂得了。你們，農人或田間的工人們；你們，所有文化著作的和平前驅者！你們，道德與進步的男子們！我說，你們早已懂得那政潮比那空氣的騷擾格外可驚懼哩……

羅多爾服又道：『總有一天要碰見的，總有一天，正當人家在失望之際，忽然碰見的。於是那天際線便半開了，彷彿一片聲音叫說：「那不是麼！」你便覺得急需向着這人把你的生活同他去密談，把你的甚麼都給了他，把你的甚麼都爲他犧牲了！人家固然講解不出來，可是人家猜度得到。在他的夢中，人家已是會談過了。（於是他就把她看着）末了，他在這里了，就是人所努力尋找的寶藏，在這里，在你的跟前；他很光明，很輝煌的。然而人家還要懷疑，不敢就信；只是眼花撩亂的呆立着，好像從黑暗中出來走入光明的一樣。』

一面說着這些話，羅多爾服更加了一些舉動在他的言語上。把手摸着面孔，如像一個人驟然發了暈似的；跟着便把手放下來落在愛瑪的手上。她却把手縮了回去。那參事員仍這樣說着：

——麥歇們，誰是驚訝我這番話的？那嗎這人便太盲昧，太沈淪（我不怕這樣說）太沈淪在他時代的成見中，還錯認了那農民的精神。實則，除了鄉野，更從何處去尋找愛國心，去尋找對於公共利益的忠誠，去尋找聰明一個字？麥歇們，我不願意說這是膚淺的聰明，這是閒暇精神上的裝飾品，我只欲說這是深切而有節制的聰明，他適用於各種事物的上面，來貫徹那有益的目的，並供應於各個人的產業，於普通的改良，於國家的支持，成就了法律中可尊的果子，和責任中實際的果子。』

羅多爾服道：『哈，又來了。常常都是責任。我就被這個字累壞了。他們只是一羣穿弗蘭絨半臂的老笨人，只是一羣握念珠向火鉢的老迷信者，他們不斷的在我們耳邊唱說：「責任！責任！」哈！倒霉！責任只不過是感覺那偉大的，美好的東西罷了，並不是去接受社會上種種

的約章，以及社會強施於我們的種種誣蔑。」

馬丹波娃利辯道：「不然罷……不然罷……」

「不要如此呀！何故這反對情感呢？情感豈不就是地球上惟一的好東西，豈不就是英雄主義的源頭，歡樂的源頭，詩的，音樂的，藝術的，種種東西的源頭嗎？」

愛瑪道：「可是也應該顧到一點輿論，也應該服從牠的道德。」

他辯道：「哈！這有兩種，一種是小的，即是約章，人爲的，隨時都在變動的，並且說得極高，做得極低，卑卑不足道，就如你所看見的這一羣笨伯一樣。然而那一種哩，便是永久的，籠罩一切而又超過一切，如像環繞我們的風景，明照我們的藍天一樣。」

麥歇里野旺剛用他的手巾把嘴唇抹了抹。他又說了起來：

——麥歇們，我將怎樣在此處給你們指點出那農業的用處來呢？誰人應我們的需要？誰人供我們的生存？可不是農人嗎？麥歇們，農人用着他勤勞的手，把種播在鄉野肥沃的田廛上，使麥子生出，又放入靈巧器械的中間去磨碎，得了麥粉的名字，由是運入各城中，送到麪

包店，製出一種食品，爲窮人一如爲的富人。農人們是不是爲我們的衣服尚在牧場中收着他那豐富的羊羣呢？沒有農人，我們穿甚麼，他們吃甚麼？而且，麥歇們，這何須很遠的去尋例證？誰人對於此種重大事情不會尋思過來的，即是大家取之於那等尋常的動物，也即是我們家禽欄中的裝飾品，既用以做一種柔軟的枕頭爲我們的安眠，而其細膩之肉又用以供吾人的樽俎，以及雞蛋之類。可是我還未曾說畢，還應該將那耕地的出產逐一的數一數，土地直似一位大度的母親，養着牠的孩子們一樣。這里，是葡萄；那里，便是做果子酒的平果樹；他一方，是油菜；遠一點，又是奶餅；更有細麻；麥歇們，不要忘記了細麻啊！在去年牠曾得了一種重大的出產額，因此，對於這一件我須特別的喚起你們的注意。

他儘可不必去喚，因爲衆人的口早都大張着，好像在吸飲他的言語一樣。底哇失在他旁邊，睡着大眼聽他說；麥歇德羅色萊有時輕輕的把眼皮閉一閉；更遠處，那藥劑師，把他的兒子拿破崙攬在兩膝之間，把手倒籠着耳朵以便一個字音也不失。其餘那般評判員都在半臂中緩緩搖着他們的下頷，做着讚頌不已的樣子。高台下面那般消隊防哩，都支在槍尖上

休息；比勒仍然，不動將手肘分撐在外，面指揮刀尖豎在空中。他或者也聽見了，但他當然一點看不見，因為他軍帽的帽搭直掩着鼻子。他的排長，麥歇底哇失的少子，他的帽子也是這樣；因他戴了一頂極大的，在他頭上搖搖幌幌，將他花布頭巾的一端也露了出來。他在那帽子下面帶着一種十分孩子氣的溫情笑着，並且他那淡白小臉流着汗水，露出一種又快樂，又煩悶，又渴睡表現。

從空場直至有房屋的地方都填塞滿了人。一般人都靠在窗子上，一般人都站在門前，雨士丹也站在藥店的門前，把他所看的東西竟望得呆了。縱然寂靜極了，而麥歇里野旺的聲音仍消沈在空氣中間。那聲音斷斷續續的傳達出來，被人羣中的椅子聲東一處，西一處的間斷着；跟着又忽然在這聲音之後聽見一片雄牛的長鳴，或者一些乳羊的啼聲，都從街口回答過來。原來那般牧牛人和牧羊人這時正趕着他們的畜牲打從那裏走過，畜牲們一面叫着，一面又用舌頭捲着他們臉上挂下的一些殘剩的葉子。

羅多爾服緊擁着愛瑪，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很快的道：『社會的咀咒竟不曾離叛過你嗎？』



豈有一種未被處罰過的感情嗎？最高貴的天性，最純潔的同情都是被虐待，被誣謗的，並且假如這兩個可憐的靈魂一旦相逢了，諸事也安排妥當不使他們能够聯合。然而牠們却會努力，却會拍擊翅膀，却會互喚。啊，無論如何，或早或晚，或在六個月中，或在十年內，牠們終會聯合，終會相愛的，因為命運所要求的就如此，因為她們是彼此相因而生的。」

他把兩臂交叉在兩膝上，便這樣對愛瑪舉起臉來，很逼近的將她瞅着，一眼不轉。她從他眼睛裏辨出了那些細小的金線在他黑瞳人的周圍光芒四射，並且更聞着那抹在頭髮上的頭油香氣。於是一種柔情便兜上了心頭，遂想起在阿拍撒爾德教她作回旋舞的子爵，他的鬚鬚也和這頭髮一樣，發出這種華尼盧與檸檬的亞氣來；自然而然，她便半閉着眼皮來仔細呼吸牠。但是就在她向椅背一仰的姿式裏，她遂從天際線的深處，遠遠的望見了那輛舊馬車燕兒，牠正緩緩的從嫩克斯山坡上下來，在他後面拖着一長條塵埃。就在這黃色車中，賴翁便常常對她走來；並且就從這條路上，他竟一去不回了！她竟相信在她的窗前觀面看見了他；跟着又模糊了，如同過眼雲烟一樣；彷彿她又轉到回旋舞中，在燈球之光下，正被

挾在子爵的手臂中，但賴翁並不很遠，他就要走來的……不過她總覺得羅多爾服的頭在她旁邊。這種溫柔的感觸便這樣透過了她從前的願欲，彷彿大風之下的沙粒，只在那流露於她靈魂之上的妙香呼吸中滾滾飛轉的一樣。她遂張着鼻孔深深的把那柱頭上長春藤的涼氣呼吸了幾次。又脫了她的手套，把手擦了擦；其後遂用手巾將臉扇着，當拂着她跳動的兩鬢時，她便聽見羣衆的潮動以及那參事員高誦着他言語的聲音。他說的是：

——繼續着！堅忍着！也不要聽那舊習慣的引誘，也不要聽那無計畫之經驗派的早熟的勸告！尤其要注意於地土的改良，注意好肥料，注意馬種，牛種，羊種，豬種的選擇！這改良會對於你們就如那太平的戰場，戰勝者從這裏出去須伸着手對於敗者，並宜在一種最好成功的希望中以友誼待之！而且你們，勤敏的傭工們！凡是忠順的奴僕，直到這一天，政府中的人沒有不注意這般困苦的人們的，來受你們靜德的褒獎，從今以後，須信任政府的眼晴是注在你們身上的，牠鼓舞你們，牠保護你們，牠將應允你們正當的要求，更將減輕你們勞苦犧牲的重荷，一如牠所擔任的一樣！

於是麥歇里野旺坐下了；麥歇德羅色萊便站了起來，另自開始了一篇演說。他的演說或者不及參事員的熱鬧；可是他却注意在一種最正面的文筆上，換言之，即是注意在那等專門的認識和那等最精到的考察上。因此，恭維政府的話便不很多；而宗教和農學却占了大半。大家可以從這中間看出這兩種的關係，以及這兩種怎樣常常關聯於文化上的原因。羅多爾服此時同着馬丹波娃利正談到夢境，預兆，吸力。而演說場上，那演說家方正描寫野蠻時代，人們都在森林裏靠着橡實生活。其後他們遂離開了畜生的皮廓，穿着布帛，鋤治田畝，種植葡萄了。這是一件好事嗎？在這種發明中除了益處便沒有害處嗎？麥歇德羅色萊遂提出了這個問題。這一面哩，羅多爾服漸漸的從吸力說到了姻緣，及至麥歇評判長敘述到散西納底士的犁頭，底約克萊西之種植白菜（註十七）及中國皇帝每年行春耕禮時，這少年男子正向那少婦解釋這種不可抗的引力把他們已往生活原因勾引出來的道理。

（註十七）散西納底士 *Cincinatus* 是古羅馬名人，紀元前五百年時曾做過兩次狄克推多，生平以儉樸著稱。

當朝貴賈大勳章至時，方在田中躬自扶犁。底約克萊西 *Dicelctian* 是紀元後羅馬皇帝，從二八四

年到三〇五年，御極共二十二年，曾將東羅馬帝國委讓於君士坦丁，後因年老倦勤，棄帝位隱於故鄉，種

菜自遣。

他說道：『因此，我們何以竟認識了呢？甚麼樣的偶然竟願意我們認識呢？穿過這種隔膜，自然，好像兩條河本是爲着會合而流的，而我們的特別隄岸遂將我們兩人分開了。』

於是他就握住了她的手，她也不縮回去了。評判長叫說：

——良好的農作物放在一處！

『前次，例如我到你家裏來時……』

——給麥歌比惹乾岡波娃克斯的。

『我那裏知道竟能陪伴你？』

——七十佛郎！

『百多次我都打算走了，但我竟自追隨着你，我遂留住下來。』

——肥料。

『我將這樣留到夜晚，明天，別的許多日子，終我的一生！』

——給麥歇加龍阿爾格衣的，一面金褒章！

『因為我在女人會社中簡直不曾尋着一位如此全美可愛的。』

——給麥歇班以尾聖馬丹的！

『因此，我便要保存下你的紀念。』

——爲一個西班牙種的牡綿羊……

『但你却會把我忘記的，我將一掠過去就如一個影子似的。』

——給麥歇，北羅聖母教堂的……

『哦！不然，可是嗎，我或者留有一些東西在你的思想中，在你的生命中？』

——豬種，當受各譽章：給麥歇萊埃里色，麥歇舉郎補爾；六十佛郎！

羅多爾服將她的手緊緊握着，他覺得那手又熱，又顫，同一隻生擒的斑鳩要掙着飛走的一樣；可是，這或者是她強勉要擺脫，或者是她回答這種情感的表示，她便在她指尖上做出

一種動作，他叫道：『啊！多謝！你不拒絕我！你是好人啊！你懂得我是你的人了！讓我看你，讓我膽望你！』

一陣風從那深凹的窗上直吹到桌氈上，於是下面空場中那些鄉間女人的大頭巾都吹了起來，如同白蝴蝶的翅子一樣。評判長接着說：

——油質豆餅的利用。

他又接着說：

——弗郎德的肥料，——細麻的種植，——排水器，長期的佃約，——僕役的勤勞。

羅多爾服不再說了。他們只是互瞅着。一種至強的願欲直使他們乾燥的嘴唇顫動起來；他們的指頭交握着也軟軟的沒有了氣力。

——加德里倫里改士埃里沙白特萊魯，撒色多納格里野爾的，因為在一個農家服役了

五十四年，一面銀褒章——價值二十五佛郎！

參事員連連說道：『加德里倫萊魯，她在那裏？』

她尙不會挺身出來，只聽見一陣低語聲：『走這里去！』『不啊，』『向左邊！』『不怕嗎？』『哈！真是蠢人！』

底哇失叫道：『她究竟不在這里？』

『在的……那不是麼！』

『叫她近前來！』

於是大家就看見一個身材矮小模樣很爲膽怯的老婦人向高台走去，穿着破衣服顯得越是小了。兩脚穿着厚木板鞋，腰際繫一件藍色大套衫。她的瘦臉，被圍在一張沒有緣邊的包頭巾內，比一個蕎麥子的皺紋還多，那件紅色短袖衣的袖子掩不着兩隻粗筋虬結的長手。頂樓上的塵埃，鹹水內的鹽鹼，羊毛上的黏液，塗滿了，黏着了，弄僵了那一雙手，縱然在清水內洗過，好像仍是很醜陋的；因爲做事太多，那手遂永遠的半開着，好像把許多受過痛苦證據都一齊的代表出來了。她臉上的表現與一位堅苦卓絕的女修道一般。也沒有愁苦也沒有柔情會將她那慘白眼光弄軟過。因她常和畜生處在一起，便學得了牠們的沈默與

牠們的和藹。這尙是第一次哩，就是她覺得處在這麼多的同伴中間；心中好生被那些旗子，鼓，穿禮服的麥歇們，以及參事員的十字勳章驚駭住了，她站着不動，不知道應該上前嗎，還是逃走的好，也不知道爲甚麼這一般人要將她擁上前去，爲甚麼那般考察員都向她含着笑。於是在這夥笑容盈面的縉紳們之前，這個半世爲奴的老婦遂駭呆了。

麥歇參事員從評判長手上取過那受獎的各單來喚道：『近前來，可敬的加德里倫里改

士埃里沙白特萊魯！』

她一面翻着那張紙，一面又喚那老婦人道：『近前來，近前來！』

底哇失在他的鋼弦椅中一跳而起道：『你聾了嗎？』

他便到她耳畔叫道：『五十四年的服役！一面銀褒章！二十五佛郎！這是給你的。』

其後，當她將褒章接過時，遂把手審視了一會。於是一種真正福樂的笑容便在她臉上流露出來，她一面走着，大家都聽見她含含糊糊的說道：『我且拿去給我們那裏的教士，請他爲我念幾卷彌撒罷。』



藥劑師便傾身向律師說道：『多麼的迷信呀！』

盛會完畢了；羣衆都走散了；現在那些演說也念過了，各人仍依着各人的等級歸入習俗當中；主人哩便虐待奴僕，奴僕哩便鞭撻畜生，鞭撻這般無感覺的勝利者，這般東西仍轉回畜棚，只角上戴了一個綠花圈。

國家巡兵都走上市長署的第一層樓，他們刺刀上插着奶餅，戰鼓中盛着酒瓶。馬丹波娃利便挽着羅多爾服的手臂；他將她送了回去；在她的門前分了手；其後他就獨自在草地中散着步，一面等着用餐的時候到來。

這檯筵席吃得很久，很熱鬧，卻不甚好；人們都重重疊疊的堆着，手肘都難於擺動，那用來做凳子坐的窄木板幾乎被賓客們的重量壓斷。各人都不孤負他的一份。汗珠在額頭上滾着；一派白蒸氣好似秋天清晨河中的薄霧一樣，浮在桌子上面，懸燈中間。羅多爾服哩，只是靠着布帷，沈想着愛瑪，別的事一點沒有聽見。在他後面的青草地上，一般僕人將那髒盤子堆在那裏；他的隣坐只管向他說話，他並不回答；人家把他的酒盃斟滿，雖然喧嘩越盛，然而

他的思想卻越是岑寂。他夢想着她所說的話以及她那嘴唇的樣子；她的面孔，就如一面幻術的鏡子，只在軍盔的銅片上輝映着；她衣服的褶子垂在牆沿邊，於是這愛情的日月遂在那未來的景象中無止境的展了開來。

當放焰火時，又看見了她；但借着她的丈夫，以及馬丹何麥與藥劑師，藥劑師對於那四散的火箭的危險很是焦心；時時刻刻他總要離開他的伴侶去向比勒叮嚀幾句。

這焰火本來是先送在麥歇底哇失家裏，因他過於小心，便把來放在地窖內；因此火藥受了濕氣，那最重要的一齣應該像一條龍含着尾巴的，竟完全放不出來。時時射出一種可憐的蠟炬光焰；於是那般張着口的人們都發出一種呼聲，中間又和着一些婦人們尖銳的喊叫，因為人家正在黑暗中搔她們的身體。愛瑪哩，靜靜悄悄的，極甜蜜的靠着沙兒的肩頭；其後，抬起頭來，向着黑暗的天空看了看那火箭的餘光。羅多爾遂就着燈籠的光明將她望着。

燈籠漸漸熄滅了。星光很明。微微落了幾點雨。她遂把圍巾蒙在頭上。

就這時，參事員的馬車已從客寓中出來。他的御者已醉了，忽然就假寐起來，大家遠遠的只望見在皮蓬上面兩盞車燈中間一個身體隨着懸車皮條的動搖，左右擺動。

開藥店的道：『實實在在，應該把這酒徒懲辦一下才好！我打算在市長署的門前通告牌上，每七天便把這一禮拜內中了酒精毒的人名宣布在上面。況且，在這種統計的作用下，大家可以有一種如像一目了然的歷書一樣，當人家需要……可是請原諒我。』

他又跑向消防隊長家來。

消防隊長正回了家。他正在看他的車床。

何麥對他道：『或者不算勞煩你，把你手下人遣一個，或你親自去……』

稅官回說道：『讓我安靜一點罷，既然沒有甚麼事了！』

藥劑師遂走回他朋友們身旁說道：『你們放心，麥歇比勒已向我保證諸事都預備好了。沒有一點火星會飛下來的。水龍也都盛滿水了。我們去睡罷。』

馬丹何麥打着呵欠道：『我的天！我正要睡了；總之，不管怎樣，我們腦筋裏總裝了這麼一

回好日子了。』

羅多爾服帶起一種溫柔的眼光，低聲念道：『啊！不錯，很好的呀！』

於是彼此行了禮，便轉身走了。

兩天之後，在魯昂之探海燈上，對於這改良會登載了長長一段新聞。是盛會的次日，何麥高高興興記下來的：『何故會有這些盛會，這些花球，這些花瓣子？這一羣人，好像一片狂海中的波濤，在那酷熱的太陽下，在那對着我們田疇上散出熱氣的一派赤道似的太陽下，奔往甚麼地方去？』

跟着，他就談了一點鄉下人的境遇。當然，政府是做了很多的事，不過還不甚够！他便向政府叫說：『奮勇啊！各樣的維新都是不可免的，我們把牠成就了罷。』其次，說到參事員入場的事，他毫不曾忘記『我們團練的武概，』也沒有忘記『我們最活潑的村人，』也沒有忘記，那般禿頭老人，都是家長之類，也在那裏，其間有些老人，還是我們不死隊伍中的剩物，（譯者按：這一句是說有些老人還是大革命時執過兵戈的戰士。）一聽見壯武的鼓聲，他們

的心猶止不住要狂跳哩。在衆評判員當中他敘述了幾個重要人，乃至在一段註釋中竟說起麥歇何麥、藥劑師，對於果子酒會送了一篇記錄到農會去的事情。當他說到給獎時，他更賴上添豪的描寫出那受獎人的快活。『父親哩便抱吻他的兒子，兄弟哩便抱吻他的兄弟，丈夫哩便抱吻他的婦人。許多人都以着一種驕矜樣子拿着他的獎章，不消說，一回到他家，在家人旁邊，定然垂着眼淚把這獎章挂在他那茅屋的牆上的。』

『六點鐘時，在麥歇萊日亞爾草地中所設的盛筵就把佳節中一般重要人物聯絡了起來。最偉大的情誼常都臨馭在其間的。各樣的飲壽也舉行起來了：麥歇里野、旺飲君上的壽！麥歇底哇失飲省長的壽！麥歇德羅色萊飲農學的壽！麥歇何麥便飲工業美術這兩姊妹的壽！麥歇賴蒲里洗飲改良的壽！晚間哩，一陣焰火便忽然的在天空中燃放起來。大家都說是一種希奇的萬花筒，一種俄北納戲園真正的佈景，於是一霎時我們這個小地方相信竟遷在天方夜譚的夢境中去了。』

『相信沒有那不快的事故來把這親密的聚會擾亂的。』

後面他又加了幾句道：『大家須注意這里並沒有教士。自然是那般修道的人懂得這另是一種事情的進步。你們自便罷，羅瓦約納的麥歇們！』

（註十八）羅瓦約納 Tuganee de Loyola 是基督教規的始創者，生於一四九一年，死於一五五六年。此處係借用，意即指教士們。

（九）

六個禮拜過去了。羅多爾服沒有再來。末了有一晚，他露了面。

『若不早點轉到她這裏來，不免是一件錯事。』

所以，這禮拜之末，他便出來打獵，獵後他想着時間已晚，繼而他便這樣說出理由來道：『可是，若果第一天她就愛了我，她便應該由於這種再要見我的不可忍耐上更愛我一點。我們繼續下去了罷！』

及至他一走入廳子，望見愛瑪臉色大變，他遂了然他的計畫是沒有錯的。

她正是一個人在家裏。陽光直射下來。窗沿上兩幅小紗帷把晚霞遮暗了一點，一縷太陽

光線照着鍍金風雨表，於是表上的金泥便從幾方珊瑚網眼中間火一般映在鏡子裏。

羅多爾服仍舊站着，愛瑪剛剛把他前幾句客氣話回答了。

他道：『我哩，我很有許多事。我曾病了一次。』

她便叫了起來道：『很重嗎？』

羅多爾服一面坐在她旁邊一張矮凳上，一面說道：『罷！不是嗎？……這就是我不願再來的原故。』

『爲甚麼呢？』

『你猜不着嗎？』

他又將她看一次，但是一種很粗魯的舉動，使她臉上一紅把頭低了下去。他便道：『愛瑪……』

她稍稍避開一點道：『麥歇！』

他遂拿起一種幽鬱的聲音道：『哈！你看明白了我之不願意來確乎是有理由的；就因爲

這個名字，這個名字牠既充滿了我的靈魂然而牠又躲避我，你總是禁止我喚牠馬丹波娃利……唉！衆人都這樣稱呼你……這並不是你的名字；這是另有一人的名字！

他又連連說道：『另自一個人的！』

牠並把面孔掩在手上道：『是的，我綿綿不斷的想着你……你的紀念很令我失望！哈！我……我離開你罷了……請了嗎？……我將走得遠遠的……遠至於你再不會聽見有人說我……然而……今天……我卻不知道還有甚麼力量把我推到你這裏來！因爲人總不能同天公去戰爭，人總不能反抗安琪兒的巧笑！人只好讓那種所謂美麗的，風流的，可敬的拖着走的！』

這尙是第一次愛瑪聽見說這種話；於是她的驕氣便如一個人休息在暖室中的一般，完全被這言語的暖氣烘得軟軟的癱了下來。

他接着說道：『可是，縱然我不會來，縱然我不能夠看見你，哈！至少我也把你四周的東西望清楚了。夜間，天天的夜間，我總是翻身起來，一直走到這裏，看着你的房子，屋頂在月下放



光，花園中的樹木在你窗前動搖，一盞小燈，一縷微光在黑暗中透過那玻璃窗哈！你何曾知道就在這裏如此其近又如此其遠的竟有一個可憐的苦人……」

她遂歛容着回身向他道：『啊！你是好人！』

『不呀，我只是愛你就完了！你不要疑惑！告訴我這件事；只須一個字！一個字！』

於是羅多爾服不知不覺的便從矮凳上滑跪在地下；但是聽見廚房裏一陣木屐聲，他方覺得廳子門並不會關閉。

他站了起來道：『你應該要慈悲一點來滿足一種心情才對啊！』

這便是在她家裏去會面的情形；他極欲認識她；並且當沙兒進來時，他兩個一齊站起，馬丹波娃利不現一點爲難的樣子。

羅多爾服向他道：『日安，醫博士。』

那醫生被這意外的頭銜一恭維，便謙遜極了，於是那一個方借此緩了一口氣。

他遂說道：『馬丹正向我談說她的健康……』

沙兒使打斷他的話；真果他倒有千百種的不安；因為他婦人的胸膈痛又發作了。因此羅多爾服遂請教練習騎馬是不是有益的。

『當然的！很好，十分的好……好一個思想！你便這樣辦去罷。』（譯者按下兩句是醫生向他婦人說的。）

因為她又辯說她沒有馬，麥歇羅多爾服答應送一頭來；她卻拒絕了他的情誼；他也不甚固請；其後談起他來拜訪的原由，他便說他的車夫，就是放血的那個人，仍常常的覺得在發暈。

波娃利道：『我來瞧瞧。』

『不必，不必，我把他給你送來好了；我們走來對於你更爲方便一些。』

『哈！很方便，多謝你。』

及至只是他夫婦兩人時。

『爲甚麼你不接收麥歇布郎惹的提議，這是很殷勤的事！』

她帶一種賭氣的樣子說了許多寬心話，末了才說這樣做或者好像是笑話了。

沙兒在房裏踱了一遭道：「哈！這有甚麼關係！健康却要緊！你錯了！」

「我既沒有騎馬服，你爲何要我去騎馬呢？」

他回說：「你就應該做一件騎馬服！」

騎馬服方令她決了意。

及把騎馬服裝預備好了，沙兒便寫信給麥歇，伍郎惹說他的婦人已允了他的提議，他自已便全賴他的和氣幫忙。

次日正午，羅多爾服遂牽了兩匹坐馬來到沙兒的門前。一匹的耳上帶了幾朵絨球配了一副淡黃皮的女鞍。

羅多爾服穿一雙長靴軟靴，自言不消說她是從未看見過這樣的；及至他披着他的絨大衣和他日呢短袴走上樓梯時，果然愛瑪對於他的風度深爲悅意。她已預備好了，正等着他在。

兩士丹特爲從藥店裏躲出來看她，藥劑師也忙忙的奔出，向麥歇布郎惹叮嚀了好些話。『不幸的事是來得很快的！好在在意！你的馬或者不很馴。』

她聽見在頭上有些聲音：原來菲里西德正鳴着玻璃窗在引逗白爾特。孩子遠遠的送了一個吻來；她的母親遂用短鞭的鞭結做了一個記號去回答她。

麥歇何麥叫道：『平安散步！小心些！小心些！』

還把他的報紙搖着直看，在他們走遠了方罷。

一到了土地上，愛瑪的馬便跑了起來。羅多爾服也在她身畔飛馳。他們時時說着話。她的面孔微俯，一手高舉着，右臂張了開來，一任那合韻的動作在馬鞍上將她搖擺着。

到了山坡脚下，羅多爾服便放鬆了韁繩；牠們遂一跳的一齊奔去；跟着上了高處，兩匹馬忽的停住，於是她那藍色面網又低垂下來。

這正是十月初間。田野上正有一些薄霧。水蒸氣從這小山的周遭綿延到天邊；別的地方，也有破霧而出的，也有被霧蒙着的。有時，從雲隙中，在太陽光線下，遠遠望見依勇威爾的屋

頂，以及水邊的花園，庭院，牆壁，教堂的鐘樓。愛瑪半閉着眼皮來認她的房子，她所生活的這個可憐村落在她看來從沒有像這樣小的。就從他們所立的高處看去，全谷好似一片淡白色的太湖，在空中散着水氣。一處一處，那樹叢突起來就如黑岩石一樣；還有那一行一行的高柳破霧而出，很像被風撼着的沙岸。

山頂，細草之上，松樹叢中，一派棕色的明光在溫涼的氣候中流動着。地上紅得和鼻烟一樣，聽不見一點脚步聲音；那馬一面走，一面用牠們的蹄鐵把落下的松果蹴向前去。

羅多爾服與愛瑪便這樣沿着林邊走去。她時時回過身去，以便躲避他的眼光，於是她就只看見那排列着的松幹，接接連連的不免使她有點頭暈。馬噓着氣，鞍上的皮子也吱吱的作響。

這時他們正走入森林，太陽也出來了。

羅多爾服道：『上帝保佑我們！』

她道：『你相信嗎？』

他又道：『前進！前進！』

他唾着舌頭。兩個畜生又奔了起來。

沿路邊許多羊齒草斷折在愛瑪的踏鐙中。羅多爾服一面走，一面傾身來一一給她拔去。有一次因為要分開樹枝，他從她身邊過去時，愛瑪覺得他的膝頭直擦在她的小腿上。天色是蔚藍的。樹葉都靜止了。有許多開花的灌木；而紫羅蘭的地氈和叢雜的樹木便一轉一轉的更替着，這些樹子都依着那不同的樹葉，也有灰色的，也有黃色的，也有鍍金色的。每在荆棘之下聽得見一種拍着翅子的小聲音滑過去，或者是烏鴉啞而甜蜜的啼聲，這些鳥兒都在橡木林中飛來飛去的。

他們下了鞍子。羅多爾服繫了馬。她在前頭舊轍之中的青苔上走着。

可是她的袍子太長，很困窘她，縱然她是把衣裙提了起來的，羅多爾服在她後面走時，遂從那黑呢袍子與黑皮靴之間看見她那細而薄的白絲襪，彷彿竟看見了她裸體上一些東西。

她站住了。

她道：『我疲乏了。』

他道：『走啊，再強勉一點！努力！』

其後，走有百步之遠她又站住了；穿過她那由男帽上垂下來斜披在腰際的面網，在這透明的白光中，可以辨出她的面顏，好似她竟沈浸在蔚藍潮頭之下的一般。

『我們往何處去呢？』

他不回聲。她拿起一種慌張的樣子歎了一口氣。羅多爾服把周圍看了一遭，並咬着他的鬚鬚。

他們來到一片更爲廣大的所在，這裏曾砍倒了一些樹子。他們坐在一段倒下的樹身上，羅多爾服便向她說起愛情來。

他起初說了一些恭維言語不令她稍有驚駭。他又安靜，又正經，又幽鬱的。

愛瑪只垂頭聽他說，一面拿脚尖躡着地上的木片。

但是，一說到這句話上：『目前我們的命運不是太尋常了嗎？』

她便答道：『不然！你很清楚。這是不可能的。』

她站起來要走。他捉住她的手腕。她又站住了。跟着使用一種十分潤濕而又有情的眼睛將他端詳了幾分鐘，她便奮興的說道：『哈！當心點，我們不要再說了……馬在那裏回去罷。』

他做出一種發氣而厭煩的樣子。她連連說道：『馬在那裏？馬在那裏？』

於是他就拿出一種奇怪的笑容笑了起來。眸子定着，牙齒咬着，把兩臂張開走上前來。她戰戰兢兢的只往後退。她訥訥的說道：『啊！你令我害怕！你令我害怕！恕我。』

他變了臉色道：『既然這是應該的。』

不久他又改得很恭敬，很溫柔，很膽小了。她才把手臂伸給了他。他們走了回來。他說道：『你病了嗎？爲甚麼呢？我不懂得。你自然是把事情看錯了？在我靈魂中你直似一位在寶座上，在高位上的聖母，堅實而潔白。可是我正需要你來生活啊！我需要你的眼睛，你的聲音，你的思想。你應該做我的朋友，我的妹妹，我的安琪兒的。』



遂伸過手臂把她的身軀摟住。她只軟軟的強勉扭了一下。他就如此的摟着她走將去。他們聽見了馬的聲音，兩匹馬正在嚼樹葉。

羅多爾服道：『啊！還有一會，我們不必就走且留着！』

他把她引得很遠，沿着池塘，塘裏許多菱葉在水面上綠成一片。還有一些殘荷仍在水草中間立着不動。他們的脚步聲一到草裏，蝦蟆之類都跳了起來四處藏匿。

她道：『我錯了，我錯了。我瘋魔了來聽你的話。』

『何故呢？……愛瑪！愛瑪！』

這少婦便伏在他肩頭上，一面緩緩的道：『啊！羅多爾服……！』

她的呢袍子裹在絨衣服上了。她遂仰過那雪白的頸項，咽喉間隱着一種歎聲，軟軟的沒有了氣力，一面啼哭，全身打着戰，並掩過臉去，於是，她便委了身了。

夜影下來了；太陽西沈了，陽光從樹枝間射下，耀着她的眼睛。在她的四周，東一塔，西一塔，或是在樹間，或是在地上，許多光明的斑點戰動着，彷彿許多蜂雀打開牠們的翅子正在飛

走的一樣。到處都是寂靜的；似乎只有些溫柔的事象自樹間發出；她覺得她的心又跳了起來，她的血在肌膚下流着同一條乳河相似。於是她恍惚聽見了一片模糊的呼號在極遠的地方，從這森林過去別個小山之上，一片綿綿不斷的聲音，她靜靜的細聆着牠，彷彿一派音樂同她受感過甚之神經的最後顫動混在一處了似的。羅多爾服口裏含着紙烟，正用刀子修理那條斷了的韁繩。

他們遂從原路回依勇威爾來。他們循着馬蹄的泥印，彼此相傍着，走過同樣的荆棘叢，走過同樣陷在草裏的石頭。他們的四周絲毫未變；然而對於她却突然發生了一些事故，比那山谷變遷的事還爲重大。羅多爾服時傾着身子，挽着她的手來接吻。

她騎在馬上好生的風流！端端正正的，她的身裁又輕，膝頭疊在她牲口的鬃毛上，在晚霞中，被大氣稍稍染了一點顏色。

一進了依勇威爾，她便在石頭上得得飛馳起來。

大家都從窗口上來看她。

她的丈夫，在晚餐時，覺得她氣色很好；但是他鬧起散步的事情，她竟有點不會聽見的神氣；她只在兩隻高燒的蠟燭中間，將手肘撐在盤子跟前。

他道：『愛瑪。』

『甚麼？』

『沒甚麼，只是今日午後我在麥歌亞力山大家裏；他有一匹還很體面的老牝馬，膝上還可縛皮帶，我敢斷言只須一百埃舉便可買過來的……』

他又道：『想着這事你定然歡喜的，我便留下了牠……我已把牠買了過來……我做得好麼？告訴我。』

她點着頭做了個同意的樣子；其後，又過了一刻鐘。

她問道：『今晚你出去不？』

『出去，怎樣？』

『啊！沒甚麼，沒甚麼，吾友。』

一自脫了沙兒的糾纏，她便上樓自閉在她的房間裏。

起初，好像發了一回暈；她重看見了那些樹子，那些道路，那些壕溝，以及羅多爾服，並且還覺得拿手臂將他緊摟着在，以及樹葉的轉動，水草的響聲。

但她一臨着鏡子，她就很驚訝她的面目。她的眼睛從沒有這樣大，這樣黑，也沒有這樣一種清澈的樣子。一些流露在她身體上的事象竟把她變了樣兒了。

她遂連連說道：『我有了一個情人了！一個情人了！』對於這種思想很爲快樂，猶之對於那突然而來的懷春期間的思想一樣。她得到了這種愛情的愉樂，以及她曾經失望過的這種幸福的狂熱了。她感受了好些頂好的事象，凡這事象中的東西無不是有情的，銷魂的，醉心的；在她的四周也彷彿是一種清明的宇宙，而感情的高峯更在她思想之下光輝起來，因而那尋常的境遇便在高原的黑谷之中顯得既遠且卑。

於是，她遂想起了她所讀過的那些書上的女主人翁，而且這一羣放蕩不拘的淫婦更在她腦海中拿起她最喜歡的女修道們的聲音歌唱起來。她自己就變成了這種想像人物中

的一個真正人物，並且來實現她少小時的長夢，一面還自己看作這些女愛情者中的一個模範爲她所最羨慕的。況且，愛瑪尙證明受了一種復仇的愉快。她不會痛苦够麼！可是她現在得了勝利了，所以那保持如此其久的愛情竟歡然的完全流露出來。她遂毫無內疚，毫無挂慮，毫無紛擾的把來欣賞着。

第二天的光陰是在一種新的甜蜜中度過了。他們彼此發了許多誓言。她把她的愁苦都告訴了他。羅多爾服時時接着吻來打斷她的話；於是她就半閉着眼皮將他望着，求他把她的名字多喚幾聲，多說幾句他愛她。這是在森林裏，和昨天一樣，在一所挖木屐人的陋室下面。牆是草編的，屋頂極低，在裏面須曲着腰。他們彼此坐在一張乾樹葉鋪的床上。

從這一天起，他們每夜都要詳詳細細的彼此通一封信。愛瑪將她的信放在花園角上，羅多爾服親到這里來取去，另自放一封爲她常常抱怨說寫得太短的信。

有一早晨，沙兒在天明之前就出了門，她忽然便想趁此時候去看看羅多爾服。可以趕快

到雨舍特，在那裏勾留一點鐘，並在衆人未起之前走回依勇威爾。這思想遂使她急不能待，立刻她就到了草地的中間，快步的在那里走着，毫不回顧。

天已快明了，愛瑪遠遠的已認識她情人的房子，屋上兩面燕尾形的定風旗在黎明的熹光中還是黑的。

在農莊院子後面，有一堆房屋當然便是那邸宅了。她遂走了進去，四壁當她走近時彷彿都各自分了開來。一道大樓梯一直通到走廊。愛瑪遂將一道門上的門鈕轉開，在那房間的深處，猛的便望見一個人睡在那裏。這正是羅多服爾。她遂發出一聲喊來。

他連連說道：『是你嗎！是你嗎！你到這裏做甚麼……哈！你的衣服已濕了！』  
她拿兩臂接着他頸項道：『我愛你！』

第一次冒險成了功，現在便每逢沙兒出門得早，愛瑪也就趕快穿起衣服，輕步走下通到水邊的階石。

可是，當渡牛板懸起的時候，便應該沿着牆邊走去，那牆是傍着河邊的；河岸很滑；因爲防

備傾跌，她走時雙手總是抓住那蕪了的蕪菁根子。跟着她就穿過耕田，一到這裏她那小巧玲瓏的靴子便陷在土裏站立不穩，因顛不堪起來。她那拴在頭上的頭巾到牧場中只在風裏飄蕩；她又害怕雄牛，便一路飛跑着；她只是喘氣，兩頰紅得和玫瑰相似，並從她身體上發出一種汗漬的清香，一種鮮綠的清香，一種大氣的清香。這時節羅爾多服還睡着在哩。這一來便好像一個春朝進了他的房間。

窗沿上垂着黃色帷子，輕輕的露進一種棕色的微光。愛瑪便眯着眼睛摸索走去，而露珠懸在她鬚頭上，圍着她的面孔，竟似戴了一個黃玉圓光。羅多爾服含笑將她拉去緊緊摟在胸前。

跟着她便來細審這房間，她把所有的抽屜都打開了，又用他的梳子來梳頭，又在剃鬚子用的手鏡中來顧影。甚至還往往把放在夜器桌上，檸檬與糖塊的中間，靠着一個盛水玻璃鐺的一隻大烟斗的嘴子含在齒縫中。

當然足有一刻鐘的時間用來告別的。於是愛瑪便哭了起來；她簡直不願意離開羅多爾

服。有些比她願欲還強的東西直將她擁向這一方，所以有一天，他一看見她不意的走來，便蹙起眉頭，好像一個人很不快意似的。

她道：『你怎麼樣了？你難過嗎？告訴我！』

他就正色說她這種來往太不謹慎，說她自家害了自家。

(十)

漸漸的，羅多爾服的恐怖遂勝過了她。起初是愛情把她醉迷了，竟沒有想到以外的事。但是現在愛情既是她生活中所不能免的東西，她便害怕有所損失，甚至害怕愛情不安穩，於是從他那裏回來時，總是很不安的四面瞻顧，每逢天邊有個影子走過，或是村舍的天窗，凡是人家可以從那裏望得是她的，她一定要窺探一會。偶然聽見了腳步聲，呼叫聲，犁鋤聲；她必定臉色大變並且戰戰兢兢的站着，比在她頭上動搖着的柳葉還利害。

有一早晨，她正這麼樣的走回去時，他相信猛烈的看見一枝獵槍槍頭正正瞄準着她在。那槍頭是從一橫臥在溝邊而半掩於草中的小木桶上斜伸出來的。愛瑪怕得要死，但仍向前



走去，於是一個人忽的從桶裏爬出來，好像一個裝彈簧的小鬼忽然從盒子底上立起來的一樣。他的腿套一直穿到膝頭上，他的遮陽帽一直蓋到眼睛下嘴唇，寒戰着鼻子，紅紅的原來是比勒隊長，正在那裏等野鴨子。

他叫道：『你應該遠遠的出點聲氣呀！當一個人看見了槍時，總應該打個招呼的。』

說到此處，稅官才強勉將他適才的恐怖減輕了一點；因為官中的告示曾經禁止除了在船上外用別法獵取野鴨，麥歇比勒雖很尊重法律，却覺得自家也犯了法。所以每一分鐘他都以為田野警察走來了。不過這種挂慮却激起了他的樂趣，他獨自藏在桶裏，很得意於他的幸運以及他的狡猾。

一看見了愛瑪，他便覺得如釋重累，於是立刻就交談起來。

『天氣不熱，寒風還有點刺人！』

愛瑪並不回聲。他又道：『你出來得很早嗎？』

她訥訥的說道：『是的，我是從我孩子所在的乳母家來。』

「哈！很好！很好！至於我，你瞧，從黎明時就在這里來了；可是氣候太壞，只管留着心……」  
她轉身打斷他的話道：「晚安，麥歇比勒。」（譯者按：她本應該說日安的，因為她精神錯亂了。）

她遂用着一種枯澀的聲音道：「請便罷，馬丹。」

他又鑽進他的桶去。

愛瑪好生懊悔驟然的離開了稅官。不消說他一定要生出許多不遂意的猜度的。乳母的故事用得太不對，依勇威爾的大眾都知道小波娃利一年以來已領回到她父母家了。況且，左近沒一人住着；這路又只是往雨舍特去的；比勒當然猜得出她是從那裏來的了，並且他一定不會閉口不說，他一定要噪出來的一直到晚他都在種種意思的誑言計畫中耗費了她的精神，並且在眼前不斷的現出這個肉食的笨人來。

晚餐後，沙兒看見她很憂慮的，特為給她開心，遂將她引到藥劑師家來；在藥店內為她所看見的第一個人，又是他，又是這個稅官！他正站在櫃台前，被那紅瓶子的光線照着，他道：

請你賣給我半盎斯綠礬。」

開藥店的叫道：「雨士丹，把硫酸給我們拿來。」

跟着就轉向愛瑪說了起來，因為她正要上樓往馬丹何麥房裏去。

「不必罷，請留着，不必勞神，她即刻就要下來了。請在火爐旁邊向火等着……（譯者按：何麥這幾句話是向愛瑪說的，）恕罪……日安，醫博士（因為藥劑師很高興叫這個字：醫博士，彷彿他以爲怎的稱呼人，就他自家也與有光榮的一般）……（譯者按：這幾句是向沙兒說的。）不要把藥鉢弄翻了呀！往小廳子內去取幾張小椅子來好了；你是極知道我不願把客堂的鋼絲椅挪動的。」（譯者按：這幾句是向雨士丹說的。）

因為要把他的鋼弦椅放還原處，何麥便匆匆走出櫃台來，其時比勒正向他要半盎斯糖酸。

藥劑師不注意的說道：「糖酸嗎？我認識我，並不知道或者你要之的是蓆酸，真個是蓆酸嗎？」

比勒便解說他需要一種腐蝕劑拿去自家滲和一點銅水，用來磨擦獵槍上的什件的。瑪遂寒戰起來。藥劑師道：『果然天氣太不順，因為太濕的原故。』（譯者按：藥劑師這句話是因為看見愛瑪寒戰而說的。）

稅官用着一種奸黠的神情道：『但是，也有許多人會保養的。』

她更噤住了。

『再賣給我……』

她尋思道：『他絕不走了罷！』

『……半盎斯麻醉藥與松節油，四盎斯黃蠟，三盎斯骨灰，費心，是用來擦洗我用器上的漆皮的。』

藥劑師便動手來削蠟，馬丹何麥正抱着旃爾瑪走來，拿破崙隨在旁邊，阿達里隨在後面。她遂坐在窗口間的絨凳上，而那男孩子便蹲踞在踏腳凳上，他的姐姐却捱着她的爸爸在菓子盒的旁邊徘徊。她爸爸已把漏斗裝滿，封塞了瓶口，將商標貼上，把包裹紮好了。大家在

他身邊都不做聲；時時只聽見鐵碼子投在天秤上的響聲，和藥劑師教他學徒的一些低語聲。

馬丹何麥突然問道：『你的小孩子好嗎？』

她丈夫正在流水簿上寫字，便道：『住聲！』

她遂低低說道：『何以你不將她帶來？』

愛瑪拿指頭指着藥劑師道：『許許！』（譯者按：這是叫人不要說話的噓聲。）

比勒此刻正在留心加法，大概不曾聽見。跟着他便出去了。於是愛瑪擺脫了羈絆，遂大大的歎了一聲。

馬丹何麥道：『你歎得好利害啊！』

她回答道：『哈！就是天氣太熱了！』

於是第二天愛瑪和羅多爾便注意來安排他們的聚會；愛瑪決意用些東西去賄買她的女僕；但最好還是在依勇威爾尋一所秘密房子。羅爾多服便答應去尋找。

整個冬天，每一禮拜總有三四次，在黑夜時，他便到花園內來。愛瑪特爲把柵門的鑰匙取去，使沙兒相信是失落了。

羅多爾服對着百葉窗撒一把沙子，就是通知她的意思。她便急忙站起來；但是有幾次也得等一等，因爲沙兒正在火旁談得高興，尙不會談畢。

她便耐着心腸；如果她眼睛能够看他時，牠們早已從窗子上跳出去了。末後，她便動手換了她的晚裝；跟着又取了一本書在手上，很安靜的去，好像那文章很足以使她消遣的一樣。但是沙兒已經在床上喚她去睡了。

他道：『來呀，愛瑪，該睡了。』

她答應道：『是的，我就來！』

因爲那幾支蠟燭耀着他，他遂翻身向着牆，睡着了。她即逃了出來，一面喘，一面笑，一面心裏狂跳，一面解衣。

羅多爾服帶有一件大外衣，便完全裹在她身上，手臂摟着她的腰肢，一言不發直將她挽

到花園深處。

就在這架涼棚底下，就在這幾根朽木支着的凳上，從前，夏夜之時，賴翁曾在這裏多麼情熱似的看過她來。她現在竟不甚想着他了。

繁星在無葉的茉莉枝間燦爛着。他們只聽見他們身後那條湯湯而流的河水，在岸上，時又有一些乾蘆葉的響聲。東一處，西一處，許多黑魑魘的叢薄都在暗地裏巍立着，有時突然蕭蕭的拂動起來，時而起，時而伏，好像一片模糊的黑影特意近前將他們蔽蔭着似的。夜間的寒氣令他們攖得越緊；他們嘴唇上的呼吸好似越發強烈；他們那兩隻僅能互視的眼睛，好似越發睜得大了；在這種靜境中，只有一些低語以着一種水晶音響落在他們的靈魂上，並且反應出來構成了許多的顫動。

當天雨之夜，他們便躲在車棚與馬房之間的病室中。她把廚房內的燭台點燃一支，將來藏在書後。羅多爾服便在這里起居得和在他家裏一樣。凡是那書架，寫字桌，以及這房裏的東西，都很令他快樂；因而他便禁不住對於沙兒說了一些趣話，這事很使愛瑪難堪。她哩却

願意看見他再正經一點，甚至還願意看見他得機會時再悲劇一點，如像有一次，她相信在那園徑中聽見一陣脚步聲走了近來。

她便道：『人來了！』

他遂吹滅了蠟燭。

『你有手槍麼？』

『爲甚麼？』

『只是……爲保護你。』

『設若是你丈夫呢？哈！可憐的少年！』

於是羅多爾服使用一種姿式補足他言語道：『我一彈指就打殺了他。』

縱然她覺得這是一種不雅的舉動，一種冒昧的粗魯舉動，一定會使她醜名四播但她却極驚喜他的勇敢。

羅多爾服想起這回手槍的故事。她只管說得多麼正經，而他想來只是好笑，甚至可厭，因



爲他自己毫無怨恨沙兒的理由，就是說絕無被嫉妒所鼓動的情感——因此，愛瑪就向他說了一種最大的誓言時，他也不覺得那頂好的味道。

況且，她變成一個很帶感情的人。當然，要變更一些色彩才行的，她既將她的頭髮割了一綵給他，於是現在她便要一枚戒指，一枚鑲有永久結合標記的真正結婚的戒指。往往她又向他說起晚鐘與自然的聲音；其後又同他談起她的母親，談起他的母親。羅多爾服喪母已二十年。從此，愛瑪便拿着許多慧黠的言語來安慰他，如像人家之安慰棄兒一般，好幾次望着月光向他這樣說道：『我敢確定說她們都在天上保證着我們的愛情在的。』

她長得這樣的美麗！他以前又少有得到這樣一個誠實的美婦人！這種不含蕩意的愛情對於他直是一種新穎的東西，一面既把他拔出了他那些苟且的習慣之外，而同時又足以安慰他的高傲，又足以安慰他的肉慾。愛瑪的熱忱，就是爲他紳士派智慧所輕蔑的，在他心坎上看來，既然她能傾心於他，彷彿很爲可人的。因此，固然是被愛的人，但他却不沈迷，不知不覺他的態度遂變更了。

他已沒有從前那種非常甜蜜可以使她哭泣的言語，也沒有從前那種利害得可以使她瘋狂的撫摸了；所以他們那偉大的愛情，即是爲她所沈迷的愛情，在她心上覺得竟在低減了，好像一道在河床中漸涸的河水，她已看見了那泥濘。但她却不願意相信到了這步；她遂倍加起那溫柔來；而羅多爾服也漸次把他冷淡的地方設法遮掩下去。

她不知道她懊不懊悔順從了他，進而也不知道她希不希望再親熱一點。而自覺薄弱的一種卑屈之情遂構成一種爲淫樂所緩和的怨恨。這並不是甚麼迷戀，只是一種永存的引誘罷了。他居然把她制服了。她差不多也有一點害怕他。

然而，表面上更是無比的平安，羅多爾服竟能隨意來操縱那淫蕩的事體；六個月後，春日來了，他們相對着覺得竟像一對夫婦，安安靜靜的維持着一種家常的戀愛在。

這又是魯阿爾老爹爲他折腿紀念送火雞的時候。禮物來時仍然伴有一封信。愛瑪把繩子割斷，就是將信繫在籃子上的那條繩子，於是就讀起下面這封信來：

『我親愛的孩子們』

『我希望這封信可以祝你們的健康，我又希望這禮物比前幾次的還值價；因為我覺得牠比較嫩一點，若我敢說，又覺得比較大一點。可是，下一次，須改變一下，我將送給你們一隻公雞，假若你們不喜歡母雞時，並且請把那籃子送還我，以及那兩只舊的。我不幸，我那兩輪車的皮篷有一夜起大風，竟吹在樹間去了。收成也不好。我不知道何時才能來看你們。但自從我一人獨處以來，離家這件事却很困難的，我可憐的愛瑪！』

寫到這里，行間空了一段，好像那老年人把筆放下想了一些時。

『至於我，我很好，除了有一天在以歪妥場期得了一次傷風外，我之到那地方，因為要另覓一個牧羊人，我原有的那個太講究飲食，已把他打發走了。遇着這些強盜真是說不出的苦啊！其實，就是這一個也一樣的不是好人。』

『我從一個小販口中，他去冬到你們那里拔過一枚牙齒的，知道波娃利工作很辛苦。這事並不令我驚駭，他已把他的牙齒指給我看過；我們會同着喝了一盃咖啡。我問他看見你不曾，他告訴我不曾，但他看見馬廐裏有兩頭牲口，我從這個上便知道生意還好。幸甚，我親

愛的孩子們，上帝竟將想像中的幸福給你們送來了。

『使我不快的就是還未認識我最可愛的外孫女白爾特波娃利。我已爲她在你房間底下園內栽了一株接枝李樹，如果將來不爲她做點乾果，我直不願人家去觸牠的，這乾果我將爲她保存在櫥裏，直等到她來的時候。

『請了，我親愛的孩子們。我抱吻我的女，你也一樣，我的女婿，並抱吻那小人兒的雙頰。』  
『我是，最恭維你們的溫柔的父親，特約多爾魯阿爾。』

她把這張厚紙握在手上，沈思了好幾分鐘。雖然許多字都拼錯了，但愛瑪仍尋得出那溫柔之思想來的，這思想吱吱角角的在字裏就像一隻半藏在荆棘籬子中的母雞一樣。信上的墨跡是用爐灰吸乾的，所以便從紙上落了一些灰粒到她袍子上，因而她幾乎相信看見她父親正彎腰向竈前去取那火鉗的樣子。她不在他的身邊，以及坐在燒火矮凳上，在那爆聲不絕的海藻火炎中去燒那木柴時，可多麼的久了！……她又想起了太陽如火時的夏日的午後。許多小馬，當人走過時，都嘶鳴起來，奔馳起來，奔馳起來……在她窗下尚有一個蜜

蜂房，有時許多蜜蜂在陽光中縱旋，碰在玻璃上如同一些金彈子拋起來的相彷彿。在那時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自由！何等的有望！何等多的幻想！現在甚麼都沒有了！她把這種種都依着繼續不斷的境遇——並耗費在處女時代，結婚時代，愛情時代的若干靈魂事故中去了；——就這樣把那種種幸福陸續損失在過往的生活中，直如一個旅行者將他的財富盡遺失在沿途的客店中一般。

但是，誰把她弄得這樣的不幸呢？使她煩擾不寧的非常災害却在何處？於是她便抬起頭來看着她四周，似乎要把那使她痛苦的原因尋找出來的一樣。

只是一派四月間的太陽光綫在那陳設架子的磁器上發光；只是熊熊燒着的火；在她拖鞋下只覺得那地氈的溫軟；只是白晝的光明；只是溫清的氣候；並且只聽見她孩子發出的大笑聲。

果然，那小女孩正在草地上，正在人家已割過的草中間打滾。她又平貼着睡在地上，有磨盤高。她的女僕將她的圍裙牽着。萊士底補搭在旁邊割草，每每他走近時，她必傾着身子把

兩條手臂在空中揮舞。

她母親急急的走去抱吻她，道：『把她引給我！我多麼的愛你，我可憐的孩子！我多麼的愛你。』

跟着，因為看見她耳朵尖上有一點醜觀，她便趕快按鈴要熱水來給她洗濯，又把衣裳，襪子，鞋子都給她換了，又把她的健康問了幾百句，好像旅行回來的一樣，末後又親了她幾次，並且還洒了幾點淚，方把她交到女僕手上，那女僕看見這種過度的溫柔正自驚呆了在旁邊。

這一夜，羅多爾服覺得她比平時更為莊嚴。

他遂忖度道：『這件事快要過去了罷，這是一種私心。』

於是接連他就缺了三次私會。當他再來時，她便做得很冷淡而且差不多是瞧不起的樣子。

『哈！你就誤了你的時候了，我的愛人兒……』

並且，又帶一種毫不注意她幽鬱感歎的神情，又帶一種毫不注意她把手巾取出揩抹眼淚的神情。

因而，愛瑪便追悔起來。

並且問爲甚麼她這樣怨恨沙兒，最好的事是不是在能够愛他上。但是於這種感情的回復上他却供獻不出一種偉大的繫戀，竟使她很困難的徘徊於她那似允非允的犧牲中，正好那開藥店的便來供給了一個機會。

(十一)

新近他曾讀了一篇療治跛脚新法的頌詞；因爲他既是講進化的人，所以他就蓄了這種愛鄉的思想，以爲欲把依勇威爾的地位提高到水平綫上，便應該有一些脚疾上的治療才行。

他遂來向愛瑪說道：「何嘗會冒險呢？請考察一下（於是就在指頭上歷算起那些試驗的益處來）成功差不多是一定的，病人的輕減與美化，施手術的人可以很快的成名。比如

說，你的丈夫爲甚麼不把金獅客寓那個可憐的以波里特治好呢？請想他是可以將他愈病的理由談向衆遊客的，並且（何麥遂放低聲音又把他身旁看了一遭）誰能够禁止我不把這事情做一段新聞送往報館去呢？唉！上帝！一條新聞傳開了……大家便談將起來……這事的結果就如造雪彈子一般了！誰料得到？誰料得到？」

事實是在波娃利是能够成功的；並沒有甚麼向愛瑪斷定他不是伶俐人的，假若勸他做了一件事，而他的聲名財產便由是增加起來，在她是何等的快樂？她所要求的不過要把自己支持在一樁比愛情還結實的事上罷了。

沙兒被開藥店的與她說動了心，居然答應了。他遂從魯昂將底娃醫博士的解剖書帶了些來，每夜，捧着頭竟沈酣在書本中間。

當他正在研究馬脚症，彎腿症，折脛症時，換句話說，即是正研究 *la st. éphraatopodie*, *la stéyhendopodie*, *la stérophoxopodie*（說明白點，便是脚上偏畸不同的地方，或者在脚下，或者在脚的內部，或者在脚的外部）和 *la stéphyropodie*, *la stéphanopodie*（即是說下部



彎曲，上部挺直）時，麥歇何麥已用着各種道理去勸告那容寓僱傭來割治了。

『或者你僅僅覺得一點極輕微的痛楚；這是一種最簡單的針刺和放血的傷痕相彷彿，比拔雞眼的痛楚還要輕些。』

以波里特沈思着，轉着那一雙吃驚的眼睛。

藥劑師又道：『實則並不關我的事呀！這是爲的你，由於純粹的人道主義朋友，我只願看見你把那擺腰跛行的醜態去掉了，就是那模樣你雖不在意，可是在你這職業中却很令你不便。』

於是何麥又形容給他說治療後他定覺得如何的壯偉，如何的輕健，並且更給了他多少好聽的話，說他最好是可以博得婦女們的喜歡，因而這馬夫便遲鈍的笑了笑。其後他竟拿起虛榮來激刺他。

『我的天，你不是個男子嗎？若其你可以服了兵役時，到軍旗下去戰爭，這却是怎麼樣的？……哈！以波里特！』

何麥走開了，一面說他不明白這頑固，不明白這瞎子爲何要拒絕科學的好處。

那不幸的人退讓了，因爲這好像是一種咒語。除了比勒是不管別人的閒事外，其餘如馬丹賴弗郎沙，阿爾特密斯，隣居們，直至市長，麥歌底娃失，衆人都來勸他，都來諄諄的告戒他，都譏笑他；但那使他決意的，卽是這事並不要他出錢。波娃利自任來供給那手術上用的器械。這個寬仁的主意原是愛瑪提出的；沙兒深爲合意，心坎上說他婦人真是一位安琪兒。用着藥劑師的計畫，修改了三次，由小木匠爲主，鎖匠爲輔，造成了一個木匣似的東西，重約八法斤，其間所用的鐵，木，鐵條，皮子，螺絲釘，螺絲眼等等，都毫不愛惜。

然而要知道在以波里特身上割去的是那一條筋，便應該先曉得他那跛脚是那一類。

他那一隻脚同小腿幾乎成了一根直綫，但不妨礙他向裏面曲折，這是一種馬脚症。又混有一點折脛症，或者是一種輕微的折脛症勝過了馬脚症。可是，說到馬脚症，實實在在便須大得和一隻馬蹄一樣，不整齊的皮膚，乾脆的筋，大脚趾，上面的脚指甲黑得同鐵釘相似，患這種病的人，從早晨到夜晚，便須奔走得和一頭鹿子相彷彿。大家常看見他在空場上把他

參差不齊的兩腿向前踢着，在車子四周跳躍。這一隻腿好像比那一隻還更有力。幸虧他有許多事作，那腿方約束住了，如像感受了堅忍和興奮的道德性一樣，並且當人家給了他一些粗工作時，他就特別的要支持在這隻腿上。

既然這是一種馬脚症，便應該先把 *Achille* 筋割斷，或者將來更須把前脛筋也割斷來解除那折脛症的困難；這因為醫生不敢一下便冒兩次手術的危險，並且他業已在一種恐怖中打起戰來，就是醫治某種爲人所不知道的重要部份的恐怖。

就是從色爾士以來經過了十五個世紀之後，昂部落亞斯巴赫再第一次迅速的來結合一條大脈管；就是底比衣談穿過下髓層去破一個瘡瘍；就是釀蘇爾在上牙床上奏第一刀時（註十九）他們的心決不會這樣的跳，他們的手決不會這樣的顫，縱然他們的靈性也和麥歌波娃利將解剖刀持在手上走近以波里特時的一樣柔軟，並簡直和醫院一樣，在旁邊一張桌上看得見一堆舊棉布，許多蠟線，許多綳帶，堆成一座三角塔似的綳帶，所有開藥店的家裏的綳帶。這都是麥歌何麥從早晨就預備起來的東西，既用以眩人之目，又借以自欺。沙

兒花開那皮膚；大家都聽見一種乾脆的響聲，筋已割斷，手術便完畢了。以波里特早驚呆了，他遂俯身在波娃利兩手上親了無數。

（註十九）色爾士 Cease 是古羅馬時代的名醫，昂科落亞斯巴赫 Ambroise Pare 是法國十七世紀有名的外

科醫生。底比衣談 Guillaume Dupuytren 是法國十八世紀有名的外科醫生。薩蘇爾 Gensoul 未詳。

那開藥店的道：「算了罷，好生養息，將來再向你恩人明證你的感謝罷。」

他並走下樓來向那在院子中等着的五六個好管閒事的人述說這事的結果，這般人便設想起以波里特果然便端端正正的走起來了。跟着沙兒將他的病人縛扣在機械中之後，遂走回他家，愛瑪正憂心的在門前等着他在。她便跳去摟着他的頸項；他們一同用起餐來，他吃得很多，到用糖果時，居然打算喝一盃咖啡，這只是禮拜日有客時他才吃得如此其多的。

晚景真太可人，大家都說個不了，夢想個不了。他們談一陣將來的財產，又談一陣管理家政的改良；他彷彿覺得他聲名已四溢了，他逸樂已增加了，他婦人也永永的愛起他來了；而

她哩，也覺得很有幸福的伏息在一種新的，無疵的，頂好的感情中，以便感證一種柔情來爲這個親熱她的可憐少年。雖是一時之間羅多爾服的念頭又在她腦際閃了一次；但她的眼睛仍注視着沙兒，甚至很愕然的覺得他那些齷齪牙齒也看不見了。

他們已經上了床，麥歇何麥，只管有廚娘阻止他，忽然的便走進房來，手上拿着一張剛寫成的字紙。這就是他要寄往魯昂之探海澄去的稿子。他特意拿來給他們讀的。

波娃利道：『請你自己念好了。』

他便念道：『縱然世俗的成見還彌漫在歐洲的一部份如同羅網一般，然而光明已開始透過了我們的鄉野。這可於禮拜二日，我們這依勇敢威爾小城中一樁外科的經驗事上同時又是一種最高的博愛行爲上看得出來。麥歇波娃利，是我們最出色的醫生之一……』

沙兒被感情窒住了，只是這樣說道：『哈！過譽了！過譽了！』

『不呀，絲毫也不何故如此！……』割治了一個跛人……』我不會放入那科學的名詞，因爲，在報紙中你是知道的……或者衆人都不懂得；當然衆人……』

波娃利道：『不錯的，請接着念罷。』

『我念。』藥劑師便念道：『麥歇波娃利，是我們最出色的醫生之一，割治了一個跛人，這跛人名字叫做以波里特多丹，自二十五歲以來便是金獅客寓的馬夫，這客寓對着校場，是寡婦馬丹賴弗郎沙開的。這新法的試驗與益處，自不是離開题目的益處，遂將一般民衆都聚集起來，實實在在的，在那客寓的門限邊有一大堆人。畢竟手術實施得很滿意，僅僅在皮膚上出了幾點血，這樣說好了，便是那暴起的筋竟退讓於藝術之力的下面。那病人，確是奇事（我們都是親證）並不呼喚痛楚。他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好好的，衆人俱相信那養病期一定很短；並且誰料得定在下次鄉村佳節裏我們不見這位正直的以波里特不列身於酒神跳舞場中，和一羣快樂小子的樂歌中，以他的活潑，以他的健跳，以他完全的快愈來取證於衆人之眼嗎？應該表彰這般豪俠的學問家！應該表彰這種不疲勞的聰明人，他們會把他們的良宵都供獻給改良的事上，或是供獻給輕減他們後人的事上！光榮啊！三倍的光榮啊！這豈非喊出了那種替者重明，叟者重聰，跛者重起的原因麼？但是以前這種迷信的事

只是允許那般特出的人的，而現在的科學却爲衆人而設了！對於這件極可注意的治療，後有所聞，再陸續發表以告讀者。」

但是五天之後却禁不住賴弗郎沙老娘不叫了起來道：『救命呀！他死了！……我沒了主意了！』

沙兒遂向金獅客寓奔去，藥劑師看見他帽子也未戴便走過了空場，也丟下了藥店。他自已顯得又喘，又羞，又不安的，並向那般朝樓梯上走的人問道：『我們這有趣的跛子怎樣了？』這個患腳疾的，他正拳曲在一種利害的拘攣情形中，以致腿上縛的那器械打在牆上，把牆也打陷了。

大家特爲不使那肢體的部位錯亂，遂小小心的將那器械取開，於是大家遂看見了一種可怕的情形。脚已腫得看不得了，皮膚好像要冰裂了，並且皮膚上滿帶着那器械壓的血斑。以波里特業已痛苦非常；大家尙不注意；但當然知道他並沒有很多的錯誤，只好讓他自己由了幾點鐘。但浮腫明明銷了，這兩位學者却斷定仍得把那肢體安放在器械中還更繃緊

了一些，以便早點了事。三天之後，以波里特不能再支持了，他們又來把那器械取開了一次，他們一望見那果結好生吃驚。腿上腫成了青灰顏色，到處都是水疹，一種黑色液汁便從那水疹上流出。這已成了一種重要情形。以波里特也開始厭煩起來，賴弗郎沙老娘把他安置在小廳子內，靠着廚房，使他少少得點開心的事。

但稅官每天都要在小廳子內來用餐的，便很苦惱的抱怨這個隣居。人家遂又將以波里特遷到彈子房內來。

他便在那粗呢被下歎息着，一張青白色臉，鬍子也長了，眼睛也陷下去了，時時把那出汗的頭在髒枕頭上轉着，枕上釘了許多蒼蠅。馬丹波娃利常來看他。她拿了許多布來做他的膏藥外，又安慰他，又鼓舞他。其實他倒不缺少伴侶，尤其是在趕場的日子內，許多鄉人都在他旁邊打球，或拿着球竿來擊刺，或是吸烟，或是飲酒，或是唱歌，或是高談。

他們把他肩頭拍着問道：『你的病怎樣了？！』  
『哈！看來你並不很好！這就是你的不是！應該要  
做點事情才好呀。』



跟着大家便談了許多人的故事，都是除了他所用的藥外，用別的藥治好的；其後他們便在那安慰的態度中說道：『你未免太嬌養了罷？起來麼？你自愛得和一個國王似的！哈！不管怎樣，老蕩子！你終不見得很好！』

果然那瘡疽漸漸上延。波娃利自家也病了。他隨時隨刻都來看視。以波里特滿眼驚懼的望着他，並歛歛着訥訥的說道：『甚麼時候我才得好呀？……哈！救我！……我多麼不幸！我多麼的不幸！』

醫生走了，常都囑咐他須忌口。

賴弗郎沙老娘道：『我的孩子，不要聽他說；他們不是業經很令你痛苦了嗎？你還要衰弱哩。拿去，吃啊！』

於是她就給他做了一些好肉羹，一些羊腿片，一些肥肉丁，有時還有一盃燒酒，但他簡直沒有勇氣拿到嘴上去。

補爾里西中央院長聽見他的病更重了，便請求來看他。他動手就憐憫起他的痛苦，一面又

說應該自己享受，既然這是上帝的意思，便趕快借此機會來同上天修好罷。

這位修道遂用一種做父親的情誼聲口說道：『因為你太把你的本分荒疏了一點！人家在教堂裏很少看見你；你不接近聖案有若干年了嗎？我也曉得因為你太忙迫，擾攘的世事太分了你敬禮之心了。可是，現在，正是反省的時間。不要失望；我認識許多大惡人，他們近於受上帝裁判時（你自然還未曾到這一朝，我很明白的）也一樣懇求牠的慈悲，並且一準的他們便都死在最好的情形中。我希望凡人都像他們，你就可以給我們一個好例！比如說，請留神，誰能禁你早晚來說一遍「我敬禮你，馬利，你是極有神惠的」以及一遍「天父，你在天堂啊！」不錯，就這樣做，看在我的面上，看在我不得不爾的面上。這值甚麼……？你可答應嗎？』

這個可憐人遂答應了。此後教士每天都來。或是同女主人談談，或是講說一些逸事，中間夾着一些雅謔，一些雙關笑話，為以波里特所不懂的。其次，到應該說正經話時，他就取了一種合宜的面目說了若干宗教上的話。

他的熱心是有了成功了；因為不久這跛子竟明言若是他好了，很想到救主城去進一次香；說到這句話上，麥歇補爾里西央便答應他定然遇不見甚麼阻礙的；兩倍的小心總比一倍的高明些。人一點沒有危險可冒的。

那開藥店的對於他所稱爲這種司鐸的運動深爲不高興；他說這運動於以波里特的將息上很有妨害，並且他屢屢向馬丹賴弗郎沙說道：『任憑他！任憑他！你的迷信只有紛亂他的內心的！』

可是這位善女人並不聽他的話。種種都是他弄出來的。從矛盾的精神上，她反在病人枕頭上挂了一隻聖水瓶和一束黃楊樹。

然而那宗教也和外科術一樣的不能救他，並且那無敵的腐爛漸漸從下面昇到肚上來。大家徒然換水藥，換膏藥，而筋頭却天天的只是腐爛，於是，當賴弗郎沙老娘向沙兒請問，在沒望的情景中，她能否把乃芙沙特爾的名醫麥歇喀里維請來，沙兒只好千肯萬肯的點頭回答她。

醫博士有五十歲的年紀，享受着一種好地位，並且很相信自己的，當他見了這條一直爛至膝頭以上的腿子時，不禁輕蔑的笑了起來。一面明白宣言應該把這條腿截了才行，一面就走到藥劑師家來痛罵那般蠢人，說那般人都能够把一個不幸的人引到一種這麼樣的田地上來的。他並一面將麥歇何麥的外衣鈕子搖着，一面在藥店裏大吵道：「這都是巴黎的發明！都是那般京都麥歇們的思想！即如甚麼眼睛斜視，心頭迷悶，膀胱碎石術，一大堆奇怪的事情，政府都應該禁止的！可是大家偏要弄這些狡猾，用些不管有效無效的藥裝在你們身上。我們並不比那些人利害，我們是別一方面的人；我們並不是學者，並不是淺嘗輒止的人，並不是弄玄虛的人；我們只是實驗家，只是療治人的，並且我們不妄想割治一個保養得很好的人把跛脚弄直！人果能把跛脚弄直嗎？舉例說，人家願不願把駝子治伸哩！」

何麥聽着這演說好生難受，於是便將他的悶鬱隱在一種同意的笑容之下，因他一定要體諒麥歇喀里維的意思才行，這由於他的藥方好多次竟能達到依勇威爾來的原故；所以何麥遂不再保護波娃利，甚至不說一句考察的話，把他的主義也拋棄了，把他的自尊心也

完全犧牲在他生意中最正經的利益上。

在村子裏，聽見說醫博士喀里維要來截腿，這簡直是一樁極重大的事故！這一天，全村的居民極早就起來了，大街上縱然人多，但都帶一種悲戚的樣子，好像是要行刑的光景。大家都在雜貨店裏談論以波里特的病狀；所有的店子都關了門不做生意，並且那市長的婦人馬丹底哇失也不離開窗子，不耐煩的等着要從那裏來看醫生的光降。

他坐着他的兩輪馬車來了，自己御着馬。右邊的彈簧早經彎彎的壓在他肥軀的重量下，走動時那車子便微微有點傾側，在他身畔的坐褥上，大家都望見放了一只大匣子，是用熟羊皮包着，上面三枚銅扣耀眼欲花。

旋風般直走入金獅客寓的大門下，那醫博士高聲呼喊着吩咐，將他的馬解了，跟着又走向馬房中去看那馬是否在吃蕎麥；因為，他一到了病人家，第一就忙着他的牝馬以及他的車子。大家對於這種舉動都說：『哈！麥歇喀里維，直是一個古怪人！』可是大家也因這種直爽的习惯很是尊敬他。世界可以滅到最後一人，但絕不能把人的习惯稍稍改變得了的。

何麥自己奔了過來。

醫博士便道：『我靠着你了。我們預備好了嗎？就動手罷！』

但那開藥店的却紅着臉自承來參與這樣一種手術是很動情感的。

他說：『當人是一個簡單的觀客，你知道的，那意思是多麼的衝突！況我又有着這樣的神經……』

喀里維打斷他的話道：『算了罷！在我看來，恰恰相反，你好像得有麻木病似的。不過，這事並不令我驚怪；因為你們不同，麥歇藥劑師們，你們只不斷的躲在廚房裏，結果那體格當然是要變壞的。你只瞧我：每天，我四點鐘就起來了，用冷水來修鬚鬚（我從不曾受過寒）並且我沒有穿過弗蘭絨，我也不曾害過傷風感冒，胃口是好的！我有時這樣的生活，有時那樣的生活，不拘好歹，就如用叉子一樣隨便叉去，沒有一定的。所以我便不像你這樣脆弱，並且我解剖一個人也完全和宰一隻雞似的。說到這里，你必要說是習慣……習慣！』

於是，並不注意以波里特，任他在被單中苦惱得出汗，這兩位麥歇便大談起來，在談話中

那開藥店的遂將外科醫生的冷靜拿來與大將的冷靜比較；這種比例深爲喀里維所喜，他便在言語中傾露出他藝術的需要來。縱然一般官醫生都把喀里維說得很壞，但何麥却把他看作祭司一樣的可敬。末了便說到病人，他將何麥拿來的綳帶都察驗了，就是以前割破脚時那一樣的東西，便要一個人來扶持那病人的肢體，大家遂遣人去尋找萊士底補搭，於是麥歇喀里維挽起袖子走入彈子房去了，這里只剩下那開藥店的和阿爾特密斯同女人，這兩人的臉色都比她們穿的套衫還白，並且都把耳朵對門口張着。

這時節，波娃利簡直不敢離開他的家。住在樓下廳子裏，坐在那不會燒火的壁爐側，下頷抵在胸口上，兩手抄着，兩眼定着。他尋思，何等的吃虧！何等的倒霉！然而他却是謹慎極了的。運氣這樣的不佳。有甚麼法呢？將來若是以波里特一旦死了，殺害此人的便是他。而且，當大家問起來時，他却用甚麼理由去回答那問的人？或者他竟弄差了一些事嗎？他細思起來，却又尋找不出。但是最有名的外科醫生弄錯的也很多。人家却再不相信他了！反之，人家還要大笑，還要大鬧哩！這事一定要傳播到阜爾惹！傳播到乃美沙特爾！傳播到魯昂！傳播到各處

去的！誰料得定那般同行的人不寫些東西來反對他？一個辯論開始後，便應該在報紙中來作覆。就是以波里特也可以去控告他。他彷彿就看見了那種羞辱，損失，失敗了！於是他的思路便蹣跚在這種種設想中間，彷彿一個空桶放在海裏，只在潮頭上滾去的一樣。

愛瑪坐在他當面，將他瞅着；他並不分任他的恥辱，她另自感受了一種恥辱，就是以爲這麼一個男子而能值得幹些事情的恥辱，似乎業已二十來次她還不會把他庸俗無能的地步望得明白。

沙兒在房裏大步的徘徊起來。他的靴子敲得地板很響。

她便說道：『坐下好了，你把我擾得太不堪了！』

他又坐下來。

她是怎樣幹起的（她是如此其聰明的人）又把自己誤了一次？到底是一種甚麼樣可憐的怪脾氣來破壞了她的生活，把牠弄得這樣不斷的犧牲？她遂把她所有的那些豪華的天性，那些靈魂上的缺陷，以及卑劣的婚姻，惡俗的家政，她那墮在泥裏同傷燕一樣的癡夢，



凡是她願欲的，凡是她得不到的，凡是她可以到手的，俱一一的追思起來！何以呢，何以呢？

在這充滿全村的寂境中，一片破碎的呼聲透空而出。波娃利臉色頓然白得要暈了。她却用着一種神經掣動的樣子把眉頭皺着，繼而便連連皺了下去。然而這只是爲的他，爲的這生物，爲的這毫不懂得毫不感覺的男子！因爲他還靜靜的在那里毫不疑惑他那可笑的名字，從此定會把她弄污得同他自己一樣。因爲她曾經努力來愛過他，並且曾經哭着追悔從了另外一個人。

波娃利沈思着，忽的便說道：『或者這是一種癱瘓症。』

這句話不意的落下來，落在她的思想上好像一顆鉛彈落在銀盤中似的，愛瑪戰慄着舉起頭來，特爲要猜他打算說些甚麼；於是他們就靜悄悄的互相瞅着，都覺得很奇怪的，因他們的心情彼此竟這樣的分開了。沙兒拿起一種醉人的戰動眼光把她端詳着，一面定定的聽着那被割腿的人的最後呼聲，那聲音隨後便成了一種搖曳的吟哦，中間又夾着一些尖銳的慘呼，好像遠遠一些畜生正被人家宰殺時的嘶聲一般。愛瑪咬着她的上唇，手指中轉

着那剛被她裂下的一片珊瑚，並將她腫人的焦點定定向沙兒釘着，一似兩條火箭正要射出的一樣。現在無論他那一種，比如他的面目，他的衣履，都令她生氣，乃至他那種不言語的態度，他的全身，以及他的處境，無非惹她生氣的。她遂很是追悔，如像追悔一種罪過似的，追悔她過去的真操，因而這一點剩餘的真操遂敗壞在她這種驕傲的憤怒行爲之下了。她遂在這種稱勝利之淫蕩的惡劣諷笑中來取樂。她情人的舊影也就以着一種眩目的纏綿回復到她的腦際；她也就把她的靈魂放在這中間，即是被一種新生的快樂載向這副面目而去的靈魂；於是沙兒這個人在她看來，彷彿就要死了，彷彿已在她眼睛下瀕絕時一樣的要脫離他的生命，一樣的要永遠不在，一樣的要湮滅了。

街石上一陣脚步聲。沙兒舉頭看去；於是穿過那低垂的護窗簾，在市場那邊，太陽地裏，他便看見醫博士喀里維正拿着頭巾在抹他的額頭。何麥在他的身後，手上捧着一個紅色大匣子，並且兩個人都向着藥店那方急急走去。

於是，由於那突生的溫情與失意，沙兒遂回身向他婦人說道：『抱吻我，我的好人！』

她氣得紅脹了臉道：『放我！』

他吃了一驚連連的說道：『你怎麼了？你怎麼了？你安靜一點罷，你好生保重些罷！……你知道我何等的愛你……來呀！』

她用着一種可怕的聲音叫道：『够了！』

並且，一躲出廳子，愛瑪將門關得非常之重，以致那風雨表直從牆上跳起來跌在地下打得稀爛。

沙兒遂頹然倒在鋼絃椅中，心裏紛亂極了，思量她這種舉動，以為定是一種精神病，遂哭了起來，並模模糊糊覺得在他身邊似乎有一些駭人的，古怪的事象正在活動的一樣。

這晚，當羅多爾來到花園時，便見她的情婦正在簷階下第一步階石上等着他在。他們遂緊緊摟着，所有他們的怨恨好似一團雪早溶化在這接吻的暖氣下了。

(十二)

他們又重新互愛起來。愛瑪常在白日裏突然給他寫封信，從玻璃窗上向雨士丹做一個

手式，這小子便趕快把破衣脫了飛向雨舍特而去；羅多爾服跟着就走了來，她向他說的就是她丈夫是怎樣的可惡，就是生活是怎樣的可怕！

有一天他耐不住了便道：『我能够做甚麼呢？』

『哈！只要你願意……』

她正坐在地下，坐在他的兩膝之間，鬚頭是打散的，眼光是散亂的。

羅多爾服道：『怎樣呢？』

她歎道：『我們便到別處生活去……外方去……』

他笑道：『你瘋了，真正的這是可能的嗎？』

她依然談着這事，他却做得不甚懂的樣子並且把話說了開去。

他不懂得的即是這種在一樁同愛情相彷彿的簡單事情之內的不安。她自有一種主意，一種理由的，對於她的繫戀就如一個助手一樣。

實實在在，這種柔情每天便在那做丈夫的反抗力之下增加了起來。她越是傾向這一個

越是討厭那一個；每當她與羅多爾服幽會之後，一同她丈夫在一處時，總覺沙兒從沒有像這樣寡味的，那指頭從沒有像這樣笨拙的，那精神從沒有像這樣遲鈍的，舉止形容無不粗俗。於是她一面做着人妻，做着有品德的婦人，而她的思想却一往情深的只想着那乾枯額上黑髮成環的腦袋在，只想着那極其堅實極其雅緻的身軀在，總之便是只想着這樣一個在事理中富有經驗，在願欲中富有熱烈的一個人！她之所以用着一種雕匠的心腸來修她的指甲，她之所以在肌膚上抹不夠的香膏，在手巾中薰不夠的沈檀，都只是爲的這個人。所以她才帶着手鐲，帶着戒指，帶着項圈。當他應該來時，她必在兩只藍花瓶中插滿了玫瑰花，也必定要將她的房間和她的身體刻意整頓一番，就像一個宮姬之恭候王子似的。僕人當然是不停的去洗衣服；所以在那一天菲里西德俱不能離開廚房，小雨士丹也在那裏，他是常常來陪伴菲里西德，看她工作的。

他一手靠在她熨衣服的木板上，一面瞅着放在他身邊的一些婦女用的東西：如像柳條布裙子，圍巾，小領巾，上寬下窄用繩子抽繫的褲子等。

這小子用手摸着那毛袴和帶鉤問道：『這東西做甚麼用的？』

菲里西德笑着答道：『你從不曾看過嗎？好像你的女主人，馬丹何麥，不是一樣穿着的。』

『啊不錯！馬丹何麥！』

他又用一種熟思的聲音說道：『這便是一個女人如像馬丹了。』

可是菲里西德已不耐煩看他這樣的在她跟前。她比他大六歲，並且那特阿多爾，即是麥歌威廉曼的僕人，已開始在同她調情了。

她遂一面將她盛粉漿的碗端開道：『讓我安靜一點罷！你儘可剝杏仁去；你常常在女人身邊來胡鬧；壞小子，等你嘴上有了鬍子時再同女人搗亂好了。』

『也罷，你不要發氣，我替你收拾她的靴子去。』

他立刻就在窗口上把愛瑪的鞋子拿起來，上面黏了許多污泥——這是苟合時的污泥。他便用指頭把牠擦成了輕塵，看牠輕輕的散在太陽光裏。

那廚娘道：『怎麼你害怕把牠弄壞了麼？』原來她從不曾這樣做過的，因為馬丹只要鞋

面一不鮮明時，便將來給了她了。

愛瑪在衣廚裏還有許多鞋子，都是陸續亂丟在裏面從不許沙兒去清理的。

正因他會費了三百佛郎做了一隻木脚，她揣量來很可以算給以波里特的禮物。是一條木槌上鑲着軟木，有一些彈簧骨節，一種複雜的機關，上面套一條黑褲，下面籠一隻漆皮靴。但以波里特不敢天天用這條體面的腿，仍來哀求馬丹波娃利另自給他一條比較方便的。醫生看穿了這種用意，便又給了他一些賠償費才罷。

於是，這馬夫又漸漸做起他的職業來了。和以前一樣，大家看見他在村子裏奔走，不過沙兒遠遠的一聽見街石上有了他那木槌的脆聲時，他就趕快另取一條路走了。

麥歇萊赫爾，便是那商人，他專是當別人買辦的，以此便給了他許多和愛瑪來往的機會。他常向她談點巴黎才跌價的新鮮貨品，談一點女界中的韻事，樣子做得極和氣，並且絕口不說到銀錢上。愛瑪遂一任自己墮入他的圈套中去。比如，她打算買一條最體面的領帶來送羅多爾服，這東西須得在魯昂雨衣店裏去尋找。麥歇萊赫爾遂於下一個禮拜將那東西

放在她的桌上了。

但第二天他就到她家來交了一張二百七十佛郎尚不算零星小數的帳單。愛瑪好生爲難：所有桌子的抽屜都是空的，並還欠了萊士底補搭半個多月的工錢，欠了女僕六個月的工錢，此外還有許多應付的帳目，並且波娃利現正不耐煩的在等候麥歇德羅色萊的款子，因他每年都按照習慣到聖比野爾節時才付醫金的。

她起初只好婉言來推緩萊赫爾；末後他就不耐煩了：人家都逼着他要錢，他的資本又用完了，假如他收不着一部份的帳，他便要迫不得已的把她所買的東西拿去。

愛瑪道：『哈！一齊拿去罷。』

他辨道：『啊！這不過是說笑的！我只是失悔代買了那條領帶。我老實說，我便向麥歇要錢去。』

她道：『不行！不行！』

萊赫爾尋思道：『哈！我捉住你了！』



他一發現了這隱情，便照常吹着哨子而去，並低聲的連連說道：『好罷！我們瞧着罷！我們瞧着罷！』

她正在沈思怎麼樣才可拔身出來，恰好廚娘便進來在爐台上放了一卷藍紙，是麥歇德羅色萊送來的。愛瑪忙跳起來，把來打開。裏面有十五枚金拿破崙。這就是醫金了。她聽見沙兒一上了樓梯；她遂把錢丟在廚底並把鑰匙取了。

三天之後，萊赫爾又來了。

他道：『我有一個合同給你提出，便替代那相當的數目，若你願意時……』

她把手伸向他，手中有十四個金拿破崙道：『都在這裏。』

那商人好生吃驚。於是，特爲要隱去他那種狼狽樣子，便忙說了多少抱歉話，並自承願意再幫忙，但愛瑪完全拒絕了；其後她遂在她套衫袋裏拿手把他找補的兩枚佛郎摩挲了好幾分鐘。她便立志來節儉，以便將來填補……

她尋思道：『罷喲！他不會想到這上頭來的。』

除了這條朱紅結子的領帶外，羅多爾服還收了一枚圖章，刊着意大利文 *Amor nel Cor*（愛情在心裏）；此外還有一條圍巾拿來做紵領巾的，更有一個雪茄烟荷包，與沙兒從前在路上拾得爲愛瑪所保存的那個子爵的烟荷包一樣。但這些贈物很使他慚愧。他曾拒絕過好些；她却不允許，所以羅多爾服結果只有服從，一方面因就覺得她好生專制並且太強霸了。

其後她更起了一個奇怪的思想：

她道：『當夜半鐘將要鳴時，你須得想着我啊！』

並且，若是他自承沒有想及她，立刻就要受許多的責備，到末了她總是這樣不變的道：『你愛我不？』

他回說：『何消說呢，我愛你！』

『很愛嗎？』

『自然的！』

『你便不愛別的婦人了，可是嗎？』

他遂笑着道：『你以為我娶了閨女嗎？』

愛瑪便哭了，於是他又極力來安慰她，力辨他說的是笑談。

她遂說道：『啊！我是怎樣的愛你呀！我愛你至於不能夠離開你，你知道，不有時我渴想和你見面時直令那愛情的激動把我的心都撕碎了。我自己問自己：「他在何處？或者他竟同別的婦人們在談話嗎？她們向他笑一笑，他便挨了攆去……」啊！絕不是，絕沒有一個人可以令你喜歡的最體面的只管不少；但是我，我却最知道愛的！我是你的僕婢，我是你的下妾！你便是我的王，我的偶像！你很良善！你很體面！你很聰明！你很強健！』

他把這些話聽得太多了，在他已覺得這些話毫不足奇。愛瑪也和那一般外婦一樣：那新鮮的風韻漸漸如同一件衣服似的脫了下來，赤裸裸的只露出那不變調門的情慾，這情慾永遠都是一樣的形狀，一樣的言語。這個只講實行的男子，他並不能在那相似的表现下分辨出不同的感情來的。因為那些放蕩的和用錢買來的口都會向他咕嚕過一樣的話，他

便只茫昧的相信愛瑪所說的話還老實些就完了事了；他想來，凡人總應該將那藏有尋常情意的言論打倒方好；既然絕沒有人能够找得出他需要上的準則，他意識上的準則，他苦痛上的準則，好像充實的靈魂有時絕不因那空泛的喻言而滿溢的，並且既然那種言語又好像是一個破釜，我們奏出那悅耳之音本打算去感動那般詩人的，倒把一些醜人引得跳舞起來了。

凡人一持着這等最精細的批評，無論就在甚麼樣的關係裏，也是站得遠遠的，所以羅多爾拿着這種批評，便把愛情看作別種趁火打劫的行樂。他忖度操守一件事是最不方便的他遂隨隨便便的來看待這操守。他在其間只幹了一些輕鬆而虛偽的事。這是一種癡呆的迷戀，在他自己倒充滿了讚美的情感，而在她便只是肉慾，又是把他弄麻木的一種享受；他的靈魂便陷在這種醉迷中而滅頂於其間，蜷曲得和在酒桶中的克納郎士公爵一樣。

註(二十)

(註二十) 克納郎士 George, duc de Clarence 是十五世紀英王愛德華第四的兄弟，因謀叛處死，據說死法任

其自擇，彼乃要求浸入酒桶中醉死。

但馬丹波娃利却因她那愛情習慣把行爲也大大的改變了。她的眼光變得越是膽大，她的議論變得越是自由；乃至毫無顧忌的，口裏含着一隻紙烟同着麥歇羅多爾報一同散起步來，好像故意要甘冒社會之不韙似的；末後，有一般人本還在懷疑她的，及至有一天看見她從燕兒車上下來，和男子一樣穿着一件半臂，衆人也就不再生疑了；便是馬丹波娃利老娘同她丈夫大鬧之後，特爲躲到她兒子家來，也不少的驚異。許多事都令她吃驚：第一是沙院並不聽她的勸告去禁止讀小說；其次就是屋裏一般人都令她不高興；她來查問時，人家便很生氣，尤其有一次是因爲菲里西德。

這因馬丹波娃利老娘夜晚出來巡視，剛穿過走廊，就很驚詫和一個男子碰了頭，這是一個棕色頸項，約模四十年紀的男子，一聽見她的脚步聲，便從廚房裏逃避而去。於是愛瑪便大笑起來；但這位忠厚婦人却很生氣，宣言說除非是那譏笑風俗的人，凡人總應該照料着他僕人們的行動的。

那做媳婦的便拿起一種極無禮的眼光說道：「你又在甚麼社會中的呢？」以致馬丹波娃利老娘便問她這句話是不是爲保護她自己的事情而說的。

這年輕婦人便一跳的站起來說道：『出去！』

沙兒特爲來給她們勸和，便叫道：『愛瑪……媽媽……』

但她們兩個都大怒了。愛瑪頓着腳連連說道：『哈！甚麼樣的積世婆子！甚麼樣的鄉下婆子！』

他又跑到他母親那裏；她站在門外，訥訥的說道：『這直是個無廉恥的！一個輕薄婦人！或者還要壞些！』

於是，她立刻就要走，如果那一個不來給她告罪時。沙兒遂轉到他婦人身邊求她讓一步：他竟跪了下去；末後她才回說道：『可以！我去。』

果然，她遂用着一種侯夫人的尊嚴態度把手伸向她婆婆道：『恕我，馬丹。』

跟着，一上樓到了房裏，愛瑪便一撲的伏在她床上，哭得和一個小孩子相似，把頭埋在枕

頭中。

她和羅多爾服曾經約過，遇有特別大事時，她使用一片小白紙貼在百葉窗上，倘若他偶然來到依勇威爾，便令他跑往屋後小巷中去。於是愛瑪遂做上這個記號；她等有三刻鐘時，猛的便望見羅多爾服在市場角上。她遂試着打開窗子去招呼他；但他已經不見了。她很爲失望。

然而，好像有個人立刻就走在街邊上走動。不消說這就是他；她遂下了樓梯，穿過院子。他正在那裏，正在門外。她遂投身在他的手臂中。

他道：『留點意罷。』

她道：『哈！若你知道了時！』

於是她遂急急的把一切都告訴了他，毫不停口，把事實張大了許多，並捏造了一些，插入的句子非常之多，把他弄得簡直莫名其妙。

『算了罷，我可憐的安琪兒，勇敢一點，你放心，忍耐些罷！』

『可是够了！我已忍了四年，痛苦了四年了！……憑着我們的愛情可以對天說的！他們虐待我。我忍不下去了！救我呀！』

她緊緊的把羅多爾服抱着。她眼裏裝滿了眼淚，亮晶晶的，好像波浪下的火光一樣；她的咽喉急促的喘着；他從來沒有這樣愛過她；所以他竟沒了主意，便問她道：『應該怎樣做呢？你打算怎樣呢？』

她叫道：『引導我！把我帶了走罷！……啊！我求你呀！』

於是她就急忙把她的口向他唇邊伸去，彷彿特爲要勾起那意外的同意似的，這同意果然便在這接吻之下發了出來。

羅多爾服道：『但是……』

『怎麼？』

『你的女兒呢？』

她想了幾秒鐘後道：『我們把她帶去罷，沒奈何了！』



他看着她離開了，便自言自語道：『甚麼婦人！』

因為她剛剛躲入了花園。人家正在喚她。

波娃利老娘在以後幾天很是驚訝她媳婦的變動。愛瑪果然變得極溫和，乃至極謙恭的來請教一種酒醉黃瓜的作法。

這是彼此用着手段在相欺嗎？或是由於一種禁慾的學理，她甘願更深切的來嘗一嘗那俗事的苦味，就是她快要含棄的那些俗事？然而，她對於這些俗事仍不甚注意的；她過活得就如完全顛倒在她未來幸福的預支中的一般。這就是她同羅多爾服言談的一個不變樣的題目。她倚着他的肩頭，悄悄說道：『唉！甚麼時候我們才得在郵車上哩！……你可曾想到這上面？這是可能的嗎？這時我覺得車子已在前進了，我們彷彿在氣球中上騰，我們彷彿已向雲中走去了，你可知道我是算着日子的麼……你呢？』

馬丹波娃利從沒有像此時這樣體面過；她的這種不可形容的美，換言之即是那愉悅，快樂，成功的效果，而且這美又只算是性情與境地調和以後的現象。她的那些渴望，她的那些

憂悶，以及那歡樂的經驗，她那永永少年的幻想，彷彿催花的肥料，風雨，太陽，漸漸啟開了她的花苞，末後在她天然的肥腴中大放起繁英來。她的眼皮似乎爲她那有情而修長的眼神特別修飾過的，其間的瞳人很爲放蕩，只要氣息稍大一點她那玲瓏的鼻翅便分了開來，她那微豐的唇角便朝上面翹起，在有光地裏可以看見唇角上微微蔭有一點黑絨毛，大家都說她那頭髮是一個巧匠給她盤在後頸上的；只不經意的捲成一個大髻子，並隨着那偶然的幽會，使得髮髻終日都是蓬鬆的。現在她的聲音也帶着許多最溫柔的屈折，她的身軀，如此；許多惹人的部份都隨意的在她呢衣服中與她那纖腳上顯露出來。沙兒彷彿又到了新婚的時候，覺得她好生的秀媚，好生的難當。

當他半夜回來時，他竟不敢擾醒她。磁器的長明燈映在天花板上成了一種戰動的光明，小搖籃的帷子垂在床前彷彿一個白草房豎在黑影中的一樣。沙兒把那帷子瞅着。他相信聽見了他孩子輕微的呼吸。她現在已長大了一點；每一季中自然都很快的有一種進步。他似乎已看見她在黃昏時從學校中回來，笑嘻嘻的，穿着她那件墨水污了的短袖衫，手臂上

挽着一個籃子；其後當然要將她送往私塾去，這事便費得多了；怎樣做呢？於是他就細想起來。他思量在左近去租一家小農莊，親自來經理，每天早晨仍一面往病人家去。他節省出來的款子便把來放在儲蓄箱裏；繼後，他便拿來買些公債，不管甚麼地方的都行；況且顧主也增加了；他從此間細算起來，因為他很願意白爾特受點良好教育，很願意她有各種的才能，很願意她學點鋼琴。哈！將來她長得多麼的體面，到十五歲時，就和她母親一樣，也同她一樣的在夏天便帶一頂大草帽！大家從遠遠的看見，只說她們是兩姊妹。他遂臆想着她每晚定在他們身邊作工，在燈光之下；她定給他繡幾雙拖鞋；她又來經理家政；以她的聰明，以她的快活，充滿這家庭。末後，他們遂想到她的歸宿：大家定給她物色一個有根底的正經少年；他可以使她成一個有幸福的人，長久如此。

愛瑪並不會睡着，裝得好像睡着了；及至他在她身邊打起鼾聲來時，她便睜着眼做起別

的夢來。

好像八天以來她已被四匹馬飛馳的載到了一片新地方，從此他們再也不轉來了。他們

只顧走去，他們只顧手挽着手一言不發的走去。他們每每從一個山頭上猛的望見一個光輝的城池，以及那些圓頂屋，橋梁，船隻，檸檬叢林，白大理石的大教堂，並且鐘樓的尖頂上巢着白鶴。他們遂走下山去，這因爲一路都鋪着大石板的，地上還有無數的花球，都是那些穿着紅胸襖的婦人送你們的。只聽見鐘鳴，驟叫，以及琵琶的悄語，飛泉的潺湲，而那四布的水氣復將堆積在白石像脚下的果子吹得透涼，石像也在飛泉的水花中笑着。其後，有一晚，他們便走到一個漁村中，棕色漁網都臨風晾在絕壁和茅屋的邊上。他們所留待過活的就在這裏；他們住着一所平頂矮屋，在海之濱，淵之奧，一株大棕樹蔭蔽着。他們遂乘着獨木舟出來遨遊，他們遂在懸床上蕩漾；於是他們的生活容易而且寬博得就如他們的絲袍一樣，溫暖而且嚴密得就如他們所瞻望的甜蜜之夜一樣，並且就在這等她做弄出來的未來天地內，更沒有一點奇怪的事體發生；那光陰極其美麗，好像波濤一般；而波濤就在那無盡的淡遠的，光輝的，爲太陽所照的天邊蕩搖着。可是孩子在搖籃裏微咳起來，抑或是波娃利的鼾聲打得太利害，愛瑪便只能在清晨中微睡一睡，其時，熹微的晨光已把玻璃窗變白，小雨士

丹已在空場上把藥店的鋪板打開了。

她把麥歇萊赫爾叫來向他說道：『我需要一件外套，一件高領，有裏子的大外套。』

他問道：『你要去旅行嗎？』

『不呀！可是……不管怎樣，我全靠着你了，可是嗎？趕快點！』

他鞠了一躬。

她又道：『我還需要一口箱子……不很重的……方便的。』

『是的，是的，我懂得，九十二生丁邁當長，五十生丁邁當寬，就和現在做的一樣。』

『還要一只百寶袋。』

萊赫爾尋思道：『一定的，說到銀錢上又有一番口舌了。』

馬丹波娃利從腰帶中將錢取出來道：『拿去，把這東西拿去，就作為你買那些東西的錢。』

可是這商人却叫說她錯了；他們原是熟人，難道他還疑慮她嗎？何等孩子氣！然而她却不肯，至少也要他把錢鍊取去，萊赫爾業已取來放在袋裏要走了，她又喚住他道：『那些東西

都放在你那裏。就是外套——她想了一想又道——也不要拿來；只是，你把裁縫的地址給我，並把我的條件通知他就是了。』

他們在下一個月便該逃走了。她之離去依勇威爾時就作為到魯昂去買東西的一樣。羅多爾服的事情倒不少，又要辦護照，又要寫信往巴黎以便把所有的箱籠運到馬賽，他們即在那裏買一輛四輪車，便從那裏毫不停頓的取路往熱倫去。她須得小小心的把她的行李先運到萊赫爾家裏，再直接運上燕兒，要不使一個人懷疑；可是，在種種預備中，從沒有孩子的問題。羅多爾服固是避而不提；或者她也不會想及。

他還打算耽擱兩禮拜，去安排一些事；繼而在八天之後，他又要求十五天，繼而他又自言病了；繼而他又旅行了一遭；八月過完了，在這種種延期之後，他們遂定期在九月四日，禮拜一的一天，決不改期了。

末後到了禮拜六，就是啟行的前兩天。

夜晚羅多爾服走來，比平日早一點。

她問他道：『都預備了嗎？』

『是的。』

於是他們便在花壇側走了一轉，走去坐在墻頭的露台上。

愛瑪道：『你很愁的。』

『並不，爲甚麼呢？』

然而他却拿起一種溫柔樣子很奇怪地將她瞅着。

她又道：『你定於走了嗎？定於把你的愛情，你的生活都拋棄了嗎？哈！我懂得的……但是  
我哩，我於世界上甚麼都沒有的！你完全爲的是我。因此我也要完全爲你了，我便是你的一  
個家庭，一個故鄉；我要看護你，我要戀愛的。』

他讓她倒在手臂上，說道：『你多麼的可人呀！』

她用着一種肉情的巧笑道：『真的嗎？你愛我嗎？你發個誓！』

『我非常的愛你！我非常的愛你！可是我又敬重你，我的愛神！』

月光圓極了帶着紫褐色，從牧場深處刈過草的地上升起。牠在楊柳枝中昇得極快，而楊柳便一處一處的將牠掩着，好像一片有窟窿的黑帷一樣。繼而月亮露了出來，在牠所照耀的天上放出一派清光；於是便走得緩了，並向河裏映下一大團斑痕，這斑痕且做出無量的星，而且那銀色的光輝彷彿一直互纏到河底，帶一種遍體銀鱗而又無頭的蛇的模樣。那光景也彷彿是一種奇怪的燭叉，沿着燭叉流下的便似乎是那溶化了的鑽石水滴。甜蜜的良夜展在他們的身旁；樹葉裏都填滿了黑翳。愛瑪半垂着眼睛，長長歎息着來呼吸那拂面的涼風。他們都無言語，他們已完全顛倒在他們的夢境中去了。於是那又豐富又寂靜得同流水一樣的舊日柔情遂拿着與桐花香氣所帶一樣多的妙感回到他們心坎上，並且更把一些比鋪在草上巍立不動的柳樹黑影還更無涯還更落寞的黑影引伸到他們的記憶中來。還有些黑夜的畜生，如刺蝟黃狼之類，互相追逐，常把樹葉弄得蕭蕭亂響，有時又聽見一個爛熟的桃子從樹架上落地的聲音。

羅多爾服道：『哈！良宵啊！』



愛瑪道：『我們還有別的良宵哩！』

於是，彷彿她已向自己在說的一般道：『是呀，平安的旅行……然而何以我的心這樣愁呢？這可是那無名的恐怖……這可是那別離慣有的事實……或許嗎……不呀，這是幸福的朕兆！我多麼的弱啊，可是嗎……怨我罷！』

他呼道：『還有點時間！請仔細想一想，或者你又懊悔了。』

她很快的說道：『絕不！』

於是，一面便挨近他身邊說道：『甚麼不幸的事牠可以驀然向我而來的？不管是荒野，不管是深谷，不管是大洋，我沒有不同你去經歷的。我們只是同着生活，這將如一種摟抱，只有逐日愈緊愈完美的！我們並無使我們擾亂的事，也沒有挂念，也沒有障礙！我們只是我們，惟有我們，永遠的……說啊，回答我呀。』

他只在相當的距離上應着：『是的……是的……』她遂把手在他頭髮上摸着，雖然滾着大滴的眼淚，却仍拿起一種兒態的聲音連連說道：『羅多爾服！羅多爾服……哈！羅多爾服！』

服，親愛的小羅多爾服！

夜半鐘鳴了。

她道：『夜半了！算了罷，明天還有一天！』

他遂起身要走了；好像他又做了一個他們逃走的姿式，愛瑪便忽的帶着一種快樂神情道：『你有了護照麼？』

『有了。』

『你不會忘記嗎？』

『不會。』

『你是決定了？』

『自然。』

『你是在卜羅萬士旅館等我……午後嗎？』

他點了一點頭。

愛瑪遂在最後的撫摸中說道：『那嗎明天再會！』

她看着他走遠了。

他不再回頭。她跟他後面跑去，並挨近水邊蘆葉中叫道：『明天再會！』

他業已在河的那邊，在草地中快步的走着。

幾分鐘後，羅多爾服便站住了。當他看見她同那白袍子在黑影中間彷彿一個幽靈似的漸漸令人目眩之時，他心裏就狂跳了起來，不得已只好倚着一株樹子以免跌倒。

他昏頭眩腦的咒罵着道：『我是何等的蠢呀！不管怎樣，這總是一個美麗的情婦！』

愛瑪的美立刻便帶着那種愛情的歡愉又在他跟前湧出。起初他很被軟化了，後來遂反抗起她來。

他遂把手一揮道：『總之，我不能夠擔負起一個孩子出亡的。』

他又自言自語說了許多事來自堅道：『況且，那困難，那費用……哈！不行，不行，一千個不行！這樣幹已經很蠢了！』

剛剛一到了家裏，羅多爾服就驟然坐在他書案前，在那牆上挂着做裝飾品的鹿頭下。但是，當他把筆提上手時，他却尋不出要寫的話，因此，便兩肘撐着，仔細思量起來。愛瑪對於他似已退到很遠的地方，彷彿他所取的這個決心，居然在他們當中位置了一段廣漠的距離。

他便走往枕頭旁邊，在衣櫥裏尋了一個裝海蘭餅乾的舊匣子，他那些婦人的信札平常都裝在這裏面的，以便可以得到她一些紀念，他遂拂去了一種濕了的香塵，以及一種乾了的玫瑰。一動手他就看見一張手巾，上面有許多褪了色的斑痕。這就是她的一張手巾，有一次在散步時用來抹鼻血的；他已記不起這件事了。此外還有一張水彩畫塞在匣子角上，也是愛瑪給他的；她畫上的裝扮在他看來是很矜貴的，而那斜睨的眼光也似極可憐憫的樣子；其後，得虧端詳着這張肖像，得虧招惹起這畫籠的舊影，於是愛瑪的容顏才漸漸在他的記憶中模模糊糊的顯了出來，又像是一種活動的面目，又像是一種圖畫的面目，彼此浮蕩着，便互相塗抹了。末了他方讀起她的信；信中載滿了對於他們旅行的預算，又簡短又專門

又急迫得和賬單似的。他還想再看看那些長點的，以前的那些信；羅多爾服便把別的一些信都抓開了，特爲在匣子底來搜尋；他隨隨便便翻着那紙堆和別的一些東西，遂在這中間尋出了一些花球，一條襪帶，一張黑面具，一些鎖針，一些頭髮——一些頭髮！也有棕色的，也有褐色的；有許多頭髮墜在匣子的鐵條上，開匣子時已把牠們弄斷了。

他遂在這些紀念物中如此逍遙自在的來觀察那字跡，那文章的風格，都與她們的綴法一樣的不同。也有寫得溫柔的，也有寫得快活的，也有滑稽的，也有幽鬱的；有些是問他求愛情的，有些是問他要銀錢的。讀一句，他便把那些人的面孔，舉止，聲音回想一下；然而有幾次却也想不起了。

果然，這婦人們都一齊到了他思想中，彼此傾軋，彼此擁擠，好像在一條愛情的水平尺下，一律都是平等的。於是他就大把的這些凌亂的信抓起，瀑布似的讓他墜下來，從右手墜到左手，便這樣的頑了幾分鐘。末後，厭倦了，渴睡來了，羅多爾服方把這匣子仍放在廚裏，一面自言自語的說道：『好一堆騙人的東西！』

這就是他意見的提要了，因為那些歡樂好像一夥公學院子內的學生們，便這樣在他心地上蹴踏着，使得一根青草也不生，而且那個從這上面走過的人比孩子們還要輕佻些，竟不讓他的名字也和他們一樣的銘刻在牆上。

他自言自語道：『算了，來動手罷！』

他遂寫道：『勇敢一點，愛瑪！勇敢一點！我不欲在你生涯中來造些不幸的事……』

羅多爾服想道：『總之，這倒是真的；我是為她的好處而行事的；我確是忠厚人。』

『你會熟計過你的結果不會？你知道我是把你向地獄裏引的麼，可憐的安琪兒？不是的，可是嗎？你竟自誠信而瘋狂的走了去，以為是走向幸福，走向將來……哈！我們真太不幸了！真太無知識了！』

羅多爾服便停住筆在這上面來尋思幾句良好的恕詞。

他想到：『我可向她說我所有的財產都損失了嗎？……哈！不行，況且，這事並妨礙不着甚麼。這事將來或者還要重新起頭的。對於這樣的婦人，豈能使她來聽道理的麼！』

他想了—想，又寫道：『我毫不忘記你，你須相信這句話，並且我對於你終存着一種深切的忠盡之心的；可是，總有一天，或早或遲，這狂熱（這就是一種人事的命運）自然會減少的！既然我惹起了這些事，我們終有厭倦的時候，誰料得我不隨着你的內疚而發生一種利害的痛苦，或是因我自己的內疚哩。惟一令你愁苦的思想已熬煎起我來了，愛瑪！忘記我罷！爲甚麼我應該要認識你？你又爲甚麼要生得怎的體面？這是我的過錯嗎？啊，上帝不是的，不是的，只有埋怨命運好了！』

他道：『瞧，這句話永遠都不會錯的。』

又寫道：『哈！如其你果是這樣一種心情忒達的女人如同衆人所見的一樣，自然，從自心上，我儘可以嘗試一種對你並無危險的經驗。但是這種熱烈的激動，就是既使你可人又使你苦惱的激動，却阻止你來了解我們將來不可靠的形勢，你是何等可敬的婦人。我也不了解，我起初並未想到這上面，所以我才休息在理想的幸福影下，一如在最毒的大戟藤的影下一般，毫不想着結果。』

他便道：『或者她將以爲我說的這番話是由慳吝的原故……哈！不管怎樣沒奈何，總應該完事的！』

又寫道：『世界是殘酷的，愛瑪。任憑我們在那裏，牠總隨着我們的在那嗎，你便應該去忍受那可惡的詰責，誣謗，輕蔑，或者還是侮辱哩。侮辱你啊！……我只想使你坐在王位上！我只想奉行你的思想如符籙一般！因此我方把我曾經向你施爲的一些苦惱來自己處罰了一個流放的罪名。我走了。何處哩！我毫不知道，我已瘋了！請了！願你常好！幸保存着這個使你顛倒的不幸人的舊影。把我的名字告訴你的孩子，使她在祈禱中帶着說。』

兩支燭盞動搖起來。羅多爾服遂起身去把窗子閉了，當他重坐下時，遂道：『好像就是這些話了！哈！還有一點，恐怕她還要來糾纏我。』

遂又寫道：『當你讀着這愁苦之信時我已走遠了；因爲我決計趕快逃走以便避去再想見你的那種引誘。並不是薄弱啊！我要重來的；將來或者我們可以很冷靜的一處來談論我們舊日的愛情。請了！』





這種方法來同她通信，總是依季給她送些果子或獵物。

他道：『如果她向你問我的消息，你便說我出門旅行去了。須把這籃子交到她親手上……去罷，留心點！』

紀哈爾遂穿上他的新工衣，把手巾拴着籃子，拿起他鐵包的木底鞋大踏步走去，靜靜的覓路向依勇敢爾來。

當他到她家時，馬丹波娃利正同菲里西德在廚房桌上整理衣物。

這農人道：『這是我們主人送你的。』

她好生驚恐，遂一面在她衣袋裏摸取小錢，一面怒目瞪着這鄉下人，這農人便徬徨起來，不懂這樣一種禮物居然可以觸怒一個人。末後他就出去了。菲里西德還在那裏。她不能再忍了，遂把杏子提到餐室，傾出籃子，拉開葡萄葉，尋着那信，打開來，在她身後好像有一種可怕的火災，愛瑪恐怖極了，立刻就向她房裏逃去。

沙兒却在那裏，她望見了他；他向她說了好些話，她一點沒有聽見，她又繼續着急忙走上

樓梯，又喘息，又昏迷，又狂醉了似的，並且仍把那幾頁可怕的紙捏着在，那紙在她指頭中間響得同鐵器的響聲一樣。到了第二層，她遂站在頂樓門前，那門是閉着的。

於是她深願自靜一下；她想起了那信；理應把牠讀完的，她却不敢。況且，在何處讀呢？怎麼樣讀呢？人家不免看得見她。

她想到：『哈！不會的，在這里，我或者無恙。』

愛瑪遂推門進去。

屋頂的瓦片烘下一派熱氣，覺得兩鬢都脹了，人也氣緊起來；她挨到天窗面前，將窗棖拔開，於是一股眩目的陽光一跳的就射了進來。

迎面，在各家屋頂之上看去便是一眼望不盡的田隴。在她下面，村中的空場也是靜悄悄的；只是火光四耀的石子與鋪街石板，各家屋上的定風旗也穆然不動；在街角上，從下一層樓中發出了一種吼聲。這就是比勒在頑他的車床了。

他遂靠着窗口，帶一種怒極而發的冷笑把那信又讀了一遍。但她越是注意，她的思想越

是糨糊起來。彷彿她又看見了他，又聽見了他，又把手臂抱着了他；那震跳的心在胸下跳得和被牡羊在觸她似的，參差斷續，越跳越快。她遂把她四周看了看，很希望地球一下崩摧了倒好。何故她的生命還沒有完事呢？誰將她支持着？她是自由人了。於是她便前行了一步，瞅着街石說道：『罷了！罷了！』

亮晶晶的光線從下面直騰上來，把她那沈重的軀體只向着地獄引去。彷彿那空場上活動的土地從牆沿上湧起，彷彿那樓板也從別一端上曲折起來，成了一種海船顛播的樣子。她支持在甲板上，幾乎像是倒懸着的，四圍茫茫的一片天地。蔚藍的天也侵入她的身上了，大氣也在她腦裏流走，她只有退讓，只有一任牠們的侵犯；並且那車床的吼聲仍沒有間斷，好像一片憤怒聲音正在喚她的一樣。

沙兒叫道：『吾妻！吾妻！』

她方站住了。

『你在那裏來呀！』

她這種剛由死中逃出的思想幾乎使她恐怖得發昏；她遂把兩眼閉上；其後因爲有一隻手觸着她的袖子倒令她大驚一跳：原來是菲里西德。

『麥歇等着你在馬丹；晚餐已齊備了。』

當然要下樓去！當然要去用餐！

她強勉吃了些。但那些東西却不能下咽。於是她就轉開她的餐巾像要審察那些綫痕，並且很願留心這樣工作似的，很願細數一數那經緯綫似的。忽然又想起那信。她把牠弄失了嗎？在何處去尋找呢？但她精神上好生疲倦，簡直不能借故來離開桌子。繼而她越是怠惰了；她很害怕沙兒；他全知道了，一定的！果然，他竟很奇怪的說出了這句話來道：『聽說來我們又要好久看不見麥歇羅多爾服了。』

她瑟瑟索索的問道：『誰告訴你的？』

他對於這粗魯的聲音稍有一點驚詫，說道：『誰告訴我的嗎？就是紀哈爾，剛才我在法蘭西咖啡店門前碰着的。他要出去旅行，不然他也應該走了。』

她遂赧赧起來。

『你爲甚麼吃驚？他原本時時要出去開心的，老實說！我極贊成他。當一個人又有產業又沒有娶妻時……其實他倒很會開心，我們的朋友！這是一個輕薄子。麥歇郎格羅瓦曾向我說……』

因爲女僕走了進來，他不便再往下說。

女僕是來把那亂丟在架上的杏子，裝到籃裏去的；沙兒並不注意他婦人排紅的臉色，遂叫把杏子拿過去，取了一個來咬碎。

他道：『啊！很好！拿去嘗嘗。』

於是他就把杏子遞過來，她輕輕的推開。

他一面把杏子往她鼻子下送了幾次，說道：『你聞多麼的香！』

她一跳的便站了起來道：『我悶氣！』

但是，憑着一種願力，這暴動便平伏了，跟着她便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神經作用！你坐』

下吃啊！』

因為她生怕人家要詰問她，要當心她，要不離開她。

沙兒特為服從她，便又坐了下來，把杏核在手上砸破了放在他盤子裏。

忽的一輛藍色輕車在空場上飛奔過去。愛瑪便叫了一聲，直挺挺的倒下地去。

果然，羅多爾服細沈思之後，便決意到魯昂去。但是從雨舍特到比失除了依勇威爾的路，並無其他的道路，他當然要從村中穿過，所以愛瑪一看見那一閃而過彷彿晚霞之光的燈籠便認識是他。

藥劑師聽見醫生家裏大亂，便跑了來。桌子連同一些盤子都倒在地下；甚麼醬油啊，肉品啊，刀子啊，鹽罐啊，油瓶啊，都撒了一房間；沙兒只是呼救；白爾特嚇得叫了起來；菲里西德用着她戰慄的手正在解馬丹的纏腰帶，她哩，通身現着那抽搐的動作。

開藥店的道：『我到配藥室去尋一點香醋來。』

其後，因為她聞着嗅着醋瓶，她的眼睛便轉動了，他道：『我早決定這東西可以使你復蘇』

的。」

沙兒道：『告訴我們！告訴我們！你可蘇醒了！這是我，你的沙兒，很愛你的！你認得我嗎？這  
是你的小女兒！抱吻她！』

孩子便伸起兩臂，向着她母親要去摸她的頸項。但愛瑪却撇過頭去，嘶聲的說道：『不，不……不要一個人！』

她又暈了。大家便把她抬上床去。

她仰臥着，張着口，閉着眼，攤着手，又不動作，又白，和一個蠟人相彷彿，只是從她眼中緩緩  
向着枕頭流出兩行眼淚。

沙兒站着，倚在床窠深處，藥劑師在他身邊保持着一种思考的沈寂，在這種性命危急的  
情形中這種沈寂的態度倒很合宜。

他將他撐了一肘道：『你放心，我相信那病勢已過去了。』

沙兒看着她睡熟了，答道：『是的，現在她微微休息了！可憐的婦人……可憐的婦人……』



又病倒了！』

於是何麥便問這意外事怎麼突然便來了。沙兒回說她正吃杏仁時，忽然就病了。

藥劑師道：『真奇怪！……但杏仁確也能惹起昏暈來的！有許多極容易受感的天性與某種香味是相反的！這正是一樁可以研究的問題，在病理學上的關係比在生理學上的關係上還利害。司鐸們就深知道其間的重要，所以在禮儀中總是香烟繚繞的。這就是要把你們的智慧麻木了引起那迷信來的原故，況且在女性中更是容易辦到的事，她們比別的人都要脆弱些。有人說她們竟有聞着燒牛角的氣味而發暈的，或聞着新麪包的氣味……』

波娃利低聲說道：『謹防驚醒了她。』

開藥店仍繼續說道：『不但人類是常和這些反常的現象戰爭着在，還有獸類哩。即如你不是不知道這個 *Nepeta cataria*，俗名叫作貓兒草的，在貓類中所產生的那種奇怪催淫的效驗；別一方再說一個我可以證明實有其事的例，便是補里都（是我一位老同伴，新近住在馬兒巴呂街上的）養了一頭狗，只要人家將盛烟草的袋子給他一聞，便要抽起筋來。他

常在他朋友跟前，在他威廉森林的院落中，試驗過的。我們可以相信一種簡單的噴嚏藥居然可以在一種四腳畜生的機關中引起這樣的紛擾來嗎？這種最奇特的事，可是真的嗎？

沙兒並不會聽他說，只隨口說道：『是的。』

那一個遂拿起一種溫和滿意的神情笑着，往下說道：『這事就給我們證明不合規則的神經系是無數的。即如馬丹，我承認這事，我常覺得她是一種容易感觸的人。因此，好友，我便勸你去用那等藉口說是攻擊病症，實則是攻擊身體的假藥。不必，不必用那些不可靠的方藥！還是珍養，調理，清潤，溫補，這些便好！而且，你不會想到或者應該來叩一下理想之關嗎？』

波娃利道：『爲甚麼？怎麼樣的？』

『啊！這就是問題了！如同近日我在報紙中讀過的，這確乎是個問題：What is the question！』

可是愛瑪一醒了便叫道：『那信呢？那信呢？』

大家都相信她說的是謬語；從半夜她就說起一種腦炎症發作了。

四十三天之內沙兒並不會離開過她。把他的病家都謝絕了；他簡直沒有睡過，不斷的摸着她的脈，不斷的把那芥末子以及冷水布壓在她頭上。他曾遣雨士丹到乃美沙特爾去賣冰；冰又在路上化了；他又遣他去。他又曾將麥歇喀里維請來斟酌；又曾將他往日的教習，醫博士拉里維野從魯昂請來；他是失望極了的。尤其令他驚怖的便是愛瑪的衰象；因為她又言語，又不聽聞，並且彷彿不會呼吸，——似乎她的軀體和她的靈魂都一齊把牠們的動作停止了。

到十月中間，她方能用枕頭靠在身後在床上坐起來。當看見她第一次吃果醬麪包時，沙兒竟哭了起來。氣力漸漸回復了；到下午她竟起來了幾點鐘，並且有一天，她覺得更好了些，他就強勉把她扶在他手臂上到花園裏散了一回步。沙兒已隱沒在落葉之下；她靠着沙兒的肩頭，晒着拖鞋，一步一步的走着，她時時都含着微笑。

他們一直走到花園深處，挨近平台。她就緩緩抬起頭來，把手遮在眼前來眺望；她眺望得

極遠，非常的遠；可是天邊只有一行野火在小丘上燒着。

波娃利道：『我親愛的，你快疲乏了。』

他就輕輕的將她推着，要使她到涼棚下去。

『你在這凳上坐一會，你更要好點。』

她用着一種無氣力的聲音說道：『啊！不呀，不在這裏，不在這裏！』

她就昏迷了，從這一晚，那病真個便帶起一種最不能定的態度，最完全的特徵重翻了起來。有時心痛，繼而又胸痛，繼而又腦痛，四肢痛；跟着又嘔吐，沙兒遂相信看出是一種胃癱初期的病勢。

並且這可憐的少年因這一來更有了銀錢之憂！

(十四)

第一他對於麥歇的酬報不知道怎樣辦，因為所有的藥品都是在他那裏取用的；雖然因為是醫生可以不必付錢，但是這種不得已的事情終令他有點慚愧。其次便是家務間

的費用，現在那廚娘竟是女主人了，變得好生可怕；每天的賬單雨似的落到家裏；糧食店也咕嚕起來了；其間尤其是麥歇萊赫爾最爲窘他。實實在在的，在愛瑪病得正利害時，萊赫爾趁這情形可以開花賬，遂將外套、衣包，本來是一口箱子，現在竟添成兩口箱子，以及許多別的東西，趕快的拿了來。沙兒再三說他不用，而這商人却傲然回說這些東西都是別人吩咐的，他不能退回；加之，這事在馬丹養病的時候很有損；於是麥歇便細細想了一番；總之，與其損失他的權利，與其取了他的貨物，甯可同他打官司。沙兒立刻便吩咐把東西送還他的店內去；菲里西德却忘記了；他又有別事挂懷；大家竟沒有想着這事；麥歇萊赫爾又再三要求，時而威嚇，時而求憐，用出種種的樣子來運動；波娃利沒奈何，末後便寫了一張六個月清償的債券與他。但他剛剛在這券上簽了名，一個大膽的思想就發生了；即是向麥歇萊赫爾借一千佛郎。於是他就用着一種爲難的樣子問他有沒有方法籌備出來，並說只借一年，利息隨人的願意。萊赫爾遂跑回他店裏，把許多金埃舉拿來，並口述了一張債券，上面說波娃利宣稱在來年九月一日，應該照他的票額付還一千零七十佛郎；連同業已簽字的一百八

十佛郎，恰恰一千二百五十佛郎。算是百分之六的利息，加上四分之一的手續費，至少還有三分之一的物價，在十二個月內，便應該得到一百三十佛郎的餘利；並且他還希望事情不這樣就停止了，還希望人家不能夠就清償，還希望人家重訂新約，並且希望他可憐的銀子養在醫生家就如放在健身室裏，終有一天，養得又肥又壯把口袋撐破的時候再還他。

加之，諸事對於他都有了成就。他又是乃芙沙特爾病院的果子酒專賣人；麥歇威廉曼又允他當了壳呂麥司里炭礦的股東，他還夢想要在阿爾格衣與魯昂之間辦一輛公車，自然不多時便可把金獅客寓的車子打敗，因為他的公車走得又快，取價又低，載行李又多，於是所有依勇威爾的商業遂完全落在他的手中。

沙兒好幾次自問到來年却用甚麼方法還這筆債；於是他就沈思，冥想，最要緊的，比如求助於他父親或賣幾件東西。但他父親是冷酷無情的，而他哩又無可賣之物。因而他才覺得有許多難事，以致從他心裏很快的分出了一種極其沒趣的挂念。他就自責把愛瑪忘記了；好像他所有的思想都屬於這個婦人，借以避免一些事，不要繼續去沈思的一般。

冬天很冷。愛瑪的將息期很長久。當天氣好時，人家就將她安置在臨窗的鋼絃椅中，她從那裏就可以看見空場；因為她現在已憤恨那花園，並且向着花園那面的百葉窗也常常的關着她。她很願意人家把那匹馬賣了；這是她從前喜歡，現在不愛的。凡她的思想都只自限於她自己這一方。她或是留在床上做點小點心，或是按鈴把女僕叫來問問她的湯藥，或伴着她談論。然而市場屋頂上的雪光却反射入她的房間，靜靜的；跟着雨又下來了。於是愛瑪便天天帶着一種煩悶來等的那種細小事故的一定結果，然而這些事與她又很少關係。最可注意的便是夜間燕兒走籠的時候。於是女店主人便叫了起來，又有別的一些回應的聲音，至於以波里特的提燈，因他在車蓋上尋找東西，在夜色中就同一顆明星相似。沙兒總是正午回來一次；跟着又出門去了；跟着她就用一碗肉羹，到五點鐘，黃昏時，孩子們下學回來，在街石上拖曳起他們的木屐，一個一個的都要拿起他們的三角板敲一敲那護窗板的制輪機。

麥歇補爾里西之來看她就在這時候。他問了問她的健康，給她談說許多新聞，並且就

在那不少快樂的逢迎話上勸她信仰宗教。只是看見他的道袍也足以安慰她了。

有一天那病最厲害時，她自信要臨終了，遂要求要做一番臨終聖禮；於是，人家便在她房裏預備起來，把衣廚做成祭壇，堆了許多果子酒，菲里西德又撒了許多野菊花在地上，愛瑪遂覺有一種有力的事象傳到她身上，把她從她的痛楚，從她的知覺，從她的感情中解放出來。她柔肌上也沒了感覺，一種別樣的生命便開始了；彷彿她這個人正向着上帝飛昇去，已消滅在此種愛情中間，猶如一炷燃着的香散爲輕烟一樣。人家將聖水洒在她被單上；司鐸又從聖爵中把那白色祭餅取出；那種無氣力的天堂樂趣便使得她伸着嘴唇去迎接那遞過來的救主的軀體。床篷中的帷子在她四周緩緩的動着，似乎就是雲堆，而衣廚上兩支高燒的蠟燭之光似乎就是眩目的榮光。於是她便垂下頭去，相信在半空中聽見了天使的瑟聲，並且相信在蔚藍的天上，手執綠棕葉的諸聖中間，望見了那位尊嚴無比的天父坐在金座上，指揮着一般生有火焰般翅子的安琪兒到地球上來將她捧在他們的手臂中。

這片燦爛的幻象印留在她記憶中就如可以在夢中看見的那等頂好的東西一樣；因此



她現在便努力來把這感覺勾留住，因為這感覺雖是綿延了下去，不過總帶着一種不甚專一的模樣和一種同等深沈的柔情在。畢竟她那驕氣已懨懨垂斃的靈魂遂休息在教徒的慈悲之中；並且當她一嘗着人類薄弱的歡欣時，她更從自己心上看出她志願的破裂，這志願當然就向那侵入來的神惠開闢了一條大道。於是幸福的地位上遂有了最大的福樂，又有一種無間斷無終了在一切愛情之上的愛情，並且這愛情還永永的在生生不已哩！她又在她那所希望的幻境中瞥見了一片浮於地球上面的乾淨地方同青天混在一起，即是她所酷想生活的地方。她決計要做一個女聖人。遂買了幾串念珠，佩了一些鎮邪的東西；她又希望在她房裏枕頭邊備一個碧玉的遺骨匣，以便每晚去同牠接吻。

那教士極爲稱頌這種傾向，他覺得縱然愛瑪的宗教熱心過度定會走入異端和邪說那方去。但是材料雖很早的就超過了某種限度，其實還不很够，他遂給聖書店的麥歇補納爾寫了一封信去叫把專爲一種聰明婦女說法的好書給她寄些來。那書商就把聖書業中一時流行的書籍，帶着那種好像把鐵器送給黑人們去的淡漠樣子，夾七夾八的寄了些來。比

如那一問一答的手冊子，用着麥歇買士特的筆調所做的一種傲慢聲口的小書（註二十一）還有一些中古神學家或是一般懺悔女文人所做的，甜而寡味的文筆，裝着玫瑰色書面的小說之類。其間便有善思之麥歇某某所作會得過幾次獎許的在聖母腳下的世人，少年人需用的福祿特爾的謬妄等等。

（註二十一）買士特 Joseph de Maistre 是法國十八世紀的神學家，平生著作甚富。

馬丹波娃利還沒有很清楚的聰明來正正經經的專心於任何一件事情；況她又是急急忙忙的把這些文章翻了翻。她對於那崇拜的命令很是生氣；而那種向着一些爲她所不知道的人們的熱烈筆戰也不是她歡喜的；並且那些要把宗教特別抬高的褻瀆故事等在她看來也是一種世俗無知人造作出來的，這些東西不知不覺遂將她所待而證明的真理和她分開了。不過那些書雖已從手上墜下，但她仍固執不移，而且還自信是被一種潔白靈魂所能了悟的天主教中最微妙的幽情襲據住了。

至於羅多爾服的舊影，她已藏之於心坎的深處；於是他就住在那裏比一個木乃依王坐

在他王位上的光景還爲尊嚴還爲不動。一縷香味便從這薰香沐殮了的愛情上發出，並且還透過一切以着一種溫馨把那清潔的氣候都弄香了，這種氣候便是她願意生活於其間的。當她跪在祈禱古几上時，她便把從前在淫情蕩漾中向她情人咕嚕的一番蜜語拿來貢給上帝。這不過要使信仰發生出來的意思；可是並沒有甚麼樂趣從天而下，於是她便帶着一種騙人的杳茫感情站了起來，四肢也疲乏了。她尋思這種探討也是一種善行，並且在她那熱誠的驕氣中，愛瑪還將自己持與往昔那般偉大的婦女比較起來，就是她曾因娃利野爾肖像而夢想過光榮的那般婦女，這般人定會把她們長袍子的繡裾曳着墜入寂鄉之中，特爲到基督腳下一傾那被生涯傷損過的一種心中之淚來的。

於是，她就任性做起那種過分的善事來。代窮人縫補衣服；又送些木柴去給那般在生產中的婦人們；沙兒有一天回家時竟看見三個遊蕩子在他廚房裏吃菜羹。她又把她的小女兒叫回家來，因她害病時，她丈夫送往乳娘家去了的。她很願意教她念書；白爾特只管啼哭，她也不再生氣了。這就是她學得的一種忍耐，一種普遍的原諒。她的言語不管說到甚麼都

載滿了理想的表現。她向她孩子說道：「我的安琪兒，你的肚子可不痛了嗎？」

馬丹波娃利老娘簡直尋不到一點待責備的事情，或者就除了那為孤兒們編織短袖衣的一種怪脾氣，本應該只用破布補綴起就夠了的。不過那忠厚婦人是被家庭間的口角吵傷了的，遂也深為喜歡這種平安的所在，她就一直住到復活節後，以便避免波娃利老爹的嘲弄，因他在每禮拜五吃素的日子，總故意要吃一點香腸。

除了婆婆的陪伴外，婆婆未免由於她正直的批評以及她那嚴重的態度把愛瑪拘束了一點，差不多每天愛瑪還有些別的交際。即是馬丹郎格羅瓦，馬丹加龍，馬丹底布乃依，馬丹底哇失等，還有那良善的馬丹何麥，是從兩點至五點的客，這一位對於別人向她女隣居所造的一些謠言是從不願意相信的。那般小何麥也一樣的來看候她；總是由雨士丹陪伴着他。總是同着他們一直上樓走到她房裏，靜靜的站在門邊，一言不發。往往碰着馬丹波娃利毫不注意的正在房裏打扮。她先把籠髮的梳子取了，用一種粗魯的動作搖着她的頭；當他第一次看見這頭髮滾着牠的黑環一直垂到繫襪上時，這可憐的孩子彷彿忽然走入一片

新奇的地方，那燦爛的光明竟把他駭癡了。

愛瑪當然不會注意到他那些岑寂的熱情，以及他那膽怯的模樣的。她也毫末疑到由她生活所隱沒了的愛情就在她身邊，就在那穿粗布襯衫的身上，就在這顆向她流露的美好而大張着的幼年人心裏，正勃勃的跳動哩。其實她現在對於一切人們都是一樣的淡漠，她的言詞極親切，她的眼神極高曠，她的舉止極不同，以致別人竟不能從慈惠中辨出她的自私，從貞操上辨出她的穢行。比如有一晚，她很高興她的女僕，因她要向她請假出去，正想了一些借口話詰詰訥訥的在說時，她忽然又說道：『你愛他嗎？』

菲里西德通紅了臉，她也不等她回話，便悽然的說道：『也罷，快去！且去消遣罷！』

到了春初，她便把花園從這頭翻到那頭，一任波娃利怎樣的勸她，然而他只要看見她宣洩了一種任何的心意，他總是高興的。同時她更證明她是復了原了。起初她遂尋個方法把乳娘羅勒老娘遣走，因為在愛瑪養病時，她已習慣了常常帶起她兩個乳養孩子和那個寄食的孩子到廚房來，比一種吃人的野獸還吃得利害。其次她又把何麥一家人謝去了，把那

般來客也謝去了，又常常不很殷勤的到教堂裏來，這事深爲那開藥店的所贊成，他曾很和藹的向她說過：『你稍稍有點同情於那小帽子了！』（譯者按：小帽子是教士的一種禮帽，其小如盃，覆於腦頂。）

麥歇補爾里西央仍和以前一樣，天天拿着那說教的書走來。他最愛站在屋外小樹林中，卽是他所謂的涼棚下來呼吸空氣。這正是沙兒回家的時候。他們都很發熱；人家便拿了些甜果子酒來，他們就一齊爲馬丹病體復原而頌壽。

比勒也在那裏，卽是花園脚下，靠着平台的牆，在釣蝦子，波娃利也請他來喝一盃解涼，他是深知開瓶塞的方法的。

他一面在身邊徘徊着，一面拿起一種得意的眼光瞅着遠處的風景，說道：『應該把酒瓶端端正正的放在桌上，先把繩子割斷，再輕輕的，輕輕的把木塞拔出，一如餐館裏人家之弄那色爾慈水似的方好。』

可是一照他的辦法，那甜酒却往往射得他們滿面都是，那修道遂微笑了一笑，滑稽的說

道：『他的好心奔到眼睛上來了！』

修道到底是正直人，所以有一天方不會爲藥劑師所窘，因爲藥劑師勸沙兒給馬丹開開心，引她往魯昂戲園去看著名唱高調的納喀爾底。何麥當時深爲驚異他不發一言，有意要聽聽他的意見，於是司鐸才說據他看來音樂之在風俗中却比文學的危險要少些。

但藥劑師便保障起文學來。他以為戲劇可以消滅成見，並且在歡愉的面具下所指導的都是道德。

『麥歌補爾里西央，Casigat ridendo mores（含笑的風俗）因此，請看福祿特爾大部份的悲劇罷；牠們都很靈妙的散布出許多哲理的反省，這反省對於人民便把那戲劇造成了一種道德上的交際上的真正學派。』

比勒道：『我哩，從前曾看見一齣戲，名字叫巴黎之頑童，在這戲中人家很注意一位將軍的態度，他真正有道理！他訓斥一個富家子弟，因這小子勾引了一個女工人，到後來這女工人……』

何麥仍然說道：『自然也有壞文學，猶之也有壞藥劑師一樣；但一概把這種重大的藝術抹殺了我却以爲是一種糊塗事；一種陳古的思想，只有在幽禁嘉里賴的可惡時代才對。』

註(二十一)』

(註二十一)嘉里賴 Galileo 是意大利人，照意文寫他的名字是 Galileo。故又有譯爲嘉列利者，生於一五六四年，死於一六四二年，是真正的實驗科學創始人，他發明地球自轉及地球繞日的學說是大家都知道，無庸多註；他就因這種新學說曾遭過教皇若干的虐待，幽之於獄，令自改其學說。

教士辨道：『我深知道也有些好作品，也有些好作家；然而只是把一般不同等的婦女聚在一間動人的房子裏，裝飾着時髦的華麗東西，再加以那些異教的假裝，脂粉，燈燭，柔靡的聲音，凡這些東西其結果總是產生出一種狂蕩的精神，並且給你們許多邪僻的思想，不潔的感情。這都是神父們的公論。』末了他正撮了一撮鼻烟在指頭上搓着的時候，遂又用着一種神秘的聲音說道：『教會之所以要懲處這些戲劇，就因爲教會有理，我們只宜去服從牠的命令。』



開藥店的問道：『何以牠又屏棄喜劇呢？並且從前他們曾公然拿來幫助過祭儀之用的，不錯，人家會開演過來，人家曾在歌經台中演過許多所謂神秘的滑稽劇的，因為那端正的規律往往在這中間被其凌辱的原故。』

修道高興得發出一種歎聲，然而藥劑師却接着說道：『這猶之在聖經裏，也有……：你知道的……：不少的瑣碎事……：很激刺人的，許多事情……：真正的……：極其放蕩！』

並且，對於麥歌補爾里西所表示的生氣的舉動上，他又說：『哈！你得承認這不是一本可以放在一個少婦手中的書，我將爲阿達里抱歉……：』

那一個早忍耐不住的叫道：『但這是耶穌教徒，改竄聖經的是他們呀！』

何麥道：『不管是一方！我總驚異到了我們的時代，已成了一個光明的時代，而大家還固執着來排斥一種精神上的涵養，這涵養既正大，又有道德，有時還很衛生的，可是嗎，醫博士？』

醫生只含含糊糊的答道：『自然。』或者他是有這樣意思，只不願得罪人，或者沒有這樣

的意思。

這談論好像完畢了，當藥劑師忖度着又踢出一腳來的時候。

『我還很認得一些教士穿着常人衣服去看跳舞女子的腿動哩。』

教士道：『算了罷！』

『哈！我很認得！』

何麥並把字音分開，一字一字的又說一遍：『我——很——認得。』

補爾里西央忍耐的聽完了道：『罷罷！他們真不該。』

開藥店的更大言道：『不幸！他們還很幹了若干別的事哩！』

修道便撐起他那蠻橫的眼睛喊道：『麥歇……』於是藥劑師遂害怕起來。

他便拿起一種不很粗魯的聲口道：『我只是願意說容忍是將靈魂引向宗教去的最穩

妥的方法。』

這位長老才讓了步向椅上一坐道：『這倒是真的！這倒是真的！』

可是他只勾留了兩分鐘。其後，他剛剛走了，麥歇何麥就向醫生道：『你瞧這就叫做口角了！你曾經看見過的，我一舉手就把他打倒了！……其實，請信我的話，把你馬丹引去看看戲的好，在你生活中幹這一次，也不過把那黑老鴉惹怒一個就完了，還有甚麼哩！如果有人能替代我，我一定親自陪你們去。你須趕快！納喀爾底只演這一次了；他要往英國去博重金的。大家都如此說，這是一個名角！他是在黃金上打滾的！他帶有三個情婦和一個廚子！凡是這般名藝術家都是一支蠟燭兩頭點的；他們也應該要有一種放蕩的生活來激動一下那想像力才行。可是他們多是死在卑田院裏，因為他們在少年時總沒有經濟的心胸的。好了，請用餐；明天再會！』

看戲的思想很快的就在波娃利腦裏萌起芽來；所以立刻便向他婦人說了，她起初又推說有點疲乏，又推說事忙，又推說花費太大；但是，好生奇怪，沙兒却毫不讓步，因他忖度這種休養於她是應該有益的。他看來毫無甚麼阻難；他母親曾給他送了三百佛郎來，這是他不會算到的，債務並不要緊，況且麥歇萊赫爾的期券還有很長的時候，還不應該去想。況且料

着她是愛繁華的，沙兒越發不答應她不去；末後得虧這樣的糾纏，她方應允了。於是到次日八點鐘，他們就上了燕兒。

開藥店的本可以不必留在依勇威爾，但他却自以爲不能走動，只好歎着氣看他們走。

他向他們說道：『也罷，一路平安！你們都是有幸福的生物！』

跟着他向愛瑪說起來，她穿了一件四道飛簷的袍子：『我覺得你美得和愛神似的！到魯昂去放光罷。』

公車一直走到里仁空場上，紅十字旅館中停下。這個客寓也和外省城外其他的客寓一樣，有很大的馬房，有很小的臥房，院子中間看得見許多母雞在旅客所坐的泥污車下啄着麥；——好個有蟲蛀遊欄的寓所，那欄杆在冬夜風中只是吱吱格格響，隨時都裝滿了的人，裝滿了的喧譁，裝滿了的飲食，其間的黑桌子都被酒灑弄得很粘手的，矮矮的窗子被着蠅糞塗黃了，潤濕的餐巾也被藍酒染上許多斑點；並且這客寓頗有一點村氣，彷彿穿着紳士衣服的農夫一樣，臨街有一個咖啡店，靠田畝那方有一片菜園。沙兒急忙的就奔走起來。

他弄不清楚前台和走廊，以及平地座和包廂，請人講解了又不懂，遂被人從賣票處把他引到總理處去，又跑回客寓，又奔往賣票地方去，如此幾次，從戲園到大街，把城內最長的地方都踏遍了。

馬丹買了一頂帽子，一雙手套，一束花。麥歇生恐看不見頭齣戲；喝晚湯的時間都沒有，他們便趕到戲園門前，然而戲園還沒有開門。

(十五)

看戲的人們都靠牆排列着，齊齊整整的站在欄杆內。隣街角上張了無數巨大的廣告，用着奇怪的字體連連題着：『呂西德納麥摩爾（譯者按：這是英人司各德的小說名，商務印書館曾有譯本）……納喀爾底……歌劇……等等。』天氣很好；人們都很發熱；汗珠在鬚髮邊滾走，所有的手巾都取出來在紅色的額上抹擦；有時一陣涼風從河上吹來，搖着懸在烟酒店門前的布帳簷。稍下一點，大家便受得着過道涼風，然而風裏却夾着一些肉脂皮油的氣味。這就是車街上的氣息，因為那裏多半是黑壓壓的大商店，人們正在那裏轉着各色

的大桶。

愛瑪恐怕人家笑話，決意在進門之前，到船埠上去散散步，於是波娃利因為謹慎起見，便把戲票握在手上，把手插在褲袋裏，褲子又是緊緊繫在肚子上的。

自從一走入前廊，她的心便跳了起來。當他走上第一層的樓梯時，看着別的一般人都對直走往別一條走廊中，她不由便因為虛榮的念頭笑了起來。她喜歡得彷彿一個小孩子似的，拿着手指去推那障呢的雙扇門；她又深深的呼吸着那遊廊中的塵香，並且剛一坐入她的包廂，便用着一種爵夫人的風度把身軀俯了下去。

戲場漸漸裝滿了，大家都從皮袋中把小望遠鏡取出來，彼此遠遠的互相探望，互相致着敬禮。他們本是用藝術來消遣他們貿易上的不安的；然而終忘不了本分，不是談談棉花，便是談談燒酒與藍靛。在那裏看得見一些老頭子的腦袋，又描畫不出又很安閒的，只那頭髮與面顏的白光，直與一種鍍鉛的銀獎章相彷彿。年輕的美男子却昂昂藏藏的在平地座位中，在他們半臂空間擺出玫瑰色與平果綠的領帶；馬丹波娃利從高處望着他們，見他們都

把戴黃手套的手心倚在懸金線墜的細手杖上。

此時，音樂台中的蠟燭已點燃了；燈球也從天花板上垂下，用着牠那小面積的光線傾出一派微妙的樂趣到戲場中來；跟着音樂師也一個一個的進來了，於是便從伊呀的四絃琴，敲達的小喇叭，嗚嗚啞啞的簫笛聲中，長長的嘈雜了一會。但是剛一聽見戲台上敲了三響，那小鼓便豆點似的擊起，銅樂器也合奏起來，帷幕一啓，露出了一副鄉野景緻。

這是佈的一段森林中四叉路口的風景，有一道泉水，左邊蔭着一株橡樹。許許多多的鄉人和許許多多的貴族，肩頭上都披着蘇格蘭人的大衣，一齊合唱了一首獵歌；跟着走來一個武士舉手向天呼喚那惡之天使；又現出一個武士；他們一齊走了之後；獵人們又歌唱起來。

她遂想起她少年時所讀的文章，都是瓦爾特司各德做的。此刻她彷彿透過濃霧聽見了蘇格蘭人的風笛在叢薄上面飄揚。況且記得小說便更容易了解戲中的言詞，她竟逐句逐句的聽入耳中，至於那偶然而來捉摸不定的思想立刻便在音樂悠揚的聲浪中消散了。她

遂一任那悅耳之音來鼓動她，而自己也覺得全身皆顫，好像四絃琴的絃弓在她神經上鏗着的一般。她的眼睛看不够那些衣服、裝飾、人物，以及人一行走即便動搖不定的樹子、天鵝絨帽、外套、刀劍，一言蔽之，凡這些想像中的東西都在那調和的聲浪中動作，彷彿在另一世界的現象中一樣。正於此時，一個少婦走了出來，把錢袋交給一個穿綠衣的僕候，她便獨自站在那裏，於是大家就聽見一派笛聲彷彿流泉的嗚咽，又彷彿雀鳥的嚶鳴奏了起來。呂西拿起一種嚴重的神情在第五個高音上唱起她的情歌；她詠歎她的愛情，很想生出兩隻翅子。愛瑪也一樣，也打算逃出目前生活飛向情人懷中。忽的，埃加爾納喀爾底便登場了。

他帶一種極其光輝的淡白顏色，這是用那嚴整的大理石上的一些色彩染在南方熱血人種身上的顏色。他趨健的身體裹在一件棕色的短衣中；一柄雕琢的小匕首擊着他左邊大腿，而他一轉着那憂鬱的顧盼時，雪白牙齒遂露了出來。人家說有一位渡蘭公主，有一夜在比亞聽見他唱歌，因他正在那裏修理小艇，遂愛了他。她因為他的原故把甚麼都損失了。他却把她拋棄了去同別的婦人們生活，因而這豔史乃成就了他藝術家的聲譽。



這擅長交際的戲子還一樣的當心在廣告中常對於他身體的誘惑上，靈魂的感覺上，插入一句詩語。他那一種漂亮的聲音，一種沈着的態度，氣質勝過聰明，做派勝過情趣，結果更把這叫賣人的天性增高起來，這天性中間同時既含有理髮師的性情又含有鬪牛人的性情在。

他在第一幕上是極快活的。他把呂西摟在懷中，離開她，又走了來，好像失望似的。他非常的生氣，其後又做出一種無限溫柔的歎息，歌聲從他裸露的咽喉間迸出，帶着一些嗚咽，一些接吻。愛瑪傾着身子去看他，手指把障呢的欄杆也搯壞了。她心裏充滿了這種悅耳的悲歎，歎聲悠揚婉轉和着大鋼絲琴的低音，就如一種船破落水的人在風濤澎湃中的呼聲一樣。於是她又把她幾乎因之而死的一些醉迷一些怨恨認識了一番。彷彿那女歌者的聲音即是她心上的回響，即是這種以她生命中一些相同的物事來迷媚她的幻境。但是在世間上並無一人會用着這樣的愛情愛過她。最後一夕，在月光之下，當他們說：『明天再會！明天再會！……』時，他並不會像埃加爾這樣哭過。戲場中都喝起采來；大家又奏起連奏曲；這兩

個情人遂互道着他們墳墓上的花，互道着誓言，逃亡，命運，希望，並且當他們一說出末了的告別時，愛瑪不禁銳聲呼喚起來，她那聲音直與最後合奏的顫聲混和在一處。

『何以這樣，馬丹波娃利，可是那貴人在凌虐那女郎嗎？』

她回答道：『不是的，那是她的情人。』

然而戲中人却發誓要報復她的家庭，至於那一個，就是剛才上場的那一個，却說：『我愛呂西，並且我相信也是被愛的。』況且，那個所謂情人的又同他父親一道走了，手挽手的。因為這一定是他的父親，可是不是，即是那帽上插有一根雞毛的小丑？

從對奏曲開始的時候，正是紀爾伯爾向他東家阿席東做着那可厭的舉動時候，只管有了愛瑪的講解，而沙兒看見那欺騙呂西的約婚假戒指，終以為是埃加爾送來的愛情紀念品。畢竟他也自承不懂得這段故事——因為音樂——音樂把許多言語都掩住了。

愛瑪道：『有甚麼相干住口好了！』

他却俯在她肩頭上說道：『我最喜歡你向我說說，你是很清楚的。』

她忍不住的說道：『住！住！』

呂西出了台，被一羣侍俾扶着，頭髮上戴着橙花冠，臉上顏色比她那白緞袍子還白。愛瑪遂想起了她自己的婚日；於是彷彿她又置身在那邊，正在麥田之間的小路上，大家向着教堂走去的光景。何以她不能像戲台上這一個，拒絕，哀求呢？反之，她還很快活，毫不覺得她所疾趨而去的乃是地獄……哈！不然，在她那鮮明的美好中，在那婚姻的污垢與那不真的了悟前，她很可以把她的生命位置在一種偉大的結實的心上，於是道德，柔情，快樂，本分，都會混合在一處，她斷不會從福樂中間如此其高的墮落下來。可是，這樣的幸福，對於一切願心的失望，自然只是一種想像的誑語。現在她才知道情慾本是卑卑不足道，都是藝術把牠張大起的。愛瑪遂努力轉過她的思想，很不願看見那重生的痛苦，除了這一種極其娛目的寓言假象之外，因此，當着戲台深處，一道障呢小門下，一個穿黑衣的人出場時，她竟拿起一種輕蔑的憐憫之情隱隱的笑着。

他那西班牙大帽一脫下之後，音樂與歌者登時就唱起六音曲來。埃加爾發着劇怒，他那

最清朗的聲音把衆人的聲音都壓住了。阿席東帶着一種殺伐的挑逗在沈重的音符中向他發出一種歌詞，而呂西也迸出她尖銳的歎息，阿爾伯爾在旁邊吟哦着一種中和的調子，而那扮大臣的閤音轉將出來好像一派古琴的鳴聲，至於婦女們，都反復着她們的言語，細細的唱着合奏曲。他們一齊都在手舞腳踏；也有怒的，也有仇恨的，也有嫉妒的，也有恐怖的，也有感慨的，也有驚惶的，都一齊從他們半啟的口中迸發出來。那受侮的愛情者遂拔出他的利劍，紗領巾隨着他胸部的動作飄飄舉起，於是他就大步的一時走向右邊，一時走向左邊，將他那一穿上脚脛的軟皮靴後的鍍銀刺馬距在地板上敲得一片響。她想來他定然賦得有一種不竭不涸的愛情，特爲用來傾注於那香氣盈鼻之人們身上的。於是凡她那抑制的願欲都在這戲中人的詩句下發起花來，而詩句也侵入她的心裏，並且當她被這戲上人物的幻象牽向那男子去時，她就極力來虛擬她的生活，虛擬這又響亮又出奇又光輝的生活，只須偶然之神答應了，她終可以得到手上的。他們定會彼此相知，彼此相愛！同着他，她將從這個都會到那個都會，遊遍歐洲的王國，分任着他的疲勞與驕矜，並收拾起人家擲贈

他的繁花，親自給他繡戲裝，並且，每晚在包廂的深處，金色欄杆之後，失神落智的去接受那靈魂上的情感，這靈魂似乎只爲她一人而高歌；他也一定在台上一面演戲一面端詳她的。於是一種狂情遂持住了她：他正在端詳她，確乎是真的！她很想跑去盡她的氣力倒在他的懷中，如像倒在那至聖的愛神懷中似的，並且向他說，向他呼道：『把我搶走罷，把我引去罷，走呀！是你的，是你的！所有我的熱情，所有我的夢想！』

帷幕垂下了。

瓦斯的氣味混着人的呼吸；扇頭的風使得空氣越發窒人。愛瑪很想出去；但走廊上已塞滿了的人，於是她就帶着微顫又倒在她鋼絃椅中，這顫動很是困她。沙兒生恐又看見她暈了，遂趕快奔往賣酒處給她買了一盃啤酒來。

走回他的學位時很費了些辛苦；因他逐步都碰在別人的手肘上，他手裏又端着一隻盃子，差不多四分之三的水都倒在一個穿短袖衣的魯昂女人肩上，這女人覺得一股冰冷的流質一直流到她乳峯間，便孔雀似的叫了起來，好像被人謀害的一般。她的丈夫是一個紡

線作坊的主人，便責備這粗人；當她拿着手巾在她那件櫻桃色的綉絹衣服上把水漬擦了時，那男子便拿起一片怒聲咕嚕了許多賠錢，償損失的話。末後，沙兒一走到他婦人身邊，便喘着氣向她說道：『我真以為我定留在那裏了！有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他又道：『你猜一猜我在那上面會着的是誰？麥歇賴翁！』

『賴翁！』

『正是他！他即刻就要來給你問好哩！』

他剛剛說畢，那位依勇威爾舊日學律的人便走進了包廂。

他用着一種紳士們不拘禮的樣子伸着手；於是馬丹波娃利也自然而然把手遞了過去，這自然是服從了一種強烈心願的吸力原故。自從春天的那一下午，綠葉上正飛着細雨，他們站在窗前告別以來，她並未感着過這種吸力。但是，很快的，一追想起那合意的情形時，她遂在一種力量中引起了她那昏迷的記憶，並急促的說了起來。

『哈！日安……怎樣！你在這裏！』

平地上便叫了一聲：『靜聲！』因為第三幕已開始了。

『你到魯昂來了嗎？』

『是的。』

『甚麼時候到的？』

『趕出去！趕出去！』（譯者按：這兩句是戲場中人呼咤馬丹波娃利二人的。）

大家都回頭向着他們；他們方不做聲了。

可是，在這時候，她簡直沒有聽；凡賓客們的合歌，阿席東與他僕人的戲情，當那對口曲正唱在緊促的第二音上之際，對於她彷彿相距都很遠，那音樂似也變得不是很悅耳，戲上人物也減了色了；她只想着在藥店裏頑紙牌的時候，在乳娘家散步的時候，以及涼棚下的書籍，壁爐角上的密談，所有這些極安靜，極舊永，極隱秘，極溫柔的可憐愛情，然而都是她曾經忘記過的。何以他又回來了呢？是甚麼組合的奇事把他安插在她生活中的？他坐在她的身後，肩頭倚着隔板；於是她時時都覺有一股寒戰在他溫清的鼻息之下，那鼻息直向她頭髮上

吹下來。

『這戲很使不開心嗎？』他說話時非常的挨近她，以致他的鬚尖輕輕刺着她的臉頰。  
她隨口答道：『啊！上帝並不呀！並不很！』

於是他就提議出戲園去，以便到外面去買冰吃。

沙兒道：『哈！還不必！我們再停一會！她已經打散了頭髮：這便是悲劇了。』

但那瘋狂的戲情毫不使愛瑪感生趣味，並且那女歌者的曲子，她也覺唱得太過。  
她回頭向着沙兒，他正留心在聽戲，說道：『她叫得太利害了。』

他遂在那誠實的喜悅與夫尊重他婦人的意見之間依違起來，吃吃的道：『是的……或  
許……有一點兒。』

其後賴翁便歎着氣道：『天氣好熱……』

『難受極了，委實的！』

波娃利問道：『你難受嗎？』



『是呀，我閉氣得很：走罷。』

麥歇賴翁便將她那條長紗圍巾，小小心的給她披在肩頭上，他們三人便走去坐在門外，露天下，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窗前。

最初沙兒就問她的病症，然而愛瑪却時時打斷他的話，她說害怕令麥歇賴翁生厭；這一個便向他們談說到魯昂來要好生的研究兩年，以便澈底明白法律上的事，因為羅爾莽底的律事與在巴黎的大不相同。其後，他便問問白爾特，問問何麥的家庭，問問賴弗郎沙老娘，因為在這做丈夫的跟前，他們不便說別的事，所以不久那番談話便中止了。

人們都從戲場裏出來，從街沿上走過，一面那響亮震耳的歌聲尚拚命的在叫喚：啊美麗的安琪兒，我的呂西！於是賴翁便做出一個深懂音樂的樣子說起音樂來。他曾經看過黨比里里，呂比里，伯爾沙里，克里西；拿這些人說起來，納加爾底縱然有名，却不值甚麼了。

沙兒一面嚼着那甜酒中的冰塊，便插口道：『然而，大家都說最末一齣是十分可愛的，我很悔恨不等戲完就走了，因為，那戲正開始在使感着趣味了。』

學律的說道：『那嗎，他不久又要演一齣別的戲了。』

可是沙兒說他們明天便要走。

他却轉向婦人道：『你可願意獨自留下麼，我的小貓兒？』

於是在這種引起他所希望的意外機會之前，這少年人便改了他的態度，極力恭維納加爾底在末一齣戲中是最好的。這簡直是一樁最壯美，最高尚的事！因而沙兒便懇求她道：『你禮拜日回家好了。瞧，你打定主意罷！你真不對，你定然覺得這事對於你是很好的。』

然而四周的桌子都走空了；一個堂倌悄悄的走來站在他們身邊；沙兒懂得了，遂取出他的錢包；那學律的用手臂阻着他，却不忘記擲下兩枚銀幣，那錢鏘然在大理石桌面上響着。

沙兒低低說道：『我很抱歉你開了錢……』

這一個却親切極了似的做了一個姿勢，取了他的帽子，說道：『可是決定了，明天六點鐘再會。』

沙兒又說了一次他不能過於長久的不回去；但愛瑪却不妨……

她奇怪的笑道：『只是……我不很知道……』

『得了！你想一想，我們再瞧，夜色是最善勸人的……』

其後又轉向賴翁，他尚陪着他們在道：『現在你又到我們的地方上來了，你可時時的來，我希望，同我們用餐麼？』

學律的說他定辦得到的，在他所研究的事上，定有使他要往依勇威爾去的需要。大家就在聖愛兒布郎過道前分了手，是時教堂裏正敲着十一點半鐘。

(第二部完)

## 第三部

## (一)

麥歇賴翁一面研究法律，一面便時在那繁華地方走動，他就在這地方上一般小家碧玉的身邊得着了好些成績，那般女子都覺得他有一種漂亮的豐采。這是學生中最適當的：他的頭髮又不長又不短，每月之初斷不將三個月的費用一氣浪費完，並且自始至終同教習們都維持着一種好感情。至於別的放縱事，他却堅持着沒有幹過，雖是由於他的謹慎，却也由於他的膽小。

往往當他留在房裏讀書，或是下午坐在盧森堡公園的菩提樹下時，總是一任他的律書落在地下，而愛瑪的情影便兜上他的心來。這情感漸漸的弱了下去，別的欲望便堆積在這上面，一任他怎樣的去掃除；因為賴翁並未丟掉他的希望，在他心中總覺有一個未定的預約在前途搖動，就如一顆金色果子懸在那幻想的樹葉中間一樣。

繼而，於三年闊別之後，一旦看見了她，他的情慾遂復蘇了。他便尋思，應該來解決怎樣才

可得着她的問題。況他的小膽已被那般謔浪女伴們的交際磨練過了，又回到外省，便很輕視那般不是以漆皮鞋來走瀝青通衢的人們。假如是在一些著名醫博士的客廳中，這般人都是又有裝飾，又有家備馬車的，會着一個穿紗羅的巴黎女子，這可憐學律的自然要抖得和一個小孩子相似了；可是此地是魯昂，是碼頭上，在一個小醫生的婦人跟前，他便儘可隨意，早就料定他很可能出色當行的。人的態度本是繫於他所處的環境：人不能對着住頭層的人也和對着住四層樓的人一樣去談話，（譯者按：法人的習慣，主人住室定在一二層樓上，僕人便在最上一層，或在頂樓；富人與窮人也如此。）並且富家女人之在她四周，特爲保存她的貞操，好像有許多銀行支票，就如鋼甲似的藏在她纏腰帶的裏子中。

前一夜，和麥歇馬丹波娃利分手後，賴翁仍在街上遠遠的跟着他們；及至看見他們在紅十字客寓前住了脚，他方轉了身，並且終夜都在籌畫着一種計畫。

於是次日五點鐘時，他便走進了客寓的廚房，咽喉緊逼，臉頰青白，帶着這種任甚麼都阻止不住的怯懦決心。

一個僕人回答道：『麥歇已不在此地了。』

這事對於他像是一種吉兆。他遂上了樓。

她一見了他時，並不驚怪；轉而還向他告了許多罪，說忘記把他們的下宿處告訴他。

賴翁道：『啊！我已經猜着是這裏了。』

『怎樣猜着的？』

他便借口說是天性偶然把他引向她身邊來的。她笑了笑，賴翁特爲要補救這句頑笑話起見，遂急忙說他一早晨的工夫都費在旅店中特爲來尋找她。

他又說道：『你決計留下來了！』

他道：『是的，但我真不應該。當一個人的身邊有多少急事時，實不應該來習慣那行不去的娛樂的……』

『哦！我想來……』

『罷！不要想罷，因爲你不是婦人，你。』

但是男子們也一樣有他們的苦惱，因之，這談話便先從哲理的反省上起了頭。愛瑪遂推論了若干世間情意上的煩惱，與夫心情埋沒於其間的永久的離索。

或者是故抬身價，或者是由於這種把自己抑鬱招惹起來的摹擬，於是這少年人便說他也異常的討厭他所研究的那些東西。律書只好使他生氣，而別的天性又常在牽引他，所以他母親每次來信總在抱怨他的不是。因為他們既逐漸說明了他們痛苦的原由，所以他們一面說着，各人遂都在這種有進步的密談中稍稍激動了一點。可是好幾次正要完全表示他們思想時便都停住了，返在思想中去搜索出一些能够轉譯這種思想的言語。她也並不述說她對於另外一人的情慾；他也並不說會把她忘記過。

或者他竟記不起同着那般假裝女子在跳舞後用晚湯的情形；而她自然也想不起以前的幽會，當早晨在牧場中向着她情人邸宅的奔波了。城內的鬧聲不甚傳得到他們跟前，而這間屋子也像專為藏匿他們的寂寞，而更顯得小了些。愛瑪穿着一件柳條布的便服，將她的髮髻倚在那老的鋼絃椅的靠枕上，牆上的黃紙在她身後彷彿是一片金底；而她那未戴

帽子的頭透映在鏡裏以及髮心畫分的白紋路，兩隻耳尖從她鬢頭下露出。

她道：『可是恕罪！我錯了！我太把我那無限的傷心擾了你的清聽！』

『不呀！絕不會的，絕不會的！』

她便舉起她那含淚的美目向着天花板，說道：『你那裏知道我所夢想的！』

『我哩，可不是啊！我很痛苦！我往往走出門來，隨意踱去，順着河岸徘徊，人們的鬧聲只管將我耳朵震聾，但是總無能力把附在我身上的糾纏銷滅了。大街上，一家雕刻店中，有一個代表詩神的意大利的雕刻。她穿着一件呢衣，望着月光，飄飄的頭髮上戴一些琉璃草。不知不覺總有些事情將我引到那裏；我就整時整時的站在那彫刻的跟前。』

跟着，就顫聲說道：『她有點像你。』

馬丹波娃利便回過她的頭去，因不令他在唇上看見那忍不住的笑容，她覺得那笑意登時就要呈上唇間了。

他又道：『往往我給你寫多少信，但跟着又把牠撕了！』



她並不回聲。他接着說道：『有時，我總疑想那偶然之神將你引來了。我以為在有些街角上會看見過你；並且我又會跟着一些馬車後面奔去，因在玻璃車門上拂着一片圍巾，簡直同你的一樣……』

她像是決計讓他說，並不打斷他的話。只又着兩臂，低着面孔，端詳她拖鞋上所繡的玫瑰花朵，有時，又用她脚指在拖鞋的緞鞋面中做點動作。

然而他却歎了一口氣道：『凡那最可痛哭的，可是不是，如像我一樣，就是過着一種無益的生活？如果我們的痛苦能够用在一個人的身上，大家在那犧牲的思想中也可自慰的了！』

他遂稱贊起這種貞操，本分，以及靜穆的犧牲來，同時他自己也帶一種爲他不能壓抑的獻身需要。

她道：『我最喜歡便是去做一個醫院中的女教徒。』

他道：『阿那！男子們便一點也沒有這種賢淑的任務，所以沒一個人的職業是我看得起

的……或者除了醫生的職業……』

愛瑪把肩頭聳了聳，遂打斷他的話，來說她幾乎死於其間的疾病；多麼不幸！但她現在却不難過了，賴翁立刻便酷慕起墳墓的安靜來，他也病過一場，有一晚，把他的遺囑也寫好了，囑咐人家把那條綠絨邊的體面搭腳毯來殮他的尸首，這搭腳毯就是他從她那裏得去的；因此他們很願意在一處，彼此都可造出一種理想，從這上面他們很可拿現在去評量他們已過的生活。況且，言語又是一種把感情引長的機器。

但是一提到這搭腳毯的用意。

她便問道：『爲甚麼呢？』

『爲甚麼？』

他遂訥訥的說道：『因爲我曾經很愛過你的。』

於是賴翁自慶超過了這重難關，便急忙睜了一眼，來窺探她的顏色。

這好像一陣風把雲堆吹散的天色一樣。那愁叢，便是將他們弄得黯淡不勝的愁叢，顯然

都從她那藍眼中散開了；她面孔上完全光輝起來。

她遂等着。她果然就回答道：『我常常也疑惑着的……』

於是他們便敘談起這種已遠生活中的一些小情節來，他們只用一兩句話便把那歡欣同幽怨撮要出來。他尚記得那柳條搖籃，她所穿的袍子，她房間裏的傢具，以及她家中的一切東西。

『還有我們那可憐的仙人掌，牠們在甚麼地方？』

『去年的寒氣已把牠們凍殺了。』

『哈！我多麼的想這仙人掌，你知道嗎？我常常都似看見牠們，和從前一樣，許多夏日的早晨，當太陽射着護窗簾的時候……並且我尚望見你一雙裸臂在那花中拂來拂去的。』

她遂把手伸向他道：『我可憐的朋友！』

賴翁急忙把嘴唇膠貼在那手上。跟着，他又長長歎了一聲道：『在這時候，你之對於我，不知一種甚麼樣的不可拒的力量竟將我的生命俘虜了。例如有一次，我到你家裏來；可是你

自然記不起來了？』

她道：『不然，請說下去罷。』

『你在前廊階沿上，正預備出門——並且你帽子上還有一些小藍花，雖然你並不招呼我，我終跟着你走了。於是每分鐘裏，我愈是着了迷，便跟着你不住的走，又不敢十分接近你，又不願捨開你。然你走入一家貨店時，我便留在街上，從玻璃窗中看見你除去手套，在櫃台上數錢。其後你又去掣馬丹底哇失的門鈴，人家把門給你開了，於是我仍然木偶似的留在那大而且重的門前，那門自你一進去便關了。』

馬丹波娃利一面聽着，一面便驚詫這些事真太舊了；所有這些重現出來的陳迹好像把她的生活越是推寬了；而且那前塵舊影彷彿造成了一片情感的天地，她便在此中回旋起來；於是她半閉着眼簾，時時低聲說道：『是啊，這果是真的！……這果是真的！……這果是真的！……』

他們聽見里仁區中各種不同的鐘聲都響了八點，因為這一區中有許多私塾，許多教堂，

許多荒廢了的大府第。他們都不開口；然而他們互相瞅着時却覺有一種鳴聲在他們腦中，彷彿一些有音響的事象從他們定着不動的眸子中交飛出來的一般。他們的手便互相把握起來；並且過去，將來，回思，夢想，如此種種都混擾在這種銷魂的溫柔中。夜色漸由牆上下來，雖是大半已墮入黑影中，但還有點餘光照着那四幅描寫萊爾塔四齣戲景的劣畫。（註一）還看得見牠下面一邊西班牙文，一邊法蘭西文的說明哩。並且從那插板窗中，猶可望見一角黑色的天在三處房子的尖頂之間。

（註一）萊爾塔 Tour de Nesle 本是巴黎一個古跡，在色倫河岸，大仲馬曾用此名編了一部長五本的有名戲劇。

她遂起身在衣櫃上點了兩支蠟燭，跟着又轉來坐下。

賴翁道：『怎樣呢？……』

她回說道：『怎樣呢？』

於是他就想方設計要怎麼樣才能把這打斷的話頭接續起來，當她正向他說的時候：『一直到現在，從沒有一個人來對我表一表這一樣的感情！』

學律的就叫說理想的天性是很難了解的。他，哩經第一眼時，他就愛了她；並且一想着他們所能有的幸福，既然由於偶然的神惠得以早日相逢，到底他們彼此是不是用着一種不解的態度在互戀時，他便深為失望。

她道：『有時我也想到此間。』

賴翁遂悄悄說道：『何等的夢幻！』

於是他就迅速的把她白色長腰帶上的藍穗子握着說道：『可是誰能阻止我們再來開始呢？……』

她回說道：『不呀，朋友。我已經老了……你還很年輕……忘記我罷！別人有愛你的……你就愛她們去好了。』

他叫道：『並沒有像你的呀！』

『你真個是孩子！却是，我們應該規矩點！我願意大家都規規矩矩的！』

她又向他說出她愛情之不可能，所以他們最好是像從前一樣，自持於一種友誼的簡單。

態度中。

如此說來是正經的嗎？自然愛瑪自己並不知道，因她一心都注意在那種勾人的風流和必需的自衛上去了；於是一面用着一種動情的眼光把這少年望着，一面便輕輕的把他兩隻打着戰要伸過來撫摸她的手推了開去。

他把手縮回去道：『哦！恕罪。』

愛瑪因而就被一種模糊驚愕的情感觸動了，在這種膽小人的跟前，對於她，比起羅多爾，當他張着兩臂向前時的大膽還更危險。她覺得從來沒有一個這樣體面的男子。一片美妙的忠誠直從他容態上發了出來。垂着他那彎曲而細長的睫毛。那細柔皮膚的臉也紅了。她想來——定然由於他內心的願欲使然，於是愛瑪便覺有一種不可遏制的欲望，很想伸過她的嘴唇去。因而才俯身向着時鐘好像特為去看鐘點的一樣。說道：『晚了，我的天！我們說得真久呀！』

他明白了這舉動，遂取了他的帽子。

「我也一樣忘記了看戲的事！可憐的波娃利還特別托了我麥歇羅爾莫，大橋街的，還同她婦人等着陪我往戲園去哩。」

可是機會錯過了，因為她明天就要走。

賴翁道：「真的嗎？」

「真的。」

他道：「可是我還應該看見你一次；我許久便蓄意要向你說……」

「甚麼？」

「一件事……很重大，很正經，咳，你不能，你不要走，這簡直不行的！如果你知道了……聽我說……你還不懂我的意思嗎？你還不會猜着嗎……」

愛瑪道：「然而你已說得很清楚了。」

「哈！不過是笑話够了，够了！可憐我，令我再見你……一次……只須一次。」

「也好！」



她又停住了；其後，復變了念頭道：『啊！不在這裏！』

『你願意何處呢？』

『你可願意……』

她想了一想，便簡短其聲的道：『明天，十二點鐘，在大教堂裏。』

他抓住她的手叫道：『我一定來！』她把手縮了回來。

因為他們兩人都站着的，他又站在她背後，愛瑪又垂着頭在，他遂伏在她頸上，向着後頸髮際長長的接起吻來。

及至那吻接得太凶，她便帶着巧笑道：『你瘋了！哈！你瘋了！』

於是他就從她肩頭上伸過頭去，好像要在她眼裏來求那個同意。眼光果然掉向着他，但滿含着一種冰冷的尊嚴。

賴翁遂向後退了三步打算走了。他還停在門限邊。末了才拿起一種顫動的聲音說道：『明天再會。』

她點頭答應了，便同一個烏兒似的一直飛到她屋角上而去。

這夜，愛瑪給那學律的寫了一封無了結的長信，其中說她要負約：現在甚麼都收了場，並且從他們的幸福上着想來，他們實不應該再會面。但是，信已封了，因為她不知道賴翁的地址，她遂覺得很爲難。

他自言自語道：「我親自交給他罷，他自然要來的。」

次日，賴翁大開着窗子，在遊欄上親自拿着幾片破布一面擦他的薄底鞋，一面低聲唱着。他換了一條白褲，一雙很細的襪子，一件綠大衣，把他所有的香水都傾在手巾上，其後，把頭髮捲了起來，又把來拂亂，要在他頭上做出一種天然的風致。

他看了看假髮店門前的露錶，才記着九點鐘，他尋思道：「天氣還很早哩！」

他便讀了一張講時裝的陳報紙，出了門，吸了一支紙煙，走上三條街，想着是時候了，遂緩緩向聖母教堂的空場上來。

這是夏天最好的一早晨。金銀器店裏的銀器毫光閃閃，而那歪歪斜斜射到教堂跟前來

的光明就彷彿在灰色石頭缺口處安放了許多明鏡似的；天空一羣雀鳥圍着那三葉形的鐘樓飛舞；填滿鬧聲的空場上只聞着繡列在街石旁的一些花香，如像玫瑰，茉莉，落陽花，水仙，繡球之類，其間又參雜一些濕樹葉，貓兒草，喂鳥的繁草等等；空場中央的飛泉濺濺響着，並且在大傘之下，堆成尖塔形的甜瓜中，尚有許多小商人，光着頭，在紙上轉着那紫羅蘭。

這少年遂買了一束。這尙是第一次他買花來送一個婦人；於是一聞着那香氣，胸中不禁便驕然自得起來，好像他這預備來送那人的，倒是那人回贈的東西一樣。

然而他却害怕被人望見，便決意進教堂內去。

那門衛正站在左手穹窿中央，跳舞的馬利亞倫像下，門限邊，頭上戴着鳥羽，腰間懸着長劍，手中握着大杖，比一位紅衣主教還威嚴，光明得同一尊聖爵相似。

他向着賴翁走來，並拿起教士們問詢兒童時所用的良善笑容問他道：『麥歇，自然不是這裏的人？麥歇意欲來參觀教堂的奇蹟嗎？』

這一個說道：『不是的。』

於是他就在堂殿下走了一遭。跟着又走到空場上來。看。愛瑪還不會來。他又一直走上歌經台。

屋裏映在盛滿了水的聖水瓶中，以及那彎曲的柱頂，幾部份的花玻璃。而玻璃上彩畫的反影，被大理石窗台折斷，遠遠的射到地上，好像是一片五色地毯。外面的陽光從三道大開的大門中射入教堂，成了三道極壯美的光柱。時時刻刻在最深處，一個堂內的執事人從那裏經過，便在祭壇前做着那忙迫信徒的跪拜。水晶燈球不動的懸着。在歌經台中點了一盞銀燈；並且，那側面的小堂，和教堂內一些黑暗的處所，有時因為鐵欄的啟閉，回聲反映到屋頂，彷彿一種歎息之聲似的。

賴翁一步一步的沿牆走着。那生活在他看來簡直沒有像這樣好的。不久她便要來了，又體面，又活潑，又常常回頭去偵察着那些追隨於她後面的眼光——並且，還穿着她那有飛簷的袍子，拿着她那金邊眼鏡，履着她那玲瓏鞋子，一句話說完就是服飾着種種他未經嘗試過的精緻東西，並帶着種種業經污辱過的品德中難以言詞形容的引誘。這教堂，直如

一間巨大的閨房，只準備來安頓她；穹窿也都傾折着在黑影中來歡迎她愛情的懺悔；玻璃窗也都大放光明的來照她的面顏，香爐也定因為她來了而香煙繚繞，彷彿她就是天仙一樣。

然而她竟自不來。他遂坐在一張椅子上，他的眼睛隨便看着一張花玻璃窗，上面畫的是些提着籃子的漁人。他將那玻璃看了許久，很為感動，於是他就把那魚的鱗甲和那短衣上的鈕扣細數起來，至於他的思想却已茫茫然尋找愛瑪去了。

那門衛站在一旁，心裏對於這個人很是生氣，他公然獨自闖進來觀賞起這個教堂來了。在門衛看來，這種奇怪行為彷彿是來偷竊他東西的，而且差不多還犯了那瀆聖的罪名哩。但是石板上一陣綢衣悉索的響聲，又是一頂繡邊的帽子，一件黑色圓衣……這就是她！

賴翁便起身奔去相會。

愛瑪臉色大變，她走得很快。

她把一張紙遞給他道：『請讀這個……哦不必！』

她又把手猛的縮了回去，走進聖母小堂，跪在椅上，她遂禱告起來。

那少年對於這種古怪的迷信很是生氣；但其後他又覺得倒也風韻，在私會之中，看見她這樣的祈禱，彷彿一位西班牙昂達魯西的侯爵夫人一樣；不久他又厭惡起來，因為她還不會完事。

愛瑪之祈禱，寧可說是強勉祈禱，只是希望從天上給她忽然落下幾種計畫來；因為要引出天神的援助，所以她滿眼都盛着那聖龕的光明，她呼吸着插在大花瓶內正開繁了的白十字花，並傾耳來聆受教堂的寂靜，可是那寂靜惟有增加她心中的紛煩念頭。

她站了起來，當他們正要走時，那門衛便急忙走來，說道：「馬丹，自然不是這裏人馬丹可願意看這教堂的奇蹟麼？」

學律的叫道：「不呀！」

她却說道：「爲甚麼不呢？」

因爲她正要借着聖母來保全她那薄弱的貞操，借着雕像，借着墳墓，借着各種機會。

於是循序而進，那門衛將他們引至進門處，挨着那空場，拿他的手杖指着一塊黑色圓石，也無銘字，也無琢痕，向他們極正經的說道：「瞧，那就是昂波娃斯體面鐘樓的外廊。重四千斤。在歐洲沒有比牠再重的。那工匠將牠琢成時竟快活死了……」

賴翁道：「我們走罷。」

那老實人便走了起來；跟着來到聖母小堂，他把兩手合抱似的一齊張着，比一個大地主給你們指示他的果樹還更驕矜道：「這簡單的石板底下却蓋着比野爾得布萊札，哇乃倫與布里沙克的貴族，波哇都的大元帥，羅爾莽底的長官，在一千四百六十五年七月十六日，莽德里戰場中死的。」

賴翁咬着嘴唇，把腳頓了一頓。

「並且，在右邊，這個穿着鐵甲，跨着劣馬的人便是魯意得布萊扎的孫子，不勒哇爾與蒙頓石的貴族，莫勒烏里野的子爵，摩里的男爵，王的近臣，傳令的騎士，也是羅爾莽底的長官，死於一千五百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禮拜日，如墓誌所刻；其下，這個預備進墳墓的人給

你們表現出的也恰是那一樣的。這是毫不可能，可是的嗎，即是要看見一種十分相似的虛無的代表？」

馬丹波娃利遂架上她的眼鏡。顧翁動也不動，只瞅着她，竟不能強勉說一句話，強勉做一個姿式，聽着這種無謂的言語，只覺失望極了。

然而那討厭的嚮導還接着說道：「在他身畔，這個跪着哭泣的婦人便是他的妻子，底亞倫得波娃底野，布萊扎的女子爵，哇郎底臘的女公爵，生於一千四百九十九年，死於一千五百五十六年，向左，那抱着一個孩子的便是聖母。現在，由這方轉過來，瞧，這就是昂波娃斯一家的墳墓。他們兩人都是紅衣主教，並且都是魯昂的長官。這一個還是前王魯意第十二的一位樞密院長。他曾經造了許多福給教會。在他遺囑中曾說以三千金埃舉賞賜窮人。」

然而還不止此哩，他一路說着，並將他們引入一個小堂內，裏面佈滿了的欄杆，打開一角，便露出一塊石頭，這石頭從前當然是一個雕刻不甚好的石像。

他顫聲說道：「從前，牠是裝飾羅爾莽底公爵，英吉利王，獅心李查之墳墓的。麥歇，這是加



爾維尼教徒將牠給你們弄成這樣的。他們懷着惡意，將牠用土壅在大主教的座下。瞧，就從這道門便可走到主教的住所去。我們且過去看承雷口的玻璃窗去。」

可是賴翁急忙從衣袋裏摸了一塊銀錢給他，並挽着愛瑪的手臂。這門衛好生吃驚，因為還有許多稀奇東西沒有看，所以竟不懂得這種不合時的揮霍。於是，他就喚着他道：「哈！麥歇。鐘樓！鐘樓！」

賴翁道：『多謝你了。』

『麥歇你可錯了！牠有四百四十級，比埃及金字塔只少九級。牠是鐵鑄的，牠……』

賴翁飛跑着走了；因為從兩點鐘以來，似乎他的愛情在教堂裏竟如石頭一樣動也不動一下，現在却須從這種尖頂的長方籠子上揮發出去，一如由煙笛裏上沖的輕煙相似，不過這煙笛却是由於一般好奇的匠人故意求奇來安置在教堂上的。

她道：『我們往那裏去呢？』

他並不回答，只趕快的走，馬丹波娃利業已把手指在聖水中蘸了蘸，他們又聽見背後一

陣氣喘，並聞着一種手杖的聲音。賴翁回過頭去。

『麥歌！』

『怎麼？』

他認得就是那門衛，手臂下挾了二十來冊裝璜極美的書。都是那些研究大教堂的作品。賴翁一面搶出教堂，一面呶唔着道：『笨伯！』

一個小孩子正在門前遊戲。

『去給我尋一輛箱車來！』

小孩子像皮球一樣的便向着四風街奔了去；他們等了好幾分鐘，面對面的稍稍有點難爲情的樣子。

『哈！賴翁！……果真的……我不知道……我應不應該……！』

她做出一種嬌態。跟着，便正經的說道：『這很不合理的，你知道麼？』

學律的解釋道：『怎麼不合理？巴黎全是這樣的！』

這句話好像一個不可辨詰的證據，便安定了她的心，然而箱馬車還不來。賴翁生怕她又走進教堂去。末後箱車才來了。

那門衛站在門邊向他們叫道：『至少也該從向北的門出去！看看復活，看看末日裁判，看看天堂，看看大衛王，並且看看那般下獄的之在烈火獄中。』

馬夫問道：『麥歇往那裏去？』

賴翁一面將愛瑪推入車中，一面說道：『隨你的便！』

車子遂上了路。

牠走了下大橋街，穿過美術場，拿破崙堤，新橋，驟然就停在比野爾哥爾乃依石像前。

一個聲音從車內出來道：『再走！』

車子又奔走起來，並且從納費葉特十字口，一直跑下斜坡，飛奔入火車站。

那同樣的聲音又叫道：『不是這裏，一直走！』

車子遂出了圍欄，立刻就到了跑馬場，在大榆樹中間緩緩馳着。馬夫把皮帽子取下放在

兩腿中間，把額頭抹了抹，並將車子驅出側道，來到水邊，傍着草地行去。

牠遂沿着河岸的小石子鋪的繚路上走，走得很久，走過了阿色爾及許多小島。

但牠忽然一跳的又穿過了喀特馬爾，梭特威爾，大鞋街，埃爾伯爵街，第三次又停在植物園前面。

那聲音又嚴重的叫道：『走！』

立刻又奔走起來，牠定過聖色維爾，走過舉郎底野隄，走過墨爾堤，又過了一道橋，走過三月之田的空場，來到醫院後面，此處有許多穿黑衣的老頭子在太陽地裏散步，平台的沿邊被長春藤緣遍了。牠又走上布屋來大街，順着高盧人大街，從里補德山直到底威爾旁邊。

牠又走了起來；於是便無目的的亂走了。人家看見牠走過聖保爾，走過萊斯舉爾，走過喀爾港岡，走過紅潮街，走過喀依亞林的空場；又經過癩病院街，銅器街，聖羅馬，聖維也納，聖馬克路，聖里解士各教堂的跟前——在都亞倫的前頭——以及老矮塔，三煙斗，紀念石墳園等等。馬夫時時刻刻從他坐位上向着酒店裏亂看。他竟不懂這兩個個人是一種甚麼樣的怪

脾氣，簡直不願意停車。他試了好幾次，但登時就聽見他背後那種叫他再走的怒聲。於是他便把兩匹騾馬驅策得通身是汗，也不管車子的顛播，偏到這邊，歪到那邊，一點不留心，頹喪極了，並且渴得要死，累得要死，愁得要死。

並且在碼頭上，在一般四輪小車與大桶的中間，以及在各街上，在各交界處，一般城裏人都睜着大眼，在外省這事本來太出奇，很驚異這輛車子，四面的簾帷垂下，比一個墳墓還閉得嚴密，而且一路動搖得和一隻小船一樣。

有一次，在太陽裏，走到郊外，是時太陽正猛烈的射着那一對鍍銀的舊車燈，一隻光手從黃布小帷下伸出，丟了許多撕破的紙，紙片散在風中彷彿一羣白蝴蝶，直飛到繁花如錦的紅苜蓿上。

其後，正六點鐘，車子停在里仁區的一條小巷中，一個婦人下來，把面網垂下，一直走去，並不回一回頭。

(11)

一到客寓，馬丹波娃利很吃驚沒有看見公車。因為以維爾等了她五十三分鐘，只好走了。她本可以不必急急走的，但她業已說過在這晚回家。況且，沙兒等着她在；她心裏又是業已感覺有這種膽怯的柔順，對於有些婦女這柔順又像是刑罰，又像是不真的贖罪金。

她於是就急忙收拾了箱子，給了房錢，在院子中雇了一輛二輪輕車，催着車夫，隨時都在鼓舞他，隨時都在問詢時間與路程，一直到乾崗波娃克斯的頭幾家人戶前，才追及了燕兒。剛剛坐到位子上，她便閉着眼睛，及至到山坡下睜開時，遠遠的即望見菲里西德正在釘馬蹄的屋前偵候。以維爾勒住了馬，這廚娘便攀到小窗子上來，秘密的說道：『馬丹，你應該即刻往麥歇何麥家去。這是爲的一樁緊要事。』

村裏寂靜得和尋常一樣。各街角上都有一堆玫瑰色的東西在那裏出氣，因為這正是做果醬的時候，在依勇威爾大家都是同天來做他們的糧食的。但大家都看得見在藥劑師店前的一堆却很大，並且那一堆東西還拿起一個藥店應該在紳士人家竈上所有的權威，以及在私人嗜好上所有的公共需要來超過了別人家的。

她遂走了進去。鋼絃椅也倒了，魯昂之探海燈也散在兩隻椅腳之間的地上。她又推開過道門，便在廚房內，一些滿盛着去了殼的鈴鐺果，以及糖粉，糖塊的棕色磁盤，和桌上放的天秤，火上放的湯饋之間，望見何麥一家人，大大小小都在那裏，都穿着套衫，而套衫都是一直上齊下領，並且手裏都拿着羹匙。雨士丹正垂頭站着，只聽見藥劑師叫道：『誰叫你到儲藏室去尋找的？』

『甚麼事？有甚麼事嗎？』

那開藥店的答道：『有甚麼呢？我們正做果子醬，已經煮熟了；因為溢得太利害便沸了出來，於是我就叫再取一只湯饋來。你看，他便這樣躲懶，便這樣不中用，竟在我配藥室裏從釘子上把儲藏室的鑰匙取了去！』

在屋頂之下，有一間藥劑師所稱為辦事室的，裏面堆滿了的傢伙與他職業上所用的東西。往往他獨自一人許久的留在其間去標記，去斟酌，去封紮；他把這屋子不僅看做一間簡單的貨店，還當成一間真正的祖先堂，便從此中，由他親手化出若干種的大小丸藥，以及

藥水，膏丹，就是將他的聲名傳播於四鄉的那些東西。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置腳進去；他非常尊重這房子的，甚至打掃也是親自動手。畢竟，假若那招待衆人的藥店是他展布驕氣的地方，那嗎這儲藏室便是何麥自適其適而集中他自私心的所在；因此，雨士丹的冒昧在他看來竟是出奇的不敬；所以他的臉直比鑄鈴果還紅，不停口的說道：『不錯，儲藏室中間鎖着的無非是酸化藥與腐蝕劑的亞爾加里！自然有一只存留的湯饋！一只蓋子的湯饋！或者我就簡直不用牠！可是在我們這精細藝術的動作中各物都有牠的重要地方！好不粗心也該有點分別，這不是拿來做尋常用的，只是預備來做藥的！這彷彿拿解剖刀來殺雞，彷彿一位司法官……』

馬丹何麥道：『你請安靜點罷！』

阿達里也拉着他的外套道：『爸爸！爸爸！』

開藥店的仍然說道：『不，讓我，讓我，真可惡！我說老實話，這也和開一家雜貨店一樣！那麼，便好了！甚麼都不要緊了！打碎了！弄破了！螞蝗哩放了！乾菜哩燒了！黃瓜哩泡在酒瓶裏去了！』



布條哩撕了！」

愛瑪道：『到底你有……』

『稍等一會！（譯者按：這一句是藥劑師向愛瑪說的）——你可知道你的行爲麼……在屋角，左手一方，第二張小桌上，你一點都不會看見嗎？說呀，回答我呀，清清楚楚的說呀！（譯者按：這一句是藥劑師向雨士丹說的。）』

那孩子訥訥的說道：『我不……知道。』

『哈！你不知道！那嗎，我却知道！你一定看見一只瓶子，藍玻璃的，黃蠟封着，裏面裝的白粉，我曾在上面寫着：危險物！你可知道裏面的東西麼？砒霜！你定然摸過來的！因爲去取湯饋，湯饋就在牠的旁邊！』

馬丹何麥捧着兩手叫道：『就在旁邊呀！砒霜嗎？你可以把我們一齊毒死啊！』

孩子們也一齊叫了起來，彷彿他們業已感覺得他們五臟裏竟猛烈的痛楚起來。

藥劑師接着說道：『或者毒死一個病人！你打算把我送到刑庭的罪人坐上去嗎？看着我！』

懸在綫架上嗎？雖然我常有那發氣的習慣，但你竟不曉得我對於這種手續是何等的留心。往往我一想及我的責任，我自己都很驚恐的，因為政府諸事壓迫我們，而可惡的法律真和達摩克萊的劍一樣懸在我們的頭上。』

〔註一〕達摩克萊 Damocles 是暴君得里士 Darys 的臣子，因他酷慕着為君的尊榮，得里士遂叫他坐在王位上，做一天有威權的王，達摩克萊高興極了，但偶一舉首却望見他頭上懸有一柄利劍，僅用一根馬尾繫着，他駭極了方悟王位的危險。

愛瑪竟未想着去問人家究竟要和她說甚麼，只聽見藥劑師仍然喘吁吁的說道：『瞧，這就是你報答人家看待你的仁心！這就是你酬勞我撫養你的一番親誼！如果沒有我，你在那裏你在做甚麼？誰來供你的飲食，教育，穿着，以及終日朝幸福那面想方設計把你引入社會的階級中！但是做着這事就應該揮着汗水同打漿一樣，又和衆人說的一般，應該在手上弄起胼胝來才行。Fabricando lit faber, ago quod agis（爲人不易，盡你所能的做去）。』

他大怒時必要背幾句拉丁。如果他知道中國話和格陵蘭話時，也會把兩種背出來的；因

爲一到發氣時他便覺得凡他心中所蓋的，都一齊潮湧上來，彷彿海洋一樣，一到風濤涵湧之際，從岸邊的水藻直到洋底的沙石都翻騰起來了。

於是他又說道：『我現在正戰慄的懊悔擔任了你這個人！我如其在從前讓你處在你那困苦中，讓你處在你所生的那污穢中，我現在一定比較好多了！你除了去看守那有角的畜生外絕對做不成好人的！你對於科學又毫無一點天賦！僅僅知道貼商標！所以在我家裏生活得和神仙一樣，身處極樂世界，諸事合意！』

可是愛瑪却轉身去向馬丹何麥道：『人家教我來……』

那良善的人帶着愁容打斷她的話道：『哈！上帝，我怎樣的向你說呢？……這却是一件不幸的事！』

她並不會說完。那藥劑師仍風火雷霆的叫道：『領了牠！擦淨牠！拿回去趕快！』並且把兩士丹的衣領抓住一搖，登時就從袋裏搖出一本書來。

孩子剛屈身下去，何麥比他更快，遂把那本書拾了起來，大張着眼睛，大侈着牙齦，把那本

書望着。

他緩緩把上面幾個字分開念道：『夫婦的……愛情哈很好很好很好！還有圖哩……哈好利害！』

馬丹何麥便走上前道：『不呀，不要去摸那東西！』

孩子們都要來看圖畫。

他便肅然的說道：『出去！』

於是他們都出去了。

起初他只大大步的徘徊着，把那本打開的書拿在手上，轉着眼睛，又悶氣，又憂鬱，又如中了風似的。繼後便來到他學徒跟前，將兩臂抄着道：『你還有些惡德呀，不幸的小子……好生留意，你已在斜坡上了！……你毫不想想你藏着這本壞書，一下落在我孩子手中，豈不在他們腦筋裏放了一把火，弄污了阿達里的純潔，引壞了拿破崙！他業已成了大人的。你敢決定他們沒有看見這書嗎？你能够向我保證……！』

愛瑪道：『到底，麥歇，你要給我說……』

『當真，馬丹……你的公公死了！』

原來麥歇波娃利老爹前夜用餐出來，忽然中風而死；沙兒特爲預防驚壞了愛瑪，會來請麥歇何麥從容把這消息通知她的。

他已把那言詞研究好了，已把牠研究得又圓活，又有禮，又帶詩情的了；確是一種又聰明，又機變，又巧妙，又細膩的傑著；但是怒氣却把那妙詞制住了。

愛瑪也不再問別的詳情，遂離了藥店；因爲麥歇何麥又說起他的俏皮話來了。不過他已安靜了些，現在他只拿起一種做父親的聲口咕嚕着，並一面搗着他的希臘頭巾道：『這不是我完全不准看的作品！做書人是醫生。其間一定有些科學方面的話對於一個人的知識也不算壞，並且我敢說一個人也應該知道的。不過稍緩，稍緩！至少也得等到你成了大人，以及你體格完全發育後才行。』

愛瑪一叩門，沙兒正等着她在，便張着兩臂上前，並泣聲的向她說道：『哈！我的愛友……』

於是他就輕輕的躬身來抱吻她。可是兩唇一接觸時，而那一個人的回想便騰上她的心來，因而她就戰戰兢兢的拿兩手捧着自己的臉。

不過她仍回答道：『是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他便把他母親寫來說這件凶耗的信交給她，上面並沒有甚麼作偽的情感。只說她極懊悔她的丈夫未曾受着宗教的援助，死在都德威爾街上一家咖啡店的門限邊，是同幾個舊相識的軍官用了一頓愛國餐後。

愛瑪還了信；其後到用餐時，因為愛瑪已有了閱歷，她便裝做食不下咽的樣子。又因他強勉着她，她才決意吃了起來，至於沙兒，坐在她對面，絲毫不動，竟陷入一種為憂患所壓倒的狀態中。

有時，舉起頭來，拿起那滿藏不幸的眼光把她看着。有一次他更歎息道：『我很想再見他一次！』

她不開口。末後，也懂得應該說幾句話才是。

『甚麼年紀了，你的父親？』

『五十八歲！』

『哈！』

就只這兩句。

一刻鐘後，他又說道：『我可憐的母親呢？……現在她變成甚麼樣兒了？』

她只做了一個不知道的姿式。

看見她怎的沈默，沙兒以為她很憂愁，遂自家強制着不要再說，以免引起那痛苦來感動她。然而他自己却痛苦極了。

他問道：『昨天你倒很開心的！』

『不錯。』

餐已用畢，波娃利並不起身，愛瑪也不起來；並且，一面仔細看着他，而那可憎的景像竟漸漸將她心中的慈悲減除了好些。從各樣子上看來，這可憐的男子只是卑賤，薄弱，沒用而已。

怎麼樣才拋得開他？何等漫漫不盡的長夜呀！一些可驚的事象就如鴉片煙氣一般將她悶住了！

他們聽見前廊地板上有了一片乾脆的木槌聲。原來以波里特送馬丹的行李來了。因為要把那些東西放在地上，他便很吃力的把木脚在地上畫了半個圓圈。

她瞅着這可憐的少年大滴的汗珠挂在紅頭髮上，遂自言自語道：『他公然想不起了！』

波娃利在他錢袋裏取出幾個錢來；似乎並不明白這個人的跟前，就是站在那裏的這個人，於他有若干的恥辱似的，因為他那不合理的殘疾便是一種責備的表示。

他看見爐台上所放的一束賴翁的紫羅蘭，便道：『啊！你還有這麼美的一束花！』她不經意的答道：『是的，這是我才買的……向一個乞婆手上買的。』

沙兒遂把花取到手上，拿在他哭紅的眼睛下來觀玩，仔仔細細的把來嗅着。她遂急忙奪過，並拿去插在花瓶裏。

第二天，馬丹波娃利老娘來了。她同她的兒子都哭得很利害。愛瑪借口說要整理別的事，



走開了。

後一天的光陰大家當然費來預備喪服。他們便拿着活計匣坐在水邊的涼棚下。

沙兒懷想他的父親，並且很驚詫的覺得對於這個人竟如此的有情，因為他從前只以為是愛慕得很尋常的馬丹波娃利老娘懷想她的丈夫。以前那等惡劣光陰覺得都是很可羨慕的了。所有種種都在這一種長習慣的自然懊惱之下塗銷了；所以往往當她抽着針線時，一顆大眼淚便沿着鼻子垂下，許久許久懸在鼻尖上。愛瑪却懷想着四十八小時她與賴翁在一處的光景，又拋開了衆人，又極其銷魂的，彼此都不曾看够。她遂努力把那兩天頂不注意的小事追憶起來。但是她婆婆和丈夫在跟前總很拘束她的。她很打算萬事不聞，萬事不見，以免把那專摯的愛情擾亂了，縱然她已在外表的觸覺下表現過，但那愛情却也快要散失了。

她正摺着一件衣服的裏子，殘針剩線四圍的散着；波娃利老娘並不抬頭，只響着她的剪刀，沙兒穿着一雙繡邊拖鞋，披着一件用來做便服的棕色外套，兩手插在衣袋裏，一言不發；

白爾特穿着一件白布小套衫，在他們身邊拿一柄小鏟子在沙逕上磨擦。

猛的他們看見那位綢緞商麥歇萊赫爾從柵門間走了進來。

他是特為隨着各種需要來獻殷勤的。愛瑪答應說她自信還過得去。這商人也就不深說了。

他地道：『千萬恕罪，我很願意有一番特別的談話。』

跟着又低聲說道：『就是關係於這件事的……你可知道嗎？』

沙兒當時連耳朵都變紅了。

『哈！果然。』

於是在這驚懼之中他就轉向他婦人道：『你不能够嗎……我親愛的？』

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因為她已站了起來，沙兒因向他母親說：『沒有甚麼事！只是家

務間一點瑣雜事情。』

這是他不欲他母親曉得那負債的事，並害怕她說甚麼。

一自他們兩人對了面，麥歇萊赫爾便明白簡老的先來祝賀愛瑪得了遺產，其後又談了一些別的事。比如果樹啊，收成啊，以及他自己的健康，他總是不好不壞的。實實在在，他的工作非常的辛苦，任憑大家怎樣擬議他，而他只管沒有錢。

愛瑪便讓他去說。兩日以來她真異常的厭煩！

他接着說道：『現在你可十分的復元了嗎？我說老實話，我看見你那可憐的丈夫氣色已很好了！縱然我們鬪過一些口，這終是一位正直的少年。』

她遂問爲甚麼鬪口，因爲沙兒把那回送東西的爭論尙瞞着她在。

萊赫爾道：『可是你很清楚的！這就是爲你的怪脾氣，爲的那旅行箱子。』

他更把他的帽子按下來蓋着眼睛，兩手抄在背後，微微笑着，口裏打着嗝子，拿起一種難堪的樣子把她靚面瞪着。他見疑了一些事嗎？她遂被各種的恐怖駭呆了。然而末了他却道：

『我們都和好了，並且我還借了一筆錢給他哩。』

這就是沙兒簽字更換債券的一件事。其實哩，麥歇倒可隨意而動，他總不宜自苦，尤其是

目前正在有一大堆困難事故時。

『若是他能够把責任卸給一個人，比如就卸給你，他一定還要好些；凡人得到一種代理權，做事就便利多了，就我們也可以共同有點小事情作……』

她却不懂得這話。他也就不做聲。末後，提到他的生意，萊赫爾遂說不可推托不在他那裏買點東西。他定給她送一疋長十二碼的黑色輕毛布來，可以做一件袍子。

『你的那件在家裏穿時自是好的。但你應該再做一件待出門時穿。我把你的那一件業已看清楚了，自我進門時的一眼。我是美國人的眼睛啊。』（譯者按：美國人的眼睛意若曰看得極快。）

他並不叫人送來，却是他親自拿將來。跟着又因為尺寸的事情來一次；其後又借着別的事情常常來，並且如同阿婆說的一樣，每來一次必愈做得可愛，愈做的親切，愈做得婉轉合意，並且還常向代理權上供給愛瑪一些主意。他再不提起債務。她也想不及此；沙兒從她病愈時曾向她談了許多話；但她腦筋裏經過了多少驚心動魄的事，所以她竟記不起來了。並

且，她更謹慎小心的不發一點有興趣的議論；波娃利老娘看着很驚異，於是對於她性情的變動便歸功於她病中與宗教接觸時所受的影響。

但是，自從她一走後，愛瑪登時就拿起她實用的良能使沙兒大加驚歎。她說應該要有一篇通帳，考察一下子這些抵當物，看看究竟弄得到拍賣場和清理處去麼。她背誦了許多專門名詞，間或又說了一些整理，未來，預料的大話，並張皇起那遺產的困難；有一天她竟拿了一張通常清單的範本給他，爲的是『整頓與料理他的銀錢，清算所有的借款，署名和簽字於所有的券約上，支付所有的用款等等。』她公然利用起萊赫爾的課程來了。

沙兒迷迷離離的問她這張紙從那裏來的。

『從麥歇威廉曼處來的。』

她更用着一種世俗人最冷靜的態度說道：『我還不很相信哩。這般保產律師的聲名都不好！或者還應該請教……我們只認識……啊！一個人。』

沙兒想了一想才道：『除非是賴翁……』

但這事用信來商量又很困難。於是她便自承去走一趟，他很道謝她，她力拒不受，這是一種和氣的強求。末後她使用着一種假裝的悲怒叫道：『請你不要多謝，我去就是了。』

他吻着她的額頭道：『你多麼好啊！』

次日，她便雇了燕兒，往魯昂來請教麥歇賴翁：於是她就在那裏留住了三天。

(二)

這整整的三天直是一種美妙的，光輝的蜜月。

他們住在碼頭上薄落膩旅館中。他們就在那裏過活起來，窗板是閉着的，房門是關着的，香花滿地，甜酒裏浸着冰塊，這都是早晨人家給他們送來的。

到下午，他們便雇一隻有篷的小艇，走往一個島上去用餐。

這時候在造船塢的河岸上，只聽見修船匠人對着船身敲擊的木槌聲。桫油的煙氣散拂在樹子中間，並且河裏面又看得見大點的油痕，參差差在太陽深紅色彩下波動，好像飄浮了許多弗洛郎士的紫銅片一樣。(註三)

(註三)弗洛耶士 Florence 是意大利一個名城，中古時是一個自由市，圖畫雕刻多出自此處，稱爲意大利的雅  
典。

他們便從那些纜着的船中蕩下，橫斜的纜繩輕輕的在小艇篷上摩擦着。

城市的鬧聲不知不覺便離遠了，以及車輪的流轉，人聲的嘈雜，大船甲板上的犬吠。她除了她的帽子，他們業已靠近了小島。

他們走了一家小餐館平地一層的廣廳內，牠的門首懸着許多黑色漁網。他們吃了些油煎鮎魚，一些奶餅，一些楊梅。他們又睡在草上；並在一叢柳樹旁邊來抱吻；因而他們願意就如兩個魯濱孫，永遠的生活在這個小地方，這地方對於他們，似乎就是他們的福境，就是地球上最宜人的所在。他們並不是第一次才看見這樹木，這藍天，這青草，也不是第一次才聽見這湯湯的流水，這聲在樹間的清風；但是他們自然從沒有這樣欣賞過，彷彿那自然界以前並不會有過，或者不如他們遂願以後的這樣好法。

到夜晚，他們遂動身回來。小艇沿島而行。他們滯留在艙裏，兩個人都被黑影蔽着，一聲不

響。只有那方漿在鐵環間響着；這聲音在寂寞中間好像調音器的振子，至於後梢却不斷的在水中拖着牠的小波紋。

一旦月光出來了；他們便不停口的說，並且覺得那幽寂的大明星滿藏着詩情；她忍不住便唱了起來。

『是夕，君憶否？吾人蕩槳來。』

她那調和而柔媚的歌聲遠遠沒於水上；風把餘音裹着，賴翁聽見牠拂耳而過，就像一些鳥翅在他身邊撲動似的。

她對面坐着，倚在艇子的隔板上，明月正從一片篷隙中照下。她那黑袍子被風鼓起猶如一把扇子，顯得愈輕倩，愈高大了。她遂仰着頭，捧着手，兩眼對着藍天。有時垂楊的影子將她完全遮着，其後她又和一團幻影似的現在月光中。

賴翁睡在船底，靠着她，忽在他手腕之下摸出了一條鶯粟色的絲帶。

那搖船人把那絲帶細看了一會，末後遂道：『哈！這或者是我那一天所載的一夥遊客的



東西，他們直是一夥輕薄子，麥歇們，馬丹們，帶着許多點心，香檳酒，小喇叭，以及種種樂器！中更有一位，一位體面的男子，蓄着一點小八字鬚，他最會開心了！他們都這樣喚他：「也罷，請談一點故事給我們……阿多爾服……多多爾服……」我相信是的。」

她遂打起抖來。

賴翁挨着她道：「你難過嗎？」

「啊！不要緊的。自然是夜間的涼氣。」

那老舟子又緩緩說道：「那個人當然認識了許多的婦女。」他自以為向着外方人說得是很有禮的。

其後，他搖着兩手，艇子又走動了。

但是當然要分手的！臨別時好生愁苦。他們約定來往的信都交在羅勒老娘家；並且她又囑咐他寧可謹慎點多加一道信封，他遂非常稱讚她這愛情中的詭計。

在最後的接吻中，她道：「那嗎，你所給我斷定的都是好的了？」

『是的，自然！』事後，他獨自在街上走回去時，便尋思道：『可是爲甚麼她要將那代理權這樣的把持着？』

(四)

不久，賴翁在他同伴跟前就帶着一種老前輩的樣子，也不和他們一處言談，並且把案卷等完全拋棄了。

他只等候她的信；他把牠讀了又讀。他也給她寫。他盡他的願力，盡他的記憶來追思她。這種再願見她的欲望本可因爲人的不在而輕減的，却偏偏增加了起來，所以有一個禮拜六的早晨他竟逃出了他的辦公室。

當在山坡高處，他從山谷中望見那教堂的鐘樓與颯風向的白鐵旗時，他便感覺得一種混合有戰勝虛榮，混合有自私感動的快樂，這種情緒直是那等百萬富翁回來親炙他們的故鄉時所具的。

他走往她房屋左右去徘徊。廚房間有一點燈光。他便從窗帷後去窺探她的影子。却一點

沒有。

賴弗郎沙老娘見了他便大叫起來，她覺得他『高大而且瘦削』，而阿爾特密斯却相反，覺得他『強健而且微棕』。

他便在小廳子裏用餐，和從前一樣，可是獨自一人，並沒有稅官；因為比勒不耐煩等候燕兒，決定提前一點鐘用餐，現在，他的餐時已改到正五點，他還常常埋怨這多病的老太婆弄遲了。

然而賴翁却決了意；便去叩醫生的門。馬丹在她房裏，一刻鐘後才下樓來。麥歇看見他很高興；可是夜間他並不出門，次日一天都如此。

他只有夜晚很遲的在花園後面，小巷中見她——就在小巷裏，好像同那一個情人似的！天又落着暴雨，他們便在雨傘之下，借着電光談話。

他們的分離當然是難受的。

愛瑪說道：『寧可死呀！』

她一面哭着，一面就在他手臂中婉轉而動。

『請了……請了……甚麼時候我再見你？』

他們循着原跡走回以便再抱吻一次；她預許他不久就尋覓自由會合的持久機會，不管甚麼方法，至少每禮拜總有一次，愛瑪毫無疑慮的。況且，她還滿抱着希望。不多久她便有了錢了。

於是，她就爲她房間買了兩幅大花黃帷，這是麥歇萊赫爾賣給她的便宜貨；她還想一張地毯，萊赫爾又一口說定『這並不是喝海水的難事，』便急忙供應了她一張。她不能自了她的事。一天二十次的遣人去尋他，於是立刻他又給她做好了，不哼一聲。並且人家都不懂得何以羅勒老娘天天都在她家裏用早餐，甚至還特別來找她。

這時正是冬令的初期，她好似發了音樂熱的一般。

有一晚沙兒聽見她把一首曲譜一連就奏了四次，並且常常都很憂憤的，他也不注意那不同的地方，只是叫道：『好呀！……很好！……你不應該再來！』

「咳！不好！頂惡劣了！我的指頭都生了鏽了！」  
次日，他又請她爲他弄幾曲。

「可以，只要你喜歡！」

於是沙兒也承認她有點錯。她故意把音符弄錯，一陣亂按；其後便戛然而止。

「哈！這就完了！我須得重學幾課才好；可是……！」

她遂咬着嘴唇，說道：「二十佛郎學一調，未免太貴了！」

沙兒癡然笑着道：「是的，果然……有一點……但是，我以爲人家或能降一點格；因爲有許多無名的藝術家常比名家還好些。」

愛瑪道：「尋找幾個看。」

次日，他一進來時，便拿起一種狡猾的眼睛望着她，末了竟忍不住這番言語：「有時你多麼固執！我今天會到巴爾澍舍爾去來。恰好馬丹李野惹爾向我保證說她的三個姑娘都在米色里果爾學琴，平均半個佛郎一曲，還是一個有名的女教習哩！」

她只聳了聳肩頭，並不打開她的樂器。

但是她一打從旁邊過時（若果沙兒在那裏），她必歎道：『哈！我可憐的鋼絲琴！』

並且當有人來看她時，她便不住的來告訴你們說她已拋棄了音樂而且現在不能重理了，因有許多重大理由。於是大家都哀憐她。這真是大損失！她有如此的美材！大家也這樣向沙兒說，人家都使得他極爲羞慚，尤其是藥劑師，他說：『你錯了！不應該讓那天才荒廢。你再想一想，好朋友，應該教馬丹去研究才是，將來對於你孩子的音樂訓練，你就經濟多了！我，我總覺得母親們應該親自教育她們的孩子。這是盧梭的思想，或者還新了一點，但這種思想却常常的戰勝，我敢斷定，也和母親親乳及種痘一樣的。』

於是有一次沙兒又說到鋼絲琴。愛瑪含着酸味回答說把牠賣了最好。這可憐的鋼絲琴，便是令她最高興的東西，若看着牠走了，在波娃利便以爲這彷彿絕滅她身體上之一部份似的。

他道：『若你願意……有時，學一課，總之，也不會便傾家的。』

她道：『可是工課總得繼續着的好。』

於是她就借此勸着她丈夫允許每禮拜往城裏去一次，以便見她的情人。一月之後，大家覺得她果然大有進步。

(五)

這是禮拜四日。她起來了，悄悄穿着衣服以免把沙兒驚醒，因為沙兒對於她絕早起來料理的這件事一定會勸她的。其後她便大步的徘徊着，並站在窗子前來看那空場。晨曦已在市場的列柱和藥劑師的房子間流動了，但藥店還是關着的，在稀微的黎明光中只能望見他寫大楷的招牌。

及至時鐘走到七點一刻時，她便走往金獅客寓，阿爾特密斯一面打着呵欠，一面來給她開門。她還特爲馬丹把藏在灰裏的炭火撥出來。愛瑪便獨自一人留在廚下。有時又出去一次。以維爾不荒不忙的駕着馬，並一面聽着賴弗郎沙老娘的吩咐，賴弗郎沙老娘頭上戴着睡帽從門孔中露出臉來，她向以維爾囑咐去辦的事簡直可以把別的人嚇得打戰。愛瑪只

只是在院子中徘徊。

及至他吃了早湯，披上了大外套，吸燃了煙斗，握着了鞭子，他方靜靜的坐上前轎。

燕兒緩緩的起了程，並且僅僅走有一法里的四分之一，便因為一般搭客停了許多次，那般人都站在院門前大路側窺探牠。凡是頭夜定了坐的都得等一等；有一般人還睡在床上不會起來；以維爾又喊又叫又罵，其後便下了座來，拿起拳頭去插打那般懶人的門。晨風只是從破裂的車窗上吹入來。

然而四條長凳一坐滿了，車子便飛馳起來，路旁的平果樹接連的閃過；於是在兩道盛滿黃水的濠溝中間的大路便逐漸向着天邊縮短了。

愛瑪於這條道路上從這一端到那一端通通都是熟悉的；一走到牧場，她便知道有一具十字架，再次便有一株大榆樹，一所倉房，一間修路人住的小屋；有時她要故意弄錯，便把眼睛閉上。但是一路上那種清明的感覺總拋不了。

繼後軛屋漸漸接近了，車輪也在地上作起響來，燕兒便走入一帶花園中間，大家從側門



上可以看得見園內許多石像，許多葡萄藤，許多修剪整齊的水松，以及許多秋千架。其後只一眼那城池便現了出來。

那城朦朦朧朧的從若干橋梁跟前展了開去，一遞一遞的低降着淪在霧中。超城而過的漠漠平野又懶懶的向上昇起來，愈遠愈高，一直接着那看不清楚的蒼天脚下。所以從高處看去，城內外的全景似都帶一種木然不動的神情，彷彿一幅畫圖似的；而那下碇的大船便點綴在這畫幅的角上；江流環繞小山脚下，江中長方形的小島如許多黑色大魚伏在水面上的一般。工廠裏的烟筒從那絕大的棕色穹窿上伸出，屋頂的一角又豎在半空中。大家只聽見鑄鐵廠裏的喧聲和豎立在薄霧中的教堂之鐘樓上的鐘聲混合在一處。大樹上無葉的樹子在羣屋中間也和紫色荆棘相似，而所有的屋頂，都帶着雨後清光，依着城區的高矮，參參差差的反映出來。有時，一陣風把雲堆吹向聖加特里倫山邊，便如一派氣濤寂然撞破在絕壁之上的一樣。

一種昏頭眩腦的事象特別因為她而從這重累生涯中判分出來，於是她的心就因而大

大的膨脹了，好像在那裏勃勃而動的十二萬靈魂都把她所揣想的情慾之中的蒸氣一齊給她送來的一般。她的愛情遂也在這空間的跟前擴大了，並且還充滿了一種由城裏騰起來的轟轟隆隆的喧譁。她便把這愛情傾了出來，傾在空場上，傾在散步台上，傾在街道上，而這座羅爾芬底的老城池展在她跟前也彷彿一座無匹其大的首都，也彷彿一座她快走進去的巴比倫城。她遂撐着兩手俯在車窗上，一面吸着清風；三匹大馬奔着，石子都在泥裏呼號。大公車左右搖擺，以維爾遠遠的便在路上鳴起了車鈴，一般往聖威廉森林去度夜的城裏人，都駕着他們自家的小車安安靜靜下來了。

大家便停留在籬柵邊；愛瑪解了她的套鞋，另自換了一雙手套，把圍巾再整理一下，還有二十幾步遠，她就走出了燕兒。

全城都醒了。店夥們戴着希臘頭巾，都忙着在揩擦玻璃窗，婦人們腰間拴着籃子，在街頭上時時發出一種清亮的呼聲。她把眼光垂在地上循牆走去，並且在她綿密的黑面網內快樂的含着巧笑。

她恐怕被人碰見，遂不走平常較短的道路。只是一些黑暗的小巷內亂走，走到國家路的下段，飛泉側，已通身是汗。這一區是戲園，烟酒店，娼妓的所在。往往一輛車子從她邊馳過，上面總載着一些戲台上用的佈景，皆隨着車子顛動。穿套衫的堂倌們在碧綠的小樹中間把許多渣滓傾在石板上。大家都聞着一種茴香酒，烟捲，驢亮的氣味。

她又轉了一條街，便認識了他的鬚髮，從他帽子下漏出。

賴翁仍然在街側石板上走着。她一直跟他走到旅館，他上了樓，他開了門，他進去了……如何的樓抱啊！

一陣接吻之後，那言語便傾囊而出。在信上時彼此所說一禮拜中的愁苦，推測，不安，此時都忘記了，他們只對面端詳着，帶着一種肉情的癡笑和一種溫柔的稱呼。

床是一間桃心木做成短艇式的大床。東方紅錦的帷子從天花板上垂下，低低鞞在大枕之旁；——世上再沒有像她嬌豔的面孔，雪白的肌膚點綴在這般紅色彩上的美了，當她不甚好意思，把她赤裸的兩臂抄着，將臉藏在手中的時候。

清涼的房間，帶着牠隱秘的地毯，狂態的陳設，安閑的光明，對於這親密的愛情好像很爲方便。如果太陽進來時，桌椅下做成箭形的腳，牆上懸的古銅盤，爐橋上的圓球，都忽的射出光來。爐台上燭火之間有兩枚玫瑰色的大蚌壳，若是把耳朵貼在上面，便聽得見海水汩汩的聲音。

他們何等的愛這一間充滿快樂的房子，縱然已不甚鮮明了！他們常都看見傢具安放得很合宜，有時還把她於上一個禮拜四日忘記在時鐘座下的綰髮針也尋見了。他們在壁爐側一張鑲紫檀的獨脚桌上用他們的早餐。愛瑪把縷切了的食品，一面說着媚語，一面遂拿來放在他的盤子中；當那生有苔蘚的陳香檳酒溢出了酒盃濡濕了她指上的戒指時，她便嬌然的笑了起來。他們完全的顛倒在自己的占有慾中，所以他們竟以爲是在他們自己家裏，應該生活在這裏直至於死，如同兩個青春不老的少年夫婦一樣。他們口頭都說的是我們的房間，我們的地毯，我們的鋼絃椅，她甚至還說是我的拖鞋，其實是賴翁的贈品，是她心愛的。這是一雙玫瑰緞子的拖鞋，上面繡着天鵝。當她坐在他膝頭上時，她的兩腿於是就短

了懸在空閒；於是那極可愛的拖鞋，不是全面的，便只好用腳趾挂在她赤腳上。

他尙是第一次嘗着美人們的不可言喻的溫柔哩。他從不會見過這種柔媚的語言，這種醉心的衣服，這樣睡美人的嬌態。他把她靈魂上的狂熱和她裙子上的薄紗讚美到極點。難道這不是一位上流婦人，一位已嫁的婦人，一位真正的外婦嗎？

她哩，遂由於她各種不同樣的性情，時而神秘，時而快樂，時而多言，時而寡語，時而憤慨，時而疏懶的在他心上喚起那千百種的願欲，並一面激動他的本能與舊影。原來她又是小說中的情人，又是悲劇中的女主人公，又是一切詩卷中泛寫的『她』。在她肩頭上發見了土耳其宮姬出浴後的琥珀色；而她又有古代爵夫人頹長的軀體；所以她不但像是巴爾斯羅倫的淡白臉色的婦女（註四）而且還高高乎在一般安琪兒之上！

（註四）巴爾斯羅倫 Barcelona 是西班牙向地中海濱的一個有名的海港，從歷史上就以名酒美婦人著名。

他往往把她瞅着時，好像他的靈魂竟飛向了她去，浪浪般的從她頭上注下，並且一直注到她雪白的酥胸上。

他便坐在她跟前地上，兩肘放在她膝上，傾着頭，含着笑把她端詳着。

她也傾身向着他，彷彿醉極了似的，悄悄說道：『啊！不要動！不要言語！看着我！從你眼裏出來的，一些極甜蜜的東西，令我多麼的舒服啊！』

她叫他做孩子：『孩子，你愛我嗎？』

但是在他那急促伸到她口邊的唇中，却很少聽見他的回語。

時鐘上有一個小小的銅愛神，環着兩臂在鍍金花瓣子下做出一種媚態。他們若干次的含笑去看牠；但一到應該分手時，無論甚麼東西對於他們都變得很正經了。

彼此站着動也不動，只連連說道：『禮拜四再會……禮拜四再會！』

她猛然把他的頭捧在手中，在他額上吻了一下，叫道：『請了！』遂疾走入樓梯之中。

她到戲園街一家理髮店裏去整理他的鬚頭。夜色下來了；店裏已把瓦斯燈點燃。

她聽見戲園裏召集戲子們出臺的鈴聲已響了；迎面看見許多白面孔的男子與許多穿舊衣服的女人紛紛從側手小門進戲園而去。

在這間又低又小的房子裏天氣很熱，因爲在假髮與頭油叢中燒了一個火爐。捲頭髮用鐵器的氣味和在她頭上摩挲的油手氣味，不久就使她昏迷了，於是她便在梳子下微微假寐了一下。那個理髮師常常的一面給她理着頭髮，一面便把好些假裝跳舞的入場券來遞與她。

跟着她便去了！走了許多街，來到紅十字客寓；又把套鞋穿上，這是她早晨藏在坐凳下的，遂呆坐在一般不耐煩的旅客中間。有許多人到山坡下就下車去了。獨她一個留在車裏。

每到轉角處，時時都望見城內的明燈變成一大片光明的蒸氣浮在羣屋之上。愛瑪跪在坐墊上，把她的眼睛癡然望着這夜景。她遂咽哽起來，喚着賴翁，並給他送了許多溫柔的言語，和許多吻去，不過那些吻却俱失落在晚風裏了。

山坡下有一個攜手杖的可憐乞丐，站在許多公車的中間。一堆破衣服蓋在他的肩膀上，一片舊獺皮做成一頂便帽的樣子，戴在頭上，把臉也遮住了；但是，當他把帽子一除去時，在眼皮的地方上便露出兩隻完全被膿血污着的大眼睛。皮膚被紅色的濫瘡一縷縷的弄破

了；由破處流出一些液體，一直到鼻子上都是從液體變成的綠癬，因而那黑鼻孔遂時時抽筋般的吸着鼻涕。一同你們說起話時，便帶着一種癡笑把頭轉過來——於是那輪轉不休的青盲腫人便在那帶重傷的眼皮邊上對着兩鬢分了開去。

他跟着車子跑時總要唱一首小歌：

『春朝淑氣遲遲』

『牽動女郎的情絲』

其餘的詩句中還有許多鳥兒，太陽和樹葉。

好幾次，他忽的光着頭走到愛瑪所坐的車窗外。她喊了一聲遂忙把身子移開。以維爾便向他談諧起來。勸他到聖羅曼節場上去頑把戲，或是笑着問他，他的膩友可還好麼。

往往人家正在走路時，他的帽子驟然一下從車窗上伸到公車內，他遂在車輪的泥水中間用那一隻手挽着車踏。他的聲音起初很微弱很像兒啼，這時也變得尖銳了。在夜色中搖曳起來好像一片杳茫悲痛的哀吟；並且透過鈴的鳴聲，樹木的搖曳聲，和車箱的振動聲，牠



還帶一種遠長的意思，把愛瑪心情都擾亂了。這聲音貫到她靈魂的深處，彷彿一種深潭中的漩渦，而且將他直擁到一種憂鬱無邊的空間裏。但是以維爾覺得車子失了平均，便將他的鞭子向那瞎子打過來。鞭梢恰恰打在他眼睛的傷處，於是他便長嘶一聲跌在泥裏。

其後旅客們都睡着了，有一些把口張着，有一些將下頷垂着，把肩頭依在他隣坐人的身上，或是把手臂抄在皮帶裏，隨着車子的振動左右搖擺着；照在馬臀上的車燈之光在外面動蕩着，而回光便從褐色棉布簾上射入車裏，把這般不動的人們都映成了血色的影子。愛瑪愁苦不勝的只在她衣服下打着寒戰，並且一陣一陣覺得脚下冰冷，覺得靈魂都死了。

沙兒在門前等着她；燕兒在禮拜四這一天總是很遲的。到底馬丹也到了家了！有時只將小孩子抱吻一下就完事。晚餐尙未齊整，也不算一回甚麼事！她很能寬恕那廚娘。現在好像凡事都聽憑這個女子了。

往往她的丈夫看見她淡白的臉色，便問她自己覺得有沒有病。

愛瑪道：『沒有』。

他道：『可是，今夜你臉色很不好哩？』

『咳！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甚至有些日子，她剛剛一回家，便上樓到她的房裏；並且雨士丹恰在那裏，輕輕的奔走着，把她服伺得比一個最好的侍婢還細心。他把洋火，蠟燭，書，都安置得好好的，又把她的短袖衣理出來，把被單打開。

她便道：『不壞，這就好了，滾開罷。』

因為他還勾留在那裏，垂着手，張着眼睛，彷彿被一種癡想裏無數情絲縛束住的一樣。

第二天的光陰真惡劣，就是向後的幾天也因愛瑪忍不住的要再嘗試她幸福的原故，覺得更爲難受，——苦的渴望，被這相知人面燒起的渴望，一到第七天，便盡量的在賴翁撫摩之下發洩出來。傾向於他的熱情是掩飾在一種驚歎和感謝的流露中間的。原來愛瑪是用着一種秘密而饑渴的樣子在嘗試這種愛情，並用着她柔情中許多人工的藝術在維持這愛情，但又有點焦慮他將來不免會失去牠的樣子。

她往往拿起那甜蜜的憂鬱聲音向他說道：『哈！你免不了離開我的，你哩……你免不了結婚的！……你免不了也和別的人一樣的。』

他問道：『甚麼別的人？』

她答道：『就是那般男子們。』

其後她使用着一種帶恨的樣子將他推開道：『你們都是無恥之徒！』

有一天他們從哲理中談到世界上覺悟的事，她遂說（特爲實驗他的嫉妒或者是制不住那一種強烈披露的需要）以前，在他之前，她曾愛過一個人，『不像你！』她這樣說得很快，並拿她女兒的頭來擔保，這事還留在她心中的。

這少年很相信她，但是便苦苦的問起她來要知道這人是做甚麼的。

『他是一個大佐，朋友。』

這可不是先既說明了那件極可研究的事，同時又拿着這種影響及於一般男子們的誘惑假定把自己擡得很高的嗎？因爲男子們當然賦有好戰的天性，而又慣於來獻這種媚的。

於是這學律的便感覺他的地位很卑賤；他遂渴想着那肩章，勳章，頭銜等等。凡是這些自然可以博得她的歡心的；他因而就疑起她那浪費的習慣來了。

然而愛瑪還把她若干的妄想都咽下了；不會說出來，就如她渴想得有一輛藍色輕車，駕一匹英國馬，一個穿翻邊皮靴的小奴御着，送她到魯昂來的這件事一樣。引起她這私心的就是雨士丹，因他曾要求雇傭到她家裏來做一名小厮；假若不是這缺憾來把每次的幽會之樂減輕一點時，她定然還要增加起那歸程中的苦味的。

往往他們一同說到巴黎，末後她必悄悄說道：『哈！我們在那裏去生活可多麼的好呀！』這少年便輕輕的答道：『我們現在不有了幸福嗎？』一面便拿手去摸她的鬚頭。

她道：『是的，這是真的，我瘋了；快抱吻我！』

她對於她丈夫也爲從來沒有的可愛，又給他做松仁醬，又於晚餐後給他奏幾度回旋舞曲。他遂覺得是人類中最有佳運的人，愛瑪便這樣無憂無慮的過了下去，直至有一晚，她丈夫忽然說道：『是不是那位郎拍赫爾姑娘，她在教授你的工課？』

『是的。』

沙兒遂道：『那嗎，我適才在馬丹李野惹爾家看她。我會向她說起你；她却不認識你。這真是晴天中一個霹靂。但她却自然的道：『哈！自然的，她或許把我的名字忘記了？』

醫生道：『在魯昂或許有幾位郎拍赫爾姑娘都在教授鋼絲琴？』

『也是可能的。』

跟着她便很興奮的道：『我尚有她的收條，拿去！看。』

於是她就走到書案前，翻那抽屜，把些紙張弄得凌亂不堪，末後竟弄得昏頭眩腦的，使得沙兒盡方勸她不要因為這幾張不要緊的收條太為勞神。

她道：『啊我終要把牠們尋出來的。』

果然，到下一個禮拜五，沙兒在收藏衣服的黑屋子裏穿靴子，覺得有一張紙在皮革與襪子的中間，她遂取出來念道：『三個月的工作，今收到各項費用共六十五佛郎。費里西郎拍赫爾，音樂教習。』

『甚麼鬼怪弄到我靴裏來的？』

她解釋道：『定然是從那舊帳簿裏落下來的，因牠正放在攔板簷上。』

從這時以來，她的生活只算是一種謔言的集合，她在這中間把她的愛情彷彿包裹在包袱裏一樣，把牠藏匿起來。

這恰是一種需要，一種奇癖，一種歡欣，若是她說昨天會從街的右邊經過，便應該相信她是從左邊走的。

有一早晨她剛剛走了，仍照平常一樣穿得很單薄的，忽然天就落起雪來；又因沙兒正在窗邊望天氣，忽看見麥歇補爾里西央坐着底哇失的剝壳車要往魯昂去。他便下樓托修道帶一條大圍巾去給馬丹，若他早到紅十字客寓時。於是剛一到了客寓，補爾里西央便問依勇威爾醫生的婦人在那裏。店主人回說她難得到他店裏來。就在這晚，一下在公車裏會着了馬丹波娃利，這教士遂向她談起他的爲難處，其實也未把這事說得如何的重大；因爲他正在讚賞一位說道的教士，這人於那天恰在大教堂裏說了一篇絕妙好詞，使得若干太太

們都奔了去聽。

不管怎樣，他雖是不求究竟，但別的人將來總不會守秘密的。她遂自忖每次還是在紅十字客寓下車的好，以便她村裏的鄉人們看見她在樓梯上免生別的疑心。

然而有一天麥歇萊赫爾却碰見她挽着賴翁的手臂從薄落膩旅館出來；於是她就害怕起來，料他定然要張揚出來。他倒沒有這樣蠢。

只是，三天之後，他便到她房裏來了，把門掩了後遂道：『我要需用銀錢。』她說不能夠給他。萊赫爾遂發了一聲長歎，又引起了她以前的那番和氣。

果然，沙兒所簽的那兩張債券，到現在，愛瑪只付了一張。至於第二張，這商人由於她的請求曾允許換成兩張，並且都一樣換成很長的限期。其後他復在衣袋裏取出了一張尚未清還的欠單，所開的是窗帷，地毯，蒙鋼絃椅的綢料，幾件衣服和各種裝飾用品，所有這些東西的價錢，差不多上二千佛郎。

她遂低了頭，他道：『可是，若你沒有現錢，你還有產業。』

他便指出一所坐落在巴爾倫威爾的破房子，接近阿馬爾的地方，並沒有很大的出息。這房子以前屬於一家小農人，後被波娃利老爹買了過來，萊赫爾完全知道，以至方丈的容積，和隣居的姓名，都知道。

他道：『我麼，若在你的地位上，我便把牠出脫了，並且我還有剩餘的錢哩。』

她所畏難的是不容易尋買主；他遂自承去代尋；但是她却請教怎樣辦理方能賣牠。

他答道：『你沒有代理權嗎？』

這句話一到她耳裏，就如吹了一股涼風似的。

愛瑪道：『把那賬單交給我。』

萊赫爾道：『哦！不算甚麼！』

下一個禮拜他又來了，並自誇費了許多神才尋見了一個郎惹爾人，許久他便打聽起這產業，却未告訴他價值。

她叫道：『不拘甚麼價值！』



反之，還得等一等，來探試一下這漢子。但這件事却要吃一點旅行的辛苦，因為她不能做這樁旅行，他又自承往那地方去，同這個郎惹爾人會面。再一次，他遂通告那買主先付了四千佛郎。

愛瑪對於這消息簡直喜歡昏了。

他又道：『老實說，這就是好價值了。』

她立刻便獲得了一半的數目，但是，當她來結賬時，這商人却向她說道：『我說真話，看見你來安頓這樣一筆大款，倒使我爲難了。』

是時她瞅着那銀行的支票，因就夢想着這兩千佛郎所成就的無盡的幽會。

她訥訥的說道：『怎樣哩！怎樣哩！』

他帶着一副忠厚人的笑容道：『啊！凡人都可以如其所欲的來處置用費的。我豈不知道治家之法嗎？』

他便定睛把她看着，一面在手指上搖着那兩張期券。末了便打開錢摺子在桌上擺出四

張定期支票，每張一千佛郎。

他道：『請都簽了字並且一齊收去罷。』

她便叫了起來，很忘形的。

麥歇萊赫爾涎着臉皮道：『可是，我之所以把這餘剩的兩千佛郎也給了你，豈不是爲給你幫一個大忙嗎？』

於是他就取了一支筆在他賬簿下寫道：『收到馬丹波娃利四千佛郎。』

『誰不放心你呢？既然六個月後你便收得到你房子的尾數，所以我就把這最後的期券給你延期在交款之後好了。』

愛瑪已不甚算得清楚她的賬了，並且耳朵裏好像聽見那金錢把口袋撐破散在她四周地上的聲音一般。末了萊赫爾又解說他有一位好朋友萬撒爾是魯昂的銀行家，可以把這四張支票放去生息，其後即由萬撒爾自己把那實數的剩款給馬丹還來。

可是，本來應該收兩千佛郎，他只拿了一千八百佛郎來給馬丹，因爲朋友萬撒爾（彷彿

是正當的)須先扣去二百佛郎來做中人費和扣頭。(譯者按:此處原文不甚明白,須加幾句說明:原來馬丹波娃利把房子賣掉,先期得了四千佛郎,以二千還萊赫爾的欠帳,二千留爲自己私用;萊赫爾格外討好,把他應收的二千佛郎也拿出來一齊給了馬丹,說權且把欠帳延到收了房子的尾數時再清;不過四千佛郎都是期票,並非現金;萊赫爾又勸她把這四張期票一齊拿到銀行去生利,但是馬丹急需錢用,等不到期滿去取;於是他便先期給她支出二千佛郎來。照銀行公例說,先期支錢的須扣去種種手續費及利益,所以名是二千佛郎而實收只有一千八百佛郎;這便是說馬丹波娃利甘願損失二百佛郎只圖早點得錢用。馬丹收了這筆錢,應該寫一個實收一千八百佛郎的收條,但馬丹不懂其間的玄妙,所以才有下一段的話。)

其後他便懶懶然的念了一張收條道:『你懂得了……在商務中間……有時……請你添上預先收款的日子罷。』

一片空想的天地於是就在愛瑪跟前展了開來。她也很謹慎的存留了一千埃舉,待到前

三張債券到期時就用來清付；但是第四張的錢却花費在禮拜四的屋子中去了，所以債券到了期，沙兒好生不安，只有耐心等着愛瑪回來給他知道何以又會該賬的原故。

她之所以一點不把這帳目告訴他者，就是要體貼他不必費神在家務的煩雜上；她遂坐在他膝頭上，撫摩着他，膩聲的給他算了一長篇不能不買的東西都是賒來的原故。

『你且看看那質料，你便知道這都不算很貴的。』

沙兒想了一想，立刻便到長生不老的萊赫爾那裏去求救，萊赫爾發誓說可以彌縫這些債券，只須麥歇給他簽兩張債券，其間一張是七百佛郎三個月清還的。因為慎重起見，他遂給他母親寫了一封極動人的信去。她並不回信，却親自來了；其時，愛瑪正打算知道他是否在信中提說了一些話。

他回說：『是的，可是她知道那賬目。』

第二天，絕早，愛瑪便跑到萊赫爾家裏去請他另做一張賬單，不要超過一千佛郎；因為若是把那四千佛郎的賬單交出來，便得承認她業已付了三分之二，並且還一定要承認把

不動產賣掉而全由這商人指使的，這事在實際上只有將來才會知道。

但是各樣東西的價值縱然很低，而馬丹波娃利老娘却總覺得太費。

『人家便不能在一條地毯上過麼？何以又要把鋼絃椅的被墊更新呢？在我的時候，每家只有一張鋼絃椅，爲那有年紀的人而設，——卽在我母親家裏也如此，她真是一位忠厚女人，我敢斷言。——多少人，都有不得錢的！我是很自愧像你們這樣的愛好！可是，我哩，老了，所以我得舒服一點……這還說甚麼！還說甚麼哩，又愛裝飾，又愛奢華，兩個佛郎一碼的綢子拿來做衣服裏子……不知十個蘇，乃至八個蘇一碼的綿紗還不是很可用的。』

愛瑪仰坐在二人交談的椅上，沈靜不過的辯道：『哈馬丹，够了！够了！……』

那一個還繼續着來告戒她，且預言他們要進卑田院去的。到底，這都是波娃利的錯處，幸而他已答應把代理權取消……

『怎麼！』

那忠厚女人說道：『哈！他給我發誓取消了。』

愛瑪便打開窗子呼喚沙兒，這可憐的少年沒奈何只好承認那句話是他母親逼出來的。愛瑪便走了，很快的又回來，極正經的遞了一大捲紙給她。

那老婦人道：『我很多謝。』

於是她便把代理權證書丟在火裏。

愛瑪只是銳聲的大笑，笑得很利害，並且不停止；她又犯了神經病了。

沙兒叫道：『哈！上帝！哈！你也做錯了！你把她弄成了這個樣子……』

他母親把肩頭一聳，只說這不過是應有的舉動。

但沙兒第一次叛亂了，竟保護起他的婦人來，因此馬丹波娃利老娘便決意起身。第二天便走了，正到門限邊，因為他還強勉在挽留她，她便道：『不，不，你愛她比我利害，你有理由，這倒是在律例中的。其實，不幸得很！你瞧着罷……好生保重……因為我不再來，如你所說的，把她弄成這個樣子了。』

沙兒當着愛瑪的面好生的躊躇，愛瑪却並不把她因為失了信用而藏於心中的怨恨掩

飾下去；當然在使她允許來恢復那代理權之先還得費若干的哀懇，甚至他還親自伴着她到威廉曼家請他另辦一張證書，和頭一張一樣。

律師道：『我懂得的，一位研究科學的男子自不能經受那實際生活之煩難的。』

於是沙兒便由這佞人的言詞自慰了好些，因為這佞人恰用了一種恭維高等事業的話迎合上了他的弱點。

後一個禮拜四日，在旅館中，同着賴翁在他們的房間裏，可多麼的放蕩！她又笑，又哭，又歌，又舞，又叫人送些半冰的飲料上樓來，又決意來抽紙烟，他覺得她狂蕩無匹，但仍然是可愛而高超的。

他不知道是她人格上那一種反動力將她簇擁着趨向這種生活的享受上來。她已變成了愛生氣的好吃的，縱慾的人了；並且她還同他在街上散步，昂着頭，一無所畏的，她說她甘心要自累。但是愛瑪有時想着若忽然碰見了羅多爾服時，却也很戰慄的；因為，縱然他們是永久分離了，彷彿她尚不會完全脫了他的羈絆。

有一夜，她竟不會回依爾威爾。沙兒便沒了主意，並且小白爾特，沒有媽媽，便不欲睡，哭得胸口都要破裂了。雨士丹時時跑到大路上，麥歇何麥也離開了他的藥店。

末後到十一點鐘，忍不住了，沙兒便駕上他的剝壳車，跳上去，鞭起他的牲口，早晨兩點鐘時便到了紅十字客寓。却沒有人。他尋思那學律的或者看見她；但他却住在那裏呢？幸而沙兒想起了他師傅的地址。他便奔了去。

晨光已開始出現了。他辨得出門上的招牌；便敲起門來。門並不會開，只有一個人高聲答應他問的話，一面惡聲咒罵這般在夜間來擾人的人。

學律的人所住的房子又沒有門鈴，又沒有門槌，又沒有看門人。沙兒便用拳頭在門板上插着。一個警察打從那裏走過；於是他生了畏心，便走開了。

他自言自語道：『我真瘋了；自然是人家請她到麥歇羅爾莫家裏用晚餐去了。』  
但羅爾莫家已不在魯昂。

『她或者留着看護馬丹底布乃依去了。哈！馬丹底布乃依已死了十個月……然則她在



那裏呢？」

他忽然得了一個思想，便到咖啡店要了一本年鑑；趕快的就尋出郎拍赫爾姑娘的地址，她住在製革街七十四號。

他剛剛走入這街，愛瑪便在街的那端出來；他立刻就摟着她，也不及和她接吻，便叫道：『昨天，誰留住了你？』

『我病了。』

『甚麼病？……在何處？……怎樣的？……』

她便把手撫着額頭，答道：『在郎拍赫爾姑娘家。』

『我已經猜定了！所以我正往她家去。』

愛瑪道：『哦！用不着去。她剛剛出了門了；但是，以後再來，你靜一靜罷。我不是自由人了，你可懂得，我那里知道稍爲遲一點便把你亂到這樣。』

這便是一種預許的態度，意思說她要逃便逃，並沒有甚麼拘束的。因此她便趁勢隨意自

由起來。當她渴想要見賴翁時，隨便借故便走了，因為這一天他不曾等候她，她遂到他辦公室來尋他。

前幾次這真是大幸福；但不久他便說出真話，告訴她：他的師傅很討厭這種耽擱的。

她道：『算了罷來啊！』

於是他就逃了出來。

她很願意他通身穿着黑色衣服，把下頷上的鬍子讓他長一點出來，和魯意第十三的肖像一樣。她又決意要認識他的居室，覺得這居室太平常；他通紅了臉，她也不管，跟着便勸他去買幾幅窗帷和她的一樣，因為他說到費用上，她便含笑說道：『哈哈！你要體貼你那小埃舉麼！』

每一次，賴翁當然要將前次私會後的行為報告她的。她便要求那些詩，那些爲她而作的詩，一種特爲她而作的愛情之叶；他只能做一句詩，再也拈不出第二句的韻來，於是結果他就在一種精裝本上抄一些十四行的舊詩。

這並非爲的虛榮，惟一的目的只在博她的歡心。他毫不與她的思想爭辯；凡她的怪脾氣他都容忍了；與其說他是他的外婦，無甯說她是她的外婦。她有種種勾引他靈魂的溫柔話和接吻。她是從何處學得這些蕩行的，並因爲極力做得深切而矯詐，差不多便成了自然的行爲？

## (六)

賴翁屢次旅行來看她時，往往都在藥劑師家裏用晚餐，因爲禮節上，輪到他來請藥劑師時，他自信是沒奈何了。

麥歇何麥回說：『極願意的！況且我也應當振作一下，因爲我在這裏已經生厭極了。我們一定往戲園去，一定往大餐館去，我們一定去幹些瘋狂的事！』

馬丹何麥被他所提議去幹的危險駭壞了，便溫柔的悄悄說道：『哈！好友！』

『算了，又有甚麼？你覺得我在這藥料的惡氣味中還不會把我的健康糟蹋够麼？你瞧，到底底是婦人們的性質；她們總是嫉妒科學，並且反對別人做那有益於衛生的消遣。不管怎樣，

你總等着我，就這幾天裏我總會到魯昂來的，於是我們就一同跳往摩納哥去。（註五）

（註五）摩納哥 Monacos 是法國南邊濱着地中海的一個小公國，出了名以賭博爲生的地方，此處借用的意思，便說是往賭博場去。

以前，這開藥店的還把此種表現藏諸心中；可是現在却變得很放蕩而且巴黎式了，即是說他這些都是覺得最合口味的行爲，也和他女隣居馬丹波娃利一樣，他還好奇的向學律的問詢京都的風俗，乃至說出許多隱語來自眩……是紳士們，他說 *turne*（窮人之屋），*Parzar*（衣服，動產），*chicard*（漂亮話），*chicandard*（很漂亮），*Breda-street*（初涉世之輕佻婦女的地方），此外還說了一句 *Je me la casse*，便是說：「我去了」。

於是禮拜四這一天，愛瑪好生驚奇在金獅客寓裏竟碰見了麥歇何麥穿着旅行衣服，即是說身上披了一件舊外套，人家竟不認識他了，他一手提了一個皮包，一手挽着家裏爰腳的東西。他從不會把他的計畫告訴一個人，因他總害怕他不在家時便會使得衆人都不安。不消說自是他已過的少年光陰又重新看見的思想將他激動了，因他沿途並不會住過

口；其後，剛剛一到，他便急忙的跳下車子跑去尋找賴翁；學律的枉自和他爭辯，而麥歇何麥終把他挽向羅爾底大咖啡店而去，並且他昂然走入，帽子也不脫，在一個公共地方十足的顯出他那鄉氣來。

愛瑪把賴翁等至三刻鐘之久。又往他辦公室跑了一趟，於是，她便胡亂推測起來，抱怨他冷淡，並又自責太薄弱了，這一下午她的額頭都膠貼在玻璃窗上的。

直到兩點鐘，他們還彼此相向着在用餐哩。那大廳子已空了；那通烟管做成棕樹樣子的火爐在白天花板上映着牠金黃的火焰；傍着他們，在玻璃窗之外，便是正盛的火陽，噴水池中小水花在大理石水池裏潺湲作響，在水芹菜和天門冬中間三隻醉麻的海蝦長伸着觸及幾隻肋骨疊肋骨的鵝鶉。

何麥高興極了。縱然醉心於這種奢侈比醉心於那種好食品還凶，但波馬爾酒却把他的靈機激發了一點，及至燒酒炒蛋端上來時，他便對於婦人們發出了許多不道德的理論來。把他勾引到這種意思上來的就是那「漂亮」兩字。他贊美一般裝束雅緻的女人還須起居

在一間陳設極好的房子中，至於說到身體上的美，也和他並不嗔恨美肴的一樣。

賴翁很狼狽的望着時鐘。開藥店的倒又喝又吃又說的。

他忽然的說道：『你當然是羈絆在魯昂了。實則你的愛神住得並不甚遠。』

因為那一個通紅了臉。

『啊，老實點罷！你能够否認那愛神不在依勇威爾嗎？……』

這少年便訥訥的說道：『在馬丹波娃利家裏，你不恭維嗎？……』

『是誰？』

『那女僕！』

他便不再說笑了；但是，他只管被虛榮將他弄得正經起來，賴翁却任他去裝正經，偏偏說了許多。並且說他只愛那般顏色微棕的婦女們。

藥劑師道：『我可以贊成你：她們都賦有很好的體質。』

於是他便湊着他朋友的耳朵，指示了許多朕兆，在這朕兆之中，人家便可以知道那賦有

好體質的婦人。他甚至走出題外講起人類學來：德國女人是輕浮的，法國女人是放蕩的，意國女人是縱淫的。

學律的問道：『黑種女人呢？』

何麥道：『這倒是有藝術嗜好的——堂信！兩個半盃咖啡！』

末後那學律的便忍不住了說道：『我們走了嗎？』

『Yes』（英文的是字。）

但是在他走之前，他還打算見見咖啡店主人，並給他祝福。

當這少年推脫說他還有事，要脫身走時。

何麥道：『我送你走！』

便同着這少年一路走了許多街，又說到他的婦人，說到他的孩子們，說到他們的將來以及他的藥店，說那藥店以前是何等的不好，自經他改良後便興旺了。

走到薄落膩旅館門前，賴翁便突的離開了他，奔上樓梯，看見他的情婦正好生驚惶的在

那裏。

一說到藥劑的名字，她便嗔怒起來。然而他却很有理由；並不是他的錯處；她不知道何麥嗎？她果相信他是甘心陪伴他的嗎？但她却轉過身去；他挽住她；把她壓在膝頭上，用兩臂將她身體撲住，在一種充滿情慾和哀懇的難堪樣子中。

她仍挺身立着；那一雙動怒的大眼非常之正經的將他瞅着，差不多是一種極駭人的樣子。跟着淚珠便把眼睛蒙住了，玫瑰色的眼簾也垂了下去，她便放下她的手，賴翁正捧在口邊，一個僕人走了來，說麥歇有人等着你在。

她道：『你就轉來嗎？』

『是的。』

『但是甚麼時候？』

『立刻。』

藥劑師一望見賴翁便道：『這簡直是一個取巧的小人。我很願打斷你這次的拜候，我覺』



得這事於你很不好。走到補里都家去喝一盃健胃水去。」

賴翁發誓說他應該回辦公室去了。於是藥劑師便把那些廢紙和律書拿來取笑道：「且把舉惹士和北爾多爾放鬆一點罷，甚麼要緊，誰把你拘束着在？應該做一個正直人啊！到補里都家去；你一定可以看見他的狗。這是很奇怪的事！」

因為學律的仍堅持着不走。

『我也和你一道往辦公室去罷。我讀着報紙等你，或者翻閱着律書。』

賴翁早被愛瑪的忿怒，何麥的囉唆，或者還有午餐的飽脹，弄麻木了的，於是便遲疑不定起來，因為又在藥劑師的引誘之下，他尙連連在說道：『到補里都家去罷！只有兩步遠，馬兒巴呂街。』

於是，由於疏忽，由於愚懦，由於這種常將我們拖向那最不同情的地位上去的不可名狀之感情，所以他便任人引到補里都家來；他們碰着他正在小院之中，監督着三個孩子氣喘吁吁的在轉那機器的輪子。造色爾慈水。何麥給了他們多少指教；又抱吻了補里都；大家遂

喝起健胃水來。賴翁有二十次要打算走了；但那一個總用手臂把他挽住向他道：『稍等一會！我便走了。我們再一同到魯昂之探海燈去看看那般麥歇。我可以把你介紹給都馬散。』然而他終於擺脫了，便一跳的跑到旅館。愛瑪業已不在那里。

她剛剛走了，很發氣的。她現在竟憎惡起他來。這種在幽會之中失信的事她看來好像是很受辱的，並且他還尋出了許多的理由來離開賴翁：他一點豪氣也沒有，又薄弱，又庸俗，比一個婦人還軟，況且又慳吝又膽小。

後來，安靜了一點，她才覺得是她冤誣了他。不過爲我們所愛之人們的侮辱常常會將我們分開一點的。慎勿去摸偶像：泥金終會留在手上的。

他們又常常在他們的愛情上重談起許多冷淡的事情來了；在愛瑪寄他的信中，只是些花，詩，月，星的問題，這是一種薄弱愛情的天真泉源，用着牠便可以強強勉勉來復活那外表的動力。她不斷的希望在她下一次的旅行中可以得到一種深切的福樂；然而她咀嚼起來總覺得沒有甚麼出奇的地方。不過這缺憾却很快的就在一種新希望之下彌縫了，於是愛

嗎又極其動情極其貪慾的向他走來。她總是很撩亂的把衣服脫了，抽去她纏腰褶的細帶子，那帶子遂在她腰間噉的響着彷彿一條水蛇倏然的便滑過去了一般。她又跼着她赤腳的脚尖走去把房門看了一次是不是關好了，跟着只一下便把全身的衣服卸去——於是，臉色慘白，一言不發，很正經的帶着一種寒戰倒在他懷中。

然而在那冷汗蓋滿的額頭上，喋喋不休的嘴唇間，愴恍迷離的眼珠中，手臂勾連的摟抱內，都不免有一些過甚的，模糊的，悲哀的現象，在賴翁看來，這種現象彷彿突然插在中間，特爲來分開他們的一般。

他雖不敢去問她；但那不同的地方却顯而易見，他自己心內說，她當然是從種種痛苦和快樂中間經驗過來的了。這個以前令他迷戀的人現在却有點令他生長。況且他還要反抗那一天比一天大的吸收他人格的力量。他很不願意愛瑪永遠把持着這種勝利。甚至他還努力的不去親熱她；其後，一聽見她橐橐的靴聲，他就覺得討厭了，好像大醉的人看見烈酒似的。

這倒是真的，她對於他總是處處留心，從桌子上的整理直到他衣服的美觀，和眼光中的倦態。她常在懷中從依勇威爾帶了些玫瑰花來，擲在他的臉上，又很爲他的健康挂慮，又對於他的行爲上給了他許多規諫，她又在他頸項上挂一副聖母像的銀牌，希望天神也參加進來，以便永遠保守着他。她還好像那嚴正的母親一般，常常探問他那般同伴，她對他道：『不要去瞅睬他們，不要出去，只想着我們愛我！』

她並打算能够把他的生活也管理着，很想叫人在街中去追隨着他。旅館旁有一種遊蕩子，他們都可以被旅客雇用不會拒絕的……可是她的自尊心却不答應。

『哈！不幸！他應該負我的，我有甚麼方法！我能够守得住他嗎？』

有一天他們分手得很早，她獨自一人從大街上回去，因而就望見她從前所進的那所修道院的圍牆；於是她就坐在榆樹陰下一張凳子上。這時候多麼的安靜！因爲她正在渴想她照着書本而努力設想的那種戀愛中不可磨滅的感情在。

凡是她新婚前幾月的光陰，騎馬在森林中散步的事迹，跳回旋舞的子爵，納加爾底的歌

喉，形形色色都在她眼前重展出來……而賴翁的影子也忽然現出和別的那些人在一樣的遠處。

她自言自語道：『但是我愛他！』

不管怎樣！她不是有幸福的，她從前也決不會有過幸福。這種不滿足的生活，這種爲她所支持的一瞬即過的腐敗事，是從何處來的？世間若果有這樣一個強而美的生物，一片充滿強熱與秀美的壯麗地方，一顆安琪兒似的詩人之心，以及那扣着銅絃的古瑟向天鳴出那悲哀的小詩，但她何必竟不能偶然的覺得呢？啊！真個不能，況且，沒有一件東西是值得那探討之辛苦的；萬事都沒有真的笑！中便藏有厭倦的呵欠，快樂中便藏有咒罵，所有的歡愉皆有牠寡味的地方，而且最佳的接吻也只在你們唇上遺留一種不能實現之最高快樂的慾望罷了。

一種金屬的聲音在空中響亮起來，原來是修道院的鐘聲敲了四下。四點鐘了！然而她在凳上却以爲坐了許久許久。但是那一種無涯涘的情慾仍可保存上一分鐘就如一大羣人

之擁擠在一片小宇宙中一樣。

愛瑪只注意着她一個人的事來過活，其不操心銀錢比一個奧國王妃還利害些。

然而有一次，一個舉動遲鈍，赭顏禿髮的男子卻到她家裏來了，自言是麥歇萬撒爾由魯昂遣來的。他把那綠色長外套的袋子上鎖着的一根撒針抽去，插在袖上，恭恭敬敬遞過一張紙來。

這就是她簽字的七百佛郎的債券，雖然萊赫爾只管擔保，却已過渡給了萬撒爾了。

她便把她的女僕遣到他家去。他不能來。

於時那不知姓名的人站在那裏，拿起他好奇的眼光從那棕色睫毛下左顧右盼的，並買貿然的說道：『怎樣的回答給麥歇萬撒爾帶回去？』

愛瑪答道：『這樣好了，告訴他……我現在還不起……下一禮拜商量……請他等一下……是的，下一禮拜。』

那個男子不哼一聲便走了。

但是次日正午她却接了一封否認書，並且那印花紙上一連蓋了好幾顆大字圖章：『公證人阿杭，比洗的傳達吏，』很是使她吃驚，於是她便跑到綢緞商的家裏來。

她在店裏尋見他，正忙着在綢緞一個包裹。

他便道：『請呀附！我敬聽你的命令。』

萊赫爾一面就丟下他的事情，本有一個大約十三歲，微微有點駝背的年輕女子幫助他的，這女子又是店夥又是廚娘。

於是，店子地板上一陣木屐聲響，他遂在馬丹前頭走上第一層樓，將她引入一間窄小的辦事室來，一張松木寫字桌上放了幾本帳簿，却用一根上鎖的鐵杖欄着的。牆側，一些花布殘片下，看得見一具保險櫃，如此其大，當然除了銀票外還放有一些別的東西。果然麥歇萊赫爾是預備來放抵押品的，馬丹波娃利的金鍊，和可憐特里野老爹的耳環就放在這裏，特里野老爹到底迫不得已只好把咖啡店賣了，在乾岡波娃克斯買了一所貨色不多的雜貨店，便因為感冒病就在比他臉色還黃得好一點的燭台中間死去了。

萊赫爾坐在他那張草墊鋼絨椅上說道：『又有甚麼新事情呢？』

『你瞧。』

於是她就在那債券拿了出來。

『好罷，我何能爲呢？』

她很忿怒，便說起他從前說過的話，不將這債券傳出去；他本來同了意的。

『但是我很受逼迫，彷彿刀已架在我頸項上了。』

她道：『現在，到跟前的是甚麼呢？』

『啊！這却簡單：一張官廳的判決書，其次便是查抄……真不幸！』

愛瑪強忍住不要去打他。只譎然的請教他，有沒有安整麥歇萬撒爾的方法。

『好容易，不錯！安整萬撒爾；你不大知道他；他比亞刺伯人還要橫蠻些。』

但麥歇萊赫爾當然是脫不了干係的。

『聽我說！直到現在，彷彿我對於你已很不壞了。』



於是便打開他的帳簿道：『瞧呀！』

又用指頭指着紙面上道：『我們來瞧……我們來瞧……八月三日，二百佛郎……六月十七日，一百五十佛郎……三月二十三日，四十六佛郎……四月……』

他便住了口，彷彿害怕做出了些糊塗事情一樣。

『我並不會說到麥歇簽字的債券，一張七百佛郎，一張三百佛郎！至於你那點小扣頭和利息，却不够得很，人也弄糊塗了。我不能再來干與！』

她遂哭了起來，她竟這樣的喚他做：『她的好麥歇萊赫爾。』但他却總歸答於這個『大番狗萬撒爾』。況且，他一個生丁也沒有，（譯者按：法幣一佛郎值一百生丁，生丁猶我國之鵝眼小銅錢，今但存其名，銅幣單位以值五生丁者為準，一銅幣謂之一蘇。）現在沒有一個人還他的錢，大家都在他背上吃他的羊毛，像他這樣的窮店主簡直不能在事前幹一點事的。

愛瑪住了口；於是麥歇萊赫爾便咬着他的筆管，自然是因為她的沈默而發生了不安，所

以他才說道：『至少，如果在這些日子內我收得着幾筆賬時……我就可以……』

她道：『實則，自從那巴爾倫威爾的尾數……』

『怎麼樣？』

於是一聽說郎惹爾人還不會付款，他又驚了一跳。跟着，便柔聲的說道：『我們同意了，你說？』

『啊！只要你願意！』

因而，他便閉着眼睛想了一想，又畫出幾個數字，並說他好生辛苦，又說事情是危險的，又說須要費他一些心血。他遂念着寫了四張債券，每張二百五十一佛郎，付款期都相間一個月。

『只須萬撒爾願意等我！其實，說老實話，我也並不拖延他，我圓活得同平果一樣的。』

其後他又有意無意的取出幾件新鮮貨件來，但是照他的意思說來，這些東西都沒有是一件值得馬丹買的。

『我早想來這等一件只值七個蘇一碼的衣料，並要保證是好顏色！然而一般人却都輕』

「信這是對的！也沒有人告訴他們說就是這樣的東西，請你想一想，他們向着別的人還要把這東西說得多麼的公道。」

其後他又招呼着她，特爲拿出三尺細紗，是他新近才在「拍賣場」得到的，來給她看。

萊赫爾道：「可體面麼！現在大家都常用牠，比如蓋鋼絃椅靠枕的就是這東西。」

於是，比一個騙子還利害，即刻就用藍紙把這細紗裹了，並放在愛瑪的手中。」

「至少，我也要知道……？」

他背過身去道：「哈，將來再說。」

一到夜間，她便逼着波娃利寫信給他母親，叫她把遺產的尾數急速給他們掃寄來。她婆婆却回說一點沒有清產的事已結束了，除了巴爾倫威爾的房子外，給他們餘的只有六百鎊的年金，卽是她特爲他們留的。

於是馬丹便把賬單向兩三處顧主家裏送去，不久這方法使用開了，都得了成功。她常常注意的總在信後加一筆道：「請不要向我丈夫說，你是知道他多麼自愛的……原諒我……」

『你的忠僕……』有些催索的事，她都阻住了。

因為要用錢，她便把她的舊手套，她的舊帽子，舊鐵器都翻出來變賣了；並且她講起價錢來很貪心的——她鄉間女人的血只將她向利益上簇擁而去。其後，她每到城裏去時，又販賣了些古玩，自然麥歇萊赫爾又拿些別的東西來把她的錢換了去。她買了幾隻駝鳥翎，一些中國磁器，和幾口衣箱；便是菲里西德的錢，馬丹賴弗郎沙的錢，紅十字客寓女主人的錢，衆人的錢，無論甚麼地方的錢，她都借來用了。巴爾倫威爾的錢來後，她只付清了兩張債券，別的一千五百佛郎却拖欠下了。她又借入了些新債，並且常常如此。

倒是真的，有時她也強勉來算一算，但她一發見了這些過費的事，她總不相信。於是她又開始浪費了起來，很快的便糊塗了，一切放下，再也不去想牠。

現在，家裏的現象好生愁慘了！大家都看得見那般賣東西的人帶着怒色出來。廚下火爐上也拖起手巾來了；並且小白爾特穿着馬丹何麥的大絨線鞋，襪子也破了。若是沙兒偶然問一句，她便極粗魯的答應並不是她的過錯。

何以這樣發氣呢？他講解出來總是因為她那老神經病；並且總自責是由於他太沒用的原故，她又自怨太私心了，很想跑去抱吻她。

他却自言自語道：『啊！不必，我又要惹她討厭的！』

於是他便止住不動。

晚餐後，他多半一個人在花園裏散步；或是把小白爾特抱在膝頭上，展開他醫學日報，試着教她來讀。小孩子從不會研究過的，不多時便張開那愁苦的大眼睛哭了起來。於是他又安慰她；去給她取些水在灌花壺中把沙上沖成幾道小溝，或是砍幾枝冬青樹枝來種在花壇上做樹林，花園也變了，到處都長着豐草；因為萊士底補搭的工錢已欠了多日！跟着孩子冷起來了便問她的媽媽。

沙兒道：『去喚你的女僕罷。你知道的，我的小人兒，你媽媽很不喜歡人去擾她的。』

此刻已是秋初，樹葉紛紛的落了。

『如此竟是兩年，她都在病中——甚麼時候才得好呀……』於是他又閒步起來，把兩

手翳在背上。

馬丹是獨自一人在她的房裏。也沒有人上樓去。她長日都停佇在那裏，麻木不仁的，薄薄穿一身衣服，並且時時焚着她在魯昂一家阿爾及爾人店內買來的土耳其宮中御用的香料。因爲不願在夜間看見她身邊這個熟睡的男子橫躺着，末後居然做着怪模樣把他逐到第二層樓上去了；於是她就徹夜的讀起那些狂放的書來，書上很有些奇奇怪怪與夫血迹模糊的圖畫。往往把她駭得大叫，沙兒一聽見便急忙跑了來。

她却說道：『哈！滾開！』

有幾次，因爲情焰大熾，引起了淫思，氣也緊了，心也跳了，想得很，她遂打開窗子，呼吸那清冷的空氣，又把她豐盛的頭髮散在風中，並瞅着明星，希望那富而且貴的愛情。她懷想着他，懷想着賴翁。於是她便把甚麼心情都用在最近幾次的幽會上，這幾度幽會真把她壓足了。這正是幾天大節日。她很想把這幾天熱鬧一下！當他不能獨自擔負這費用時，她遂將餘數補足，差不多每次的餘數俱是她擔任了。他會試着使她明白他們若是移到別的廉價旅

館去也一樣的好；但是她總有些異議。

有一天，她從包袱中取出了六根鍍銀的小羹匙（這是魯阿爾老爹在婚禮中給她的贈品），請他即刻就爲她拿往當舖去；賴翁當然是遵命的，縱然這種行爲是他所不喜歡的。他很害怕自累。

其後一想到這件事上，他便覺得他情婦的行爲太怪了，別人之所以打算把他分開來或者沒有錯誤。

果然，有一個人會給他母親送了一封匿名信去，告訴她說他同着一個有夫之婦墮落了；於是這忠厚的太太立刻便似乎看見了家庭中永劫不變的災害，即是說那個不知名的惡物，妖婦，精怪，竟悍然據住在愛情的深處了，便寫了一封信給底波喀日先生，就是他的師傅，請他特別來干涉這件事。他遂把他叫去告戒了三刻鐘，一心要提醒他，警告他那禍患。這樣一種風流事將來定會把他的事業弄壞的。他便求他把關係打斷，他縱然不爲他一己的利益而犧牲，至少也應犧牲了來爲他，爲底波喀日！

末後賴翁便發誓不再見愛瑪；但他却又自責不能踐言，因他估量這婦人仍可用她的妖媚，用她的議論來牽動他，還不必算同伴們早晨圍着火爐所說的那些譏笑話。況且他將昇到頭等學徒：這就是應該守規矩的時候。須得把詩情，把衝動的情感，把妄想，一例拋棄了才對的——因為凡是紳士們在他少年熱氣中，終有一天，一分鐘，要自信有那廣大情慾，高尚清談的。最平常的蕩子誰不夢想土耳其的皇后；每個律師的心中，也藏有一點詩人之餘唾在的。

現在每當愛瑪忽然在他懷中啼哭時，他竟厭煩了；於是他的心，也和那般只能忍受音樂分量的人們一樣，便在這愛情的喧囂中冷冷然假寐着了，對於這樣的愛情，他已分辨不出那細膩的性質。

他們彼此都深知各有那種占有慾的驚詫，就是百倍起快樂的占有慾。於是她也厭倦起他來，一如他之疲於應命的一樣。愛瑪又在這不貞中間重嘗着了那正式婚姻平淡無奇的趣味。



但怎樣才可以來擺脫呢？其後，她縱然覺得是被一種如此卑劣的幸福糟蹋了，但她終於因爲習慣，因爲敗行而堅持着不動；並且，她還逐日的加勁去奮興，把那打算弄來極大的福樂都消耗盡了。她抱怨願翁孤負了她的希望，彷彿他已背叛了她似的；甚至希望一種禍害來把他們分開，既然她沒有勇氣來自決。

她仍不斷的在寫那些情書，因她根據着這種思想，以爲一個婦人是應該常和她情人寫信的。

不過寫的時候，她却擬想着另外一個男子，一個幽靈在，以便引起她最熱烈的記憶，最美的詞語，最强的渴望；末了這虛想的人居然變得如此其真，如此其親切了，不過她只管歎賞得心動，却總不能清清楚楚的想像出來，如同揣想一尊天神似的，總覺得他是消沈在他那種種象徵之下的。這人是居住在白色地方，其間有懸在遊欄上的綢梯，在花香之下，在月色之中。她似乎覺得他挨近了她的身邊，走來了，在一次接吻中竟將她全體都劫去了。跟着她又仰身跌了下來，粉碎了；這因爲她那模糊的愛情傾向把她疲勞得比最利害的色慾還

猛。

現在她才感覺了一種不斷的、普遍的痛楚。常常如此愛瑪一接着那期票，那印花紙，總是看一看了事。她很願意不再生活，或者長眠不醒了罷。

聖狂節的一天，她不會回依勇威爾；那夜她到假裝跳舞場去了。她穿着絨邊褲子，紅色襪子，戴着結辮的假髮，耳朵上垂着一個燈球。在雙管喇叭的裂帛聲中，她跳了一夜；大家都繞着她拉了個圈子；及至在五六個戴假面具的人中看見晨光已照着了戲園的列柱方罷，這五六個人都是賴翁的同伴，也有扮作力夫的，也有扮作水手的，都說吃早湯去。

左近的咖啡店都坐滿了。他們便注意碼頭上幾家最平常中的一家餐館，店主人給他們在第四層樓上開了一間小房子。

男子們都悄悄的在屋角上低語，自然是在商量用費。其間有一個是學律的，兩個醫學生，一個店夥。對於她這是一種甚麼團體呀，至於婦人們，在她們聲浪中聽來，愛瑪立刻就覺得差不多都是最下等的女人。她於是便害怕起來，把她的椅子挪向後面並垂下她的眼睛。

別的人都動手吃喝起來，她不會吃；她額頭上火燒，眼皮像釘有釘子似的，肌膚冰冷。她覺得跳舞場的地板是在她腦筋裏，地板上還有幾千跳舞的脚在那裏押着音韻的蹣跚哩。其後，她周圍都是那烈酒的氣味和紙烟的烟霧。她遂昏暈了；大家便將她抬到窗子跟前。

陽光漸漸起來了，一團朱紅色的大跡印已在聖加特里倫山那方青白色的天上長大了。青灰色的江流在風中漸漸的流着；橋上還沒有一個人；街燈已熄滅了。

她復蘇了，便想及白爾特，這孩子正睡在那邊女僕的房裏。但此時一輛重車滿載着挺長的鐵條剛剛走過，一派金屬品的顫聲直撼着牆壁。

她猛的便避了出來，脫了她的假裝衣服，向賴翁說她該回去了，末後她便獨自留在薄落旅館中。形形色色的事以及她自身都合她難堪。她極欲逃走得和一隻鳥兒相似，逃到一片地方，極遠極遠的，在那潔白無垢的宇宙間去返老還童。

她出了旅館，穿過大街，以及高盧人場和附郭一帶，直到一條豁然開朗臨着許多花園的大街上。她走得很快，空氣方把她平貼了一點；於是漸漸的那羣衆的面孔，假面具，跳舞，燈球，

早湯，這般婦人們，才都輕烟似的消滅了。其後便來到紅十字客寓，倒在她的床上，在第二層的一間小房子裏，就是有萊爾塔圖畫的地方。到下午四點鐘，以維爾才喚醒了她。

一面到她家裏，菲里西德便從時鐘後取出一張灰色紙來遞給她。她念道：『按照公牘，按照裁判執行事……』

甚麼裁判？原來頭一天裏人家會給她送了一張別樣的紙來，她不知道，所以她便很驚訝。下面這些字：『由於國王，由於法律，並由於正誼，命令馬丹波娃利……』

於是跳了幾行，她便看見：『限期在二十四點鐘內。』——甚麼事？『付出總數八千佛郎。』同一紙上，在下面就是：『渠當因訴訟事而受拘束，並實行查抄其動產及實物。』

怎樣辦？……二十四點鐘就是明天呀！她尋思起來，定然是萊赫爾恐駭她的，因為她看破了他那些舉動，看破了他那和氣的面目了。令他稍稍放心的便是那名過其實的數目。

可是，得力的實，得力不要付錢，得力借貸，得力簽寫債券，末後又得力在換新券，並且每一次新限期必又多延長一點，所以結局她才為麥歇萊赫爾預備了一筆資本，就是他為那投

機事業等得不耐煩的資本。

她帶着一種雍容的氣度走到他家裏來。

『你知道我接了一件甚麼？這自然是一件頑笑事來！』

『不是。』

『是甚麼？』

他遂緩緩回過身來，並抄着兩臂向她說道：『我的小奶奶，你以為一直到世界窮光時，因為上帝的情分，我總是你的供應人和銀行家麼？我也該收回我的墊款了，我們須要公道點呀！』

她遂爭論起那債額來。

『哈！不幸！官廳是知道的！自有裁判！人家自會和你解釋的！況且這不是我，這是萬撒爾。』

『你就不能嗎……？』

『啊！絲毫不能。』

『不過……然而……我們評評理。』

於是她就說出了多少道理；她甚麼都不明白了……這真是令人驚絕的事。

萊赫爾滑稽的行着敬禮道：『誰的錯呢？……至於我，只是同黑奴一樣給人燒火罷了。你可過了多少好時光。』

『哈！太不道德！』

他解說道：『這並無妨礙的。』

她也乏了，便哀求他，甚至把她那又白又長的體面的手搭在那商人的膝上。

『放開我罷！人家要說你打算來迷惑我哩！』

她叫道：『你真是一個光棍！』

他笑着道：『哦！哦！因為你已經走到這田地上來了！』

『我要使人知道你是甚麼樣的人。我要告訴我的丈夫去……』

『那嗎，我也有點東西交給你丈夫！』

於是萊赫爾就在保險櫃中取出一張一千八百佛郎的收條，就是她曾經給他的那張萬撒爾打了預支扣頭的東西。

他並說道：『你以為就不懂得你的小把戲嗎，那位可憐的親愛男子？』

她駭着了，比她所受的這種不虞之災還令她喪氣。他哩，只是從窗子跟前到寫字桌邊徘徊着，並一面說道：『哈！我一定交給他……我一定交給他……』

繼後，他又走到她身邊，柔聲的說道：『這不是頑意事，我深知道的；一句話說完，沒有一個人會因此而死的，而且，既然只有一個方法，便是還我的錢……』

愛瑪絞着她兩臂道：『但是，我那裏去尋錢呢？』

『罷喇！只要人家像你一樣有那麼多的朋友時！』

於是他遂拿起一種極伶俐，極可怕的样子把她瞪着，她便連五臟都打起戰來。

她道：『我答應你，我簽字……』

『我已經够了，你的簽字！』

『我再賣……!』

他聳了聳肩頭道：『算了罷!你甚麼都沒有了。』

並且他還向着店裏一個打開的小孔中叫道：『亞乃特!不要忘記了第十四號的三張票子。』

那女僕便走了來;愛瑪懂得了,只要求『把訴訟停了,當然付點錢。』

『太遲了!』

『但是,若果我給你送幾千佛郎來,或是總數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差不多就是全數呢?』

『哈!不能,沒有益處的!』

他輕輕把她向樓梯口上推去。

『我求你,麥歇萊赫爾,緩幾天!』

她遂哭了起來。

『算了,好啊!眼淚!』



『你真把我弄得太狼狽了！』

他一面關門，一面說道：『干我甚麼事！』

(七)

次日，當傳達吏阿郎帶着兩個公證人到她家裏來執行查抄時，她還強忍得住。

他們從沙兒的辦事室動起手，只有那具解剖蠟人頭被看做似是他職業中的器具，不曾註冊；但他們一到廚房裏，凡是盤子，小鍋，椅子，燭台，到了寢室裏，凡是陳設架上的古玩，都檢察遍了。他們察點了她的衣服，布帛，梳粧室；於是她的生涯，直至最隱秘的地方，彷彿一具被檢驗的屍尸一般，一一的俱呈露在這三個男子的眼光之下。

傳達吏阿郎穿着一件黑色輕衣，帶着白領帶，鞋上縛着腳搭，有時接接連連的說道：『你許可嗎，馬丹？你許可嗎？』

他又每每發出一聲喊道：『可愛！……好生體面的東西！』

跟着，他都寫了下來，一面把他的筆在左手所執的角質墨水壺中蘸着。

當他們把所有的房間都看畢了，便一齊到頂樓上來。

她在那裏安有一張寫字台，其間藏着羅多爾服的信扎，却也應該打開。

傳達吏阿郎隱隱笑道：「啊！一疊信扎！但是請許可！因為我理應查一查這匣子內有無別的東西。」

於是他就把那些紙疊折起來，輕輕的，彷彿要落下一些金拿破崙來似的。因而她就忍不住的憤恨，看着這隻紅指頭比蜒蚰還軟的粗手抓着這些曾經令她心跳過的紙張時。

畢竟他們也走了！菲里西德也進來了。因她會遣她去偵伺波娃利是否回來；於是她們便急忙的把這查查看守人安頓在屋頂下，因為那人發誓要住在這裏。

夜間，她覺得沙兒的神情很奇怪。愛瑪使用着一種滿含苦惱的眼光把他偵查着，相信在他臉紋中看出了他那抱怨的神情。及至她的眼睛瀏覽到陳設有中國小座屏的爐台上，寬大的窗帷上，鋼絃椅上，以及一切的東西上時，這些東西都會把她生活苦味弄甜過的，於是良心發現了，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廣博的追悔，不過也只是惱怒那情慾，尙未能把情慾滅

去哩。沙兒安安靜靜的拌着火爐裏的柴薪，兩隻腳翹在爐橋上。

有時那看守人自然因為討厭他那藏伏的地方，便做出了一點聲息。

沙兒道：『有人在上面走動嗎？』

她道：『沒有！這是一扇不會關閉的天窗，風把牠搖動的響聲。』

次日是禮拜日，她竟起身往魯昂來，以便到她知道名字的各銀行家。那般人也有到鄉間去了的，也有出去旅行的。她却並不厭煩；並且凡是她會見了的，便向他們借錢，說她急需着，用，並說她定然奉還的。有一些只在鼻子裏笑了笑；結果都拒絕了。

到兩點鐘，她遂跑到賴翁住的地方，敲他的大門。沒人來給她開。末後他出來了。

『誰引你來的？』

『這事攪擾了你麼！』

『並不……但是……』

於是他就承認房主人是很不喜歡佃客招待『婦女們』的。

她道：『我有話要同你講。』

於是他就去取他的鑰匙。她又止住他道：『啊！不在這裏，到我們家去。』

他們來到薄落膩旅館他們的房間裏。

一到她便喝了一大盃冷水。她臉色很慘白。她向他說道：『賴翁，你來給我効個勞。』

於是用着兩手把他緊緊扭住，一面搖着他，一面又道：『聽我說，我正需要八千佛郎！』

『你可是瘋了！』

『還不會哩！』

立刻便談起了那查抄的事情來，她向他表白了許多苦楚；因為沙兒一切都還不知道，她婆婆又憎惡她，魯阿爾老爹又毫不能為力；只有他，賴翁，還能代為奔走去尋這一筆不可免的款子……

『你打算怎樣……？』

她叫道：『你這模樣未免太冷淡了罷！』

於是他便蠢蠢然的說道：『你也把你的苦楚過於張大了。或者只須一千金埃舉你那忠厚人便沒事了。』

嘗試的舉動本來很有理由；一個人尋不出三千佛郎倒是不可能的。況且賴翁所處的地位又能做到的。』

『去試一試！當然的！趕快跑去……！啊！努力！努力！我以後更愛你了！』

他出去了，回來在一點鐘之後，很莊嚴的向她道：『我一連走了三家……不中用！』

其後他們便各在壁爐的一方對面坐着，也不動，也不言語。愛瑪聳了聳肩頭，一面賴着脚。他聽見她咕嚕着道：『如果我在你的地位上，我麼，一定尋得出來的！』

『在甚麼地方呢？』

『在你辦公室裏！』

於是她就把他揪着。

一種非常的膽量直從她瞳人中射出，並且一雙眼皮帶着一種失了勇氣和淫蕩的樣子。

擠了攏來；——以致這少年便在這婦人啞的心願之下自己覺得很薄弱無力的，這婦人正在勸他去犯罪。因而他就害怕了，特爲避免那說明的苦楚，他遂拍着額頭叫道：『摩乃爾應該在今夜回來的！他必不拒絕我希望（這是他一位朋友，一個巨商的兒子，很有錢，）他又說道：『並且我在明天就把這一千金埃舉給你拿來。』』

愛瑪聽見這話，並沒有他所擬想的那種快活樣子。她疑這誑人嗎？他便紅着面孔說道：『然而，若你在三點鐘不見我來，便不必等我，我親愛的。我應該走了，原諒我，請了！』他緊握着她的手，覺得她全無氣力。愛瑪已沒有感覺的力量了。

四點鐘鳴了；她遂站起來安排回依勇敢爾去，服從着習慣的衝動就和一個機器木偶似的。

天氣很好；這是清明而枯澀的三月間的一天，太陽正在全白的天上照耀着。禮拜日散步的魯昂人們都帶一種幸福的氣色。她來到教堂前面的空場上。大家正做了申正經出來；滾滾的人羣從那三道穹窿大門裏衝出，彷彿一條大河從三個樁柱下流過的一樣，那門衛巍

然立在中間，似乎比一座岩石還堅固。

因而她便回想起了那一天，就是她抑鬱而抱有希望，走入這所廣殿的那一天，這殿當時展在她跟前比她的愛情淺多少；於是她便繼續行去，一面在她面網下啼哭着，頭也昏了，心也亂了，差不多要暈倒了。

『讓路！』這一聲是從一道大開着通馬車的門內發出來的。

她遂站着讓那一輛輕車，一匹在車轅中跳躍的黑馬駕着，一位穿西比利亞貂皮的紳士御着的輕車過去。這是誰？她認識他……車已飛奔而去並且看不見了。

然而這就是他，子爵！她遂回過身去；街上已沒有人。她多麼的受激刺，多麼的愁苦，於是便靠在牆上，免得跌倒下去。

繼後她便想着她是自己誤了自己。到底，她甚麼都不知道。萬事萬物，無論是她身內身外的，都捐棄了她。她自己覺得是墮落了，是無意的滾入那無底的地獄中去了；所以一到紅十字客寓，望見那良善的何麥時，她差不多很快活的，何麥正看着人把他那具滿盛藥品的箱

子裝到燕兒上去；他手上，又提了一條項巾，內中代他婦人裝了六枚小麵包。

馬丹何麥最喜歡這種做成頭巾式的小麵包，原來是人家在封齋時和着鹹奶油吃的；這是古代食品中最後的一種標本或者是十字軍時所產生的貨樣，那時羅爾莽底的健兒把這些東方頭巾式的食物堆在桌上，彷彿就在黃焰火把光中，禿尼斯的酒盞和大塊豬肉之間，吞噬撒拉散人的腦袋一樣。這位開藥店的婦人雖然牙齒不利，但嚼起來也不讓於羅爾莽底的健兒；因此，麥歇何麥每逢到城內來時，必要給他帶些回去，他總是在馬撒克爾街大作坊裏去買。

他一面伸手助着愛瑪上燕兒中去，一面說道：『幸遇呀！』

繼而把麵包挂在皮帶鈎上，他就光着頭抄着兩臂，做出一種沈思的和拿破崙式的態度來。

但是，當那瞎子照着習慣在山坡下走出來時，他遂叫道：『我不懂得政府爲甚麼還這樣姑容這等巧詐的罪人！早應該把這些不幸的人拘禁去逼他做點工作才對的。我說老實話，



進步總是烏龜似的走着！我們仍然是陷在野蠻的泥塗中在！」

瞎子把他的帽子伸在車門邊動搖着，彷彿一塊破衣上的口袋一般。

藥劑師道：「瞧啊，一種癩癩病呀！」

雖然他早認識這個可憐人，但他却裝做才見第一次似的，咕嚕了許多醫學上的名詞：甚麼護眼膜啊，甚麼不透明的護眼啊，甚麼白膜啊，甚麼面容啊，跟着他便拿起一種親切的聲口問道：「朋友，你得這種可怕的病症已經很久了嗎？與其到酒館中去狂醉，你寧可講講衛生的好。」

他便勸他喝好酒，好啤酒，吃燒肉。瞎子仍舊唱着他的歌；彷彿他差不多竟是木偶一樣的蠢人。末後，麥歇何麥才打開他的錢袋道：「拿去，這是一個蘇，還我兩個小錢；不要忘記我的忠告，你自覺得有好處的。」

以維爾高聲對於那種東西的效力說了些懷疑話。但藥劑師却決定他可以把他醫好，用一種他製造的解熱毒的油，並且又將他的地址給他道：「麥歇何麥，在市場旁邊，都認識的。」

以維爾道：『好呀你又要費着辛苦給我們一齣喜劇看了。』

瞎子只坐在他自己的小腿上，仰着頭，轉着他那青盲眼睛，伸着舌頭，當他發出一種啞的呻吟來時，就和餓狗一樣，並把兩手擦着胸膛。愛瑪難受以極，便從肩頭上給了他五個佛郎。這就是她所有的家產。似乎這樣出脫了倒還好些。

車子又走了起來，麥歇何麥猛的從車窗上傾身出去叫道：『不要吃粉質和奶質的東西！皮膚上常用毛線物煖着，並用杜松子的烟煤來抹那患處！』

凡是從眼前經過的那些相熟東西的景像漸漸的才將愛瑪從她當前的苦惱中引了回來。一種可怕的疲勞將她累着，所以到家時，又喘息，又失望，幾乎要睡着了。

她自言自語道：『我已盡能力所到的做畢了！』

況且，誰料得定呢？何以一時一時的竟不發生一種非常事故？萊赫爾也可以死的。

在早晨的九點鐘，她被空場上一陣人聲驚醒。圍着市場正有一大羣人都在看那貼在柱上的一張大通告，並且她還看見雨士丹爬上界石去把這通告撕了。就這時那田野警察便

抓住了他的衣領。麥歇何麥也打他藥店裏走出來，賴弗郎沙老娘在人羣中也帶着一種長談的樣子。

菲里西德一進門就叫道：『馬丹！馬丹！這真是一件可惡的事！』

於是這可憐的女子很感動的遞了一張黃紙給她，是她適才在門上撕下來的。愛瑪只看了一眼，原來是出賣她動產的通告。

她們便靜靜的對看着。她們，女僕和女主人，彼此都沒有有一點秘密的。末後菲里西德遂歎道：『馬丹，若我是你，我定往麥歇威廉曼家去了。』

『你以爲？』

這句問話的意思是說：『你由於那僕人知道這一家，是不是那主人常提說着我？』

『是的，往那裏去，你自然有好處。』

她遂穿起衣服，穿上她的黑袍子，戴上她飾有黑寶石的帽子；並且，不使人看見她（因爲空場上常常都有許多人），她便從村子外一條水邊的野徑上走去。

她氣喘吁吁的來到律師的鐵欄門前；天色很陰慘，微微落了一點雪。

門鈴一響，特阿多爾穿着紅半臂，就在門階上露出面來；他很親熱的急忙來給她開了門，彷彿是看待一位至熟的人，並將她引到餐室來。

一具大磁火爐熊熊的燒在一株填滿屋角的仙人掌下，在橡皮紙壁衣上，烏木框內懸着斯德邦所畫的愛斯麥哈爾達，和司各班所畫的比底發爾兩幅圖畫（註六）桌上已陳設好了，兩具銀煖爐，門鈕哩是水晶的，所有的陳設，傢具，都放出一派英國式清潔的光明；窗上的玻片每隻角上都用彩色碎玻璃裝飾了的。

（註六）斯德邦 *Stenden* 是德國歷史畫家，生於一七八八年，死於一八五六年。愛斯麥哈爾達是法國大文學家

雨果所作的巴黎之聖母教堂小說中的人名。司各班 *Schopin* 未詳。比底發爾 *Futiphar* 是新約全書

上所說的埃及的軍官，約瑟夫的先生。

愛瑪尋思道：『好一間餐室，我也應該有一間才是，』

律師進來了，左手挾着那件棕葉花紋的大衣，那一隻手便趕快把律師的方冠脫下行了

一禮復又戴在右邊腦上，腦前已禿，只腦後有點白髮，紐成了三辮髮辮披在後面。

他獻了坐位後便坐下去用餐，一面說了許多極有禮致的抱歉話。

她道：『麥歇，我將請求你……』

『甚麼事，馬丹？我恭聽着在。』

她遂把她的處境向她細談出來。

威廉曼早知道那處境的了，因為他原和綢緞商秘密聯合着的，往往有人來向他借貸時，他便拿着抵押品在綢緞商家裏去取錢。

因此，他早曉得（比她還清楚些）她債券的歷史，起初並不多，繼後因為各種名義的擔保，延長了那債還期並繼續換了新約，直至這一天，收拾起所有的否認書，這商人便委托給他的朋友萬撒爾用他的名義來索還這些欠債，他哩却不幹那在市人叢中的老虎。

她說話中間便帶着把萊赫爾醜詆了一番，在這些醜詆的言詞上，律師只回說幾句無意義的話，一面吃着他的豬排，喝着他的茶，把下頷埋在那插有兩根鑽石鎖針，繫有一條金鍊

的天青領巾中，並且用着一種模稜而溫柔的態度，一種奇怪的笑容含着笑，但是瞥見她的脚是濕的。

『請挨近火爐來好了……高一點……對着磁器。』

她恐怕把磁器弄污了。律師便用着一種側媚的聲口說道：『好東西不會變壞的。』

她便努力來感動他，而她自己倒很感動的向他談起緊迫的家務，她的糾葛，她的事情。他懂得這些話的：一個會說話的婦人呀！於是，他仍舊吃着，只回過身來正正對着她，以致他的膝頭竟觸着了她的鞋子，那鞋底一面在火爐上出着氣，一面就彎曲了起來。

但是，及至她向他借一千金埃舉時，他便緊閉着嘴唇，其後才說很悔以前不曾管理過她的產業，因為對於一個女人確有百多種極便利的方法來使她的錢用得值得的。比如說或是在亮呂麥司里的炭礦中或是在哈佛的地皮上都可以來試一試那最有把握的投機事業的；於是他就讓她瘋狂的來想着她定然謀得到手的那些假設中的數目，設若他早來管理她的財產時。

他又道：『爲甚麼以前不到我這裏來呢？』

她道：『我不大清楚。』

『何以呢？我以前曾使你生畏嗎？倒是我，總之，我應該自怨的！我們固然不大相熟，但我終是你的忠僕：你不疑惑嗎？我希望』

他遂伸出手來挽着她的手，很貪心的親了一下，其後便拿去放在他膝頭上；並用指頭細細的把那隻手玩弄着，一面就向她談出了千百種的溫柔話。

他那平淡的聲音嘶鳴着，好像流水似的；一種火星從他瞳人中射出透過了他眼鏡上的玻片，並且他的手也一直伸到愛瑪的袖口中去摩起她的肩膀來。她覺得有一種喘吁吁的呼吸向她臉頰上吹拂着。這男子很可怕的纏着她。

她猛的站了起來道：『麥歇，我等着……』

律師忽然就變了臉色道：『甚麼！』

『那銀子哩。』

『但是……』

跟着，就讓一種極強的欲念猝然侵入心中，道：『也好，是呀！……』

他遂長跪在她跟前，也不管他的衣了。

『慈悲點，請留着我愛你！』

他更攬着她的腰肢。

一陣紫潮極快的便上了馬丹波娃利的臉頰。她帶着一種可怕的神情連往後退，叫道：『你無廉恥的來乘我的危難，麥歇！我是來訴冤的，不是來賣身的。』

她遂出去了。

律師尚癡癡呆呆的，兩眼只瞪着他那雙繡的拖鞋。這正是一種愛情的贈品。末後因這拖鞋才安慰了他。況且，他又尋思來像這樣的風流事定會把他連累得極凶的。

她一面打着戰在大路上快步的奔逃，一面尋思：『好混帳！好醜！……好無恥！』那無成功的失望方把她真操被了侮辱的惡怒壓伏下去；彷彿天神正奮勉的保護着她在。因便增



起了她的驕氣，她從不會像這樣自尊過，也不會像這樣蔑視過別的人。當然是一種好戰的精神將她改變了。她很想把男子們打一頓，唾他們的臉，把他們一齊致死；於是她仍快步的向前走著，臉色慘白，周身打着戰，精神也瘋魔了，淚眼模糊的望着空際，彷彿對於這種使她悶氣的怨恨很爲自得的一般。

當她望見她的房子時，一種麻木的感情遂襲住了她。她不能再前進了；然而她又應該前進；況且，逃往何處去呢？

菲里西德在門前等着她。

「如何？」

愛瑪道：「不行！」

於是足有一刻鐘，她們兩個人把依勇威爾的各種人都提說遍了，或者可以救她，但菲里西德每次提出一個人來時，愛瑪總一口回絕道：「可能麼！他們必不願意的！」

「但麥歇快要回家了！」

『我曉得……讓我一個人在這里罷。』

她已試遍了。現在更沒有可做的事了；如其沙兒一露了面，她就去向他說：『走開。你踏的這地毯已不復是我們的了。從你的房子起，你已沒有一件傢具，一根針，一莖草，破你家產的就是我，可憐的人！』

必然便有一種很大的歉感，跟着他必然大哭起來，末後，驚恐過了，他必然寬恕了她。

她遂擊着牙齒道：『是的，他會寬恕我的，可是，他却沒有一百萬佛郎獻與我，使我原諒他把我娶來的這件事……絕不絕不！』

一想着沙兒對於她所具有的這種權力，便深為激怒她。到底，她承認或不承認，或在立刻，或有些時，或在明天，總之他一定會知道這禍災的；於是便應該等着這齣可怕的戲劇，並應該來忍受他那駭達大度的打擊。她很想轉往萊赫爾家去，何益呢？寫信給她父親，又太遲了；及至聽見小路上的馬蹄聲時，或者她現在真不免要追悔不會委身給別個人去。這正是他，他打開了柵欄門，臉色比石膏牆還要黯淡些。她連忙跳下樓梯從空場上逃走了；恰逢那市

長的婦人正站在教堂前和萊士底補搭談話，看見她走入了稅官的房子。

她跑去向馬丹加龍說了。兩位太太便奔上頂樓，躲藏在長竿上晒的被單後，很方便的來窺察比勒房間的內容。

他房裏只他一個人，正拿着木頭，忙忙的在學那做象牙細工的工作，把那半月形的東西拼合起來，嵌在有槽的軌道上，尖端同一種塔頂相彷彿，但沒有一點用處；他弄着最後的一塊了，他達了目的嗎？在那半明半暗的工場裏，黃色塵埃從他器械上飛起來，彷彿在奔馬蹄鐵之下的火星一樣；兩個輪子轉着，響着；比勒便笑了起來，低着下頷，張着鼻孔，末後好像竟沈迷在這種最完美的幸福中去了，這自然只是那尋常的心事，不過用着這易於見效的困難倒也足以來娛樂聰明，並且還把出乎夢想以外的一種實現拿來滿足他。

馬丹底哇失道：『哈！那不是她麼！』

但是，因為車床的原故，不能夠聽見她說些甚麼。

末後，這兩位太太始相信辨出了「佛郎」這個字，於是底哇失老娘便低低的吹着氣道：『

她之要求他，原來爲的是要寬緩她的賦稅。」

那一個道：『外面看來倒像！』

她們看見她大步的踱着，一面在牆上觀察那些餐巾環，燭台，梯欄上的圓球等。比勒正滿意的摸着他的鬍子在。

馬丹底哇失道：『她是來買他的東西的嗎？』

她身邊的那一個道：『但他不會賣的。』

稅官似乎正在恭聽，兩眼大睜着，似乎又不懂得。她仍舊帶着那一種溫柔的，哀懇的樣子。她捱了攏去；她胸部煽動起來；他們不再說話了。

馬丹底哇失道：『她叫他墊錢嗎？』

比勒的臉直紅至耳根。她握住他的手了。

『哈！太過了！』

自然她向他提出了一件無恥的事；因爲那稅官——他到底是正經人，他曾在波特釀，呂

特釀參過戰事，做過保護法蘭西的健兒，並且得了十字勳章的，——忽然就同看見了毒蛇一般，狠得很遠的叫道：『馬丹！你想到這上面來了嗎……！』

馬丹底哇失道：『人家應該鞭打這般婦人們才是呀！』

馬丹加龍道：『她在那裏呀！』

因爲在那句話中她已不見了；跟着便望見她循着大街，轉向右手，彷彿要往墓地上去的一般，她們遂看不着了。

她一走到乳娘家，便道：『羅勒老娘，我悶極了……請把我纏腰襠的帶子給我解開。』

她遂倒在床上，歎歎起來。羅勒老娘拿一條裙子把她蓋着，並留在她身邊。其後，因爲她並不言談，那忠厚婦人遂走開了，拿起她的紡車紡起細麻來。

她以爲是聽見了比勒的車床輪聲，便悄悄道：『啊！不要搖了罷！』

那乳娘便會問道：『誰惹怒了她？爲甚麼她走到這裏來？』

她之所以跑到這裏來，因爲一種驚人大事把她趕出家庭，攆着她來的。

她仰臥着，動也不動，定着兩眼，雖然她拿起一種木偶樣子把她的神志粘貼在這房子裏，但她却模模糊糊的僅能把那些東西分辨出來。她望着那剝了皮的牆，以及兩根燒焦頭的小木柴，以及一個長蜘蛛正在她頭上小梁的裂縫中走着。末後，她收拾起她的思想。她回憶起來……有一天，同着賴翁……哦！彷彿已久了……太陽照着河水，蔓生的植物發出香氣來……於是，都翻滾在她回憶中，就如翻滾在那沸騰的洪流中的一樣，立刻她便想起了昨天的日子。

她問道：『甚麼時候了？』

羅勒老娘走了出去把右手指頭向旁邊翹起，那時的天色比較清明，便緩緩進來說道：『三點鐘，快了。』

『哈！多謝！多謝！』

因為他快要來了。這是靠得住的！他必然尋着了錢。他或者要往那邊去，自然不會猜她在這裏；於是她就請乳娘到她家去把他引來。

『請你趕快點！』

『是啊，我親愛的奶奶，我就去！我就去！』

現在她很驚異起初沒有想及他；昨天，他已答應過了，他斷不會食言的；她似乎覺得已到了萊赫爾家裏，在他桌上擺了三張銀行支票。其後却得撒點謊來向沙兒解釋。撒甚麼謊呢？然而乳娘却許久許久的才回來。因為沒有時鐘在茅屋裏，愛瑪生恐多耽擱了時候。她便一步一步的在園裏徘徊着；她沿着籬邊的小徑走去，又急忙走轉來，希望那忠厚的婦人或者是由另外一條路進來了。末後，等倦了，又生了疑心，不知道她在這裏是一世紀嗎？是一分鐘，她便坐在屋角上把眼睛閉着，把耳朵塞着。柵門一響：她一跳的站起；她還不曾說，羅勒老娘已向她說道：『你家裏沒有一個人！』

『怎樣的？』

『啊！沒有人！並且麥歇哭着。他正在呼喚你。大家都在尋找你。』

愛瑪一言不回。她喘起來了，把眼睛向身旁輪轉着，那鄉婦被她臉色駭壞了，自然而然便

往後退，以爲她瘋了。她忽然把額頭一拍，發出一聲喊來，因爲羅多爾眼的影子，彷彿黑夜中一個閃電似的，在她靈魂中倏然的現了出來。他多麼的善良，多麼的精細，多麼的豪俠！況且，如果他遲疑着不給她幫忙時，她深知道只須一睨的工夫就可逼迫他回想起他們已失的愛情。於是她便向兩舍特而來，絕不覺得她是跑去自薦給那就要令她極其生氣的人，也毫不疑慮這是等於賣淫的事。

(八)

她走着時便自問：『我去怎樣說呢？我從何處說起呢？』正當她前進之時，凡那些荆棘，那些樹木，那些在山岡上生着的燈心草，以及那面的邸宅都是她認識的。她又把她最初那等溫柔的感觸回復了，而且她那受壓的可憐之心也戀戀然的張了開來。一陣涼風吹着她的臉，雪已化了，一點一點時從樹芽上滴在草間。

也和從前一樣，她從那林圍的小門上進去，來到前院，那裏繡着兩行茂盛的菩提樹。牠們瀝瀝淅淅的拂着長條。犬室裏的狗都吠了起來，牠們的聲音只管大震，却沒有人出來。



她上了右邊有木欄的寬樓梯，那梯通到一道鋪着塵埃盈地的方輒走廊，卽在這裏一溜排着幾個房間，好像山寺與客寓的建築一樣。他住的那間在最深處的左手邊。當她剛把指頭放在門鎖上時，她的氣力忽然就舍她而去。她生怕他不在這裏，差不多又希望他不在，然而這却是她惟一的希望，這却是她幸福中最後的命運。她凝了一分鐘的神。方把她的勇氣提到眼前必需的情感上，她進去了。

他正坐在火跟前，兩隻腳放在火爐旁邊，抽着一隻烟斗。

他突然的便站了起來道：『怎樣！是你！』（譯者按：此處所用的「你」字，是第二位人稱多數，表示客氣的意思。）

『是的，正是我！……羅多爾服，我打算求你一個主意。』（譯者按：此處所用的「你」字，也是多數。）

雖然他費了若干力量，但止不住他的口。

『你簡直不會變，你仍舊是很可意的！』

她悄然的說道：『啊！這是愁苦的可意，朋友，既然你是瞧不起這等可意的！』

於是他就動手把他的行為解說起來，用一種模糊不清的詞語來自解，因為沒有力量再捏造得好一些的原故。

她便讓自己去領受他的言語，還更由他那態度去領受他的聲音；所以她就做得深為相信他們分裂的那番借口話，或者她真個相信了，也未可知的；這是一種隱情，因為其間既繫屬得有光榮，還繫屬得有第三個人的性命。

她戚然的瞅着他道：『不管怎樣！我總好生痛苦過來！』

他却用着一種閃灼的聲音回答道：『生涯原是這麼樣的！』

愛瑪道：『可是自我們分離後你的生涯就好了嗎？』

『啊！也不好……也不壞！』

『或者我們不分離時更要好一點罷！』

『是的……或許！』

她就走上前去道：『你相信嗎？』（譯者按：馬丹波娃利至此才用第二位單數人稱，以表示親暱的意思，自此以下都是爾汝相稱了。）

於是她便歎道：『啊！羅多爾服，你可知道……我多麼的愛你呀！』

說到這裏，她遂握住了他的手，好久他們都這樣互把指頭抵着——彷彿第一天在農業改良會時一樣！他仍用着一種驕傲的樣子在這柔情之下來掙扎。但是她已倒在他懷中，向他說道：『你如何竟甘心我舍開你來過活呀？！凡人都不能自己把幸福剝奪的！我會狼狽極了！我會以為死了倒好！我把一切告訴罷，你就知道了。你……你還要躲避我呀！……』

這因為三年以來他都小心謹慎的躲避着她在，所以由於這種自然的疏忽便把那強有力的意識表現了出來；然而愛瑪却帶着頭上那種柔媚的姿態，比一頭可人的母貓還為婉變的接着說道：『你愛了別的婦人了，承認呀！啊！我了然她們的罷！我寬恕了她們；你一定是勾引她們就如以前勾引我一樣的，你是一個男子，你凡是應該弄來親熱你的你都得到了。但我們再來動手，可使得嗎？我們定然相愛的！你瞧我笑了，我真有幸運呀！……說啊！』

她那模樣看着真令人心醉，並帶着她那含有一點淚珠的顧盼，好像一滴雨水在蔚藍花蒂中似的。

他將她擁在膝頭上，並用手背摸着她那極亮的鬍頭，在黃昏光中，一縷晚陽的末光映在上面就如一條金箭相彷彿。她俯着額頭；末後他遂在眼皮上吻了她一下，並輕輕的在她唇角上吻了一下。

他道：『可是你哭了爲的甚麼？』

她竟啾啾起來。羅多爾服以爲這是她愛情的流露；因爲她默默無言，他也特爲那末後的羞恥不敢作聲，可是他又叫道：『哈！寬恕我！你是惟一使我快樂的。我從前真是又蠢又惡劣！我現在愛你了，我將來也愛你，永遠愛你！你有甚麼事，說呀！』

他跪下了。

『也罷！……我破了產了，羅多爾服！請你借三千佛郎給我！』

他遂慢慢的站了起來道：『但是……但是……』至於他的面容也帶着一種嚴重的表

現。

她急忙接着說道：『你知道的，我丈夫把他的財產通通安頓在一個保產律師家裏；他逃走了。我們欠了許多債；顧主又不給醫金。其實清賬人尙未畢事；我們不久就有錢。但是今天，欠了三千佛郎，人家快要來查抄我們；就在眼前，就在這一霎時；因為靠着你的友誼，我才來的。』

羅多爾服尋思道：『哈！她來是爲的這件事！』他臉色猛的變得更慘白了。

末後，他方安安靜靜的說道：『我沒有三千佛郎，親愛的馬丹。』

他並不會說謊。只要他有這三千佛郎，他自然會拿出來的，縱然不大高興來幹這等好事。情即是說一件關於要求銀錢的事，即是說那種打在愛情上極冷極殘酷的烈風暴雨的事。她起初還定定的把他瞪了幾分鐘。

『你沒有三千佛郎麼！』

她又反覆說了幾次道：『你沒有三千佛郎麼……我真應該把這末後的羞辱省却了的。』

你並不愛我呀！你並不比別的人值價呀！

她遂自恨起來，她遂自失起來。

羅多爾服打斷了她的話，一口說定他自己尙覺『不了』。

愛瑪道：『哈！我可憐！你是的，非常的可憐……』

於是便把她的眼睛注在那嵌象牙和金絲的獵槍上，那槍正光華燦燦在挂在壁上，道：『可是，既然人已如此窮了，就不應該把錢花費在他的槍柄上去呀！』她又指着那波爾時鐘道：『却不應該買這鑲螺鈿的鐘呀！也無須爲他鞭梢上買這鍍銀的響尾了——她也把那些鞭子觸了一下！——也無須爲他錶上買寶石墜子了！啊！他缺少了甚麼？一直數到他房裏的銀酒盃；因爲你很自愛，你善於生活，你有邸宅，有農莊，有森林；你會到獵場去打獵，到巴黎去遊歷……』她又從壁爐台上把那硬袖上的鈕扣抓在手上叫道：『哈！就是這一點小東西！就是這最細小的東西！人家都有錢花費的……啊！我並不願意要好生的把牠保守着罷！』

她遂把那鈕扣遠遠的擲去，其間的金鍊竟在牆上碰斷了。

『但是，我哩，却甚麼都可給你，却甚麼都願意，我可以親手來作工，我可以在大路上乞討，只爲一笑，只爲一顧，只爲等你說一聲：「多謝！」現在你却安安閑閑坐在鋼絃椅中，彷彿你還不會把我痛苦麼？沒有你，你須知道，我儘可以安樂而生的！誰把你逼到這步田地的？可也是一種抵押品嗎？然而你會愛過我，你會說過的……剛才還說過……哈！不如把我驅逐了倒好！我手上還有你吻過的餘溫哩，且看那地方，那地毯上，你在我膝頭上賭咒說一種永久愛情的地方。你使我相信你的愛情：曾經兩年，你把我牽引在那最奇怪最溫馨的夢想中……咳！我們旅行的計畫，你還記得麼？啊！你的信，你的信！牠把我的心也弄破了！而且，當我乞婆似的重向他走來，重向他走來時，不過因爲他是有錢人，享幸福的人，自由的人！特爲來求一種任何人都做得到的援助，並且把我所有的柔情也給他帶了來，他却把我推開，因爲這事值了他三千佛郎！』

羅多爾服仍帶着那種十分安靜的樣子，這樣子彷彿一片厚盾把那隱忍的忿怒俱遮住

了，答道：『我沒有三千佛郎！』

她遂出來了。四面的牆壁都動搖起來，天花板也壓住了她；她重走過那道長逕，一面歪歪斜斜在被風吹散的落葉堆中亂踏着。末後她遂走到鐵柵門限前的壕溝邊；她疾忙去開那柵門時，把指甲也砸斷了。繼而，走有一百步遠，近，氣喘急了，快要跌倒地上，她方住了脚。於是，又回轉身去，把那無知識的邸宅，以及那林園，花園，三個庭院，所有當前的窗戶，還望了一次。她通身都麻木了，除了血管的跳動，除了相信聽見血管跳動的聲音有如充滿田野間的盈耳樂聲之外，她簡直不覺得還有自己。在她脚下的土地踏起來和波浪一樣的軟，而那縱橫的田塍也彷彿是一片泛濫的黃濤。凡是在她腦中的那些奮念，思想，都一跳的射將出來，彷彿千百片焰火似的。她似乎看見了她父親，看見了萊赫爾的辦事室，看見了他們那邊的屋宇，看見了另外一段風景。狂念襲入她心中，她遂害怕起來，真正的那狂念竟拿起一種混亂的樣子把她攔住了，因為她已想不起了她那惡劣地位的原因，質言之便是銀錢的問題。她只痛苦她的愛情，覺得她的靈魂已因這種紀念把她拋棄了，彷彿受傷的人們，在瀕死之



際覺得他們的生命從那血流不止的傷處逝去的一般。

夜色下來了，晚鴉羣飛。

彷彿忽然的一些火色圓球就如爆裂彈一樣在空中迸發了，展了開來，而且一轉，一轉，就像要飛往樹枝間而溶在雪裏似的。每一個火球中間都現了一個羅多爾眼的面孔。牠們越加越多，越走越近，一直鑽入了她的身體；甚麼都不見了。她方認清楚是許多人家的燈光，那燈光都遠遠的在霧中閃灼着。

於是她那和地獄一樣的處境又現了出來。她喘得似乎連胸部都要炸裂了。繼後，一種英雄氣概轉運了她，使得她差不多快活了起來，她遂奔下山坡，經過渡牛板，野徑，小路，市場，來到藥劑師的店子前。

沒有一個人。她快要進去了；但是門鈴一響，人便可以來的；於是她就鑽過柵欄，屏着息，摸着牆，一直走到廚房門邊，那裏正點着一支蠟燭在鐵爐上。雨士丹挽起襯衫袖子，正端了一個盤子。

『哈！他們正在用晚餐。等着罷。』

他走了回來。她遂把窗上的玻璃敲了一下。他便出來了。

『鑰匙！樓上的，在那里……』

『怎樣！』

於是他便看着她，很詫異她那慘白的容顏，在夜色中越顯其白。她在他的眼中顯得出奇的美好，並且端莊得同一個幽靈相彷彿；雖不懂得她所想的，但他已料到必有一些可怕的事。

可是，她又低低的，帶着一種又甜蜜又感人的聲音道：『我要鑰匙！取給我。』

因為板壁很薄，可以聽得見餐室裏羹匙敲着盤子的響聲。

她措詞說因為老鼠利害，夜間不能睡，要毒藥去殺鼠。

『我應該通知麥歇。』

『不必站住！』

跟着便做出一種冷淡樣子道：「咳！並不費事，我一會兒告訴他就是了。走，拿亮來照着我！」她便走入過道，那裏就是配藥室的門。牆上懸着那枚標有「儲藏室」的鑰匙。

藥劑師不耐煩的喚道：「雨士丹！」

「我們上去！」

於是他就跟她上了樓。

鑰匙在鎖孔中一轉，她對直就向第三張小桌前走去，她的記憶力真善於引道她，便握住那藍瓶子，拔去本塞，把她的手伸入去，握了一把白粉出來，立時便把來吃了。

他撲向她去叫道：「住手！」

「住聲！人家會來的……！」

他狼狽極了，很想去喚人。

「一點不准說，不然一切事故都要落在你師傅身上的！」

跟着她便猛然的變得很安適了，差不多竟在一種職務成功以後的安閑意態中。

當沙兒被這查抄的消息弄昏了，走回家來時，愛瑪剛剛出去。他又叫，又哭，又頭昏腦眩的。但她總不回來。她在那裏？他便把菲里西德遣往何麥家，麥歇底哇失家，萊赫爾家，金獅客寓，到處去尋覓；並且，在他煩惱的空隙間，他似乎竟看見他的尊貴地位已剷除了，他們的產業已崩摧了，白爾特的將來已破碎了！爲的甚麼原故……沒有一句話！他一直等到傍晚六點鐘。末後，他不能自持，尋思她定起身往魯昂去了，他便在大路上走有半法里，沒有碰見一個人，又等了一會才回來。

她已經回了家。

『有些甚麼事……何以弄到這樣……告訴我嗎……』

她正坐在書案前，寫了一封信，緩緩的封了，添上日子和時候。然後才莊容說道：『明天你再看他；從此刻起，我請你不要我問一句……不，一句也不！』

『但是……』

『啊！讓我呀！』

她遂挺身睡在她床上。

她在口裏感覺的一般辛烈味道把她弄醒了。她瞥了沙兒一次便又把兩眼閉上。

她好奇的自已偵探着來考察她究竟痛不痛苦。何嘗哩！並沒有一些事。她只聽見時鐘滴達，聽見火的聲音，聽見沙兒站在床側的呼吸。

她想到：『哈！簡直不算一回事，死，我且睡去，便甚麼都收場了！』

她喝了一口水遂翻身向着牆那方。

那種惡味不斷的發揮出來。

她歎道：『我渴……啊！我很渴！』

沙兒給她端了一盃水來道：『你怎麼樣了……！』

『毫不要緊的……把窗子打開……我悶得很！』

並且突然她就反起胃來，以致她僅有在枕頭下取她手巾的時候。

她道：『把手巾拿去丟了牠！』

她又詰問她；她並不回答。她只堅持着不動，恐防一動又要使她嘔吐。然而，她已覺得一般水樣的冷氣直從腳上昇到心坎上。

她咕嚕着道：『哈！動手了！』

『你說甚麼？』

她微微轉着頭，滿懷着怨恨，並接連連張開她的牙齦，好像舌頭上很放了些沈重的東西。到八點鐘時，就嘔吐起來。

沙兒考察面盆底有些白色粉末粘在磁面上。（譯者按：面盆自是用來承愛瑪嘔吐的。）

他連連說道：『這真是非常的事！這真是非常的事！』

但她却厲聲說道：『不呀，你弄錯了！』

於是他便把手放在她胸口上仔仔細細的給她撫摩着。她猛的發出一種尖銳的呼號。他駭得往後一退。

其後她遂呻吟起來，起初還很微弱。一種強烈的寒戰撼着她的肩頭，並且她臉色慘白得

和她拘攣的手指所抓住的被單一樣。她那不停勻的脈息現在幾乎沒感覺了。

大點的汗珠把她那慘白的顏面全濡濕了，彷彿一種金屬蒸氣薰蒸着她似的。牙齒敲着，大睜的眼睛茫然向身旁瞻顧，任憑問甚麼只是搖頭不答；甚至還微笑了兩三次。漸漸那寒戰越發的利害。一種啞的嘶聲便忍不住沖口而出；她還說她好了些，並說她不久便會起來的。但是她却抽縮起來；她遂叫道：『哈！好痛呀，我的上帝！』

他便跪在她床前。

『說呀！你吃了甚麼？看着上天的名字，回答啊！』

並且他拿着一種溫柔的眼睛將她端詳着，彷彿是她從未看見過的。

她用着一種無氣力的聲音說道：『也罷，那裏……那裏……』

他忙跳向書案前，撕破了信封，高聲念出來：『不要抱怨一個人……』他便停住了，拿手把眼睛擦了擦，又念了一遍。

『怎麼……救命呀！救我！』

他只能連連說着這一句：『服毒；服毒！』菲里西德便奔往何麥家去，何麥便在空場上宣  
布了出來；馬丹賴弗郎沙在金獅客寓裏也聽見了；一般人都起來向他們隣居打聽，於是  
這一夜全村都是醒的。

沙兒簡直狂亂了，口裏喋喋不休，差不多要跌倒了，在房裏打着磨旋。他把自己向傢具上  
碰去，又自己撕着頭髮，藥劑師絕不相信他能够看着這種極駭人的光景。

他遂回家給麥歇喀里維和醫博士拉里維野寫信。他已昏了頭了；起了十五次多的信稿。  
以維爾便起身往乃芙沙特爾去，雨士丹接踵就鞭着波娃利的馬，讓那馬疲乏而且半死的  
向威廉森林的山坡奔去。

沙兒打算翻閱一下他那醫學字典；但他却看不見，字的行列都跳舞了起來。

開藥店的道：『請安靜一點！只是先投點要緊的解毒藥。這是甚麼毒藥呀？』

沙兒便遞過那信去。原來是砒霜。

何麥答道：『那嗎，便應該來分析牠。』



因為他知道凡是中了毒的都應該拿來分析一下；但那一個却不懂得，答道：『哈！請你做！請你做！救救她……』

其後，他遂走到她身旁，倒在地下毯子上，把他的頭支在床邊上歎氣着。

她向他道：『不要哭！不久我就不再苦惱你了！』

『爲甚麼呢？誰逼着你的？』

她道：『只是應該這樣做，吾友。』

『你不是有幸福的人嗎？這是我過錯嗎？然而我已盡我的能力做了啊！』

『不錯……這倒是真的……你是好人，你！』

於是她就緩緩把手在他頭髮上摸着。這溫存的感觸越發加起了他的愁苦；一想着應該把她失去的這件事，他遂覺得全身都崩摧在失望之下，反而她此刻又自承對於他的愛情是爲從來所未有的；他也不覺得，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敢知道，而一種立刻就見分曉的事結果把她甚麼心情都顛覆了。

她尋思，她早已用着種種的背叛行爲，種種的下劣行爲，種種的令她痛苦的奢望把那愛情結束了的。現在，她恨不得一個人，一派朦朧的黃昏景象壓在她思想中，人世間的聲音已聽不見了，只聽見那可憐之心斷斷續續的悲鳴，又溫柔，又冷淡，彷彿一種漸走漸遠的歌聲裏末後的回音一樣。

她兩肘撐住道：『把那小人兒給我引來。』

沙兒問道：『你不很痛苦了，可是嗎？』

『不！不！』

孩子在她女僕手腕中抱來，穿着長寢衣，從寢衣下露出赤腳，正正經經的差不多還在睡夢中。她驚異的打量着這間秩序紊亂的房子，擠着眼睛，因為被那高燒在桌上的燭光耀着的原故。自然他們總是在過年或聖狂節中早晨才喚她來，也才在燭光中這樣早的喚醒到她母親床上去受禮物，所以她便說道：『東西在那裏呀，媽媽？』

又因爲衆人都不言語。

『我却沒有看見我的小鞋子！』

菲里西德把她俯在床上，她仍把壁爐旁邊蹶着。

她問道：『可是乳娘拿去了嗎？』

於是一提到這個名字，馬丹波娃利便在記憶中想起了她的不貞和她的災難，她遂回過頭去，好像很討厭那另外一種更猛烈的毒藥，這東西正潮到了她的口邊。然而白爾特却留着在床上。

『啊！媽媽，你眼睛好大！你臉色好白！你汗水好多……』

她母親把她看着。

小孩子連往後退道：『我怕！』

愛瑪握住她的手要親她，她却不依。

沙兒在床側嗚咽着叫道：『够了！把她引去罷！』

其後那病勢停止了一會；她也顯得不很苦楚了；於是在她每句無意義的言語中，在她每

「次較爲安穩的胸部呼吸中，他又有了希望。末後，當喀里維一進來時，他便哭着撲在他的手臂中。

『哈！却是你謝謝！你是善人，可是已好了些。請來，瞧瞧她……』

那同行的人却不是這種意見，因他自己既這樣說，遂也不再說別的，只開了一副吐劑，以便把胃上的東西完全吐出。

她不多時便嘔起血來。她的嘴唇閉得越緊，四肢掣動着，身上發出黃斑，並且她的脈息在脂頭之下跳得和一條細線相似，和一條將斷的琴絃相似。

跟着她就很可怕的呼號起來。她咀咒那毒藥，罵詈那毒藥，又哀求那毒藥從速一點，並又拿起她堅實的手臂把沙兒強迫她喝的東西都推開了，其實沙兒比她還要痛苦些。他站在那裏，手巾含在嘴上，又喘，又哭，又被那咽喉哽住，連脚跟都打起戰來；菲里西德在房裏東一處西一處的奔走着；何麥動也不動，只是長長的歎息，麥歇喀里維雖仍保持着他那莊容，但也開始覺得心亂起來。

「真見了鬼了！……然而……她已吐過了，那病源屆時總可以止的。」

何麥道：「情形是應該停止的，這是極分明的事。」

波娃利道：「可是請救她呀！」

喀里維因此就不再聽藥劑師的話，因他還再設着這個假想道：「這或者是有效的現象罷，」便走去開了一帖底利亞解毒藥，是時大家即聽見鞭聲嗚嗚；所有窗上的玻璃都震動了，一輛四輪大車，車轅中駕着三匹泥污及耳的馬，一直奔到市場邊旁。這就是醫博士拉里維野。

就是天神出現也沒有這樣更動人的了，波娃利舉起兩手，喀里維登時便不寫了，何麥還在醫博士進門之前便把希臘頭巾除去了。

他是屬於從比沙手創出的那個外科大學派之下的（註七）即是說屬於這個哲理實驗家的統系之下，現在這統系已不復存在，但這個統系下的醫生都是拿着一種迷信的愛情去親炙他們的藝術，拿着熱感和敏銳去實施他們的藝術的！在他醫院中，當他一怒之時，甚

麼都震動了，他的學生也非常尊敬他，以致他們甫能自樹時，便盡力的摩仿他；所以在左近一帶城內，從那般學生們的身上，都看得見他那西班牙的棉絨長袍，和他那寬大的黑外衣，脫了線的袖章，微微蓋着他那豐腴的手，很體面的手，並且手上都沒有手套，因為可以急忙伸入病人之苦痛中去的原故。他又鄙視那些勳章，鄙視那些頭銜，鄙視國家學會，只是慈祥的，仁惠的，熱忱的看待一般可憐人，並堅信的來實行那品德，如果不是靈敏的心思使他恐怖得和一個惡魔時，他差不多很可當得一位聖人了。他的眼光比他解剖刀還犀利，對直的刺在你們的靈魂上，透過種種的陳述和羞恥，把甚麼誑話都分辨得清清楚楚的。他便這樣做了下去，於是那一種偉大的才能，命運，以及四十年勤勞而不可譴責的生活，遂成就了這種慈善的權威。

(註七)比沙 *M. Marie-Isidore-Xavier Bichat* 是法國有名的醫生，解剖學家，物理學家，生於一七七一年，死於

一八〇二年。

他一進房門便蹙起眉頭，一面瞅着仰攤在床上，大張着口的死人般的愛瑪。其後，一面聽

着喀里維說，一面遂把食指在鼻孔下拂來拂去的連連說道：『這就好，這就好。』

可事又聳了聳肩。波娃利正在看他：他們遂互相瞅着；但是這男子雖處慣了那種愁苦的環境，竟不能止住向他腮上流下的眼淚。

他決意把喀里維引到隔壁房間去，沙兒也跟了去。

『她是很沈重的，可是嗎？能用點芥末子？我不知道如何的！請尋覓一點方藥，你是可以救她的！』

沙兒便伸着兩臂把他抱住，並用着一種失望，哀懇的樣子望着他，半暈在他的胸前。

『算了，我可憐的少年，勇敢一點！沒有一點可爲的了。』

於是醫博士拉里維野便轉過身去。

『你走了嗎？』

『我就回來。』

他遂出去了，彷彿是去囑咐車夫的話一樣，並同着麥歇喀里維，喀里維也並不焦慮看着

愛瑪死在他的手中。

藥劑師也到空場上去會合着他們。因爲性質使然，他終不能和這些名人分開的。並且請求麥歇拉里維野特別賞臉允許到他家去用早餐。

趕快他就遣人到金獅客寓去尋鴿子，到猪肉店把所有的豬排都收羅了來，到底哇失家去尋奶醬，到萊士底補搭家去尋雞蛋，而且藥劑師還親自幫着預備，馬丹何麥哩，一面抽着圍裙的繩子，一面說道：『麥歇，你須原諒，因爲在我們這不方便的地方，既然前一夜又沒有預先通知……』

何麥歎道：『把高裝盃子拿來就是了！』

『至少，如果我們在城裏的話，我們定可辦到一些豬蹄餡子的東西的。』

『住聲……醫博士，請用餐！』

吃過幾色菜後，他便好生忖度着在這場禍事上談了一些零星事，道：『我們起初都有一種喉燥的感情，繼而就覺得上腹有些難堪的苦痛，以及暴瀉，昏暈等。』



『究竟她怎樣服了毒了？』

『醫博士，我不知道，甚至也不曉得她在那裏得的這種砒霜。』

兩士丹剛端了一疊盤子來，一下就打起戰來。

藥劑師道：『你怎麼樣了？』

那孩子就在這一問之下把甚麼都打在地下，只一片響。

何麥叫道：『笨伯！蠢人！拙奴才！劣驢子！』

但他猛的就自己制住了。

『醫博士，我會決意去分析一下的，開始，我便小小心的導在一個玻璃管內……』

那外科醫生道：『最好還是用你的指頭在喉管內去引導牠。』

他那同行的不做一聲，因為剛才說到用吐劑上已暗暗受了一番嚴重的教訓，以致這良善的喀里維當前醫治跛脚時那樣的傲慢，那樣的愛說話，而今天却非常的謹慎起來；他只不斷的用着一種讚美的態度笑着。

何麥在他那給上賓做主人的驕氣中很是揚揚得意，不過有時他那自私自心稍斂之後，於是波娃利可憂的思想便模模糊糊分配到他的歡愉中來。其後醫博士的風度才又把他轉圍了。他遂自炫博學，夾七夾八的談了一些毒蟲，毒物，毒樹，毒蛇。

『我還讀過一本書說那各種中毒的人，醫博士，即如被那薰得太利害的香腸猛烈毒着的縱不然，這也在一種重大關係中的，我們藥物大家，也就是我們的先生之一，有名的喀士哥爾少弟便收集了不少！』

馬丹何麥又來了，端來一具火色不大的機器，用酒精煖着；因為何麥一定要在桌上做他的咖啡，並且親自焙，親自磨，親自調和。

他一面獻着糖，便說了一個拉丁字道：『醫博士，*Saccharum*（糖）』

繼後又將他的孩子們一齊叫下樓來，以便得一點外科醫博士對於他們體質上的意見。末後，麥歇拉里維野要走了，馬丹何麥便來求他把她的丈夫診察一下。因為每晚用餐後他血液的流行便遲鈍得要渴睡了。

「啊！肉慾感情不會妨害他的。」

醫博士一面含笑說了一句戲語，一面便打開了門。但是藥店裏已填滿了的人，他費了許多辛苦才將麥歇底哇失的難關過了，因為他常見他婦人向着灰裏在吐痰，便疑惑她胸部膨脹；其次又過了麥歇比勒的難關，他每每覺得很餓，並且過了馬丹加龍的難關，她覺得身上常常發癢；其次便是萊赫爾，他往往頭暈；其次便是萊士底補搭，他患着痺麻病；其次便是馬丹賴弗郎沙，她胃口發酸。末後三匹馬才飛奔走了，於是大家都覺得他很和藹。

麥歇補爾里西央一出現遂又把大眾的心分去了，因他正提着聖油燈從市場下面走過。何麥因為他主義不同，常把一般司鐸比作聞着死人氣味便來的烏鴉；他一看見修道們便覺寡味，這由於看見道袍就令他想看死人的殮衣，他因為害怕殮衣便越發恨起司鐸來。然而他並不在他所謂為『使事』之前抽身的，於是他又陪着喀里維轉到波娃利家裏來，這是麥歇拉里維野在起身之前切實囑咐過的；並且不顧他婦人的意見，竟將兩個兒子引來，要令他們習慣這種動人的光榮，便把這事當作了一件工課，一個凡例，一幅壯美的圖

畫，以便將來都存留在他們的腦筋中。

當他們一進來時，房裏已充滿了一種悲哀的莊嚴氣象。工作桌上鋪了一張白餐巾，一面銀盤，內中放了五六塊小棉花球，旁邊一具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像，兩邊兩支高燒的蠟燭。愛瑪下頷抵着胸口，出奇的睜着眼皮；並且兩隻可憐的手在被單上曳着，帶着那種臨終時的溫柔而醜陋的姿式，像是願意把殮尸布拖來自己蓋着的一般。沙兒不哭了，只是臉色白得和石像似的，兩眼紅得和熾炭似的，在床脚下對她站着，教士哩，跪着一條腿，正低低的含糊說着話。

她緩緩回過頭來，並露出忽然看見那紫色胸飾的快活，自然因為她用着那正在動手的長遠福樂中的幻影，在一派出奇安靜的環境中間又把迷失在她最初的神秘痛苦裏的樂趣尋見了的原故。（譯者按：這句是直譯的，似乎應該把那過於不明白的意思解釋一下才好。作者意思說：當愛瑪回頭看見教士穿着臨終懺悔的禮服時，自己知道去死已近，遂覺得快活了；因她決意求死，決意想在死後求得那終古不變的福樂，然而這種念頭早已消沈在

最初的劇烈痛苦中去了，及至看見了教士，又才重新尋見這決意求死的快樂。）

司鐸起身取了那具耶穌受難像；於是她就伸着頸項彷彿一個渴極了的人似的，把她的嘴唇膠貼在這至人的像上，費盡她臨終的氣力，做出愛情中最偉大的接吻，是她從未給與一個人的接吻。其後教士遂背誦着 *Miserere* 和 *Indulgentiam* 兩章經，把他右手的拇指蘸在油裏，開始行起抹油禮來；起手抹在眼睛上，這眼睛是如何羨慕人世間的繁華的；其次抹在鼻孔上，這鼻孔是酷嗜那溫馨的和風與那愛情的香氣的；其次抹在口上，這口是張開來說謊話的，又會驕矜的感歎過，又曾在繁華中呼號過的；其次抹在手上，這手會悅意過那種甜美的接觸，末了抹在腳蹠上，以前當縱慾時跑得都快，現在已不能走動了的腳。

教士揩了指頭，把那浸過油的棉花投在火裏，便又來坐在那將死人的身旁，向她說現在她應該把她的苦痛和十字架上的耶穌的苦痛聯合在一處並自委於天主的慈悲心上。

說完了他的告誡之詞，就強勉把一支聖燭放在她手中，象徵她不久便將被圍繞的天堂上的光榮。愛瑪已弱極了，不能閉着指頭，那燭，若不是麥歇補爾里西央幫着，定要落在地下

的。

然而她已不如此慘白了，並且她的容顏還帶着一種安寧的表現，似乎聖禮已把她醫好了。

司鐸還不住口來解說；甚至向波娃利說天主有時因為受了合宜的敬禮便把人的生命延長的；於是沙兒便想起那一天，就是從前病得要死時，她會得過這保佑的。

他尋思道：『或者真不應該絕望。』

果然，她緩緩的顧盼着她的身旁，彷彿一個人才從夢中乍醒的一般；跟着，她使用着一種淡漠的聲音要她的鏡子，於是她就傾身在鏡上有好些時，直至那大滴的眼淚從眼眶中流出。因而長歎一聲仰過頭去仍倒在枕頭上。

她胸上立刻就急驟的喘息起來。舌頭完全吐在唇外；眼睛動着，黯淡得和那已熄的燈球一樣，若不是兩脅間駭人的速力，被一種怒氣鼓盪時，簡直可信她已經死了，似乎她的靈魂正跳躍着要脫離軀壳。菲里西德跪在耶穌受苦像前，藥劑師也微微屈了一下膝，至於麥歇

喀里維只茫然瞪着空場。補爾里西央正從事祈禱，面孔垂在床邊上，他那黑色長道袍便拖在他背後地上。沙兒跪在床的那一方，兩手向愛瑪攤着，並緊緊抓住她的手，她的心一跳他必然一掣，彷彿一種下墜東西的反動一般。那瀕死的殘喘正利害時，教士也正急急誦着祈禱文：祈禱文中又夾着一些波娃利的隱泣，有時彷彿一切事象都隱沒在這拉丁字音的誦中了，這些字音回響出來又和一種喪鐘相似。

忽然，大家都聽見街石上一種大木屐的聲音，和一種手杖的探路聲；於是乎一片歌聲，一片嘎的歌聲便發了出來，唱道：

『春朝淑氣遲遲

牽動女郎的情絲。

愛瑪便坐了起來，好像一具被人支起的死尸，頭髮散亂，眼珠定定的，大張着口。

只爲忙忙的來收穫

無根莊稼的麥穗，

我的納乃特便在

給與我們麥穗的田塍上折着腰肢。

她叫道：『瞎子！』

愛瑪於是笑了起來，一種利害的，顛狂的，絕望的笑，似乎看見了那苦人的醜臉，他直立在長夜中就和一位驚怖之神一般。

這一天烈風蕭蕭。

她的短裙兒飄飄！

末後的尾聲遂把她攢倒在床褥之上。衆人都走到她身邊。她已不再生存了。

(九)

每當一個人新死後，總不免有一種解脫的麻木，使人很難了然這驀然而至的無常，並很難相信牠。但是，沙兒一看見她不動了，便撲向她去叫道：『永別了！永別了！』

何麥與喀里維將他拖出了房門。



『你須節制着！』

他一面抗拒着道：『是的，我自理解，我絕不會自苦的。可是讓我！我願意看着她！這是我  
的婦人呀！』

於是他就哭了。

藥劑師又道：『你就哭罷，這倒合乎天然，這樣做倒可安慰你。』

沙兒比一個小孩子還柔弱，便讓人將他引到樓下廳子內，並且登時何麥就回往他家去了。

一到空場上他便被那瞎子碰着了，這瞎子一直摸索到依勇威爾，希望那解熱毒的油，逢着過路的人便問開藥店的住在那裏。

『請了罷，好啊！好像我沒有別的忙迫事情一樣哈！不幸，以後再來好了！』  
他就急忙走入藥店。

他寫了兩封信，爲波娃利配了一劑鎮痛藥水，又製造了一段謠言來遮掩這服毒的事，並

爲探海燈編了一段新聞，還不計那般等着他聽消息的人；及至依勇威爾的人都聽見他的話，說她做華尼爾替時錯把砒霜當做了白糖之後，何麥又才第二次轉到波娃利家來。他看見他獨自一人（麥歇喀里維剛剛走了），坐在鋼絃椅中，挨近窗子，用着一種癡呆的眼光望着廳裏的地氈。

藥劑師道：『現在你須選定那行禮的時候了。』

『爲甚麼？甚麼禮？』

其後又用着一種可怕而詰訥的聲音道：『啊！不呀，可是嗎？不呀，我願意留着她。』

何麥無可奈何，便在陳設架上取了一個玻璃罇來灌溉那牻牛兒草。

沙兒道：『哈！多謝，你是善人！』

他不能再說下去，因爲藥劑師這等舉動，將他若干的舊影都引了起來使他歎息不已。

並且，因爲要給他解悶，何麥遂隨便談了一點園藝學；植物是需要濕的。沙兒只點頭稱是。

『到底，現在春日也快來了。』

沙兒道：「哈！」

那開藥店的想了一會之後，便輕輕將玻璃窗上的小帷子分開道：「瞧，麥歇底哇失過去

了。」  
沙兒也機械似的說道：「麥歇底哇失過去了。」

何麥不敢再和他談喪事的辦法；把這事解決下的還是修道。

沙兒藏在他辦事室裏，取了一支筆，歛歛了一些時，寫道：「我意欲大家以她的婚衣和白鞋加以花冠將她入葬。請大家把她的頭髮分披在肩頭上；要用三重棺材，一爲橡木，一爲桃心木，一爲鉛質。大家不必向我說甚麼，我自有力量的。請大家拿一片綠色天鵝絨蓋在她上面。我決意如此，請照辦理。」

這般麥歇都大爲驚訝，波娃利這種浪漫思想，那藥劑師立刻便走來向他說道：「這絨片我覺得是一種額外的。況且那費用……。」

沙兒叫道：「這與你有關係嗎？讓我好了！你不愛她的，請走開！」

修道把他的手臂挾着，引他到花園裏來散步。他對於這虛糜的葬事上很演說了一會。上帝是極偉大，極善良的；凡人都應該一聲不響的去服從他的命令，並且感謝他。

沙兒毫無信仰的說道：『我憎惡他，你那上帝！』

修道歎道：『那叛教的精神却還在你身上。』

波娃利走得很快。他大踏步的走着，沿着牆，靠着樹架，並且咬着牙齒，拿起他咀咒的眼光把天看着；但是沒有一片樹葉被他看動了的。

一陣小雨落下來。沙兒赤着胸懷，結果便寒戰起來；他遂進去坐在廚房裏。

到六點鐘，只聽見空場上一陣蹄鐵聲；原來燕兒到了；於是他便把額頭抵在玻璃窗上，看旅客們一遞一遞的下來。菲里西德給他鋪了一床褥子在客廳裏；他遂倒在上面睡着了。

雖然麥歇何麥是很達觀的，但也極爲敬重死者。因此，並不懷恨這可憐的沙兒，當夜竟重來坐守死人，並帶了三本賬簿，一個書包，以便來算賬。

麥歇補爾里西央也在那裏，兩支蠟燭高燒在床頭，床哩已經移出了床篷。

開藥店的不耐寂寞，不久便爲這「無命運的少婦」訴了許多冤苦；但司鐸却回答他現在只有爲她祈禱。

何麥便道：「然而有兩種說法：或者她是死後進了天堂（即如教會派說的），那嗎就毫不需要我們的祈禱；或者她死後尙無覺悟（我相信，這就是修道的思想），那嗎……」

補爾里西央截住了他的話，拿起一種暴怒的聲口來辯駁說：「總應該祈禱的。」

藥劑師又難他道：「可是，既然上帝已盡知我們的需要了，這祈禱又用之於誰呢？」

教士道：「怎麼祈禱！你不是天主教徒嗎？」

何麥道：「請恕我！我是尊敬天主教的。第一牠曾解放了奴隸，在世界上又產生了一種道德……」

「不關係這些！只論經文……」

「哦！說到經文，請翻開歷史；便知道那些都是耶穌教徒偽造的。」

沙兒進來了，一直向床走去，緩緩的打開床帷。

愛瑪的頭偏在右肩上。口仍然張着，在面顏之下形成了一個黑孔，兩個拇指仍屈在手心內；一種白塵散在睫毛上，一對眼珠漸漸隱沒在一種帶膠質的青色中，頗似一片輕細的蛛網，彷彿蛛蜘蛛牽在上面似的。被單從乳際一直陷到膝下，在腳趾處又凸了起來；在沙兒看來却似那無量體積，却似一枚悲哀的鐵權將她壓着在。

教堂內的大鐘打了兩點。只聽見平台腳下的江流在黑暗中漸漸流着。麥歇補爾里西央時時大聲的抹着鼻涕，何麥也把他的筆鋒在紙上響着。

他道：『算了，好朋友，下去罷，這光景要裂碎你的心的。』

沙兒一走後，藥劑師與教士又開始了他們的爭論。

這一個說：『請讀福祿特爾的書！讀荷爾巴克的書！讀百科全書！』

那一個說：『請讀幾個葡萄牙猶太人的信！讀天主教義，就是老法官尼古納做的！』

他們都發了熱，他們都紅了臉，他們彼此不聽同時的說起來；補爾里西央非常大膽的憤慨着；何麥非常談諧的自賞着；當沙兒忽然的走來時，他們差不多要互罵起來了。因為一種

幻想牽着他，所以他又才上了樓梯。

他便撐在她對面，以便把她的看清楚一點，於是他就沈迷在這種瞻望中，虧得沈淪得很深，所以尙沒有痛苦。

他想起那顛癩病的故事，想起磁氣學的神秘；於是他遂自言極端相信這方法，或者他竟可以把她復蘇起來。有一次他居然俯上她身上低低喚道：『愛瑪！愛瑪！』他的呼吸很強烈，把燭焰也吹來向着牆顫動。

天色剛明，馬丹波娃利老娘便來了；沙兒一面抱吻她，又重新墮起淚來。她也和藥劑師說過的一樣，試着來使他打算一下葬事的費用。他却很生氣，使她住了聲，他還托她立刻起身往城內去買辦那些應用的東西。

沙兒獨自一人消磨了一下午；人家已經把白爾特引往馬丹何麥家去了；菲里西德同願弗郎沙老娘住在樓上房間裏。

傍晚，他招待了許多客。他只站起來一言不發的握握你們的手，跟着大家便彼此相傍坐

下，在壁爐前大大的拉了一個半圓圈，都低着臉把大腿架在膝頭上，把小腿搖搖擺擺的，時發出一種歎聲；各個人都有一種非常生厭的樣子；然而却沒有一個先動手走的。

何麥當他在九點鐘重來時（兩天以來，大家只在空場上看得見他），便帶來了許多樟腦，安息油，香草之類。他又拿了一大瓶鹽素水來除穢氣。這時，那女僕，馬丹賴弗郎沙，波娃利，老娘都正圍着愛瑪給她穿衣服；她們並給她蓋了一幅粗的長面網，一直蓋到她緞鞋上。

菲里西德哽咽道：『哈！我可憐的主婦！我可憐的主婦！』

客寓女主人歎着氣道：『看她，她還是怎的可人！人家簡直包不定她不即時起來的。』

跟着她們都傾身下去給她戴花冠。

應該把腦袋稍稍舉起來，於是一股黑色液汁便如嘔吐一樣從她口裏流出來。

馬丹賴弗郎沙叫道：『哈！上帝！好生注意！』她又向藥劑師道：『幫我們一下！你怕嗎？』

他聳着肩頭道：『我，我怕好說了，是啊！當我研究藥學時，在醫院裏看過多少！我們尚在解剖



室中調過甜酒來哩！無常是驚不着哲學家的；並且我往往這樣說，我立意要把我的身軀遺交給醫院，以便將來用之於科學。」

教士一到便問麥保養得如何；其後對於藥劑師的回答上，他又說：『你懂得的，這打擊還很新鮮哩！』

於是何麥便很恭維沙兒失了親熱的女伴還不像衆人一樣的感覺；隨後遂對於司鐸們不結婚的事上遂起了一種爭論。

藥劑師道：『因為一個男子不要婦人這不是天然的人看見過多少罪過……』

修道叫說：『可是，天主啊！怎麼你竟願意一個人，比如娶了親還能保守那懺悔的秘密嗎？』何麥便攻擊起懺悔來。補爾里西央又保護着牠；他便舉出許多例證都是懺悔使然的。他談了無數盜賊的逸事，都是忽然的變做了良人。還有許多當兵的，一走到懺悔室去時，猛覺得眼睛便光明了。在弗里堡有一個軍官……

他的伴侶却睡着了。其後，因為他受不住房裏沈悶的空氣，便去把窗子打開，因將藥劑師

驚醒了。

他向他道：『罷啊，一撮鼻烟！拿去罷，磕睡就減少了。』

遠遠的一陣犬吠聲傳來。

藥劑師道：『你可聽見一條狗在叫麼？』

教士答道：『人家說牠們都能感覺死兆。比如蜜蜂一樣；牠們一從蜂房裏飛出來時便預兆有人死』——何麥並不發表他的成見，因他又睡着了。

麥歇補爾里西央比較強悍些，還繼續把嘴唇動了一些時；其後，不知不覺的也低下了下頷，一本黑皮大書也墜落了，並且打起鼾聲來。

他們彼此對着，肚子挺向前面，臉上睜張着，樣子是顰蹙的，如此不和氣後，依然在同一的人類弱點中相會着了；而且他們睡着的樣子比在他們身旁的死尸還靜穆些。

沙兒進來時並不驚醒他們，這是最後一次。他特意來給她告別的。

香草還薰着在，青色的烟子在窗簷上和那進房來的霧氣混在一起。天上有些星光，夜色

很恬靜。

燭淚大滴的墮到床上被單上。沙兒看着那高燒的蠟燭，被黃焰把眼睛直弄得乏了方罷。緞袍上浮着絲光，白得和明月的清光一樣。愛瑪便隱在下面；在他看來，似乎甚麼都流露在她的身外，而她便朦朦朧朧的沈淪在四周這些東西裏，比如在寂寞中，在夜色中，在吹過的風中，在那上騰的濕香中。

其後，忽然的他似乎又看見她在多司特花園的條凳上，對着那荆棘的籬子，或又在魯昂街中，或又在他們家屋的門邊，或又在白爾多的院子中，他似乎還聽見那般在平果樹下跳舞的孩子們快樂的笑聲；房間裏充滿了她頭髮上的香氣，並且她的衣服帶着一種光輝的響聲在手臂中響着。也就是這一個人的事！

他便這樣把種種已失的福樂追憶了許久，凡是她的姿態，她的舉動，她聲音的波動，都一思想到了。在一種絕望之後，又來了許多別的絕望，綿綿無盡，直如那拍岸的海潮一般。

他又起了一種可怕的好奇心：緩緩的，用着他那跳動的指尖把她的面網揭開。但他却發

出了一片駭人的呼聲，把那兩個人都驚醒了。他們遂將他拖往樓下廳子內。

跟着，菲里西德便來說他要幾縷頭髮。

開藥店的道：『翦去罷！』

因為她不敢動手，於是他就親自向前，翦刀拿在手上。他抖得很利害，把髮邊的皮膚刺破了幾處。末後何麥鎮壓住了感情，胡亂翦了兩三下，竟在黑髮中間留下了幾處白痕。

藥劑師和教士又各忙着自己的事，時而又睡一會，每逢醒了時，他們又彼此譏誚起來。麥歌補爾里西央把聖水向房間裏洒去，何麥也洒了一些鹽素水在地上。

菲里西德很當心的給他們在衣廚上放了一瓶燒酒，一塊奶餅，一大塊雞蛋糕。因此，藥劑師在早晨四點鐘時，支不住了便歎道：『說老實話，我得快快樂樂的來保養自己一下了！』

修道也不祈禱了；他出去做了彌撒後又轉來，跟着他們便吃了起來，又碰了盃，都不知怎樣的微微帶了點笑意，這是由於在那慘景之後往往有一種模糊不清的快樂來襲着我們的原故；並且，飲到最後一盃，司鐸便拍着藥劑師的肩頭道：『我們終於互相了解了！』

他們便下樓到前廊中來，許多工人都來了。於是兩點鐘之間，沙兒都忍受着那鐵鎚在木板上敲打的刑罰在。其後，大家將她抬下樓來裝入那橡木棺內，這棺是嵌合在那兩重棺材內的；但是，因為那棺腔太大，又用了些絲絮將空隙處塞緊。末後，當那棺蓋飽光了蓋上了，鏗嚴了，人就將牠運到大門前；全屋都大打開來，依勇威爾的人們也都來會合了。

魯阿爾老爹到了。在空場上一望見那黑幃，他便暈了過去。（譯者按：法國風俗，凡出喪人家，門前俱懸有一幅黑色綠白邊的喪幃，猶我國習俗之懸挂白色喪幃一樣。）

## 十

在這樁大事三十六點鐘後，他才接着藥劑師的信；因為何麥顧着他的感情，信中故意含糊其詞，以致弄不清那事情的眞象。

起初這位長者便跌倒地上就如中了風的一樣。繼後他才明白了她不會死。但是她又可  
以死的……末了便穿上他的套衫，取了他的帽子，把刺馬距縛在他鞋子上，便俯伏馬鞍之上動了身；沿途，魯阿爾老爹都喘着氣，飲着恨。有一次竟不得不下馬來。甚麼都不見了，只

聽見身邊一些人聲，他覺得竟變成了瘋子。

陽光起來了。他望見三隻黑雞宿在一株樹上；他便打起抖來，很吃驚這種預兆。（譯者按：法國人的迷信，凡驟然看見黑雞黑貓等都以爲不祥。）於是他就聖母名下爲教堂許下了三條祭帳的願，並許他從白爾多的墓地赤腳走到哇松威爾的聖堂。

他一走入馬羅門，便吹哨子喚起客寓的人，拿肩頭把門撞開，傾了一口袋蕎麥，又傾一瓶甜酒在馬槽裏，於是又跨上他的矮馬，那馬四蹄都閃出火星來。

他自言自語說人家一定會救她的；醫生們一定可以發明一種藥。他便想起別人向他談過的許多神秘愈病的事來。

其後，又覺得她死了。而且她就在他前面，踏當中，仰臥着在他。一提韁繩這幻影便不見了。到了乾岡波娃克斯，因爲要鎮定一下，他遂一連喝了三盃咖啡。

他尋思或是別人把名字寫錯了。他遂在衣袋中去尋找那信，信倒在那裏，但他却不敢打開。

他又猜想這或是一種惡作劇，一種復仇的事，一個輕薄子幹的笑話；況且，若果她死了，人家總會知道的呀？一定不會死的！田野間沒一點出奇的樣子；天仍是藍的，樹木仍搖擺着；還有一羣羊兒走過。他望見那村落了；大家都見他俯在馬上，痛鞭着他的馬，以致血也從肚帶上滴了下來。

當他蘇醒時，他便哭倒在波娃利手臂中道：『我的女兒！愛瑪！我的孩子！講給我聽嗎……』那一個歎歎着答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真是一樁慘禍！』

開藥店的便將他們分開道：『這樣可怕的詳情是無益的。我來指示麥歇。聽客人們都來了。振作一點，唉！達觀些！』

這可憐的少年很願意做得堅強一點，他就接連說了幾次道：『不錯……勇敢一點呀！』那長者也叫道：『好啊！我自勇氣的，上天鑒臨！我去把她一直送到頭罷。』

鐘樓上的鐘鳴了。一切都預備了。葬事便應動手起來。

於是，都並肩坐在歌經台中一張椅上，三個誦神歌的人一面唱着歌，一面就在他們跟前

走來走去。蛇管樂器鳴響了起來。麥歇補爾里西央也穿着禮服銳聲的唱着；他敬禮了聖龕，又舉起兩手，張開兩臂。萊士底補搭硬拿起他那鯨魚骨躲在教堂內周巡；棺材安置在歌經桌邊，四行蠟燭的中間。沙兒很想起身去把那些蠟燭吹滅。

然而他却勉強激起他的信仰心，勉強傾向於一種將來生活的希望中，在其間就重看得見她了。他把她當作旅行去了，極遠，並且很長久的。但是，當他想着她正在下面，一想着萬事都休時，一想着大家就要將她運往土中去時，他便被一種野蠻的，黑暗的，失望的狂念侵襲到心上。有時，他相信甚麼都無感覺了；因而才把這種痛苦的味道強咽下去，一面自怨是一個苦人。

大家又聽見在甌地上有一片包鐵的木杵一下一下擊在地上的聲音。這聲音來自最深處，並且一到殿堂中間便戛然而止。一個男子穿着棕色的外衣很為難的跪了下去。原來是以波里特，金獅客寓的僕人。他剛剛換用了他的新木腳來。

有一個誦歌的人在殿堂中走了一遭來募捐，大錢的聲音便一個接一個的在銀盤裏鏽



然作響。

波娃利一面帶怒給了他五個佛郎，一面就叫道：『趕快一點！我難受呀！』那教堂中的人拿起一種極尊敬的禮致謝了他。

大家便唱了起來，跪了下去，又站起來，這事簡直沒有了時！一下他又想起以前他們一同來做彌撒時，他們便坐在右手那一面，對着牆的鐘鳴了。椅子都一陣的亂響。力夫便把三根木杵放在棺材下，將牠抬出了教堂。

於是雨士丹便在藥店門限邊露出面來。他忽然又進去了，臉色慘白，很傷心的。

許多人都在窗子前來看這喪儀。沙兒在最前，曲着他的身軀。他裝做一種勇毅的樣子，並點着頭敬禮那般由巷口或門口湧出到行列中來送葬的人們。那六個力夫，每邊三個，細步走着，微微有點喘，司鐸們，誦歌的人們，以及歌經的兩個孩子都背誦着 *De profundis*；他們的聲音一直傳往田間，一高一低和波紋一樣。有時他們隱沒在小徑的轉角處；但那大的銀十字架却常常都在樹間伸出來。

婦人們隨在後面，都披着有風兜的黑色大氅；手上都執有一條點燃的蠟燭，沙兒在這種道袍與蠟燭的無味香氣之下，對於那反覆不息的祈禱和那反覆不斷的火光好生的不耐煩。一陣清風吹着，大麥和油菜都發了青了，露水的圓珠在路旁荊籬上顫着。各種快樂的聲音充滿了天際：一種兩輪車遠遠在車轍中滾走的軋軋聲，一羣接連高鳴的雄雞聲，還有一頭駒馬看見牠在平果樹下逃走的蹄聲。蔚藍天上染了些玫瑰色的雲影，青色的燈心草倒在長在蓋有蝴蝶花的茅屋上；沙兒一面走着，全認識這些院子。他便想起從前也像這樣的一種早晨，看過一些病人後，他便從此間出來，向着她走回去。

那黑呢帳，散有一些白淚點的，時時飛起露出棺材來。疲乏的力夫們也走緩了，棺材繼續向前波動着，彷彿一隻小船顛頗在浪頭上的一般。

大家都走到了。

男子們還繼續走到坡下，走到青草地上一個所在，擴穴便掘在這裏。

大家都成列的圍繞着這土穴；當教士祈禱時，那堆積在穴邊上的紅土，無聲無響只是向

各方滾了去。

四條繩子鋪好後，大家便把棺材放在那上面。他看着那棺材放下穴去。她於是乎就永遠的下去了。

末後大家聽見一種碰擊聲；繩子抽了上來。於是補爾里西央遂拿起萊士底補搭遞與他的鐵鎚；用他的左手執着，右手輔着，很用力的洒了一大鏟土；棺材的木頭被碎石碰着，弄出一片驚人的聲音，彷彿那終古不滅的回響一樣。

修道又把洒聖水的毛刷遞給他旁邊的人。原來就是何麥。他肅然的將牠搖着，其次又遞與沙兒，沙兒把兩脚踏在土中直陷至膝頭，大把的洒着並叫道：『永別了！』他又向她送了許多吻去；他還向着穴口奔去要同她一並埋在那裏。

大家把他挽住；不久他也寧靜了，或者也和別的人一樣，感受了那種事畢之後泛然而生的樂意。

魯阿爾老爹回去時竟安安閑閑的抽着他的烟斗；這是何麥在他良心上評判來不很對

的事。他還注意及麥歇比勒是躲着沒有出來，底哇失是在彌撒後便『疾走了』，特阿多爾的僕人，穿了一件藍色衣，『好像他竟尋不出一件黑衣服似的，既然這是風俗如此，多麼的不應該！』因為要編述他的調查，他便從這一羣走到那一羣。大家都在那裏嗟歎愛瑪的死亡，尤其是萊赫爾，他居然也跑來參與葬事。

『這位可憐的小奶奶！她的丈夫可多麼的苦痛！』

開藥店的道：『如果沒有我，你一定知道，他自己一定會弄到那傷心的苦楚的！』

『一位如此其好的女人！說起來前禮拜六在我店裏我還看見她一次！』

何麥道：『我真沒有空時來預備幾句話，以便在她墳上講一講。』

一回家，沙兒便脫了衣服，魯阿爾又穿起他的藍套衫。那套衫是新的，因為他一路上常常用袖子來揩眼睛，便染了些顏色在他面上；而那淚痕也在塵迹中弄出許多條紋在上面，把衣服弄污了。

馬丹波娃利老娘同他們在一處。三個人都不做聲。末了那長厚人便歎道：『朋友，你可記

得我到多司特的那時麼，正是你剛剛死了你的頭一個。在那時我還安慰你！我還有許多說的；但現在……」

跟着，一陣顫動從他胸口上湧起來，道：「哈！這就是我的末路了，你瞧！我看着我的婦人死……其後我的兒子……今天又是我的女兒！」

他決意立刻就回白爾多去，說他不能在這房內安睡。甚至連他外孫女也不看一眼。

「不！不！這很使我傷心，只是，你好生抱吻她罷！請了……你是一個好少年！並且，我決不忘記這件事的。」他便拍着自己的腿道：「不要怕！你仍收得着你的火雞的。」

但是，當他一到山坡高處，他便回過身來，一如從前他在聖威克多爾路上和她分別之際回過身來的一樣。全村的窗子都火一般被斜陽照着，太陽已西沈在草地中了。他把手蓋在眼前；於是便在天邊望見了一道圍牆，許多樹木，左右前後的，在許多白石中間做弄成無數的黑叢，其後他才繼續上了他的路，緩緩奔馳着，因為他的矮馬已跛了。

那夜沙兒和他的母親，雖然他們很疲倦，仍一同談得很久。他們說了些已往的光陰，又說

了些將來的日月。她意欲住在依勇威爾來料理他的家政，他們不再分開了。她又靈巧，又慈祥，心裏很快樂，又獲住了一種許多年來便逃走了的情誼。半夜鐘鳴了。村落仍和平常一樣的寂靜，只有沙兒醒着，隨時都在想她。

羅多爾服特爲消遣心情，砍了一天的木頭，在他邸宅內睡得很安穩；就是賴翁也在那邊一樣的睡着了。

這時候只有另外一個人不會睡。

墳穴之上，松樹之間，一個孩子跪着在痛哭，他那胸部在暗影中喘着，咽哽得要破了，臉上帶一種沈痛惱悔的表現，比月光還溫柔，比夜色還奧妙。鐵柵門一響。來的是萊士底補搭；他來尋覓剛才忘記的鐵鏟。他看見雨士丹爬過牆去，於是他便知道了當如何的來防備那偷他洋芋人的方法。

(十一)

次日，沙兒遂命把他的孩子領回來。她要她的媽媽。人家告訴她說她的媽媽不在家，告訴

她說她媽媽要給她帶些頑意兒回來的。白爾特還再問了幾次；其後長久了，她也不再思念了。這孩子的快樂很是煩惱波娃利，於是他只得來忍受藥劑師難堪的安慰。

銀錢的事件不久又動了手，麥歇萊赫爾又把他朋友萬撒爾支使起來，於是沙兒便籌畫起這筆巨款；因為他絕對不許讓一件會被她用過的傢俱賣去。他母親對於此事很生氣。他比她還更激烈。他完全自任了。她遂含棄了這個家庭。

於是各人都趁火打劫起來。郎拍赫爾姑娘雖是愛瑪從不會上過一次課，竟說教了六個月（縱然有愛瑪給波娃利看過的那張收條，也無效）這是她們兩人中的條約，賃書店也說定閱了三年未付錢；羅勒老娘也說付了二十封信的酒資；並且，當沙兒要她講清時，她便含含糊糊的回答道：『哈！我却不知道！這是為她的事情。』

每一筆債他都付清了，沙兒以為這下總可完畢了。跟着又發生了別的債。

他便去要求那般老主顧的欠尾。大家却將他婦人送去的信給他看。當然又要說些抱歉的話。

菲里西德現穿的是馬丹的袍子，也不完全，因為還保存了許多，放在梳粧室裏，鎖閉着的；她差不多和她的身材一樣，往往沙兒一望見她的後影，便生了一種幻像，遂喚道：『啊！站着！站着！』

但是，她却逃開依勇威爾往邦特哥特去了，是被特阿多爾勾引走的，並把衣箱裏的殘衣像走了。

就在這時馬丹都比衣寡婦又歡然通知他：『麥歇賴翁都比衣，她的兒子和彌得威爾的賴阿加底勒伯符姑娘結婚。』沙兒便在他送去的祝詞中寫有這一句：『將來和我可憐之妻一樣的有幸福！』

有一天，他無意的在屋裏走動，直走上頂樓，覺得他拖鞋下有一團細紙，他遂打開念道：『勇敢一點！愛瑪！勇敢一點！我不欲在你生涯中來造些不幸的事。』這就是羅多爾服的信，原來落在地下，在箱籠之間，遂留在那裏，却被天窗上的風把牠吹到門口。於是沙兒便呆住了，動彈不得，所站的就是從前的地方，但臉上比愛瑪絕望得欲死的臉還慘白。末後他在第二



張紙的下面發見了一個字母R。是誰？他遂想起了羅多爾夫的殷勤，並想起了他忽然的出行，並想起了兩三次碰見他時，他那不安的樣子。但這信上尊敬的語氣却解了他的疑惑。

他自言自語道：『或者他們是清潔的戀愛。』

況且，沙兒並不像那般究事到底的人們；他居然在證據之前自行退步，於是他那不定的妒念便消沈在他廣泛的愁苦之中去了。

他想，人總應該敬愛她的。所有的男子們一定是很仰慕她的。她在他眼中顯得更體面；於是他就蓄了一種又堅強又不變的願欲，這願欲遂燒燬了他的失望，並且這願欲是無限的，因為他現在是不能夠去實驗的了。

彷彿她還生存着在，特為要令她歡喜，他便採納了她的心願，她的思想；買了一雙漆皮鞋，常常都帶着白領巾。又在他鬚子上抹些脂粉，也和她一樣的簽了許多債券。她竟以她的墳墓將他變壞了。

他迫不得已把些銀器都一件一件的賣了，繼而便賣到客廳的傢具。所有的房間都沒有

了陳設，但是那一間，她的那一間，還留着與從前一樣。晚餐後，沙兒便上樓到這裏來，把圓桌子推到火前，又挪近她的鋼絃椅子。他遂對着坐下。一條蠟燭點在鍍金的燭台上。白爾特便在一旁拿一冊畫譜在塗顏色。

這可憐的男子，他多麼痛苦的看見她穿得如此的襤褸，半節靴沒有帶子，套衫的袖孔撕到腰上，因為那管家婦太不注意了。可是她非常的溫柔，非常的可愛，她那小腦袋低垂着又非常的宜人，讓她那美好的黃髮蓋在她玫瑰色的臉頰上，以致一種無限的樂趣浸入他的心裏，歡愉之中混着苦味彷彿帶一些松脂氣息的劣酒一樣。他將她的玩器修理好又用紙壳給她製了許多紙人，或是將她小偶人破了的肚子把來縫補起。其後，若是他眼睛一看見活計匣內拖着的一條緞帶，或是看見桌縫中留着的一枚針，他便夢想起來，於是他的樣子慘極了使她就愁苦得同他一樣。

現在沒有一個人來看他們了；雨士丹已逃往魯昂，他就在那裏變做了雜貨店的夥計，藥劑師的孩子們也漸漸不和這小人兒來往了，麥歇何麥也沒有焦心的事，眼見那情誼已伸

張到他們各種社會的裏面。

那瞎子因他不能用他那解熱毒的油將他醫好，仍舊轉到威廉森林山坡，他就在那裏逢着旅客便說藥劑師的欺騙，因此，何麥每次往城裏去時，總是躲在燕兒的帷子後，以免碰見他。他非常仇恨這瞎子；從他個人聲譽的利益上着想起來，決意以全力來解除這障礙，他便對他起了一種隱秘的戰爭，由於這戰爭遂把他聰明的底裏，和他虛榮的陰險都吐露了出來。接連有六個月都可以在魯昂之探海燈上，間或看見這樣的敘論：『凡人急驅而向比喀爾底肥沃的地方，在威廉森林山坡必須注意有一個駭人面瘡的惡棍。他囉哩你們，逼迫你們，對於一般旅客必征取一種真正的稅項。我們還是在中世紀的怪時代嗎？那時方能容許乞丐在公共場所將他們在十字軍役時染來的瘰癧病與皮膚病陳列出來的。』

或者是：『縱然法律是禁止乞討，但在我們數大城交會之處往往爲一般窮寇所擾。大家都於此等處看得見他們掉臂遊行，或者他們是很危險的。我們的官吏當作何想？』

其後何麥又捏造一些故事：『昨天，在威廉森林山坡，一匹易驚的馬……其下便說一

件禍事就是那瞎子出現而釀成的。

他做得不壞，居然使人家把這瞎子下了獄。不過人家又將他釋放了。瞎子又開始行乞起來，何麥也一樣的開始攻擊起來。這次戰爭是何麥得了勝利；因為他的敵人竟處罰成永遠禁閉在一處殘廢院中。

這事一成功遂令他更爲大膽；凡爲一區裏只要有一條狗受了虐待，一所倉屋被了火災，一個婦人被了打擊，他立刻就宣布出來，不過仍常常被進步的愛情與教會的仇恨將他指導着的。他並在初等小學與無知識的教友中間作了許多比較出來以貶教友，一說到爲教堂捐一百佛郎的事他便追想及新舊教的大屠殺，並發表出那些狂妄，說出多少題外的話。這就是他的言語。何麥安心顛覆宗教；他變成一個危險的人了。

然而他還悶氣只限於這新聞家的狹小領域內，不久還得做點書籍，做點不朽的著作才行！於是他便集了一部依懷風土調查的依勇威爾沛總統計書，而且這統計書還將他引向哲學方面。他很專心於幾種大問題：社會問題，貧苦階級的道德，養魚法，樹膠，鐵路等等。他自

慚變做了一位紳士。他遂裝做那藝術一流的人，吸起烟來，他又買了兩具『漂亮』的鬮巴，都小雕刻來裝飾他的客廳。

他並不拋棄他的藥店生意；反而他還力趨於發明的新潮。他又做了一種提倡機器朱古律粉的大運動。把那芍喀和爾哇郎夏兩種商標的朱古律弄到下色倫省來的差不多他就是第一個人。他尤其高興的就是那毗爾維馬舍式的水電燈的練子；他買有一具；於是夜裏當他把弗蘭絨半臂脫去後，馬丹何麥遂眼花撩亂的滯住在他所隱於其下的金螺線之前，而且對於這個一身練子絞得比一個西特人還緊並光輝得同一個星象學家相似的男子倍加起她的熱情來。（註八）

（註八）西特（Sitta）是古代的一種種族名，或云絞刑即出於此族。

論到愛瑪的墓碑上他也有許多好思想。最初他建議做成一段帶皺紋的柱頭，其次是一座三角塔形，再次一個歪司達式小堂的模樣，一種圓亭的模樣……或者是『一種頽垣』模樣。並且在各種圖案中，何麥都堅執着要種一株垂柳，他以為這便是悲哀的象徵。

沙兒同他一道往魯昂來，特爲到一家琢石匠店裏來看墓碑——一位畫家伴着，名字叫作俄弗里納爾，是補里都的朋友，這人隨時都談着笑話在。末後，看了百多種圖樣，決定了，又因爲吩咐工料，又往魯昂走了一次，沙兒決意要造成一種壯麗的墓碑，在碑的重要兩面都須刻着『一個天使執着一柄熄了的火把。』

至於墓銘，何麥簡直想不出更好的了除却：Sha Victor（息影於此，旅行者，）他的思想因而就停頓在這一上；他復絞着腦筋的想，不斷的念着：Sha Victor……末了他方發現了這幾個字：amabilem conjugem calens！（曾被踐踏的一位愛妻！）這句銘詞遂被採用了。

一樁奇怪的事情，便是波娃利，只管思想着愛瑪，却記不起她來了；於是他很失望的覺得這面影竟從他努力要挽住牠的力量飛逝了。然而每夜他都夢見她的；常常都是這一樣的夢；他挨近她身邊去；然而當他剛要緊緊摟抱她時，她便灰敗了墮在他手臂中。

有一禮拜之久大家都看見他晚間走進教堂去。麥歇補爾里西央也訪候了他兩三次，後

來却舍了他了。況且如何麥說的一樣，那教士已變得很無涵養，很頑迷的了；他深爲叱罵近代的精神，而且十五天裏他沒有把說道的事停止過，又敘述福祿特爾臨終情形說他是吞了自己的糞便而死的，如大家所知的一樣。

縱然波娃利生活已很省儉了，却總把他的舊債還不清楚。萊赫爾已拒絕再換新約。查抄卽在目前了。於是他就他尋母親去求救，他母親應允把她的財產拿去做抵押品，但須給她寫一封痛罵愛瑪的信去；並且爲填還她的犧牲起見，要求一條沒有被菲里西德搶走的肩巾。沙鬼一概拒絕。他們便傷了和氣。

她遂讓步提出修改的條件，只須將那小女兒養在她家，因她在她家裏可以安慰她的原故。沙兒也同了意。但是，到起身的時候，甚麼勇氣都沒有了。因而這盟約便完全的破裂。

他的親誼既沒有了，遂將他孩子的愛情抓得越緊。但她很令他憂心；因爲她常常都有點咳嗽，並且顴骨上常有些紅印。

在他對門，那藥劑師的家庭却愈加繁盛，愈加興旺起來，其間的人們都是快樂的。拿破崙

在配藥室裏幫助他，阿達里給他繡一頂希臘頭巾，旖爾瑪剪着圓形紙來蓋果醬，富蘭克令哩遂不斷的來背誦那乘法表。他真是最有幸福的父親，最有命運的男子。

却錯了！一種潛伏的野心却消磨了他。何麥是很羨慕那勳章的。他並不少的資格：『第一，霍亂症時，曾以一種無量的勞力顯了名；第二，拿我自己的錢來刊佈了各種爲公益的作品，即如……（於是他遂想起了他那著作的目錄：果子酒，其製法與其效驗；其次，已經送往國家學會去的有密毛的木虱研究；他那統計書以及他做藥學的論文）還不必計算我是許多學會的會員（他只是一般學會的會員）』。

他一面打着磨旋，一面叫道：『到底，我或者在火災上才能顯名的！』

於是何麥遂喝着權力低了頭。在選舉事中他遂秘密的給省長幫了許多大忙。末後，便自賣了，自賤了。甚至上書宮中懇恩『爲他主持公道』他稱之爲『吾輩的賢王』並把他比作亨利第四。

每天早晨，這開藥店的必急急翻着報紙來尋覓發表他勳章的特令，却終不會有。末後，忽



不住了，遂在他花園裏佈置了一畦長青草以象榮星，兩片柔草從畦端伸出以象大綬。他遂交叉着兩臂，在旁邊遊行，思考那無能的政府，忘恩的人們。

沙宛，或是由於尊重，或是由於一種感情，遂令他如此其遲的來搜查，以致愛瑪常用的一張紫檀書桌上的秘密抽斗他還不曾開過。後來，有一天，他坐在桌前，扭轉鑰匙把彈鎖弄開了。凡是賴翁的信便在這中間尋了出來。這一次，不必疑惑了！他便一直看到最後一封，並且四處翻檢，所有的傢具，所有的抽屜，以及牆後，咽哽着，呻吟着，狂亂着，簡直瘋了。他又尋見了一個匣子，一腳踏破。羅多爾服的小像便從一些凌亂的情書中跳到他的臉上。

大家都很驚異他的頹喪。他也不再出來，不再會一個人，甚至連他的病家也一概拒絕。大家都說他關着門在家裏喝酒。

却有幾次一個好奇的人攀在他花園的籬柵上，便好生驚訝的望見這個長鬚鬚的人，披著醜醜的衣服，野蠻極了的樣子，並且一面走一面高聲的號哭。

到夏天，下午，他便帶着他小女兒到墓地上去。夜色四合時他們才回來，是時空場之上除

了比勒天窗中的燈光，更無別的光明。

然而他那苦趣却還不完備，因為在他身旁並無一人來同他分任；於是他就來尋找賴弗郎沙老娘以便來談那個人。可是這女主人却有意無意的來聽他的話，因為麥歇萊赫爾正把那『商業的鎖鑰』建設了起來，並且以維爾因為在辦事上享了一種大名，也要求增加工錢，並威駭着要改往『競爭者』那一方去。

有一天，他往阿爾格依市去賣他的馬——最後的財源了——他便碰見了羅多爾服。他們一見面時都變了臉色。羅多爾服，當愛瑪死時他只送了一張名片來弔唁連一個字也沒有題起，初訥訥說了幾句抱歉的話，繼後便大膽了一點，並打起精神（天氣很熱，正是八月間），請他到酒店去喝一盃啤酒。

他把手支在他對面，一面說話，一面吸他的雪茄烟，沙兒却在她舊會愛過的這張面孔前夢魂顛倒起來。彷彿又看見了她的一些影響。這是一種歎賞。他很願意當這個男子。

那一個繼續說了一些耕耘，牲畜，肥料，拿着這些尋常言語來將那可以漏洩出一種隱語

的空隙時間填滿。沙兒並不會聽他的；羅多爾服也覺得了，並在這呆癡的臉上看出了一些紀念的過程。那面顏漸漸的便紫漲了，鼻孔也很快的漏了起來，嘴唇也顫動了；就這一頓時，沙兒滿懷的暗怒，把兩眼定着羅多爾服，羅多爾服遂在一種震駭中住了口。但是立刻那悲哀的疲勞又在沙兒臉上現了出來。

他便道：『我不恨你。』

羅多爾服啞口無言。於是沙兒兩手捧着頭，又用一種逼緊的聲音，帶起那無限沈痛的隱忍音調道：『是的，我不恨你！』

他又高聲說了一句，爲他從不曾說過的，道：『這是命運的過錯！』

羅多爾服，他就是指導着這命運的，覺得沙兒對於一個在他自己這種喜劇而且有點卑鄙的地位上的男子不免太爲慈善了。

次日，沙兒走去坐在涼棚下的條凳上。陽光從鐵網上穿過，葡萄葉影畫在沙地上，茉莉噴着香氣，天是蔚藍的，蠅蟲在盛開的百合花旁嗡嗡鳴着，於是沙兒悶得就如一位十八九歲

的少年在那愛情的蒸氣下一般，而那蒸氣遂脹了他那愁苦的心房。

到七點鐘，小白爾特因爲一下午都不曾看見他，特爲來尋他去吃晚餐。

他的頭仰靠在牆上，眼睛閉着，口張着，手上緊握着一縷黑髮。

她道：『爸爸，來呀！』

並且以爲他想要遊戲，她便輕輕推了他一下。他遂倒在地上。原來他已經死了。

三十六點鐘後，因爲藥劑師的請求，麥歇喀里維便奔了來。他將他解剖開，却尋不出甚麼東西。

甚麼都賣了，只剩了十二個佛郎七十五個生丁拿來開消波娃利姑娘到她祖母家去的路費。這位善女人也在同年死了；魯阿爾老爹又中了風，照料她的是一位叔母。她是窮人了，便送她到紡紗廠去謀生。

自從波娃利死後，接連三個醫生到依勇威爾來都沒有成功，因爲不久都被麥歇何麥打敗了。他就博得了許多的主顧；政府也寬容了他，輿論也擁護着他。

他剛剛得到了那榮譽的勳章。

(全書完)

# 現代文學叢刊

種 四 出 已

## 快樂的人們

▲蘇德曼著  
▲周頌樵譯

五  
角  
半  
冊

## 愛的雰圍

▲莫洛梭著  
▲盛明若譯  
▲王家楫譯

一  
元  
二  
角  
冊

## 苦戀

▲顯尼支勒著  
▲劉大杰譯

一  
元  
二  
角  
冊

## 舅舅昂格爾

▲依斯特拉諾著  
▲賀文林譯

一  
元  
冊

本書包含蘇德曼所著短篇小說三篇：(一)輓歌 描寫一個誠樸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少婦，對於愛的憧憬和啓示；(二)蒂亞 是描寫靈肉衝突，批評人生的一篇浪漫作品；(三)快樂的人們 是一張速寫的漫畫，一篇清雋的隨筆。全書文體秀麗，描寫深刻，對於戀愛及人生諸問題，頗多開發。

本書分上下兩卷，合訂一冊，前卷寫一男子在婚前的凄豔纏綿的戀愛故事，後卷則爲未亡人之自白，迷自初戀結婚直到死別爲止的一切經過。前後兩部，情調雖相彷彿，而技巧卻各有不同。全書富於情熱的詩意，實爲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後的一大巨製。

本書爲顯尼支勒原著，描寫一個年輕貌美的寡婦，和她十二年前一個舊相好男子苦戀的經過，女子的純情和男子的遊戲便是這幕悲劇的內容。男子得到了女子的肉體，便不再去理她的殘酷；女子犧牲了自己的肉體，仍得不到他的心的悲傷，在本書中，真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過一天自由生活，勝過奴隸的終生，這便是本書的主旨。全書共合三個有連續性的短篇，處處充滿着爭自由的奮鬥精神，著者以熱烈的同情，從貧民窟裏，強盜窩裏，尋出現代進步的社會意識來。描寫技巧，非常深刻，句句打進讀者的心坎。請看呀！這位巴爾幹的高爾基，給中國讀書界發出的第一聲。」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 新文藝叢書

口供	郭子雄	一册	三角半
一個女人	丁玲女士	一册	三角半
少女書簡	夏忠道	一册	三角半
幻醉及其他	謝冰季	一册	七角
金絲籠	陳楚淮	一册	七角
春之罪	茅以思	一册	五角半
犧牲	查士元	一册	一元五角
石子船	沈從文	一册	五角
現代法國小說選	徐霞村	一册	五角半
過嶺記	孫用	一册	三角半
死的勝利	伍純武	一册	二元五角
愛神的玩偶	孫孟濤	一册	五角半
斷橋	曾虛白	一册	六角
傀儡師保爾	羅念生	一册	三角半
卡爾與安娜	盛明若	一册	五角
愛麗兒	李惟建	一册	一元二角
詩人柏蘭若	李萬居	一册	六角
水仙辭	梁宗岱	一册	四角
勃萊克	邢鷗舉	一册	三角半
虹	胡山源	一册	八角半
阿鳳	冷西	一册	五角
德國名家小說集	劉思訓	一册	五角

旅店及其他	沈從文	一册	五角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查士元	第一輯	五角
結婚集	梁實秋	第二輯	五角
一幕悲劇的寫實	胡也頻	一册	五角
輪盤	徐志摩	一册	六角
波多萊爾散文詩	邢鷗舉	一册	六角
珊拿的邪教徒	王實味	一册	五角
休息	王實味	一册	二角半

中華書局發行

新文叢書  
小說原理

陳穆如著  
一冊五角

陳先生對於中西文學，素有深刻的研究，尤擅長於文學的理論。本書是他數年來專門研究小說的心得之作，從「小說的目的是什麼」起，說到「小說的種類派別和發達史」，以及「小說與人生、詩歌、戲劇、科學……」種種的關係，小說的描寫方法，和怎樣去鑑賞現代小說，都詳細論及。是研究小說者的有力指導，篇首有謝六逸先生的序言，尤為難得。

小說作法講義

工編一冊七角

全書分四章：首敘論，次作者，三方法，四餘論。書末附藝術的心理，甚麼是作文學必須的條件，及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三文，均與小說作法極有關係。此書之目的，重在方法，故於描寫、結構、體式、及作小說時應注意之條件，言之甚詳。所引各例，均為近代外國名家之作品。是不僅為研究小說者所必備，且可作初級中學教授文藝時之教科書。

中華書局發行



訂改

# 文藝概論

錢歌川編著 一冊 五角

中華書局發行

本書共分四章，於總論藝術之後，又將文學美術音樂三種姊妹藝術，分別說明；在文學概論中並論及新興文藝，俾便知道我們時代的產物，不致專囚在古人的象牙塔中。全書皆能擇要節繁，敘述簡潔，使讀者於極經濟的時間中，得到一個藝術的輪廓。與坊間出版的文藝概論，內容單就文學一方面而立論的，迥不相同。所以本書不僅為愛好文藝者所宜備閱，即中學校用作教材及補充讀物，亦極適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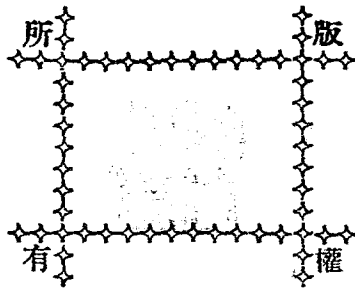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廿二年四月三版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馬丹波娃利(全一冊)

◎ 定價銀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原 著 者  
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Gustave Flaubert

李 劫 人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四〇六一)

21313

標商冊註

